集部第二册目次

集部・楚辭類

楚辭評林八卷總評一卷

〔宋〕朱熹集註　〔明〕沈雲翔輯評

首都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年吳郡八詠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評林八卷》提要

楚辭引

盡人艷宗屈宋其義不可臚悉矣乃懷采擷潤空谷知興而微蘊尚窅端緒難通則往喆貞韵靡塞於哇唫勃窣之壇悲夫自劉王編疏章句猶舛洪晁詳補經傳支別反騷與美新同指天對與愚溪等誣此皆昔人有志探賾者不免向背之擾遺瀆景行下此

者豈望其弔湘乎學士有思
陳風擬賦哀人多感寓物致
鳴彼各自抽黜渺三閭安所
執而叩之若乃哀僻之家以
之瓢譜酬詞借徑下上其音
蒿露薤野徧屬田横門下之
客嘻甚巳夫高蹤迥處掃室
焚香日月在抱自絜江蘺渚
若之間不然披枝求本先理
其幹亦讀騷者之亟圖也朱

子集註謂使人得見千載之
上蓋明章闡括登屈氏之堂
可不謂優嫩後語辨證卮言
則贅余於丙子之冬緘戶紬
篇爲之遵其句節誌夫窾釋
詳稽論列慎剔效尤諫懷歎
思之作既不使無病而呻苟
揚馬蔡之詞又安得屬郢而
和秩秩蘭蕙厥繇且條詛曰
漉醑之助哉爰授梨棗兼彙

品隲後之讀者得取衷云

崇禎丁丑清和月載生魄日

鹿城沈雲翔千仞識

楚辭目錄

朱熹校定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沉潛反復、嗟歎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檃括，定為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新安朱熹

序

古歙堂訂解

屈原列傳

漢司馬遷撰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

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
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
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
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
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
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

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
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
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
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
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
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辭
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
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效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

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
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
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而為下。
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
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
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
兮，眾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
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
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

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而將暮。含憂虞哀兮，限
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
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
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
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
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

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袁俗曰：太史公無論固好，而網羅遺文，搜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採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即屈原一傳見之矣。

華坤曰：以識論、行狀、事體、

余有丁曰：謂行乞云者，以離騷有安紀實事，然原持飯借以思君耳，非如閩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飯借用之。

金蟠曰：人君無惡智，賢不肖一致，他中者開然耶，是極得力處。一篇之前，肯縱此，悖振至於楚事，原事出入離合，不可揣從位合。讀者惟恐其盡耳。

楚辭列傳　終

古辨堂訂梓

批評楚辭姓氏　計八十四家

司馬遷　班固　劉向　揚雄

王逸　曹丕　顏之推　顏延之

蕭統　沈約　江淹　庾信

劉勰　鍾嶸　李白　韓愈

李賀　柳宗元　杜牧　顏翱

劉知幾　賈島　皮日休　洪興祖

蘇軾　蘇轍　朱熹　祝堯

高似孫　汪彥乘　陳傅良　劉辰翁

嚴羽　葉盛　李鋆　王應麟

姚寬　張銳　洪邁　樓昉

蔣葦　桑悅　何孟春　馮覲

胡應麟　姜南　朱應麒　李夢陽

何景明　徐禎卿　王廷相　朱坤

楊慎　許國　王世貞　汪道昆

王慎中　劉鳳　余有丁　董份

李贄　孫鑛　李廷機　郭正域

馮夢禎　焦竑　黃汝亨　陳深

張鳳翼　葛立方　吳國倫　沈雲
鍾惺　陳繼儒　張大象　呂延濟
黃道周　陳仁錫　蔣之華　蔣之翹
陸時雍　金皓　宋璞　陸[illegible]

楚辭行世者向惟七十二家評本頗善然尚有未盡如宋葉少騷　國朝汪南溟王遵巖佘同麓等十餘家在所遺漏茲復輯入彙成八十四家校嚴校訂句讀纖無訛也

古吳堂識

楚辭總評

司馬遷曰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

班固曰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

王逸曰屈原履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白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

楚辭　總評

楚辭卷之一

朱熹集註

離騷

離騷經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屈原被讒，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懷王勿行，不聽而往，遂為所留，卒客死於秦。而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冀伸己志，以悟君心，而終不見省。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遂赴汨羅之淵，自沈而死。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宋景文公曰：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按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冥婚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而後詞義可尋，讀者不可以不察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比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蕊，花蕊鬚粉纍纍然者也。[?]，累也。
胡繩，亦香草，莖葉可作繩索。纚纚，索好貌。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
之遺則。
謇，一作蹇，非。叶諸北反。
賦也。謇，難詞也。前修，謂前代修德之人。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
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
而夕替。

鞿，居依反。羈，居宜反。誶，一作訊，同，音信，又音粹，皆與艱叶，未詳孰是。
艱，居根反。替，它計反。
賦也。掩涕，猶拭淚也。哀此民生遭亂世而多艱難也。脩姱，謂脩潔
而美好。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言自繩束不
放縱也。誶，諫也。詩曰：誶予不顧。替，廢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
未悔。
復，息井反。一無以字，非是。茝，一作芷。悔，虎猥反。
賦而比也。纕，佩帶也。申，重也。此言君之廢我，以蕙茝為佩而遣

之。如詩之廢予之以熊茝其去也。然二物芬芳，乃余心之所
善，[?]而得之，則雖九死而不悔，況但廢棄而已乎。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
以善淫。
娥，一作蛾，非是。謠，音遙。諑，音卓。以，一作之。
比也。浩蕩，無思慮貌。民，謂衆人也。蛾眉，謂眉之美好，如蠶蛾之
眉者也。[?]雖不欲，謂之淫。方言云：楚南謂愬為諑。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
度。

偭，音面。錯，七故反。追，古隨字。
比也。偭，背也。規，所以為圓之器也。矩，所以為方之器。今曲
人也。錯，置也。繩，所以取直者，今世斗繩是也。追，猶隨
也。言合直而隨曲也。背，[?]也。周，合也。度，法也。言爭以苟合求容
為常法也。[?]曰：偭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作；背繩墨以追曲
者，枉道以從時。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
為此態也。
忳，徒渾反。邑，一作悒。侘，敕加、敕駕二反。傺，丑利、敕界二反。一無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臺叶徒其反。臺下或有帝字。嚳音酷。貽一作詒。喜叶音僖。一作嬉。叶音基。一作喜非是。

簡狄，帝嚳之妃也。玄鳥，燕也。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事見商頌，說見女岐章。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當以該爲啓，秉禹之末德而善之，故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疑是啓字，字形相似也。但牧夫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然。反爲是所弊，不可考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懷叶胡威反。平脅一作受平脅。舞音羽。

干，盾也。協，合也。時，是也。言舜以干羽舞於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句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然。遂天下乖離，當懷憂瘦，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時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牀叶床反。命何一作何所。

堅臺僕之未能者。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所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朴，蒲角反。一云平豆反，無撲音。牛叶魚奇反。來叶力之反。

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營班祿，不但驅往來而已，還以所獲得分散施惠祿於百姓也。此爲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考，而說者又妄解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遵一作循。有一作佚。

舊說，人皆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愧也。今詳其說，上二句既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辯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害一作虐。兄叶虛良反。而一在嗣字下。

旗、此所謂副擊紂躬也。然未見周公不喜、與其嗟歎以勞武王使定周命之事。其嘗時備嘆其傳而合并之也。此問周公既武喜列擊紂躬何為又佐武王使定周命乎。蓋謂公但不喜親斬紂頭之事耳。周未嘗不欲定周之命。而王天下以傳子孫也。後四句不可曉。以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令亡之、使其位何所施耶。蓋亦反其所以成者。究以至於滅亡、而其義罪果何等耶。但諸家大解、未有以見其必然耳。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行叶戶郎反

爭遣伐器、謂本皆言君后以師兵會也。並驅擊翼、謂六師同翼其兩旁、疾擊其後。言武王之軍、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見二者、何以使之然耶。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底音上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也。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而此事無所見。舊注謂周公時越裳氏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逆之。亦恐未必然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若改反。字或手或從木又從王者皆非也。周上一有為字。

古字云、梅、貪也。蓋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求也。史記曰、周穆王得驥騄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張說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衒熒絹反

褒姒、周幽王之嬖妾也。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傳三代、莫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為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女、懼而棄之。宣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於市者、以為妖怪、執而戮之。夜得亡去、聞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惑而愛之、為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而立以為后。遂為申侯犬戎所殺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九章第四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朱熹集注

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也。今考其詞、大抵多直致無潤色、而惜往日、悲回風、又其臨絕之音、以故顛倒重複、倔強疏鹵、尤憯怛而極悲哀、讀之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董子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

愍、音敏、一作慜、非是。抒、從手、上與丈呂二反、一作紓、亦通。非、一作作。忠、一作心、字皆非是。正、叶音征。

惜者、愛而有忍之意。誦、言也。致、極也。愍、憂也。憤、懣也。抒、挹而出之也。所、誓詞、所謂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也。正、平也。稱誓有如白水、有如上帝之類。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致極其憂愍之心、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懣以抒其情、則又然而得之明、所發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欲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己之罪而降之罰也。

令五帝以析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令、音零。折、從手、之舌反、一作析、非是。中、陟仲反。與、一作以。服、叶蒲北反。令、一作命。俾、一作使、一作以。

此、皆指天而與之詞、欲使上天令此衆人、察其是非、若司理然。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為號者、太一之佐也。析中、謂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其中、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嚮、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

怡，樂也。憂憂相接，首尾如一，惟結絲之一心。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

一無去字，或忽去字上下有脫誤。慼七六反。

補注考屈原初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屈原諫止之，不聽，懷王竟死于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illegible]妒被離而鄣之。

汋音綽。諶市林反。荏音稔。湛徒感反。被音披，一作披。鄣音章。

汋約，好貌。諶，誠也。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亂貌。鄣，壅也。

言小人外為快說以承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歡弱而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為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佞人之所以移人，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

一無彼字。行下孟反。瞭音了。一無瞭字，而作杳冥冥而薄天。

天叶鐵因反。

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亦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

憎愠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愠紆粉反。惀力允反。好呼報反。夫叶音扶。慷苦郎反。踥一作磕，音盍，又踥思業反。蹀音牒。

愠，心所蘊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惀。慷慨，激烈之意。猶曰君子之愠惀，若可鄙者；小人之慷慨，若可喜者。非明者能察之。踥蹀，行貌。亦謂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羨而好之，愈悲而無已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音萬。首式救反。丘叶音欺。

曼，遠也。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丘，謂首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孔曰：大鳥獸喪其群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此謂忘其故都也。

右哀郢

周淳正公，按之仙夫，六氣亦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又四月入為飛泉，蕤，物不蔽也。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說以為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音究切也。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受一作授，非是。一無而字。根叶魚堅反。毋滑一作無淈，淈音骨。一、此上別有經字。存叶才綫反。門叶謨連反。

曰者，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孔，甚也。壹，專也。其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奇妙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緣皆虛以待之，無為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於應時之際，皆不為物先，如此可謂神

仙之要訣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行叶戶郎反

至貴，謂至妙之言，非常無散也。仍，因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宅也。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湯音陽，琬音宛，琰音剡，英叶於姜反

湯谷，見天問。九陽，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義已見上。琬琰，玉名。

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頩普茗普經二反，脕音晚，又音萬，一作脘，一作妄，壯叶音莊，汋音綽，汋與綽同，放叶音方。

頩，美貌，一曰斂容貌。脕，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形體，所謂形骸也。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縱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

太、皞、即太皞也、始指西方、以收以殺、刺土風、厲天下群之爲虎
旗、氏、飛廉也、見招經、往、返也、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
皇。
爲去聲。先一作前。氛埃辟一作辟氛埃。辟必亦反
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左傳曰、金正曰
蓐收、
攬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
波。
旍一作旌。旍即旌字。一作旄。麾吁爲反。叛音判。波叶補基反
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也、麾、旗、屬、叛、陸、離、分、散之、貌、
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
並、轂。
曖音愛。曃音逮。一作晻曭。上烏黨反。下於計反。一作暗曃。上音
莽下徒感反。曖亦作暧。曭莽昏明之貌。音端
曖曃、昧也、曭莽、日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
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與斗魁前六星也、遠
矣、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而爲
衛。
曼莫干反。脩一作悠。徐一作縱。侍見驗極。而一作以
厲、邁發之意、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
樂。
欲上一有遂字。欲下一有遠字。一有遠字。恣如字。又千咨反。睢
許葵反。担居桀反。撟音嬌。一云上丑列反。下居廟反。而一作以
淫一作自。樂叶五教反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淫樂、樂
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
不行。
一無以字。一無遊字。行叶戶郎反
邊、旁也、謂兩驂也、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
弭。
以一作而。像一作象。汎與汎同

卜居第六

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哀悯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為此辭，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如一作知。一無而字。慮一作意。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一無乃字。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一無將字。端，正也。策，蓍莖也，所以筮也。龜，所以卜也。拂之，將以卜也。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四字見九辯。

悃，苦本反。款，一作欵，苦管反。勞，去聲。來，如字，又音賚，亦讀作去聲。

悃款，誠實傾盡之貌。朴，質也。勞來，來者勞之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

鋤一作鉏，士魚反。

鋤，去穢助苗也。游，謂游說也。大人，貴人也。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

媮音偷，或音俞，非是。

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

哫一作促，音足。訾，子斯反，又音紫。栗一作粟，一作慄。斯一作厮，音斯。喔，音握。咿，音伊。儒兒，一作唲，音同。

哫訾，以言求媚也。栗，謹敬也。斯，語辭也。喔咿儒兒，強笑噱也。婦人，蓋謂鄭袖也。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潔一作絜。突，吐忽反。滑，音骨。稽，音雞。絜，胡結反，一作潔，若苦結反，非是。

突梯，滑澾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澤。韋，柔軟也。絜楹，未詳。或曰，如大學絜矩之絜，謂度其大小也。楹，屋柱，亦圓物，人以脂滑澤而絜之，是以究極滑稽而無所止也。未知是否。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秋來秋下紛橫木也，秋所以為殺者也，惟々心急貌。

右二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一作凜。皆為句下一作降，一作下降。故一作放，與故同。滿於萎反。萎一作委。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襲，入也。藹，繁茂也。余，宋玉為屈原之自余也。此言余，及其

楚辭 卷六 九辯 四

者，皆放此。萎，草木枯也。約，窮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臧。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

戒下一有之字。台一作臺，並他來反。欿與坎同。藏同。菸音於。邑一作悒。挐女除反。橫叶音黃。罷音疲。彿音費。萎一作委。萷一作櫹，並音稍，又音朔。櫹音蕭。槮音森。瘀於去反。糅女救反。而一作之。

中，宜也。恢台，廣大貌。欿，陷。傺，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皆止而沈藏也。菸邑，傷壞也。煩挐，樓亂也。淫溢，積漸也。罷，疲也。萎，枯死也。萷，木枝疎也。櫹槮，樹長貌。瘀，血敗也。惟，思也。紛糅，雜也。

掔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掔力救反，一作攬。攬，搦，非是。騑音非。佯一作羊。遒即由反，一

楚辭 卷六 九辯 五

作遒，非是。弗一作不。俇音匡。攘如羊反，一作恇勷，一作迋攘。徒敢反。怵音黜。盪音蕩。卬音仰，一作仰。太一作大。明叶音芒。

擘，持也。騑，驂馬也。下節，按節也。遒，迫也。盡，終也。將，長也。俇攘，狂遽貌。澹容與，徐步也。倚，立也。盪，動貌。方，猶端也。極，望也。

右三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

旖音倚。旎女綺反。旖一作猗，於可反。旎乃可反，即詩阿難乎奄字焉

雖常以此盛德為主，然不遇於世俗，亦不能無所慕積，蓋其蒯屬之累而常恐不善之加乎己也。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離一作罹。此兩句屬下章為一韻。

上，君也。考，稽也。

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巫一作筮。在一作於。下以下古本輔字下有音扶。予音與，一作與。

帝，天帝也。女曰巫陽，其名也。主從文，天帝及巫陽以為辭端。人謂屈原也。宋玉設為帝告巫陽，有賢人在下，我欲輔之，然其魂魄離散，身將頹沛，故使巫陽筮問所在而與之，使反其身也。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謄音夢，一作夢。一無令字。之謝一作謝之。一無之字。陽叶公反。

此一節巫陽對辭，不可曉，疑有脫誤。其大意以為，帝命有不可以筮，如必筮其所在而後招以與之，則恐其離散之遠，而久後之以至相謝，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為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歸來一作來歸。恆胡登反。一無乎字。乎一作兮。些蘇箇反。舍一作捨。離一作罹。

巫陽既對，如上語，即不復筮，亦不從帝命之可否，而徑下招於四方。歷其本遠而蔑備之也。恆，常也。幹，體也。些，說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即梵語薩嚩訶也。三字合而為些也。祥，吉也。此下乃歷陳上下四方之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索叶先各反。鑠舒若反。石叶常灼反。釋叶詩若反。歸來歸來，一作歸兮。歸來一作歸來兮。以下六章放此。

託，寄也。八尺曰仞。索，求也。言東方有長人之國，人高千仞，主求人魂而食之也。鑠，銷也。東方有扶桑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行，其熱酷烈，金石皆為銷鑠也。彼，謂其處居人也。釋，解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弔屈原第十二

弔屈原者、漢長沙王太傅賈誼之所作也、誼以讁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時、屈原沈汨羅、已百餘年矣、誼追傷之、投書以弔○而因以自諭、後之君子、蓋亦惑其志○惜其才○而、殘其量云○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

仄古側字湛古沈字羅叶虚加反造七到反

極中也、終而、謙入罔極、

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

鴟史記作梟闒吐盍反茸人勇反植音值跖之石反蹻居略反

銛史作銛息廉反

闒茸下材不肖之人也、植立也、隨卞隨、夷伯夷、皆讓天下而不受者也、溷、濁也、跖、盜跖、蹻、莊蹻、楚之大盜也、莫邪、寶劍名、銛、利也、

于嗟默默兮、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兮、寶康瓠兮、騰駕罷牛兮、驂蹇驢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兮○章父薦屨兮○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

兮

默史作墨斡音管罷讀曰疲或曰此書作若易曰則嗟若史无一節兮字皆在句中惟上章兩字

默默、不自得意也、生、謂屈原也、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斡、轉也、康瓠、瓦盆底也、寶、貴也、驂、驂也、服、駕也、章甫、冠名、薦、履、反在履下也、嗟、咨嗟也、苦、勞苦也、若、語辭、

誶曰、

誶音碎史作訊

誶、告也、即亂辭也、

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吾史作我無兮字子字壹史作堙鬱去聲縹匹妙反史作去逝史作遰引大作縹沕音密蟂音梟蛭之日反螾音引邪音三字

史作偭蟂又作蟂偭彌兗反背也蟂音梟叶平聲藏古

藏通

壹鬱、猶怫鬱也、縹、輕舉貌、襲、重也、九淵、九泉之淵、言至深也、偭、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佪薄震盪相轉

震史作振

水激則去速而流急故旱也或曰旱與悍通

雲烝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糾錯史作錯繆鈞史作專播史作槃坱烏朗反圠於黠反

造瓦者謂兩陶者為鈞言造化為人亦猶陶之造瓦故謂之鈞

鈞也坱圠無垠齊

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

謀叶謨慮反速史作數烏史作惡

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以治鑄為喻

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則法

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

揣音團史作摶患叶環

控揣玩弄愛惜之意也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

智史作知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

以身從物曰徇每貪也史作憑品庶衆庶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

怵音戚又丑律反漢書作訹今從史

怵為利所誘也迫為貧所逼也趨西東言所向不定也十萬為

億

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

僒音塊又欺全反史作攌華板反

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

惑史作或意於力反

積意言積之胸臆也恬安也漠靜也

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

喪息浪反叶平聲

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

坻史作坻謂水中小洲也

其生兮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

史無二兮字靜與靜同史作靜

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

寶漢書作保 將漢書作得 今從之

養空而游、若空舟也、

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芥蔕、何足以疑、

芥去介反 史作慸 蔕史作薊 疑叶音牛

芥蔕、小草也

楊愼曰、其詞浮遊悅怳○盡讀世忘形之士○對太史公傳之而有閒

屈生、齊物我、今人未能自失之意也、

王世貞曰、長卿以○賦而文、故雖蜀封禪、緜麗而少骨、賈傅以○文而賦、

賦○故少居柔脫、爲○卑直而少致○

孫鑛曰、賈生揚漢用世之才、故其文和服鳥弔屈原惜誓賦、皆有所

一家○不讓屈宋者也○惟其不襲是以似之○

隋之翹曰、服賦咏無緣意氣、欲似宋人一派、故慰陽然之、

金蟠曰、賈太傅弔屈大夫○太史公獨判二賦、以傅序之、從自宋不

得意○中○有○相○入○處○然、然、賦、較、弔、屈、大、又、見、不、同、矣、

古與堂訂評

哀時命第十四

哀時命者、梁孝王客莊忌之所作也、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援兮、徠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欿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

遘一作遌 扳一作攀 援一作援 徠一作來 恨手閒反 逞丑郢反 杼常與反

一作抒 屬音燭 炯古迥反 一作耿 炯一作耿 一作欿 深叶謀悲反 欿音

坎 惰一作憜

遘、遇也、古有哀生時不及古賢聖之世、而當貪亂之世也、逞、快

也、屬、續也、欿、不自滿足意、委惰、懈倦也、

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汩其為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悵惝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饑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

遠一作高讓叶胡威反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知、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

繳音酌一無而字加叶音戈旋一作漩挂一作絓罔一作網而一作之禍一作就爲叶吾禾反其一作而化叶胡戈反怦普庚反、一作坪頗平禁差叶七何反

楚辭卷八　哀時命　六

宗以貪餌而得死者固不可爲若以忠義而死則不擇也

概塵垢之狂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靜白而質素兮、中皦潔而淑清、時厭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嗼寂默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紓情、時曖曖其將罷兮、遂閔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夭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概一作慨狂一作枉真一作積非光伏於據反嗼音莫一作敢

便悁一作悄悒嗼一作莫亚音蔽陽下一有之上字夭於表反一作秩一無得字逞丑京反王叶于京反爛一作瀾一無記字也多違反壹或作一年叶奴京反

槪、穢也、狂攘、亂貌、厭飫、自足而不樂見聞之意也、竄端、藏其端緒、不使人少見之也。無工、言無人能知己之賢、而平其是非也、跡：謂從之無前。隨之無後。纏綿反覆。亦自其常法度以後。人不能及。皆然。淵八案句。不能救顛也。焦然也。哀時命、直是能發胸臆肯綮。藹然而才識未高。亦不困之傑也、

楚辭卷八　哀時命　三

陳深曰：此篇蓋力當在長沙之後、然朱子以爲較之諸篇差不罹葦耳、姑存之、

古與堂刊輯

楚辭評林八卷 內府藏本

明沈雲翔編雲翔字千仞慶城人是書成於崇禎丁丑因朱子集註雜採諸家之說標識俗端冗碎殊甚蓋坊賈射利之本也

天問補註一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問補註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天問補註目

卷全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僧開稿
吳程統如
彭彥元甫　校

天問補註

漢王逸註楚辭唯天問一篇不經據宋洪興祖補之又雁淺無所取正此朱子集註之所爲作也特屈子哀憤所譜無倫故往多難明而朱子積慎拘撿必不敢以邈迴猶豫之胸罔所未信一篇之中三疑闕焉予不惜猥陋取凡朱子之所爲未詳者概依文彙義求所解會且從而証據之因爲補註凡三十四則附

朱註後予思朱子何所不學然且過于減慎似乎山海獄瀆諸書未嘗一見即見之亦且寧遲勿取其必以爲其說之後起而無所與乎前周之舊文也世或竊取天問造僞奬積因以爲說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証之于下劉猶之爾雅本註毛詩而後之註毛詩者更引據爾雅且謂爾雅一書爲毛詩辭所從出此則朱子所不取而亦予之所不敢妄爲依附者也葢王逸叙云天問以文義不次且多奇怪事自太史公口論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劉向楊雄援引傳記以解說之亦不能詳悉所闕者衆多無聞焉則自太史公以來凡劉向楊雄之徒以及王逸[illegible]暨洪興祖諸君子前後發明猶無所準[illegible]予以數千年後一無何有之鄉生遂是坐非[illegible]而[illegible]謬附焉乎則予之所蠡恐恐後者已康治戊戌季合明氏識

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註菟一作兎與兎同　朱子辨証上官[illegible]曰嫦娥之犬皆偃菟婦則顧當爲瞻顧之義而非兎名又非辛曰兎兎而顧犬亦因菟用顧字而其取義[illegible]不可曉

補註顧菟月中兎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兎沒隋袁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兎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兎不審視故禮曰兎曰明視而月魄之兎名爲月魄則又審於下顧故古恕歌云幾幾自兎東走西顧若以顧爲瞻顧之義而非兎名則梁歛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兎偃語云視顧兎而感氣下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字其可通乎若漢上官紙云逐麋之犬嘗顧菟耶則顧字不得爲兎此就凡兎言而以証顧兎誤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爲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頡頏曰下上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嘗斯斯字本與辭故曰鹿斯曰鷽斯而斯鸒鸒斯又作鸒名[illegible]可見也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註鴟龜事無所見舊說謂鮌死爲鴟龜所食鮌何以聽而不爭乎特以意言之耳詳其文勢與下文應能相類似謂鮌聽鴟龜曳銜之計而敗其事然若且順彼之欲未必不能成功舜何以遽刑之乎然若此類無稽之談亦不足荅矣

補註曳猶跩曳以尾相揮撥也銜猶啣銜以口相結銜也按古謂貼抱者鴟鵰彫抱者龜蹤鴟與龜皆與物故嘗並見也鮌築堤以障洪水宛委盤錯如鴟龜黍銜者然是就鴟龜形而因之爲堤蓋聽鴟龜之計也古人制物多因物形如視鴟制柂觀魚制帆類此不足怪特築堤障水如戰國白圭術不用疏導但用防堤則迄無成功是聽鴟龜之計而誤之耳所謂鮌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按楊雄蜀本紀張儀築蜀城依龜行蹤築之又史稱曰張儀依龜跡築蜀城非猶大崇伯之智也崇伯鮌封號即是其事大抵鮌治水隨地築堤今河北清河廣宗臨河縣間等界所在皆有鮌堤可見順欲猶書云俾予從欲也既使鮌治水將遂已所欲使彼成功又何爲遽刑之也祭法云鮌障水而殛死禹能修鮌之功史記云禹

傷先人父鮌功之不成則鮌亦非無功者特未成耳下章閒纂就前緒遂成攷功益可知也

焉有石林

註石林未詳

補註石林在南方焉有者何以有此也謝靈運遊舊園詩云石林豈爲艱左思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注云石林南方山鳥所聚處是也惟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澗五百里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筍如林亦名石林雖西蜀東海一西一東實皆南方若郴子厚天對云石胡不林往視西極則西極石林無據或曰西極有不木之山豈其是與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註虬見上餘未詳

補註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

靡萍九衢枲華安居

註靡萍未詳何物九衢言其枝九出耳山海經有四衢五衢之語是也

補註靡萍蓋蘋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呂覽曰菜之美

若崑崙之蘋蘋即游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游沙周其地產游即雍游王小頭陀寺碑文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若山海經有迷木在弱水西青葉紫花而赤實百仞無枝上有九搦下有九衢則此九衢又似與雍游不同此是木類非草類然其曰百仞無枝又曰下有九衢則木枝無九衢可知其云下有者或即在弱水中所云雍游者故古賦有云舉弱水之九衢亦一驗也嘗考沈約郊居賦舒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八詠詩彤芳卉之九衢貫鹽芽之三脊皆以九衢與三茅對花對見且皆是仙草故曰卉曰葉

而梁元帝為姿弘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敍啓曰夜珠昔往陽萍雖逐四照曾游澧浦慣識九衢則竟以九衢為水中之草故曰澧浦大水中之草非游乎若魏都賦云執愈尋雍游于中逵則誤以九衢為九逵之衢故云中逵此屬訛解非實據也至于枲華則枲爲麻之有子者山海經云浮山有草其葉如枲而赤花即枲華也安居者何在也雍游枲華二物而統曰安居猶黑水三危兩地而總曰何在也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註趾一作沚黑水三危皆見禹貢玄趾未詳

補註玄趾玄沚也即黑水張衡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沼黑水玄沚圖黑水所指原名玄沚故紀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若陸機赴洛詩云南望泣玄渚則正指其地渚沚字之通耳三危山名黑水所經地黑水三危從來並舉如廣博物志云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亦是一例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註閔憂也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下二句未詳

補註胡為所嗜卒不在此而匆以立嗣為念惟鼂飽

是快急行役耶嘗曰啓呱呱而泣予勿子是勿以立嗣為念也古歌云交子逍遙是也不同味言與所嗜者味不同也急於治水緩於立嗣是治水與立嗣其所嗜有殊味也鼂飽者急於行役所謂朝食辱食也鄉對呱呱之不爽而孰罔味亦是意也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註此章之義未詳

補註射行也廣雅曰石鞠窮也鞠極也后君也有爵土之稱鞠窮稱后夔后稷也言禹益所行皆歸至極又豈有害于其躬者何以民卒背益而惟禹之德獨

播降于泉也 華更也言更背也詭子云朔觀訟獄不
之益而之昝是作華也播降播其德而降于民書曰
邁種德德乃降是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註此章似又言鯀事然羽山東裔而此云西征已不
可駛或謂越巖墮死亦無明文
補註此羿事也阻當作鉏地名窮即有窮國也巖險
也越過也 羿自鉏遷窮急于西征其巖險何所過於
他國也此特指遷窮一事按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
之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而代夏政又帝

王紀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
石逐帝相徙于商丘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
在滑州衛城東商丘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
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 斟灌斟鄩皆在東極古鄩
地以商丘二斟校之有窮在西故曰西征蓋夏帝
世居二斟如竹書太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而返古
文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是從帝所居以定向背
當以遷窮爲西征也 羿居窮后代夏政然卽爲泯滅
故曰其險何似古險字卽巖字如傅巖史作傅險可
見下二句鯀事間中一節兩事者多有亦是一例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繇并投而鯀疾修盈
註秬黍黑黍也說文黍禾屬而粘也莆㮰即蒲字水
草雚亂也與萑同左氏云萑苻之澤是也餘未詳
補註并逬同省文卽逐也言逐而投之羽山也修盈
長盛也 咸播至是營八字作句言鯀治水亦皆以播
種是營耳何爲獨受害極也 播種也莆雚亦云播者
猶遷周書所云淵淵不穀樹之竹葦莞蒲是也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註二句未詳
補註釋舟陵行解舟而陸是行也遷移也卽行也書

曰罔水行舟論語曰羿盪舟皆是也 此無所指言前
古有是事耳或曰此卽羿事故下節卽及澆澆羿同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註舊說伏羲始畫八卦修行道德萬民登以爲帝誰
開導而尊尚之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
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上句無伏羲字不可
知下句則怪甚而不足論矣
補註此二問指上古女氏事也 登女登也亦名安登
炎帝之母也世紀云炎帝母任姒有僑氏女名女登
春秋元命苞云安登游于華陽生神農爲盡上古立

國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娀
后稷本有部是也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帝也
詳其文勢如商頌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也其云
孰道尚者蓋古無帝稱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
稱之自炎帝始故云孰道尚之也言登之所立謂爲
帝者亦何道而尊尚此也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
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五帝之典自少昊始史記亦
稱自黃帝始皆發于炎獨易大傳則云自伏羲始若
在炎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亦皆
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始炎也故曰孰道尚之也

若其施以施媧者則女固創帝然帝又創女故施者
也登者帝之始媧者女帝之始也至于媧體配身則
猶之玄中記曰伏羲龍身首相似耳非真配也猶今
相家者流所曰配形者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註服事也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
終欲害舜肆其犬豕燒廩浚井然舜爲天子卒不害
象何如
補註嘗格王註如云舜是弟而事之而弟終爲舜害
也則亦害之爾矣何以任弟肆犬豕之情而其身不

危敗也此節以舜作鬪鬪舜之何以得全下壯弟節
以壯弟作鬪然後鬪弟之何以得全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註此章未詳舊以兩男子爲泰伯虞仲未知是否
補註迄終也迄古即離騷所謂終古也言吳之得以
終古者以泰伯仲雍採藥南嶽故得來荊蠻而以荊
蠻爲勾吳耳至今之得有勾吳者維彼兩人以南嶽
是止也夫南嶽此地也吳則去此矣孰期吳之去此
而反得此兩人也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泰伯至荊
蠻自號勾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于泰伯前此未

有吳也又吳都賦云夫有吳之開國也鞏自泰伯則
吳之得爲吳實自泰伯始皆注以吳獲爲吳得泰伯
迄古爲至古公時皆非也期必也斯此也指南嶽原
本楚人故以南嶽爲斯也去斯與此相去也是時吳
已滅其曰終古言吳名不衰猶言世已有此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註此章未詳諸說亦異補曰言啓乘秉禹之末德而
禹善之授以天下有扈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
啓啓伐滅之有扈遂爲牧豎也詳此該字恐是啓字
字形相似也但牧牛羊未有據而其文勢似啓反爲

扈所弊不可致也

補註該備也啓備秉禹之末德惟其父之善是善何爲竟弊于有扈氏牧牛羊者蓋有扈初爲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終弊卽離蠱之意啓初有天下有扈首亂是竟爲所弊也濁衍云詠夏啓于其舞兮錫帝典之許但猶此意也牧夫牛羊猶云牛羊牧夫倒何也該如字若作啓字則下文恆秉季德恆字不當又作他字也問中間其事多有不著其名者如緜鴆餘王會鼂爭盟故不曾著伊尹與武王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註平脅一作受平言舜以干羽合是舞于兩階何以懷有苗而格之也下何未詳舊說云平脅曼膚肥澤之貌言紂爲無道天下乖離皆懷畏懼何反肥盛若此乎二事不相似相去又遠未知其果然否

補註此紂事也舊本平脅上原有受字言受之平其脅而曼其膚者何故也猶陳平傳云平何食而肥也若云那不相似則文歧伯強未嘗似也時不相近則湯縶闞娶未嘗近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註舊說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啓攻有扈之時親于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命何從出乎此亦無所據而牧豎之說又與上章相表裏未詳其說

補註啓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則其命果何所從乎意當時必云有扈氏不得爲啓所殺如澆人言淮南王故不然者其相傳有如是耳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註舊說朴大也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而得大牛之瑞其往獵者不但驅馳往來而已還輒以所

獲禽獸徧施惠祿于百姓也此篇言秉季德者再而其說不同如此蓋本文已不可致而說者又妄解也

補註左傳成十六年叔孫穆子奔齊避兄僑如難遇庚宗婦人私與之宿及齊夢天壓已弗勝有黑僂深目豭喙號曰牛者助之得勝及齊召穆子歸見庚宗婦所生子則所夢也卽號牛後穆子疾告牛饑將牛不許私使饋者置于外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饋旣置則牛以虛器命徹將四年穆子不食卒言穆子皆秉末德何爲得此朴牛也朴都惡也往由也往營卽出營言外求也班祿卽公所班朔祿也旣得朴牛何

爲外乞飯食乃至於此竟不特驅馳遨嬉有往來之
困已也
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註舊說人循闇微之道爲戎狄之行者不可以安其
身謂晉大夫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
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
萃止言雖無人棘上猶有鴞汝獨不媿也今詳其說
上一句迂曲難解下事亦無所據補引列女傳陳辯
女事又無負子肆情之意要皆不足論也
補註狄猶逷也糴也廣雅逷狄皆作[illegible]昏須曰狄彼
東南若云遊闇微之跡有遨然其不安者何爲繁鳥
尚萃棘見婦子而即肆情無不安之意也繁當作鷩
廣雅云鵧鷩鳥也陳風墓門詩曰墓門有棘有鴞萃
止此萃棘字同而鴞鷩字又正同此當以陳風墓門
詩爲問也負婦古通字如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舊
註列女傳俱附會此只問陳風墓門詩耳詩曰夫也
不良即肆情之謂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註四句不可曉似謂天既授殷以天下而今亡之使
其位何所施耶抑唯反其所以成者是以至于滅亡
而其爲罪果何事耶但謂意太備未有以見其必然
補註天既授殷以天下則必擇賢主而立之其位何
所施而與紂也猶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也時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以母賤不得立故云然也既已
予之則天之成就紂矣反其成而又亡之則其罪何
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註成猶遂也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
沉之遂不復也杜預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
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白雉事無所見舊註謂周公時
越裳氏嘗獻之昭王德不能致而欲親往逢迎之亦
恐未必然也
補註越裳獻雉在周公時昭王安得而迎有之按竹
書紀年昭王之季荊人卑詞致于王曰願獻白雉昭
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是昭之南遊本利而迎之也
而卒以遇害故曰何所利也獻白雉正南巡事
妖夫曳衒何號于市
註衒熒絹反先是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
有夫婦相牽引行賣是器于市以爲妖怪執而戮之
補註曳牽援也衒賣也廣雅云自媒也矜衒者必自

天問補註 十三

天問補註 十四

嫫故亦作寳或爲臾賜𧔥臾銜銜字相近以爲字形誤非也臾銜者臾而銜之臾銜者臾而寳之所謂號市者正謂呼寳于市正王註云後有夫婦寳是器以爲妖怪執而臾戮之於市而朱註亦云以爲妖怪執而戮之則雖曰寳器而終以臾銜爲衆銜義也曾有妖夫臾戮之於市而寳是器爲成文乎今北人賣物皆號曰叫賣號市者叫賣者也何者何以有此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註馮弓引弓滿也其他文多不可曉註以爲后稷補以爲武王未知孰是今姑闕之

補註馮弓挾矢文王事也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困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是也驚震也文王三分有二勢已震逼其震驚紂切激實甚昔稱西伯戡黎祖伊奔告史記稱崇侯虎譖西伯諸侯皆嚮之將不利帝皆是也天意謂文王旣爲紂所惡因之羑里何以馮弓挾矢殊能行之而不得也且文王之勢旣已逼紂何爲紂不亟除之而爾岐之圖終得遂逆久長也逢長見紂躬節是立國久長義舊以爲后稷武王固非是一說竹書有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弓矢九命爲伯語或是王季事但竹書王季爲伯即已見殺與此意不合若九命爲伯即他皆猶見之賜之弓矢致古本竹書初未嘗見此文也

天問補註　十五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註言武王發欲誅殷紂何所悁悒而不能久忍遂載文王之柩于軍中以會戰何所急而然也此亦當時傳聞之辭故爲伯夷叔齊叩馬之辭亦有父死不葬之云與此皆誤也

補註當始舊註尸主也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𩃬對所謂以聚文考是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註舊註以爲此太子申生之事未知是否

補註此申生事也伯長也林君也詩曰有壬有林毛謂有孝子之人若鄭謂有卿大夫又有國君也爾雅疏云平地有叢木曰林詁訓人物之衆必樹君長司收之故林爲君蓋亦爲君所謂文王蓋謂也申生晉獻公世子是長君也雉經縊也獻公取驪姬生奚齊驪姬欲立之譖申生申生縊死國語云雉經于新城之廟註言頭搶而懸死也或曰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發貿則似伯得雉經于林中者當以林雉經爲文亦一說也抑究也感天抑墜言感激天地也左傳僖

天問補註　十六

十年狐突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吾得請于帝矣
將以晉畀秦狐突不可後又因巫者以見復告曰帝
許我罰有罪矣敝于韓卽其事也夫誰畏懼言誰使
之見畏懼于晉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

註彭鏗彭祖也舊說鏗好和滋味進雉羹于堯堯饗
之而錫以壽考至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
五伯是也但此本爲上帝已爲妄說而舊註以爲堯
又妄之尤也

補註路史彭祖以斟雉羹性引放勤壽七百六十七
詳其說似謂以雉卵性如熊經鳥申事故多壽斟雉
介雉也古介氏卽斟氏春秋稱介斟是也以雉性耿
介故稱介雉或曰斟雉斟國之雉斟與彭同姓故越
裘氏地多雉帝饗育上帝亦饗受其意令不死耳潛
夫論老彭商陽氏師也則鏗非堯時抑可知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螽蛾微命力何固

註此章之義未詳當闕

補註朱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中央
共牧中國所共君也后帝也中國共君亦能大矣何
以上帝有時發怒之乎螽蛾細物其命甚微何以其
力反固能自全乎言大者有時以失而細者有時以
得存亡禍福旋轉無已不可知也怒者猶詩言敬天
之怒書言皇天震怒也舊註固杜撰抑察可矣唯周
棐芝楚辭贅說最近之然上句何字無問意下句竟
無何字總之不得解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註此亦未詳亦當闕

補註此夷齊事也按譙周史考云夷齊采薇有婦人
難之劉峻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註夷齊采薇
有女子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因
餓首陽又按廣博物志伯夷叔齊逃首陽棄薇不食
白鹿乳之又類林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似言
夷齊采薇倪驚于女何以鹿復祐之也驚驚也夷齊
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驚焉故曰驚女猶言
驚於是女也李德裕議夷齊云聞媛不微爲不智是
也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
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卽回也
猶狐子歌所謂北渡回也萃止也言夷齊諫武不聽
從而去之則亦已矣抑又何幸于首陽而就止之也
其曰北至以雷首在北非了北至于首陽之山路史

北之止陽上是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註此下皆不可曉今闕其義
補註薄暮雷電呵而問時之境也按原列傳云時呵
而問之天慘地愁白晝如夜即此謂也言薄暮雷電
可以歸矣何以憂不能自已也爲君所放不得事君
使我不能奉承其威嚴不知君何所求於我也此
即詩我罪伊何謂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意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勲作師夫何長
補註爰於也伏匿穴處即遊于江潭也將于何告乎

楚方以興師爲功夫何能久長乎言李國曰威也穴
處巖穴是處隱者通語也作師猶興師即史記懷王
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懷王復悉
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于藍田是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註吳光闔廬也
補註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久
余是勝言楚祚將衰爲人所勝久矣料楚之必滅于
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爲吳王僚八年
是時公子光帥師定四年吳入郢爲吳闔廬九年

闔廬即公子光也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猶曰自
將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也久長也或曰大勝我非
也此皆往事藉借以見楚衰耳皆以中央共牧飾爲
楚不當憂夷狄而當憂秦吳似乎此時猶有吳者且
以悔過改更爲當號吳謝過尤可怪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註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于䢵生
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䢵淫于䢵子之女生穀
於菟實爲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非見諭諸他則不
可曉矣

補註環穿旋轉開鑿也楚無人矣安得旋轉開鑿夫
閭社丘陵而復出子文其人者猶俚云開天掘地而
得之也內而閭社外而丘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穿故
曰自閭社丘陵也爲此言痛憤極矣
吾告堵敖以不長
註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子成
王兄也
補註吾告堵敖以立國之不長也堵敖即熊囏楚文
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囏立二十二年其弟熊惲弒
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成君與無

謚號者皆謂之敖前此若敖霄敖巳不可攷若見于春秋者如麇被弑稱郟敖以無謚號于于被弑稱皆敖以未成君兩義不同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謚號耳非未成君也按王逸舊註云堵敖楚賢人也鄒宗元非之故天對註曰楚文王見而柔子問又正宗元之非特曰楚文王子成王見以一言而數王若此終又不死未成君而死之爲非也則讀古亦難矣上言夫何長欲楚國之入于秦此言不長則恐懷王之死于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天問補註　王

言諡試皆也吾嘗致皆試君上益以自予以爲忠名彌彰顯乎言不致以訐直試君而以美好自予也

天問補註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是編以朱子楚辭集註於天問一篇多所闕疑又謂世或牽引天問造飾發積因以爲說而淺陋者更且牽引而註之奇齡嘉朱子之失故爲之補註前爲總論後凡三十四條皆先列天問原文次列集註而後以補註繼之亦間有所疏證然語本恍惚事多奇詭終屬臆測之詞不能一一確証也

楚辭燈四卷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一卷

〔清〕林雲銘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燈四卷》提要

序

治騷者、向稱七十二家評本、大[illegible][illegible]於舊詁之傳訛、隨聲附和、而好[illegible]者、又往往憑臆穿鑿、削趾適屨、甚至有胸中感憤、借題抒洩、遣出棘句鉤章、武斷賣弄、懵然不知本題之層折、行文之步驟、反謂莊騷兩家、無首無尾、無端無緒、將千古奇忠、所爲日月爭光奇文、謬加千層霧障、幻成迷陣、其所由來久矣、余謂屈子之文、嘗自言世莫知、及賦懷沙、則云願志之有像、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是欲以嘗

身之不見知、庶幾傳之後世、或[illegible]類而共知之也、迄今二千年來凡知屈子之文者、又不過如此、悠悠終古汨羅中尚復何望哉、夫屈子之文、屈子之志也、志不以世而奪、如許由、皇之佐也、生於帝之世、則老於木、伯夷、

帝之佐也、生於王之世、則餓於山、古之人、嘗有言之矣、屈子、以王者之佐生於亂國宗族、志無所伸、義無所逃、不得已、以一身肩萬世之綱常、寄之於文、以自見、太史公、既云推此志、又云悲其志、可謂善讀屈子之文者、若

知世風遞降、而樹立存乎其人、夫流俗之見、以意逆志、則各篇中、屈折步驟、既覺有天然位置、不啻為後人寫意中事、是以尚友古人、貴論其世也、余少癡妄、不達時宜、私謂用世可以得行其志、及筮仕後、所見所聞、皆非

素習、以故動罹譴訶、每當讀騷、輙廢書痛哭、失聲什地、因取蒙莊齊得喪忘是非之旨、以抑哀憤、二書各有評釋、而蒙莊、以先竣災梨、騷、則或作或輟、其稿悉沒於闘變烽火中、自徙寓武林以來、凡四方書賈、鮮不以此為

請、再註未就、又燬於回祿、余思註屈之難、尤甚於註莊、二十年中、讀騷者叅困於舊詁迷陣、如長夜坐暗室、茫無所覩、闘極而溲乃天之道、余雖乏騷才、然老犢異域、貧窶不能自存、且以四海之大、無一人能知余之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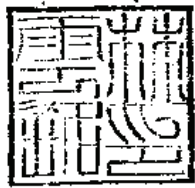
者、而畢生不踰跬步之志九死不悔在屈子、未必不引以爲類、前此未就稿本、重擇意外灰刼、安知非陰有督迫、使余爲全騷計耶、因於丙子長月、杜門還記、併補未註諸篇、萬駁千掀、止求其大旨脗合、脉絡分明、使讀者

洞如觀火、還他一部有首有尾、有端有緒之文、與註莊同一法、其一切訐語、憑致繁蕪、不但不致存、亦不暇存耳、至命命子沅、錄分四卷、顏之曰燈、庶屈子之文、可以獨照無遺、仰其志亦可以照垂勿替、而萬世之綱常有

賴矣、是亦余之所以爲志也夫、

康熙丁丑歲、孟春望日、晉安林雲銘

西仲氏、題於西冷之挹奎樓

凡例

一舊刻本傳太史公止云作離騷後人添出經字且將九歌以下諸作皆添一傳字不知何意蓋傳所以釋經從無自作自釋之例而王逸章句以經字解作經字之義又與諸篇加傳之意不合矣經小路也屈子當日徑之人耶若以典常二字爲訓在作者本當處變之時而其所行乃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事與典常二字無涉即謂離騷非作於一時當懷王聽讒以至遠遷其事無不槩括於中諸篇乃其散見錯出者不無經緯之別亦屬耑添總之紀世奇文添一經字未必增光去一經字豈遂減價余惟以太史公之言爲主將經傳二字及晦庵每篇加離騷二字一槩刪去以還其初而已

一楚辭次序朱晦庵以爲定自劉向若考其所作之先後離騷一篇之外惟惜誦思美人抽思三篇詳其文義係懷王時所作餘悉作于頃襄時諸本紛紛聚訟總無確徵余於九章舊本顛倒不得不分別更定此外悉示原本以傳世既久恐滋葛藤即仍其舊可也

一楚辭原本各篇題目皆刻於本文之後學者未曾覓讀全文若不知是何題目不得不參一番檢閱余悉改刻在前使人觸目即見惟取其便而已非更張也

一楚辭原本皆有續離騷諸作綴附末卷大約無屈子之志而襲其文猶不哀而哭不病而吟詞雖工非其質矣甚至以莽大夫之反離騷侈口狂詆亦刻於內豈非辱極余止知註屈不知屈之外尚有人能續尚有人敢續若況變風變雅實起於創即有學步邯鄲斷無後來居上今一槩從刪即前此註莊痛斥擬莊諸篇之意也

一楚辭自漢迄明讀者各出意見或稱揚或指摘總未嘗細心體認本文脈絡止沿習舊註訛以傳訛

本旨既失另論將摘皆非其病即稱揚者非其美皆舊本所不要也且添出許多雜論皆屬韓捧庫之語自迂機鋒與作者本旨無涉即賦比興註腳人所共知亦屬繁雜可厭今一概不載庶學者之眼目自此一清乎

讀楚辭要先曉得屈子位置以宗國而為世卿義無可去緣被放之後不能行其志念念都是憂國愛民故太史公將楚見滅于秦繫在本傳之末以

其身之死生關係於國之存亡也後人動解作失位怨懟夫把一部忠君愛國文字坐其有患得患失肝腸以致受露才揚己怨刺其上之譏千古蒙冤願與海內巨眼者共洗之

一讀楚辭之難較之他文數倍以其一篇之中三致意所謂長言之不足而嗟歎之上絡風雅下開詞賦其體當如是也總要頭會全局血脈所聯由眼目求往他如何來彼如何宕軼出不得這個圈子不用一毫牽強自然雜而不亂複而不厭今人倘得一二句之佳便鶻突擊節不顧上下文理難通止謂哀慘之極不覺其沓失次若如坐雲霧中支離奏合此從來積習頗與海內巨眼者共破之

一讀楚辭止要得其大旨若所引用與賁有涉神怪者以莊子所謂寓言視之省却許多葛藤且天地之大古今之遠何所不有夫子止是不語亦未嘗言其必無神必無怪也屈子生於秦火之先安

知前此記載非厄於灰燼而不傳乎見駱駝謂馬腫背切勿陷入朱人窠臼

一是編每篇中如引用典實及花木鳥獸玉石器物等類舊註有考核無訛者量採入小註以便初學若意義脈絡則必斷自鄙衷融會辨析期於至當不敢廁徇每篇逐句詮釋逐段分疏末以總論彙括全文讀者先看字句小註再閱段落來路去路然後細玩總論之融合貫通則一篇神理了然於

目前不煩再加探索矣

一楚辭各本字句多有不同豈其俱出手鈔所謂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必至之勢也今悉依晦庵較本但其所用出處必博考群書務求合於本文意義不敢遷就沿襲貽誤後人

一是編字有音叶者即註於本字之傍如反切有定音亦改用之總以讀者省力為主如下句不便於叶即叶上句蓋叶音原出於不得已非可以正音論也

一是編文中眼目用重圈◎◎上下呼應處用點圈●●精妙處用密圈○○○○襯貼處用密點、、、其每段小歇處用橫截一大歇處用曲截乚總欲讀者開卷便得海內博雅君子得是編者不妨先取舊註一閱方知作者深意止在目前人自看不出耳請讀古豈易言哉

西仲氏再識

楚辭燈目次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藳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制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于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

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于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

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

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
故內惑於鄭袖外欺于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
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爲天下
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
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
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
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
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
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
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附　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　威王太子名槐熊[illegible]位三十年

癸巳　元年、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　張儀初相秦四年秦惠王始稱王

戊戌　六年、楚使昭陽攻魏、破之襄陵、取八邑　所謂南辱于楚者此

癸卯　十一年、楚爲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

秦出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時屈子爲左徒王甚任之國內無事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別法度之嫌疑國富强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忌姤亦在此

戊申　十六年、齊湣王元年　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　見本傳●[illegible]舊說謂屈子被疏在此年愚按史記被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與議國事耳未嘗奪其左徒之位也絕齊時疑必諫離騷云反信讒而齌怒惜誦篇云反離群而贅肬當俱指此則奪其位者在此年耳

己酉　十七年、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
神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
兵襲秦、大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
楚至鄧、楚引兵歸、見本傳●屈子雖屏猶在朝列兵必敗嘗無不諫離騷云旣替余以蕙纕又申之以攬茝申者言旣廢又切責之也則合前兩次見拒可知惜誦篇當作於此年

常日如何存心如何落筆盡壽出頭緒分出眞落
以己之好脩君之美政作眼清直爲好脩之實賢
能繩墨爲美政之用其五言大意以爲吾正直之
質本之於性而濟之以學其所以汲汲若不及者
無非欲乘時匡君致之以二帝三王之道耳不期
上官與靳尚等行讒見疏之後導君於不當行之
邪徑以遂其偷樂吾之直諫實出於忘身愛君而
君不察吾心反增前此之怒雖吾被疏不足致惜

但君與吾既有成言終而悔遁德無常操其不足
有爲可知而吾平日所得之正人無門進用一時
俱棄其所關於國尤匪小也若撥當日黨人行讒
之故緣其本以貪婪罔寵謬謂吾得侍君側亦以
賄進劾奪其利而不知吾不以進身爲榮而以脩
名不立爲恐雖知招妒顧以身殉免此方民生日
苦求索死不敢辭也若論今日吾君聽讒之故又
緣其縱放無檢不察民心之公止樂逢迎之巧而

不知黨人之棄法度畏吾清直相形以謗訴中傷
蹈之於罪吾止求告無罪於前聖俗不獲倚也在
吾既斥之後非不知少貶從俗以圖再進但思此
番若一失足便入黨人之群同作欺君誤國之事
故寧從吾所好脩吾初服即舉世無見知者設一
癡想能以神遊往觀四海之外得一知我或頻我
者則人道當不至斷滅殆盡君尚可一悟俗尚可
一跋於願足矣守死不變此素心也忽於不經意

中無端被姊女嬃當面捲舌絮絮叨叨因思既不
得於君又不諧於俗甚至不見諒於家無處訴辯
不得已陳詞重華求前聖之折中且神遊上天下
地以求索焉斯其庶幾一遇亦可謂無聊之極者
及見帝而帝不可見求女而女不可求是四海之
外與時俗之溷濁嫉賢無甚異也計已窮矣二決
之於卜再決之於巫止求示一容身之地別無他
顧而靈氛又以他國求女爲詞巫咸又以他國求

君爲勠獨不慁楚之忠佞不能辨而他國容有能辨者乎楚之忠者皆變而爲佞而他國容有不變者乎即無論能辨不能辨有變有不變但吾以楚族而爲世卿大義依關一言及他國已無以自存矣巫咸爲不入耳之談不必復道即靈氛遠逝之言亦當仍在四海之外以目不見楚國聊借自遣神遊西海乃萬不得已又不意從空俯視忽見舊鄉安能竟前往而不顧哉總之歸楚之後君終不悟俗終不改國無人而朝無政亡可立待惟有一死以恭與國存亡之義而已此篇自首至尾千頭萬緒看來只是一條線直貫到底並無重複至所謂求女三節按史記張儀至楚厚幣靳尚設詭辯于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厥後稚子子蘭勸王入武關稚子何知其爲袖宮中主之無疑故又斷其內惑於鄭袖即卜居篇亦有事婦人之句明明常日黨人與袖表裏貪婪求索殘害忠直舉朝皆袖私

人奈黨人可以明言而袖必不便形之筆墨篇中先借一女嬃出頭說出許多沒道理的話令人迷又逃不去辯又辯不來見得仕途中都是婦人爲政憑他如何顛倒無可躲避也其敘求女皆古賢后如虙妃驕傲既不足求而有娀二姚又不能求蓋推不能求所以成其爲賢后原意謂牝雞無晨君所聽信者必如古賢后則可不然未有不爲夏喜殷妲周褒晉驪之續史記所謂其詞微者蓋指此也武王于亂邑姜與於九人之數才德相當不足爲嫌故取爲同類之比行媒之佩即介紹致幣也又何倘襲之有舊註皆作求賢君之詞但閒關中途遠句既比求賢君而不進矣哲主又不寤句更比何等人耶且原於楚有箕比之義與孔孟可以轍環列國不同他國求仕出於靈氛巫咸之口則不妨而舊註皆以原欲自求相沿不敢豈非悮事

思度屈子全副精神總在憂國憂民上如所云恐皇輿之敗績哀民生之多艱其關切之意可見因被讒疏紬之後純是黨人用事以致國事日非民生日蹙郎哀白己亦所以憂國憂民也後段既云遠觀四荒宜如遠遊篇四極俱到乃發軔即云至縣圃又云遵道崑崙至於西極及留西皇期西海止在西方一面因見故鄉而遂歸絕不提起東南北三方明明知楚屢困於秦將來必爲秦併故特取道以觀形勢亟歸覲楚若國中有人與爲善政或可稍支猶以微詞諷諫而懷王竟置若罔聞此太史公所以謂之終不悟也歟。

林沅㵎識

楚辭燈卷之二

晉安林雲銘西仲論述　男　沅芷之

九歌總論

九歌之作王叔師謂沅湘之閒其俗信鬼屈原竄其域見祭祀歌舞詞章鄙俚而更定之上陳事神之敬下明己之寃托以諷諫故所註諸篇皆以爲巫之言以卜日爲巫卜日以沐浴爲巫沐浴以靈爲巫之身以靈之服爲巫之服甚至以稱美人爲巫之自稱紛紛削趾適履不顧上下文脈理難通至謂湘君湘夫人以男主事陰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難免侮褻更不可訓或又以爲非祭詞乃隨意致情比之唐人感懷漫興之什似覺太無着落皆非作者之本旨也余戚九歌諸神悉天地雲日山川正神國家之所常祀且河非屬江南境必無越千餘里外往祭河伯之人則非沅湘閒所信之鬼可知其中有言迎祭者有不言迎祭者有言歌舞者有不言歌舞者則非更定其

已之角路難進飛龍兮翩翩。仰祀湘君之鶩已過交不忠兮怨長。是我之誠交者尚未盡其誠焉徒長自怨而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表覺待不如約而以他往無暇爲辭也上言遲湘君而不係已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範髮而行且帰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杳不見神惟寂寞之景現前矣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下女即前太息之女也既爲我太息尚有哀我之情當以我之物致贈求其代達我時不可兮再得。奈吾已燼未得用此賫時既失矣今復何及聊逍遙兮容與。容與暢適也此時恐亦無益思亦無益且自悲遣目前正是無神之騷也。已上言帰家而追

許迎湘君之失集

林西仲曰。此與湘夫人二章。皆離騷求女之意。媒勞二字。即離騷媒拙之意。求神自始至終不能一遇。即離騷高丘無女。閨中邃遠之意。此皆無待論也。但各章文字。俱要還他本題目。舊註句句牽解作被放思君。不特章章可以移用。且上下文理竟成牛鬼蛇神。荒誕不通。此其第一謬也。又則如此章吹參差。認作自己。吵駕飛龍。亦認作自己駕。夫既自吹矣。尚不知誰思。而行問耶。舊謂不思湘君而思誰。又嘗添出蛇足矣。既自駕矣。遡於洞庭而不進。何爲也耶。舊謂念楚國而返故居。何時不可念。乃於迎神時而往。尤不誠矣。更可笑者。以女嬋媛。認作屈原姊。不知嬋媛二字。通言女之容。嬃一人得專。且神之遇不遇。原尚不知。姊何由知之。而太息。舊謂責原不改行從俗。是正直不能遇神。邪曲方能遇神。幾於慢神瀆神矣。余痛掃諸解分出段落。而上下脈絡神情。庶不爲筌蹄所掩。有識者其許我乎。

方迎而先見名是築室以効爲聲亦不承於支離特於不經意中生出許多疑信許多歡幸乃總爾合北渚而還九嶷究竟未後一著仍與湘君一般癸付總是見斥於君以後無可告語精誠所結顛倒迷亂幻成無端離合不可以常理論故中間幾出恍惚二字作前後眼目末段把前篇語換個樣字以前此曾有相聞之意曩將來從容圖之或可庶幾一遇癡想到底不比湘君時難再得其甚便絕此倦倦之深衷也舊註雖無大訛但文中脈絡曲折全不理會且以篇首目眇眇屬夫人愁予屬主祭者不特文理難通即下文名余二字亦無來歷而陡時難又謂主祭者以目不見夫人爲愁不知遠望之人無自見其目之理何以知其爲眇眇也讀者但玩騁望遠望等語即在下文衆棲不當重複若此則知之矣

開篇嫋嫋秋風二句是寫景之妙沅有芷二句是寫情之妙其中皆有情景相生意中會得口中說不得之妙人知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備沅有芷二句也與之例而不知無邊落木飛飛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實以嫋嫋秋風二句往濫本也楚騷開後人無數奇句豈可輕易讀過

疑未然也君雖思我我不能同俗故又是非也又恐不得公子也

靁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靜幽篁中岩境思公子兮徒離憂既怨不得公子自分老死於此思之無益與山鬼必有後會矣要固欲絕

林西仲曰按山鬼即非子所云山有夔之類如俗所謂山魈是也左傳云使人入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言其以不見親近爲幸則不當列入祀典明矣奈靈均既放而處於山林幽篁之中自分不能生還與人道永隔而與鬼路漸通雖欲不親近有不可得者故借題發意以自寫其無聊之見耳篇中凡五轉思鬼不遇一轉遇神不留二轉思入而怨之三轉怨人不得四轉思人無五轉段落甚明細繹其立言之旨只篇首數語是思鬼還他祀鬼本題自餘以遇神轉入思人見山林幽篁之中必不可久處者迨至人不可思步不得終其身與鬼爲伍悲怜極矣時解不能分出層落或謂以山鬼自比荒唐附會已屬可笑而又把

鏡修與佶固我何俱作懷王謬誤何太甚也若楔其昔思原離騷諸篇豈復作乎按涉江章言深放已之處深林杳以冥冥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雲霏霏其承宇與是篇自處幽篁苦疏諸語脗合則知是篇作於頃襄之時與懷王了無交涉且靈脩既指懷王何以能留之於山上若能留之又何以有孰華予之嘆所思之公子或指在朝有知原如史記所謂莫敢直諫者亦未可知乃又稱作所留之靈脩世俗有稱其爲公子之人乎集註既闢前註之非而不自知其謬尤甚眞不可解

論賢臣即戚婦讒諂未必不由天降或陰相而默傳之或見端於千百年之前而收效於千百年之後天道不可知不得不歷舉而問也至於引譬象王喬二姚簡狄女媧貽王穆王幽王齊桓彭鏗呂光子文皆逐段中錯綜襯貼反覆考覈原不分其先後之先後點染呼應步步曲盡其妙看來只是一氣到底序次甚明未嘗重複亦未嘗倒置無疑可闕亦無謬可闢世豈有題壁之文能妥確不易

若此者乎其從天地未形之先說起以有天地方有人有人方成得世界自此後茫茫終古治亂紛紜皆非人意計所能及恐無時問得盡也寄慨遠矣讀者但看余小註段落便無疑義

楚辭燈卷之二終

楚辭燈卷之三

晉安林雲銘西仲論述　男　沅芷

九章總論

王逸謂屈原放於江南之楚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似九章皆江南之楚所作也茲以其文攷之如惜誦乃懷王見疏之後又進言得罪然亦未放次則思美人抽思乃進言得罪後懷王置之於外其稱造都為南行稱朝臣為南人皆在漢北無疑若江

南之楚則謂之東遷而以思君為西思有哀郢篇可證也洪興祖謂懷王十六年放原十八年復召用不言所放之處而王逸註哀郢以為懷王不明信用讒言而放逐東遷又似懷王既放頃襄又放皆在江南之楚殊不知哀郢篇有九年不復之詞如果懷王所放則從此使於齊與諫釋張儀會武關者又是誰耶或謂懷王止是疏原並未嘗放即洪興祖放而復召之說未有確徵余按史記本傳有雖放流之何報任

安讒。又有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之句。則思滌留居儀。補息。所謂異域卓遠。其不在國[illegible]知。但與江南之埜無涉耳。大約先被讒。止疏。本傳所謂不復在位。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故有使於齊及諫釋張儀二事。及再諫被遷於外。方是放。蓋不數年而召回。故又有諫入武關一事。其後哀郢。爲所云九年不復者。痛其在遷所日久。以懷王名已。比聯。所以甚頃襄之暴耳。涉江以下六篇。方是

頃襄放之江南所作。初放起行。水陸所歷。步步生哀。則涉江也。既至江南。獨自所見。借以自寫。則橘頌也。當高秋搖落景光。寄慨時事。以彭咸爲法。且明赴淵有待之故。則悲回風也。本欲赴淵。先言貞讜不分。有害於國。且易辨白。一寤之後。死亦無怨。則惜往日也。哀郢。則以國勢日趨危亡。不能歸骨於郢。爲恨懷沙則絕命之詞。以不得於當身而俟之來世。爲期看求九章中。各有意義。雖所作之先後。未有開載。但玩本

文。聯如指掌。不待紛紛聚訟。原本錯雜無次。皆由於未嘗細[illegible]本文。所以篇篇訛解。余依同里黃維章先生所訂正者。以爲定次。亦非敢於憑臆更易也。

章負此行不如乘時死諫可盡忠君一點血誠此乃獨懷之異路非人所能由亦非勢之所能阻耳是一篇離騷飾文與江南之楚所作無涉舊註雖無大訛但惜其不能分出段落令讀者費盡探索徒我悵悵

愚按篇首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即離騷求虙妃者集註謂雷威求無不獲雖本於淮南張衡郭璞之語但數子皆漢晉間人在屈子之後離騷言乘雲此篇言浮雲其與雷師無涉明矣况求女結言以禮爲貴若用雷威是先自處於無禮矣何怪虙妃之緯繣乎註屈而悖屈自非作者本意不如以屈註屈之當 林沅附識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憂國憂民思所以救之故曰憂思獨永歎乎增傷以力不能救又加憂也身斥於外故曰獨思蹇產之不兮沈無憂而思念不解曼遭夜之方長愁人苦夜長以其不得寐故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四顧罔方之極處浮浮動之若言其無處不動也怒爲蓋德以風引出怒來即終風且暴之旨舊本四極作回極誤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慢也恐亦。已于提出己之憂君之怒爲下文作引願搖起而橫奔兮欲從所居而遠赴郢不俟命而擅行覽民尤以自鎮見民之罹罰者多恐又加罪而自止結微情以

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矯舉也結書精微之意列之書中舉而進之君甚上書也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回轉畔田中路也反既有此他志反以爲罪而就之是前番之言已把捉不定矣憍吾以其美好兮自以務行之善而矜我覽余以其脩姱自以務德之精而示我與我竟有相勝相陵之意其他志既有即此與余言而不信兮當日以余所言與之皆不以爲然蓋爲余而造怒以向有怒余之意一見而怒便生也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此番不敢願君自察其非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悼也動也又傷不能至郢面陳其事茲歷情以陳

惟有自愁自歎其苦神之靈遠繫所思而已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如此則斷
路已逆必至於憂死道思作頌舟中且行且思作此一篇聊以自救兮救不得人
止苟自救免死於憂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遂達也其實我之心所思者人不能
達之於君違倡話無處告人收篇首憂思陳詞等語○已上敘無聊之極借南行以自遣而一片憂國憂
民之心終不能歸

林西仲曰屈子置身漢北無所考據劉向新序止
云懷王放之於外並未有漢北字樣即史記亦但
云疏絀不復在位其作離騷雖有放流等語亦未

有漢北字樣今讀是篇明明道出漢北不能南歸
一大段則當年懷王之遷原於遠疑在此地此前
尤加疏耳但未嘗竄其身如頃襄之放於江南也
故在江南時不陳詞在漢北時陳詞哀郢篇言棄
逐是篇不言棄逐蓋可知矣奈懷王為人好尊大
喜奉承受群臣之媚有素其所以含怒者恐已之
美好修姱為人所勝不能專其為善擅其為名故
前此上官竊見其微以原自伐行讒純用激法耳

篇中先提出已之憂思全是為國為民起見因屈
於君之多怒難以面陳遂歷筆帶出民尤而字則
民生不堪之狀約略可見此番竭情上書出於萬
不得已而君竟如充耳仍是前番不信故習左右
之人皆以不媚取怒相成不為一言非不知未疏
之前言猶在耳其所以賫陳不已者欲君成其所
為善得其所為名上比五帝三王節已不幸而為
彭咸亦不敢惜也若漢北不得歸狂顧南行指惟

之意猶在未耆此先君後已之衷千古如見其一
篇中層次非然若被舊註埋沒總因以九章皆作
於江南之埜一語遂把篇首憂思認作放已而懷
愁陳詞認作寃已而請察不知將下文望三五以
為像及蓀美可完遠聞難虧等語置之何地且以
懷王黃昏為期之言移在頃襄身上張冠李戴安
有是理甚至有鳥南來集於漢北二句無可附會
乃以為原生於夔峽仕於鄢郢之喻毋論原非夔

上節一日字因合前後已意而總言之以別上文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
而自適甚絕青日子胥死王使楫於大江乃賢貴鬼騰精神大海是君不聽諫而殺之故當從以
盡意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不忍見紂亂擁石投河
是开來紫術自掛其去之繇疫可慕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
吾今所祭游黥倂待舍此之外別無他着然所以連至今日若森氣沉自入河如申徒狀雖益於事失之
太畢了有投江非此已意一從悲此從容就義之苦衷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
蹇產而不釋以此有待而死則思心愈不可懲矣●已上言頃襄玩日憖歲不能自彊於敢
治苗賢任寡危亡日近愈念以必死自矢留欲求合於彭咸不忘其志介而已

林西仲曰思美人抽思兩篇皆一言彭咸離騷兩
言彭咸惟此篇三言彭咸自當以彭咸為主腦開
手提出從思志介二句則篇中許多思字許多志
字俱本於此生出來若折芳椒伴張弛調度弗去
等語皆其介也以回風起中間點出隨風流風息
風穴漂翻翻諸句是風又為一篇之線矣其意以
為彭咸之時正當世風日壞獨為所不為死生以
之誠出於至情之不容已非有所虛偽也今楚國

棄賢進姦國事已不可問而吾獨思彭咸之承都
既不得用又思彭咸之獨懷其造思與彭咸等也
奈吾思及國事常至於哀日夜不能自釋即周流
遠遊猶不可恃計惟有先把思心愁苦攢成一條
使終古為長夜然後隨風所之抑其素志惘惘而
行耳但志最難抑明知時不可為而志猶未衰有
志則有想有思則有愁愁之難忍尤甚於死而世
又無思而不愁之人是平日所關彭咸造思亦以

其志有不忘於此不貽然可見乎及行而登蛩景
象寥寂時令悲涼國事可哀此身何賴不得不舍
之而去凌波隨風與彭咸商結芳鄰以為他年自
託之地既而他往登高撫天吸露漱霜頗堪一宿
豈意痛起俯觀山水昏瀾無力澄清縱紐漭然實
難託足又不得不隨風而行惟與大波潮汐同寄
張弛信期庶幾不忘其介亦可自表其非虛偽也
夫張弛乃往復之理為天之道而補救存乎其人

兮騏驥王逸作驁騁無轡銜而自載必墜於路乘氾泭以下流兮氾泭編竹木筏[illegible]者無舟楫而自備必覆於水背法度而心治兮獨臆及治辟與此其無異必危其國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恐不死難免爲與閭之臣讒不畢辭以赴淵兮若不作此辭而自沉惜壅君之不識悲吾君不記吾辭以自戒逃若記吾辭而自戒必誅讒諛用貞臣以明法度吾雖爲介子君亦不失其爲晉文不然則吾爲子胥君爲吳王尤可惜耳此節所以爲痛諫也○已上言治國必以法度爲本法度亡而國隨之應篇首明法度句以結作此篇之意

林西仲曰以明法度起頭以背法度結尾中間以無度兩字作前後針線此屈子將赴淵合懷王頃襄兩朝而痛敘被放之非辜讒諛之得志全在法度上決入材之進退國勢之安危盡貞臣用則法度明貞臣疏則法度廢及既廢之後愈無以參互考驗而得貞讒之實而君之蔽晦日深雖有貞臣必不能用是君爲壅君國非其國也故篇首惜懷王初寵遇而終遷逐以垂成之功墮於一旦文轉入頃襄無非見放尤出無名總爲聽讒不察所致

中段以古來人君能察則貞臣可用不能察則貞臣不得用及貞臣所以喪其身讒諛所以固其寵皆最易察者而不能察我說於後而以治國無法度必至於亡結之與哀郢懷沙諸篇另是一樣機軸也史記把楚滅於秦敘入本傳自是特識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純一也即天命靡常之意不言君無善政而歸之天以不斥言君也●伏下不知夏之為丘二句何百姓之震愆動則得罪民離散而相失兮室家莫顧景象不堪如此天實為之安得不哀方仲春而東遷追思放逐之命恰當此時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遵循也江夏水名流亡應上離散句是起行之地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朝謂吾以行是起行之日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怊悵恨也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君之壅蔽益深此後料無再見之日所以可哀望長

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楸梓也別國門故物而哀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夏首夏水口也西浮舟行之曲處路有西向者龍門楚都南關二門之一也心嬋媛而傷懷兮嬋媛牽引也眇不知其所蹠遠視當牟蹠曰眇蹠踐也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焉如且吾之意凌陽侯之氾濫兮凌乘也陽侯大波之神也忽翱翔之焉薄一曰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薄止也心絓結而不解兮絓懸也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將運舟而下浮兮運回轉也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終古自楚受封之初郢也今逍遙而來東去郢都所

居今南行矣伏下狐死首丘句●已上追叙被放自起行將至南行亦路所經步步可哀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背違也夏浦即夏口之浦故都在東遷之西故曰西思言神欲往而身為所繫歸路絕矣登大墳以遠望兮墳水中高者為墳聊以舒吾憂心舒字根上不解不釋二句來謂覽觀可以散懣耳舒逐臣之憂心耳而不知正所以為哀與悲也意見下文哀州土之平樂兮以轄寧可以養民而竟徙之離散故望之而哀悲江介之遺風介間也以古道可以教民而竟使之震愆故諸之而悲當陵陽之焉至兮陛曰雍曰陵陽楚地卞相封焉陵陽侯即非焉至言不能至其境也淼南渡之焉如南行更何所往

乎言卞和以免被刖而卒能自已以冤被逐而卒不能自是以流亡終矣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夏水口也丘荒墟也兩東門郢之東關二門也蕪穢草也言已矣百姓震愆離散之後被放南渡去都益遠國事日非其在江介者即有滄海桑田之變亦不能又其在州土者即有荊棘銅駝之累問誰致之此哀郢正旨也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既憂自己又憂國與民無有斷時惟郢路之遼遠兮惟思也江與夏之不可涉兩水分隔以羈置不能涉不識郢都近日景象何如忽若去不信兮其始忽以不見信而被逐非以吾有實罪至今九年而不復應上長久二字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此心無以告人惟作于此

（而抱憂而已●已上敘被放九年中無日不以憂國憂民為心）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諶誠也小人外飾媚骨傳若寵心實不可測也）忠湛湛而願進兮（湛湛深貌若有深心為國為民而欲進言於君者）妒被離而鄣之（必犯所忌遽其手而遠其本）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觀之高遐子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謗以不愛朱均傳之天下為不慈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雖堯舜亦不能免）憎慍惀之修美兮（甚與寵目也心所羞）好夫人之（蓄典思之璇狎謂之惀修長也是忠湛湛本節賢深翦沉有遲于短瘖君必指之）忼慨（鉝事則一片矜約莊霸任事則假意氣假擔當自飾所長驕君必好之）衆踥蹀而

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踥蹀行貌以君之好惡相背故小人躁進而位日高其身事不言可知矣●已上痛敘三人嫉妒之害妨賢誤國使君不能察致已本生離之慘）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曼引也）冀壹反之何時（生歸之望絕）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生不如鳥死不如狐）信非吾罪而棄逐兮（去不信何）何日夜而忘之（應上何須臾而忘返何晝惟非罪有可以放歸之理故不能忘●已上敘死期將至冀得歸骨作結）

林西仲曰屈子被放九年料不能復歸郢都故有是作不曰思郢而曰哀郢者以頃襄初立子蘭為令尹上官大夫等獻媚固寵賢害能較之懷王之世尤甚當初放時已見可危之處從離散不知此九年中更作何狀恐天不絕命實有可哀者若已之思返不得返猶在第二義也其追敘起行自沿路懷憂及既到後登墳遠望而以讒人嫉妒之害與非罪棄逐之冤我說於後驟爲州土之平樂江介之遺風世傳基業將轉爲夏之丘門之蕪刻刻放心不下耳妙在開手方說百姓二句即接以己之東遷歷敘所行皆見中段方說州土江介二句即插入陵陽不至南渡別無所如若哀郢君自喪殊不可辨語無此番幹旋必涉於訕謗咒詛有失怨誹不亂之義舊註不解此意謬誤甚多竟成一篇思郢文字不是哀郢也凡認不得題目者斷不許濫讀古人書豈但一騷已哉

行至孟夏後到江南不但稱求進路北次何逝無來歷卽初放出郢至遷所亦用不着兩月程途按涉江篇言至遷所有霰雪無垠何孟夏嘗有雪乎招魂篇亂詞云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末又云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豈無中途招魂之理然則當春之時遷所久矣或又因亂詞有沅湘分流句遂解徂南土作泝沅湘不知汨羅在長沙府湘陰縣名曰屈潭沅出蜀郡至長沙湘出零陵亦至長沙賈誼投書湘流托之以弔者爲其能順流而下也謂汨羅爲沅湘之分流則可若謂泝沅湘而上達汨羅則悖矣且原欲自沈曰久惜往日篇既云臨沅湘之玄淵遂自忍而沉流懷沙篇又云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矣若見沅湘何待泝乎總之讀古人書毋論本文註疏一字不容放過則無不可讀之書矣

楚辭燈卷之三　終

楚辭燈卷之四

晉安林雲銘西仲論述　男　沅芷之
姪孫秉桂常健　仝較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 迫近阨隘也近則不遠隘則不顧六所以日處夾濁中以爲囯然 輕舉而遠遊 因悲而欲捨去塵身高舉遊于上下四方而自得其意大也 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自歎根器淺薄無緣何所憑託而附之上界以遂所願乎 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致貪夢之人加以充前無處告訴 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 普七往來不定覩以不能離時俗故伏下兔叁患而不懼句 惟天地之無窮兮 思天地自開闢以至數壞其爲世救不可紀極 哀人生之長勤 可嘆人生其中日日勞苦以至于死 往者余弗及兮 我未生之先不及知有天地 來者吾不聞 我既死之後亦不聞有天地是人生一世不過朝露何若處迫阨而哀動乎○已上言時俗不可此處人生蘊累當於服胥破以求度世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 因哀長動而畏 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 因思之而不得其門又悲 神倏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 思與悲盡還不已剪神嵌而修虛去道愈遠 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惟有自省以正其所昔循求反也正氣之所自出爲長生之門如此

可無蒸質之菲薄矣伏下餐六氣審一氣美句寞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
自得。漠循蕉然意循澹然不妄思則凝靜不妄甚則恬愉無待着力而正氣之所由自得聞赤
松之精塵兮順承風乎遺則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得仙貴真
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其美德而成仙者古有其人不過赤松也與
化去而不見兮聲名著而日延與天通之化俱逝人不生死其形惟有名
長有耳四句起下文奇傅說之託辰星兮辰尾房星也羨韓衆之得
一韓衆卽韓終齊人也得一非老子奇之羨之卽上文貴之羨之之意形穆穆以寖遠
兮離人羣而遁逸告去而不見不在時俗內而長勤者。已上言輕舉在氣而不在形

歷引古之登僊者以明其非妄因氣變而遂曾舉兮所以求正氣者以氣之能變也
氣變則形嘗自舉忽神奔而鬼怪忽如神出鬼沒其變幻不可測恍時髣髴
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人只在依稀有無中見之而不可近精侯氣盈明明
往來於世間所謂身外有身精之極北形之穆上裳遠者以此超氛埃而淑郵兮獨昏
之氣門氣境上行日鄭越時俗而入善境離人羣者以此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
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時俗不能加害以莫知我之所往也遷逸者以此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燿靈日也畢閱光貌歲月易逝微
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年華易衰聊仿佯而逍遙

兮永歷年而無成不過游衍虛度久亦不能成功所以可慮誰可與玩斯
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遺芳見棄於時之善行也此無可與玩者惟有與清風相
向自伸所願之情而已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為所程若夫用世之情祖宗
悅遠無可取法不得不去故都以期度世成與不成非所許也●已上承上文求正氣之所由句申明所
以化去之理以學之無成為慮重曰亦歌之音節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
留此故居申前意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
戲王喬周靈王太子晉浮丘公接之仙去餐六氣而飲沆瀣兮六氣當作陰陽
四時正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漱正陽而含朝霞正陽南方朝日氣也保神明

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既得外氣可以再求內氣矣順凱風
以從遊兮凱風南風也根上鄉風句來至南巢而壹息南巢南方鳳烏之巢
息止也南方生背之來鄉於入手始於此見王子而宿之兮根從王審何來審壹
氣之和德先天一氣謂之正氣和德卽上文休德也曰道可受兮而不可
傳受以心而傳以言此理在語言之外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垠岸也性休無
不用命統於惟後先言性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滑辭也魂兮性所謂神也彼指
理言自然則虛存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孔神甚奇也人到虛極靜篤夜半子
所自有一陽生澤身酥歎約一如癡得之能易所事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止是

憺惝恍而無聞此時亦不計往者不及來者不聞矣超無爲以至清兮得無爲之名亦可不設併無溷濁之汙穢矣與泰初而爲鄰列子以太初爲氣之始是在未有天地之先泥虛之爲鄰則仙道成矣●也主言遠者至北方而極且以上文所涉之樂慕步一儘見得當求度世以免時俗迫阨之患

林西仲曰屈子放廢既久自事時俗之迫阨沉濁

日懼罪患不可與處所以有遠遊之私願蓋謂人

生短景長勞至死無益於世與草木同朽腐不如

超然輕舉上下四方以自遂其娛樂但輕舉之功

最不易蹴若徒托之遠思增悲反致形神馳耗惟

向寂漠中求正氣之所由如古之真人離人羣而

遁迹不過以氣變而精神從之則形自輕而化去

留名於世不可誣也所慮者歲月易逝久而不成

不可不先取外氣以清其內再審吾身先天一炁

以應其外然後入不死之鄉服食壯精則形神俱

妙可以從事遠遊而無難矣由是從南州上遊帝

宮以車旗之盛而東行又以風伯之力而西行及

西行而星宿歸吾掌握浮游流波中役使衆神涉

青雲而度世忘歸雖臨睨舊鄉不忍他往歸視南

疑然在流波中迎致洛神湘神歌奏鼓瑟海神河

神舞動蜿蟺其爲樂較前尤未易得也然後再行

北遊以盡上下四方之區其實乘雲上征未必非

氣變而屏翳車旗衆神未必非神奔而見怪太皞

西皇炎神顓頊未必非舁䰅以遙見四方六漠列

缺人登未必非睒睒以往來耳此時外不知有天

地內不知有見聞無爲至清與陰陽之始氣爲侶

尚何迫阨沉濁之患乎鶴中點出南州山野冷況

其爲江南之禁所作揔與離騷周流疏觀不同

蓋離騷見帝不得此則遊盡帝宮離騷求女不得

此則迎致泰樂離騷覽故鄉而即歸此則仍往來

門以既求正氣得乎之後可以了生死往來自在

也其所遊上下四方獨於南疑流波中大舉其歌

舞之娛以明後此蜿形汨羅不以自沉爲悲之意

而此眞可哀也魂兮歸來惟終於
意苦而已此無可奈何之詞也

林西仲曰古人招魂之禮爲死者而行嗣亦有施之生人者屈原以魂魄離散而招尚在未死也但是篇自千數百年來皆以爲宋玉所作王逸謂無攷據遂序於其端試觀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之志乎抑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辯者乃後世相沿不改無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

且有生而自祭者則原被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借題寄意亦不嫌其爲自招也朱晦菴謂後世招魂之禮有不專爲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道路勞苦之餘爲此禮以祓除慰安之何嘗非自招乎玩篇首自敘篇末亂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斷非出於他人口吻舊註無可支飾皆謂宋玉代原爲詞多此一番回護何如過他本文所載直截明顯省却多少葛藤乎故余決其爲原自作者以首尾有自敘亂詞及太史公傳贊之語確有可據也若係玉作無論首尾解說難通卽篇中亦當倣古禮自致其招之詞不待借巫陽下招致涉游戲且撰出許多可異可樂之事若不知原之立志九死未悔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其爲招之術毋乃疎乎通篇旨落甚明開口說魂魄離散之因轉入帝告巫陽招於四方上下而以故居堂室之樂爲招之詞又分出室中

堂中二處件件工妙令人快樂無比而終以亂詞悲愴作結蓋以懷王留秦未返而君王嘗臥薪嘗膽之時猶向江南荒寂之境夜遊遠獵先後從車中不過如子蘭上官靳尙之輩美政無聞國事日非魂若歸來獨曰傷心是快樂爲虛詞哀江南爲實事哀江南所以哀楚終其身於愁苦魂魄之離散帝亦無如原何矣或譏其爲詭怪之談荒淫之志豈離騷天問所引鬼神異物皆所實有非詭

怪乎篇中所謂入脩門反故居指楚王召還大用
言所謂豹飾之侍步騎之羅指官屬侍衛從以入
朝言即帝所云我欲輔之意也丈夫得志於時
安社稷而與民生如管仲三歸魏絳女樂皆所固
有不嫌踰分又何詭譎之有此儒眼如豆大且看
文義不明宜有是說可置之不論矣

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
物到冬寒而凋謝春至受之日光照地漸溫只語詞即詩經用止字之義●然出懷王自秦歸葬之後

春氣奮發萬物遽只
遽猶速也言物皆以氣奮而遂生是花者亦可乘生機而萌矣

冥凌浹行魂無逃只
淩歷也魂冥中無拘繫任其所驟可以劇疾而行後懷王亡走趙而微道再入秦而病死則魂之思遠可知無遠二字便可定其為招懷王而作矣

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不待遠去○已上是大招引頭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申上無遠遙意總一句起下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
溺水水性善沉溺也浟浟流迅疾貌

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
悠悠流之長也

霧雨淫淫白皓膠只
霧淫久而不散之盛其氣色合成白節如膠粘之不分

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湯谷即暘谷人跡不到○此言東方之不可往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蜒長曲貌

山林險隘虎豹蜿只
蜿蟠動貌

鰅鱅短狐
鰅鱅狐類狀如犀牛短狐蜮也

王虺騫只
王虺蟒也騫舉也三物皆舉頭

魂乎無南蜮傷躬只
蜮能水中射人影言即能防害物之明害恐難免蜮之膚傷也●此言南方之不可往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
漭大野洋洋無涯貌

豕首縱目被髮鬤只
鬆髮也鬤亂貌

長爪踞牙誒笑狂只
誒可惡之詞西方有神其狀如此能害人也

魂乎無

林西仲曰大招一篇王逸既謂屈原所作又以或言景差爲疑尚未决其爲差作也詞有以差語皆不淡薄古遂定其當出於差全不顧其篇中文義總以漢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之語漁父以上既滿其數而招魂大招兩篇未有着落故一歸之宋玉一歸之景差耳而李善又以大招篇名改招魂爲小招試問玉與差皆原之徒若招其師之魂何以見差之招當爲大玉之招當爲小乎後人守其說而不敢變相沿至今反添出許多强解附會穿鑿把兩篇絕世奇文埋沒殆盡殊可歎也攷班孟堅漢志作於東漢去原之世已遠而傳疑之說已在作志者之先孟堅叅之時論如此遂執二十五篇之數以爲左驗可乎且九歌十一篇前此淮南與劉向皆定之以九歌志因之若不合之二招僅二十三稱耳師謂二招在二十五篇之内方足其數可也於玉與差何涉王逸雖知爲原作又言作

於放流九年自招其魂宋晁補之决其爲原作無疑但不知其招何人耳皆非確論余謂原自放流以後念念不忘懷王冀其生還楚國斷無客死歸葬寂無一言之理肯內歸於土魂魄無不之人臣以君爲歸升屋履危北面而臯自不能已特謂之大所以別於自招乃尊君之詞也篇中叚叚細敘皆是對懷王語開首提出魂無逃三字便是懷王逃秦隱衷生前之神與死後之魂總爲一念所轉所以有四方之招也所云飲食之豐音樂之盛美人之色苑囿之娛皆向目所固有其中亦各有制與招魂大不相衕不爲逸欲至末六叚說出親親仁民用賢退不肖朝諸侯繼三代分明把五百年之興坐在懷王身上雖屬異樣歆動其實三代之得天下實不外此此皆帝王之事原豈能自爲乎舊註認定景差招原不得不硬添楚王舉用等語以致文義難通最可怪者開首魂無逃三字乃禁

止之詞即下文無遠遙無東無西無南無北之義也竟解作春氣奮發魂魄之已散而未盡者亦閉時感動而無所逃獨不思魂魄既散安有所謂禾壽者若果無所逃即亦不能他往不能來歸何必戒其無遠遙又爲此無益之招乎且與隨時感動四字語意絕不相接總因錯認題目以原未死而景差招之故乖謬支離至此若王逸謂玄冥之神徧行淩馳於天地閉收其陰氣閉而藏之故魂不可以逃其荒唐不待辯亦不屑辯也

楚辭疏　䟽卷之四　[illegible]

楚辭燈四卷（內府藏本）

國朝林雲銘撰雲銘字西仲侯官人順治戊戌進士官徽州府通判王晫今世說稱雲銘少嗜學窮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僮具湯請浴或和衣入盆里人皆呼爲書癡然觀所注諸書實未能深造是編取楚辭之文逐句詮釋又每篇爲總論詞旨淺近蓋鄉塾課蒙之本江寧朱冀嘗作離騷辨一卷攻雲銘之說甚力然二人均以時文之法解古書亦同浴而譏裸裎也其於九章篇次自涉江以下皆易其舊以惜誦第一思美人第二抽思第三涉江第四橘頌第五悲回風第六惜往日第七哀郢第八懷沙第九攷王逸注稱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然以九章皆放江南時作雲銘此編謂惜誦爲懷王見疏之後又進言得罪而作時但見疏而未嘗放本傳所謂不復在位者以不復在左徒之位未嘗不在朝也其思美人抽思乃懷王遷之於外時作然此時在漢北尚與江南之壄無涉惟涉江橘頌悲回風惜

往日哀郢懷沙六篇始是頃襄放之江南所作如此說來旣與不傳使齊及諫釋張儀諫入武關數事不相碍且與思美人抽思章稱造都爲南行朔臣爲南人及來集漢北等語哀郢章仲春東遷追逝來東西思故都等語一一印合云云然此說本明黃文煥楚辭聽直亦非其創解也

離騷經註一卷附九歌註一卷

〔清〕李光地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八年清謹軒刻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經註一卷九歌註一卷》提要

學辭章者必祖屈騷而參同陰符葢道家兵家者流也然子朱子於三書皆嘗有註豈徒以其采之壯義之奥哉夫亦爲其近於道爾屈之幽噎悱惻風人之遺也參同歌敘大易在黄老丹經之首而陰符窺見天地之機儒者能弋獲而精擇之足以啟發而贊助者多矣　安溪先生幼受三書自言年十四爲賊所掠囚拘楚辱恒黙背以遣日無慮千周萬徧云者故於微辭隱義悉能貫徹而得作者之心常患注家之龐有所不通而輒割裂其章句顛倒其前後乃援朱子之例解經餘暇悉爲疏通箋釋於是三書之本義始出矣去年喪過吳門方伯楊公故常爲屬吏而親受業於其門者凡持官持身一以　先生爲師感哲人之云亾懼微言之將絶亟請所論著刻

以傳於學者遂從其孫孝廉立侯兄得四子書註及此以歸次第開雕而三書先竣以余嘗側聞 先生之緒論也屬書其端夫 先生之學固已顯於今而當傳於後獨收拾遺書推衍道脈則實後死者之責而方伯公獨能倡焉則其平日信道之篤感遇之深舉皆可見而承宣風美必以文教爲先所及於人者貞得師法也故不辭而爲之敘

康熙五十八年三月望受業江夏汪灐拜撰

安溪李文貞公解義三種

離騷經 九歌附

參同契

陰符經

後學蕭山泰 立緫山

長洲何 焯心友

受業宿遷徐用錫壇長

晉江陳萬策對初

吳縣金鳳翔來踆

常熟陳汝楫季方

長洲蔣 杲子遵同校字

離騷經　安溪李光地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自敘其系之所從出。迨舍始封者。不敢以戚戚君之義也。攝提。寅歲也。孟陬。寅月也。日又庚寅。是年月日皆爲支首。故曰初度也。繩直準平。故平曰正則。高原廣闊。故原曰靈均。詩曰畇畇原隰。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中洲之宿莽。

自述其德美材能之優。而又力行不怠也。扈者。被服在身。以喻德美。佩者。隨身取用。以興材能。若將不及者。修之勤也。木蘭去皮而不死。則德行之彌貞。宿莽經冬而不枯。則材能之彌茂。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自言其致主之殷。欲及時以成君德也。美人況君。詩云西方美人是也。春秋代序而草木零落矣。人之在世也亦如是。故恐君之蹉跎歲月。不及時以弃穢。其心所期望者。則曰何不改此前轍。而乘良馬以馳騁乎。君其來哉。吾當爲君先路而導引也。騷體雖以兩句比偶成文。然意則上下連互。語脈不斷。觀此段文義可見。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自傷其不遇於君也。衆芳。喻羣賢也。三后。桀紂。成效如此。彼偷樂之黨人。導君幽險。得無陷於桀紂之捷徑哉。我有官守。勢必俱殃。然非所憚也。恐君車之窘步而敗績耳。是以奔走先後。庶幾如堯舜之遵路而追其踵武也。豈知誠之不達。君反信讒而齌怒乎。固言已非不知禍患。而惟君之傾危之故。非難於離別。而惟君之反覆是傷。且三后之盛。

所貪者衆芳耳我昔者有志於爲國培植冀其及時收用今則不傷其萎絕而哀其蕪穢雖萎絕芳性猶在也蕪穢則將化而蕭艾是乃重可哀已

衆皆競進而貪婪兮憑不猒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自歎其不諧於衆也衆以貪婪求索爲心而謂我

亦如是是以嫉妬不已然吾果與之馳騖追逐彼猶能相容也今則近利之不急而修名之欲豎所飲食者練神氣之要非求飽之所餐所衣佩者法前人之修非世俗之所服是雖與世無競而其不合於今之人決矣〇茝即芷也前言扈芷而此更以木根結之蓋之以薜荔而貫之蕙亦蘭屬也前言佩蘭而此更以菌桂紉之益之以胡繩而索之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又申上兩段之意也民生多難國勢將危我雖好修美以自檢束然朝進說而暮廢弃矣既以纕蕙見弃又不自懲而以攬茝重申蓋心之所善在此雖禍有大於廢弃者不敢易心改行以欺吾君也然君既浩蕩而不察夫民心則安能察余懇款之

意羣小嫉妬又因此造言而謂我希幸干寵夫背規矩繩墨以工巧取容者乃時俗之所爲余寧鬱抑困窮以死而豈忍爲此態哉因言鷙鳥不同羣方圓不相入尤詬之來固宜摧挫安受守死善道質諸前聖乃吾之分也此段如上兩段之意而加深切蓋敘其被讒之後忠告不已而重遭譖害之辭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服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道之不合。思引身而退也。古者量而後入。故悔前日之相視道路。有所未審。遂行取困。今乃思及其未遠而迴車也。然車可迴而初服不可更。是以修整衣裳。無非濯潔芳馨之物。苟中情之自信。世不我知無害也。○前言屈江離薜芷者。即衣裳也。此則更取澤中之物。爲其擢於汚泥之中。喻己不合於衆之甚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蒙上文而又寓其不能遂退之意。衣裳既整。飾其冠佩。猶之德美既脩。益其材華也。材華雖盛而德美不失。猶之冠佩芳澤而昭質無虧也。然服此冠佩。又將往觀四荒。而此佩之繁飾芳菲。又已爲人聞見。蓋覺已之未能忘世。有四方之志。而材能已盛。不可復掩。名譽已章。不可復晦。是其有欲遂退而不能者。故復爲自咎之辭曰。凡民之生。莫不各有所樂。吾何獨以好脩爲常。至於不能懲創。若是哉。史稱原之被讒。蓋衆害其能。後人譏之。亦謂露才揚己。觀其文指。則原固有不自藏晦者。是以語默道迍。於文王箕子晦明艱貞之事猶遠。故朱子謂其未嘗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曰鮌婞直以亾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余聽。

述其姊訓已之言也。所求者剛直之節。所服者芳香之物。判然不與衆同。誰能察汝之中情乎。遊於好朋之世。奈何煢煢獨立而不余聽哉。舊解後四句謂非姊言。不是。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脩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

浪。
問姊言而未信。故欲就前聖以度中也。憑心。則撫
心也。喟然憑心。歷己所見。南登舜山。陳詞以質。述
康羿以下之所以敗。三后之所以興。相觀前後。深
謀熟計。惟善可用。惟義可服。是以身雖阽危。而回
視素行夙心。無可悔者。至於方圓之不周。自蹈禍
害。則自前修而既然矣。所陳之詞止此。又言其陳
詞之時。歔欷鬱邑自悲不遇。涕出霑襟。不能自止
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
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
望崦嵫而未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
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
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凰飛騰兮。
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
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
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世溷濁
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自此以下。言心既自信。而將復盡誠以悟君。求賢
以自助。此一段則喻其欲達於君者也。承上文謂

既節中於舜。而此心耿然。得其中正。於是乘駕龍
鳳。因風上征。自舜野發軔。至於縣圃。縣圃在崑崙
之上。喻王居也。靈瑣者王居所以啓閉。即下帝閽
所司者也。靈瑣閉而未開。欲留以待之。日又將暮。
故欲多方求索。庶幾遇合。而使日馭稍緩其節。上
下求索者。多方遇合之意。解者因此遂謂有遊適
求君之志。則非其序也。君臣之合。猶陰陽之和也。
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又曰。習習谷風。以陰以
雨。故使月為先驅。風為後繼。又使覽輝靈鳥。前望
祲氛。然而雷聲未發。和合未兆。雖鳳鳥日夜飛騰。
而飄風雲霓。踵至不雨之象成矣。蓋風和則雨。飄
則散雲則雨霓則止。總總離合者。雲物聚散之狀。
陸離上下者。斑布之形。皆不雨之徵也。是以欲叩
天闕。卒為閽人所拒。回視日景。則已曖昧而將極
矣。徒結幽芳莫知所適。然後慨然於世之溷濁。蔽
美嫉妒。終不能以自通於君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

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
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
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
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
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此一段喻不得於君而欲廣求賢人與之共濟也
崑崙之山白水出其下閬風之山在其上因前至
縣圃故此又自縣圃而下將濟於白水之亘漘而
緤馬於閬風之高丘使高丘有女焉可以共濟矣

離騷經　九

書云若涉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然而高丘無女
是則可哀傷楚國上位之無人也春宮青帝舍也
周禮春會男女遊春宮者冀得女於是聚也下女
喻賢人之在下者宓妃伏羲氏女也月令春其帝
太皞求宓妃者遊青帝之舍故求其女也使雷雲
求之者欲陰陽之和也蹇脩伏羲臣也求宓妃故
令爲媒也緫緫離合亦紛乘雲而言緯繣者相乖
剌之意在下之士行與時乖泉石自娛傲世自邁
不知君臣之禮故欲遠弃而改求也佚女喻遊士
也遊士來自他邦楚系高陽與高辛別氏故佚女
以有娀言之人懷嫉妬莫肯相先鴆之毒不必言

矣雖拙如鳩猶能佻巧則變亂好醜士安由至我
欲自爲之媒身方被害安能媒人惟有鳳皇好德
可以爲媒然恐受他邦之託而女非高陽氏有矣
於是浮游顧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
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及其未繼而爲之求賢以
導輔庶幾異日如少康之赫然中興不失舊物也
理亦媒也上云蹇脩爲理是也理弱媒拙原自道
也我欲爲君求賢而力弱拙無以取信其餘則嫉
賢蔽美之徒而已此數節以求女喻求士皆爲君
求非原自求也故有娀則爲高陽氏求二姚則爲
少康求皆託古以剴今寓言比類義尤易見以爲

離騷經　十

冥婚非法可謂固哉高叟豈可與言詩已哉又若
以求女況求君則恐地道妻道有謬經指中間碎
義多所難通且既遠遊徧歷天下無邦而復抉占
於靈氛擇吉以他逝言之復亂孰過于茲徒歸之
心神煩懣語無倫次則原之志荒矣
閨中既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
能忍與此終古。
孳女深藏是閨中邃遠也帝閽不開是哲王不寤
也揔上兩段之意蓋至是原始絕望於本國而有
下文問卜之云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脩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兮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結草折竹以卜曰占。猶古者用蓍之意。兩美必合。意此句爲蘇辭。故下句自疑。離曰孰能信汝之脩慕汝而求之。以應此占乎。猶孔子占夢。而曰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也。故思念九州之大。必有求汝以充兩美者。當勉爾遠思無懷故宇也。至

此爲靈氛之言。以下則原自念之詞。朱子曰。言恐雖往而亦將無所合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疑於靈氛之言。故復問巫咸以決之也。榘矱。前文所謂規矩繩墨者是也。書舜將遜禹。禹讓皋陶。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故必君之嚴敬合道。然後遇賢臣而調和。傅說以下。或兆於夢卜。或得於謳歌。皆無所因緣而自合。韓愈云。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用此意也。又勉其及時而速去。無後時以罹災。既偃蹇而不合。恐不徒掩蔽而將摧折之。皆巫咸之言也。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惟茲佩其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原因巫咸之言。而自念其不可淹留者。不獨君臣之交替。而同道之人衆。昔日善士。今皆變化。所以然者。懲於賢人之得禍。以爲莫爲害於好脩。其禍

者飾貌無實而不足恃。委靡從俗。自列清流而已。次則入於佞邪徼寵志在迎合於世。豈念自敬其身哉。時俗所驅。誠無足怪。上之所列如此。又其下者益不待論也。篇首所謂衆芳蕪穢此乃備言而哀傷之。顧惟己之佩服芬芳可貴。雖遭委棄曾不銷歇。故自慰以自廣。欲求同道於四方。不可淹留之志於茲決矣。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翺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巫咸但告吉故而無占。故此止舉靈氛而爲言。遠逝自疏。將以周流天下。然一曰至乎西極。再曰西皇涉予。三曰西海爲期。何哉。是時山東諸國政之昏亂。無異南荊。惟秦强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一言投合。俯仰卿相。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適歸者。足以覽觀大勢。屬意于斯。所過山川悉表西路。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讐之國不可依。中塗迴望。僕馬悲鳴。況貴戚之卿。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爲亂辭以自矢。嗚呼。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也。

後敘

余九歲，季父授以離騷，故至今上口，不落一字。長觀諸家說，其得失亦漫不訾省。至甚荒忽無情意者，倜亦入思。句譚字識，力所未暇也。前數年嘗謂秦漢古辭，無如屈魏離騷參同之奇奥，欲創通章句，聯成一編。後遊漢以下列代詩，又欲追風雅始變之源，以騷繫後。庶幾猶那之志，歲月侵尋，終焉在几。茲行舟中，友人有相促就騷說者，盛暑纍下，展轉於疾中爲之。粗疏詁厥而已，詞訓有所未備，況其深者乎。鳴呼，原何時也，千古之亂，於斯爲極，而能所言不詭於經，將之以誠款，是以歷世貴之。雖大賢惓惓焉。古者始學，肯雅肄三，欲其蚤識君臣之義也。原有四牡皇華之才，邂逅不辰，音非和正，然以視周衰大夫閔時念亂，緐霜十月，無以益其哀矣。學者讀其書，論其世，豈不亦慨然於人生之大倫，而足以興哉。吾徒生於明盛，而欲寫其幽思，窮其寓物，譬猶無病而呻，陸居者繪遠島爲煙市，罔不能得其情狀之真切，姑存所感，而俟世之知原者知焉。

附記

前半篇自皇考命名以至女嬃訓誡，直述已事。後半篇自陳辭重華以至問古遨遊，託意寓言。直述已事者，身之已經而傷其時，道其志行，以攄其憂鬱。託意寓言者，喬之未已而決其時之無可爲，斷之以志行之所不屑爲者，以矢其堅貞。書之大致也。前之詞顯，故議者以爲識小之太過。後之詞微，故談者以爲荒幻而不經。夫怨誹而其流及上，小雅先之矣。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若至決上下之無人，將遂棄而遠去，是豈忍以明言者。原之滑稽，其不忍明言之心乎。

九歌　　安溪李光地注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朱子曰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珥劒鐔也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謂佩玉也言主祭者帶劒佩玉以禮神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朱子曰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也瓊芳草枝可貴如玉者巫所持以舞也肴骨體也蒸進也國語蒸有殽蒸是也言以蕙裹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也四者皆取其芬芳以饗神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舉桴擊鼓使巫舞疏緩其節而安歌以相和又陳竽瑟而大唱蓋作樂娛神之時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朱子曰靈謂神降於巫之身者也君謂神也

右東皇太一〇太乙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乙中宫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〇太乙天神之至尊。故可以喻君。然此章但寫其竭誠盡敬以事之意。未有不合而怨慕之辭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連蜷猶騷之蜷局盤旋不行之貌言使巫先浴蘭湯沐芳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以自潔清故神之降之者。焉依其身。留連不去。巫之光榮亦昭昭而未央也。

蹇將憺兮壽宫。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憺安也壽宫供神之處也神之意將安於壽宫。如日月之精。長明不散。使龍行雨。是龍駕也。爲章於天。是帝服也。翺遊周章。而膏澤將下於民矣。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猋風也雲靈既降而猋風忽起離騷屯其相離之意也。雲之澤。可以覆冀州。被四海。今則屯而未降。是以懷思太息。至於勞心而忡忡也。

右雲中君〇謂雲神也雲神在天尊者故亦可以喻君。君臣始合。如神人之初交。君既尊榮臣亦光寵。使其久而安焉。雲雨之施。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飄風相離。氣氳綢密之象散矣。是以求
神者祈禱之深。愛君者思慕之至。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脩。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言君何以不行而夷猶乎。不知為誰而留乎中洲也。故我欲往迎之。而自脩飾美好。乘舟以涉沅湘。望之未至。吹簫以寄其思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

揚靈。猶招魂也。望之未至。復前進以迎之。所涉益遠。桂舟之飾益盛。極目盼望。且臨大江而招揚之。冀神之感而來格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側。

悱側。疑與悱惻同。言已積誠之切。旁觀之女。為之嗟嘆。已亦不覺其涕泗之流。思之深而悱惻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

雖有桂櫂蘭枻。而斲冰積雪。行之艱矣。涉水而求薜荔。緣木而索芙蓉。固不可得也。以與心不同者媒勞。恩不甚者輕絕。蓋違其時則不行。易其地則不得。非其人則不合。其情一而已矣。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石瀨之淺。宜飛龍所不顧。以與己之疏斥。宜為人所棄也。上文心不同。故恩不甚。此言交不忠。故期不信。其語意各相因。又心不同故交不忠。恩不甚故期不信

鼂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朝而騁騖。志欲有行。夕而弭節。退焉休能。鳥次屋上。則自高樓。水周堂下。則自卑逝。以與盛衰殊候升沈異勢。故已將弃遺玦珮。不自修飾以見於世。然猶采杜若將遺下女者。猶離騷哀高丘之無女相下女之可詒。既朝廷之無合。志庶山澤之有同心。義緣湘君。故終以下女也。末言盛期難再。優游沒身而已。

右湘君〇舜妃娥皇也。楚人祀之以為湘神。篇內言神人之際。難於交接。以寓己意。然所喻者則非斥君。蓋為舊時同列之高位者。玩其辭義可得。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
湘夫人爲帝女故曰帝子目眇眇者望其來也秋
風葉下傷時過也。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
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
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騁望佳人於白薠之中與之期以夕至而爲之張
設然鳥必不萃於蘋中罾必不施於木上以喻出
處異路不可冀其相合也沅芷澧蘭雖二地而臭
味則一故我非不思公子也但有所不敢言者惟
有荒忽遠望對流水而涕潺湲爾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臯夕
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
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
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
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
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
之來兮如雲
麋不食於庭中蛟不遊於水裔猶前魚鳥之意故
我雖自東徂西將赴佳人之召依之而卜居焉築
室而葺以屋蓋總言之也下乃悉數壇壁堂房棟
橑楣櫋帷席之屬皆室中物也此室以荷蓋故名

荷屋而復以芷葺之以杜衡繚之然後及於門庭
則備矣然而九嶷來迎神不此居矣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
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亂辭與上章同但前所捐者玦佩而此所弃者衣
襟則益甚矣前貴女不遇而思下女此下女不遇
而思遠者則益難矣遠者卽騷所謂佚女之類也
不可再得感前時之已去也不可驟得知後時之
無期也
右湘夫人○娥皇爲正妃故女英降稱夫人也
上章怨望之意多此則但慌浮沈之異勢欲合
非而不能蓋前所寓者舊日發策此所寓者新
進貴達其用語之輕重固不可同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
兮灑塵
言神之尊貴也在紫薇垣中故曰天門來北方之
氣故曰玄雲周禮司中司命在風師雨師之上故
可以驅策卑而役使之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
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
齋速道帝之兮九阬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壹陰
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空桑。伊尹所生也。神既來下。我則如伊尹釋耕。出空桑而從汝。九州之衆。孰壽孰夭。其柄皆在於我。夫壽夭者。陰陽之所爲也。乘淸氣以御陰陽則陽不蕩而陰不傷矣。是故。齋。戒。檢束以導上帝而臨九州乘淸氣之極也。衣佩從容以制天下之命。一刑。一德而莫知爲之者。御陰陽之効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前則同遊。今則離居。日月逝矣。不近以疏。故彼則乘龍以高馳。我則結芳而延竚。安得不爲斯人而愁哉。愁之何。心願其自今以往。與我無虧。耳又自念。或離或合。蓋有冥冥之命存焉。固非人之所能爲也。此孔孟臧倉伯寮之意。

右大司命○三台星。上台曰司命。此章喻昔日同輔政者。意尤明顯。言昔者及爾同寮。上引其君。下制天下。今老大而相疏。故自悲而相恤。相恤而不相絶。厚之至也。自悲而又自廣。可謂知命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蓀。自謂也。言致其芳馨以交於神。彼自有所美好之人。汝何以愁苦思念如此哉。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自咎前交意也。雖有美人滿堂。而彼獨屬意於我。故我亦愁苦而思念之不忘爾。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昔日目成。今則變化。是以傷今之別離。而懷昔者之相知。雖彼已宿於帝郊。而我猶相須於雲際。念其當日遊從之盛。望之而不來。臨風怳然歌以哀之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此蓀字。謂司命也。言司命既登九天。不得相親矣。然能撫彗妖氛。乘太阿以護善類。則誠哉宜爲民正。雖不我親。無恨已。

右少司命○文昌第四星也。此亦以況朝列而晩進者。如湘君湘夫人之例。大氐原之黜退親

延用事者爲之餘則流從隨俗況也永歎故湘君大司命則望之深而至於怨湘夫人少司命則責之薄而依於厚雖其託於鬼神辭義荒忽然意指猶可推而知也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言日初出時如此已欲上而不敢但瞻仰不忘而已

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言作樂歌舞以迎神之事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兮以東行

天狼在東井之分盜賊星也弧星爲天弓主以射之者望東君以矢射狼既發之後藏發弓矢援北斗而酌桂漿則可高步安驅而復夜重明之迎矣

右東君〇日也是時當襄王之初猶望以復仇開治之事故以出震繼離之義況之井鬼爲秦分章末射狼意有在矣詩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故此司爲天之北斗原之初年即其任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斗能調和元氣而使膏澤下於民者欲王報怨雪恥之後復引用賢臣施惠百姓惓惓屬望蓋在於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登高悵望而寤懷於極浦喻在朝廷而慮四方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

閔其不居高而在下

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以流澌之在下況亂離之將至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美人自謂也言神與已攜手東行而送至於南浦其下之波濤魚鼈亦喻上意迎送之盛如此

右河伯〇河神也禮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河伯者喻四境之臣也故篇內無怨懟責望之意中間略見其沈淪於下相與憂亂流之方來終則寫已放廢羈寓而有往來賓主之情與湘神司命思而不相即者異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若有人者。疑人而非人也。始則人慕鬼。繼則鬼思人。故始被薜荔而帶女蘿。既乃被石蘭而帶杜衡。與人益親。被服益脩也。又自言其處幽而不見天。故路險難而來之後。蓋相接之難如此。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

靈脩也。公子也。君也。一人而已。乃山鬼所思者也。始在山上竚望。而遇東風靈雨。是陰陽之和也。故留靈脩而至於忘歸。繼采三秀。怨公子之不來。則又悵而忘歸。轉自念曰。豈君實思我而不得閒暇以至乎。卒乃知君固思我。但不免於疑信之交作耳。蓋至是而始得其情也。易言睽孤。載鬼一車。言疑之甚而睽之甚也。原之詞義。殆出於此。

雷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此之風雨。秋候也。與東風靈雨異。公子既終不來。故徒思之而抱離憂爾。

右山鬼○夔罔兩之類也。以況幽人處士。不能自通於君大夫者。已之始合終離。遭放廢而屏跡幽。其寂寥索居。影響斷絶於世。豈亦魑魅之羣矣。

後敘

舊說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歌舞以樂諸神屈原既放竄伏其域懷抱憂思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蓋有鄙俚媟褻而無文者因作九歌之曲王逸之序云爾然其所釋原意參錯傅會言不中倫者多矣辯證一一正之自太乙以下皆以事神之恭況己事君之敬以神人之接之闕喻君臣之交之難惟山鬼一章乃以鬼自比而人則君也以此意讀之大義則得矣然觀屈子蓋發荊之一人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離騷之篇陳古義則治道三代名臣何以加茲至所託言取類上自象曜風霆雲雨下迄地域山川中錯人倫族氏草木禽鳥之芬芳靈鷙與易象稱名風雅興物無異自說文者乖舛於是有引喻失義放言無章者非屈氏意也推是以類九歌則離騷之外篇爾故天神尊上則以喻君司命爲太乙之佐湘君河伯非天神之倫則以喻臣玩其辭諧其義凡莊重嚴肅禮樂威儀備者君之族也凡投贈親昵遊從讌宴者臣之族也中寓怨悱之離憂而亦不失其尊卑之體輕重淺深久近之序嗚呼以意逆志斯爲得之矣騷言高女下女佚女卒乃寓意於少康者尤於湘神東君見之是時襄既繼位讒佞高張無改於昔原之拳拳猶如此蓋無日不幸其君臣之一悟邦家之再興也若言言而以爲怨舊君懷昔懟原方悲其西羇之不暇怨懟奚施焉故今稍更定其文指本於性情之教以竢知者

按九章止九篇則九歌疑亦當盡於此其辭所寄託皆感遇抒憂信一時之作也後兩篇或無所繫屬而以附之者

離騷經註一卷九歌註一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觀彖已著錄案史記但稱屈原著離騷至王逸註本始於離騷加經字而九歌九章加傳字此稱離騷經從逸本也所註皆推尋文意以疏通其旨亦頗簡要然楚辭實詩賦之流未可說以詁經之法至國殤禮魂二篇向在九歌之末古人以九紀數實其大凡之名猶雅頌之稱什故篇十有一仍題曰九光地謂當止於九篇竟不附載則未免拘泥矣

離騷經解略一卷

〔清〕方楘如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乾隆十九年佩古堂刻集虛齋學古文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經解一卷》提要

離騷經解畧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illegible]）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illegible]）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illegible]）夕攬洲之宿莽（[illegible]）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illegible]）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illegible]）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illegible]）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道先路如此）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illegible]）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illegible]）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illegible]）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illegible]）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余所急者此耳）朝

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
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
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
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余意以爲飲露餐英信姱以練則脩名立矣飢亦可樂所以陸擥木根又貫薜荔蕊
矯菌桂又索胡繩如此種種凡以法夫前脩豈與世俗競時世好乎謂遺于今且志于古耳○此段須如此一氣讀下方知結構之妙
謂云云不是復前文正以申前意也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且天之立君以爲民也余
懼委脩哀民生耳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
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是以好脩見替申重
不悔懼于之死所做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諑謂余以善淫無如君不恤民讒口齊謗誠嫉以善淫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
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

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夫善淫者時俗之工
巧周容所爲余雖窮困流亡豈忍爲此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
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
直兮固前聖之所厚猶以方圜異道如鷙鳥之不群故衆不相安而尤詬及之然余寧屈抑忍受不敢薄清白
且違前聖也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
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前云九死未悔此又設爲欲歸之詞
反覆以明己志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謂言戒者中立身之乎製芰荷
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隱者之服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如此亦飭可爲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
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
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

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此下乃決言其必不可悔蓋灼然王襃子人亦見閑欲側身而無所正如紫邑欲逃
山東而其弟谷以爲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忍集以此自悲不亦難乎原之自端亦如此所謂體解未變故難徇而懲也女嬃
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又借嬃之勸雖以明己志申申者言不一而足也曰鮌婞直以亡
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以高陽之裔故引鮌戒之汝何博謇而好脩兮紛獨有
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
余之中情女嬃代原自余也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此則女嬃
自予也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
而陳詞舜言之前表諸譽故因姊言而陳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
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
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
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
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
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
其猶未悔承上言阽危不悔職是故耳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然而悄鑿
不入豈罷何益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
襟之浪浪所以數其生不淚流漣漣如也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承上
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
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
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上下求索王叔師注所謂左右求索賢人者得
之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

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
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詩言鳳皇于飛吉士吉人之喻也故當鳳之求
賢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雖行或使之而止或尼之若此也指上官靳尚之屬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總總二句言其[illegible]之狀[illegible]為鄙之狀吾令帝閽
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
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外欺于讒傷二語結束○此段欲得人以事君朝吾將濟於白
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
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
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紛
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
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
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
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
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內惑于鄭袖二語結束○此段欲得淑女以配君子[illegible]
旣以上段為求賢又以此段為求賢非是○[illegible]日有娀曰二姚皆王[illegible]之配其為鄭袖[illegible]也審矣閨中既以邃
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illegible]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
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此曰字原命占之詞以兩美當合今之信而慕君
安在其必求之九州乎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

艸兮爾何懷乎故宇此曰字則靈氛之語言當遠逝而求諸九州之博大也世幽昧以眩曜
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
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艸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
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原又自念如此欲從靈氛之吉占兮
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
兮求榘矱之所同亦如靈氛之言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
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
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艸為之
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眾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

妬而折之瑤佩何有眾蔽之理唯此黨人嫉妬欲折耳方不必然也勉其遠逝以從靈氛之占也時繽紛以
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
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原又自念
如此巫咸之勸駕則賈生歷九州相君之說也原之自念則詩人此邦不可與處之意也余以蘭為可恃兮羌
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眾芳椒專佞以慢慆兮
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流
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illegible]
[illegible]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illegible]
[illegible]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
浮游而求女[illegible]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illegible]
[illegible]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

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古詩云何暑者同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遠逝自疏登首便斜西極西揭者祭也秦虎狼之國也豈可彌留偷樂乎則不知復我邦族突此段不獨自歎傷無所入亦所以詮祝懷王入秦之檄也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敢上半篇又何懷乎故都敢下半篇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離騷

離騷經解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楘如撰楘如字文輈淳安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豐潤縣知縣是編所解甚略無所考證發明原附刻集虛齋學古文後今析出別著錄焉

離騷解一卷

〔清〕顧成天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解一卷》提要

離騷解 漢人以離騷爲經九章爲傳並非原命名之稱明係騷括涉江哀郢抽思懷沙等篇之一總若不論世今疏則文終掩晦矣故不敢求同於前人

顧成天 葉

孝子不得於親如窮人無所歸忠臣亦然惟其不忍離而不得不離無所控訴作此以告天下後世明臣道之變故以離名篇從來註疏未免削趾適屨使纏綿悱惻之誠都入於糢糊影響雖經朱子長章櫽栝但獵其文采而不求甚解至以求女爲求君屯卦邈以來之謬誤實非古而背理乃因仍至今舊有九歌解已梓行正世此篇向欲訂之而未遑近兀坐小齋鮮賞奇析疑之友無聊中正堪與古人晤對因取而櫛櫛其大意澄澗分沙血脉流貫訂熟復之後宛相告語若夫蒐羅詮釋取合舍違俟我同志如聽直中多有可採者衰老精力弗能矣昔章惇謂離騷取諸頌以其流麗而莊嚴也其實詩亡之後遂均雜糅六義創此別調爲賦家之祖蓋永言轉移之大關鍵也故曰賦者古詩之流杜陵之沉鬱頓挫資於騷者實深亦肫懇不

謀而自合爾乾隆辛酉新秋七十一叟小厓自敘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子侯反)

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首述其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鄭重之體

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直用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僻同)

芷兮紉(女陳反)秋蘭以為佩

此言質美而好學也

離騷解　二

汨(音聿)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音蹇)阰(音毗)之

木蘭兮夕攬(音覽)洲之宿莽

此言勤學以致用也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

美人之遲暮

此言學成而事君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椉(乘同)騏驥以駝(馳同)騁

兮來吾道夫(音扶)先路

此言致君於當道也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渠隕反)

兮豈維紉夫蕙茝(昌改反)兮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

路何桀紂之昌(倡同)披(被同)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此言陳善閉邪也

惟黨人之偷樂(音洛)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去聲)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七全反一音孫)

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音劑)怒余固知謇

謇(居輦反)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去聲)也指九天以為正兮

夫惟靈修之故也

離騷解　三

此言不同乎羣小而致君之怒也○幽昧險隘必是

於殃敗績必矣不從非為身計正為國計也此便包

着許多情事○如受誑絕齊婦人謀國皆幽昧險隘

之案

日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後

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入聲)化

此言予固忠君愛君君初亦鑒予忠愛之隱終蔽于

羣小而不能不疏遠也○初還離字

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遠反)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

畝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於危反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此言疏遠之後修能較密并求善類而不見信用徒委棄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力含反兮憑不厭乎求索所格反羌內恕己以量平聲人兮各興心而嫉妬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此言富貴之途馳騖追逐衆之嫉妬在是乎所急者惟忠君愛國之志不立耳黨人媮樂豈能諒乎哉

離騷解　四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音姱以練要兮長顑虎感反頷戶感反亦何傷

此言樂在其中困窮不恤

擥覽同木根以結茝兮貫薜音歡荔音例之落蕊如壘反矯菌桂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纚纚所綺反

此言檢束細行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此收結從前鞠躬事主效忠無由以致入秦不返謫言之但逞願依彭咸及下文太息掩涕則曉然矣○法前修必違世俗雖有賢者亦不能徧喻但此赤心默自矢耳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去聲修姱以鞿依反羈兮謇朝誶與訊同而夕替

此言襄王既嗣之後予雖潔修自好無意祿位猶然抒悃而獻可替否也○不曰國步多艱但曰民生多艱諱言之甚

既替余以蕙纕息羊反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

離騷解　五

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言予以善道陳王以善言報君臣之間倘其可爲也○此替字作與字解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音卓謂余以善淫

此言民爲邦本君既不察不能自強衆尚疑予之干澤而讒間無已也前以靈修稱懷此以靈修稱襄忠愛則同而嫉妬亦同兩相照應○入秦不反民心必有義憤舉朝盡喪故曰不察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音面規矩而改錯音措背倍同繩墨以追
曲兮競周容以爲度
此狀黨人之態惟苟合取容也
忳音豚鬱邑同悒余侘敕加反傺丑利反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寧溘苦合反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
喪師辱國矣尚苟圖富貴泄泄沓沓如此不甘窮困
忍立于其朝乎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圓同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而羊反詬詞同伏
淸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此言不用于懷復不用于襄雖抱悃忱欲死直而無
由也
悔相去聲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
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于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
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奇寄反荷以爲衣
兮集古集字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
芳
此言仕路不能行其道隱居獨善庶乎可也盖叙自

放之由○前言九死未悔至此不能不悔兩悔字照
應
高余冠之岌魚及反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此言外觀之美實闇然之章非徒飾也
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匹賓反紛其繁飾
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去聲兮余獨好去聲修以
爲常雖體解古買反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
此言隱居可也然游目四荒但矜獨善迴思好修之
常以君國之安爲安則必以民生之樂爲樂解體未
變又安能慹然不顧也自標品格必有憤激之處子
蘭所由短之致襄怒遷起下女嬃之詈
女嬃音須之嬋音蟬媛音爰兮申申其詈予曰鮌鯀同婞胡頸反直
以亾身兮終然殀於矯反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
紛獨有此姱節薋音茨菉葹音師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此述女嬃之詈詞鮌爲帝宗而見棄於帝世原之遷
猶鯀之殛故特舉之以見君臣之睽皆不和于衆所
致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音元)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古陳字)詞

此下答姊之詞言流俗必不可同汙世必不可合舜殛鯀故就舜而陳詞姊怒而爲此言重華必鑒予也南征告舜明是襄怒遷後語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去聲)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與巷同)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音石)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食角反)又貪夫厥家澆(五弔反)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長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側魚反)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普禾反)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音措)輔夫惟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去聲)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此叙重華後之世變合下自表皆陳重華之詞也餘慶餘殃天道不爽事君之誠必不由幽蔀險隘之路重華自能鑒之

阽(音簷)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平聲)鑿(音漕)而正枘(音芮)兮固前修以菹醢曾(音增)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如呂反)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平聲)

此言出身事主久罹此生于度外但不徇明良之會言聽計從爲可悲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音衣)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音刃)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平聲)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平聲下同)羲和弭節兮望崦(音淹)嵫(音茲)而勿迫路曼曼(莫半反)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所格反)飲(去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平聲)羊(徉同)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去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音豚)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音迓)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陳詞之後吾之得中且正重華既鑒之則在天之靈可以上謁矣自此至倚閶闔而望予皆設言冲舉也

時曖音愛曖其將罷音皮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
兮好蔽美而嫉妬
重華豈能復見濁世何能待靖延佇思之總此嫉妬
之人醜正惡直以致國事日非使予莫知稅駕回思
錯悞尤在交鄰故下文謚詞以明其意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音郎風而緤音薛馬忽反顧以流
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
及榮華之未落兮相去聲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
求虙房六反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
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音徽繣音劃其難遷夕歸次於窮
石兮朝濯髮於洧于軌反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
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去聲觀於四
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音嵩之
佚女吾令鴆直禁反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如字雄鳩之鳴
逝兮余猶惡去聲其佻吐雕反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
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
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去聲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
姚

此溯見疏見放見遷之由大段在爭交鄰之失計正
言不得故隱言之蓋懷之結婚于秦不智甚矣襄又
忘大仇而迎娶于秦君臣醉夢如此國事尚可爲耶
情不忍離而義不容以不離也永離之根在此特眭
亂其詞以隱其意白水閬風在秦境外故曰反顧佗
地不欲涉也高邱指秦言雍地有建瓴之勢閬風視
下不過一阜故曰高邱春宮指襄言瓊枝繼佩兩美
之合也言列國卽無可求榮華方盛公卿民庶之女
皆可爲匹嫡也何至求于虎狼之地乎虙妃娀女必
有所寄鴆鳥雄鳩必有所指不必鑿也帝女帝妃極
言攀援之荒謬其曰有虞二姚則望襄之能爲少康
不謂其覺悆不共也懷既不明襄復昏憒至此此情
抑不能發此身安得而不離也乎○前言長太息以
掩涕哀民生之多艱此言忽反顧以流涕哀高邱之
無女兩涕而哀緊相照應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
要盟不反重復求婚所謂理弱而謀拙也以仇讎而

爲婚媾懷不見聽故曰恐導言之不固總一嫉賢之心遂致羣國無人如此事君既蔽美而嫉妬變鄭亦蔽美而稱惡勢所必至矣○惡去聲秦爲楚所惡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閨中哲王兼指懷襄而言至此柰無可爲之國事矣此非一時之恨終古之恨也雖欲不離而不得也○玩此結束豈是以求女比思君

索所格反藑音瓊茅以筳音廷篿音專兮命靈氛爲予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音汝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音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此下託占以言離也○有女釋女並音汝豈惟是其有女言豈惟楚國乃得有汝也此靈氛之占辭

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去聲惡去聲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古腰字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音呈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音揮兮謂申椒其不芳

此答靈氛之詞雖詔我以遠適不敢決於心也○珵美質也所謂內美也草木之芳文也外著者也外著者且不能察何況內美滔滔皆是何處得珍芳辨玉之人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音所而要平聲之

又占之巫咸以卜去住

百神翳於計反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以冉反其揚靈兮告予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上聲下兮求榘矱矩同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音悅操七刀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音題鴂音決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去聲之不芳

言有明主必求賢臣及年歲之未晏擇主而事之必吉也此皆巫咸之告語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靈氛巫咸告語雖同然此日之天下君驕臣諂一妬
賢疾能之世也何適而可○芳受妬玉尤受妬故至
此舍芳言玉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
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
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此言世變日下雖有善者亦改節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吐刀反）兮榝（音殺）又欲充夫佩

幃（音暉）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之流從
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此歷言改節之衆干進務入中焉有人品芳必自重
其芳而後能保○舊以蘭為子蘭椒為上官似也然
不必泥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
至今猶未沬（音昧）
此言惟此百折不回之身守而弗失芳玉並言質文
兼至也

和調（音去）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音遇）及余飾之方壯
兮周流觀乎上下
女去辟臣委身而事主猶女辭家而適人調度自娛
言所守之不失浮游求女或遇合之有期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
羞兮精瓊靡（音糜）以為粻（音張）為（去）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
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占遠逝之吉占也舍巫咸而卑巢靈氛去國之意
雖同而遇合難言也至是而省離心之必不可同不

得不遠逝以自疏也瓊枝瓊靡舍芳言玉去文存質
也
邅（池戰反）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烏感反）
藹兮鳴玉鸞之啾（即由反）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
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
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音第）而並馳駕八
龍之蜿蜿（於原反）兮載雲旗之委（平聲）蛇（音[illegible]）抑志而弭節兮

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媮音愉）

此下歷言其遠逝而歸結于重華應前篇陳詞之意崇人競媮樂于目前原期媮樂於身後將死未死邈邈高馳之神也。由西北而東南痛懷不反冀楚復興惓惓言外周流觀乎上下如此

陟陞皇之赫戲兮（戲音羲）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音拳）局顧而不行

周流上下矣而卒眷懷于舊鄉所謂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正言離而不忍遽然之旨也然則奈何惟一死以從舊君庶得此心之安耳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前篇願依彭咸之遺則在懷王時第明致身之義耳至襄而無可復望則曰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守死善道之志決矣。故都指郢都言楚世都也懷王二十一年秦拔郢而楚徙陳原望襄之恢復至是更無望矣故曰又何懷也蓋在既遷之後騷之作斷於襄世去懷沙之日相近無疑。依彭咸之遺則明志也結襄世也從彭咸之所居遂志也結襄世也鋪敘隱然頭尾顯然

此篇合蘭露研朱滴桂漿不擬今尺寸誰辨古文章精剖君臣誼高懸日月光從茲擥香草肯復混羣芳

雲淨楚天曉沅湘好問津瓊瑤去禍顯蘭蕙出畦新論世兩心合通微千古神我將酌椒酒投此慰靈均

黃知彰跋

離騷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成天字頁哉婁縣人雍正庚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是編成於乾隆辛酉大旨深闢王逸以來求女嘗求君之說持論甚正然詞賦之體與叙事不同寄托之言與莊語不同往往恍惚汗漫翕張反覆迴出於蹊徑之外而曲終乃歸於本意疏以訓詁核以事實則刻舟而求劍矣離騷之末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即終之以亂曰云云大意顯然以前皆文章之波瀾也不通觀其全篇而句句字字必求其人以實之反誣古人之疏舛是亦蘇軾所謂作詩必此詩也

楚詞九歌解一卷

〔清〕顧成天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九歌解一卷》提要

序

小屈何以獨解九歌也離騷九章遠遊天問招魂大招卜居漁父析其大旨而已足也九歌詭而戾於義理非條分縷析不可得正故獨有解也神相遇于千載之上若面質靈均於一堂覽使通騷者茫然今使不知騷者曉然豈非所謂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者乎抑屈子之忠誰不知之但知其忠矣實未知其忠之中乎道而依乎仁也得小屈爲之發其眞并截其僞而後其求仁得仁之心始深切著明于天下後世此讀騷附論之作亦不容已所解者九歌而全部楚辭之旨皆重揭日月矣是朱子表章之功臣非被萬卷而約之于聖人之門者未易幾此也予讀小屈制義四百餘首竊以爲得窺其妙及出其篋中所藏淘所謂元圖積玉無非夜光此一編者尤足爲人臣敎忠之書興學士感發無窮之意作于康熙庚寅沉埋者已十有五年光插牛斗不可不急臘人間矣濡筆久之用廩于端以彰風敎云雍正甲辰冬日同門弟嚴文在拜手謹序

護闓司寇張公述
憲廟面諭云朱子譬如定鼎功臣鄭清安輯者甚鉅若國家制度文爲大綱小紀出集思廣益而成卽同列與議不必曲泥而求之也大哉
聖言高明光被足破陋儒之淺淺矣朱子功在來學若四書若易本義若小學若綱目及立朝奏疏周程張邵之緒述皆根極理要印泥畫沙人倫模楷自有在也若楚詞措意深隱六籍之暇採舊話以表之恐世以爾若翡翠泥耳豈讓後人闡發耶先生九歌解出風雅之林如

重揭日月始悟古人文詞之妙朱子見之必然契合信爲不刊之詮釋矣乃者閒居林下感知遇益閔煢孤復解離騷一篇洗看刷日使讀者了了於開卷下快已至翻求女之案分其段落爲敘述懷襄兩世而離決於娶秦之日此尤關係之大者乃淺淺之見以朱子集前人諸家沿朱子先生獨立異爲嫌或詆曰強作解事斯眞道聽塗說不足當通人一哂也故恭舉
聖言以明之乾隆辛酉冬日年學弟林令旭拜手序

序

離騷經云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又云二女御九韶歌俱依虞書簫韶九成而爲言沅湘之間信鬼而尚巫屈原旣放見時俗絃歌鼓舞以樂神其詞率俚鄙實婆爲作九歌以明事神之道以致其離憂之思意者九疑之南虞舜所巡狩處也張古帝之樂于洞庭之野欲往從之不可得已九歌所由名其以是與九章者所以章明已之志也亦原旣放後作其他遠遊卜居諸篇各爲題目俱有意義九歌之名諒非徒然爾原之弟

子宋玉復著九辯而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相繼間作以攄憤懣而追正則莫不以九爲節而屈子九歌自東皇太乙以下禮魂以上離爲十一篇不可合倂學者不得其解妄謂九者陽數之盡也輒以否極之義釋之謬矣于少讀是書而疑之欲合湘夫人于湘君少司命于大司命以符九者之數而不敢自信或以禮魂爲祀神之歸宿猶賦之有亂也去一得十亦與九數未恰相當同里顧子小崖于書無所不讀自離騷以迄諸傳各有註釋正昔人謬誤爲多甲午乙未間客遊京師

先出九歌解示予予既卒業歎顧子之能先得我心也
因書數言弁諸簡首若其發凡起例指歸所存見于顧
子自叙者詳矣故不復云甲午夏同學弟周龔序

序

顧子小厓嗜騷類余而解騷勝余覯其于九歌可知也
緬昔靈均身才高妙遭非其時歔欷傷懷始變四言爲
曼音而九歌則短章促節以協當時祀神之樂其旨有
無縹緲陰忽靈怪其詞香草美人猛獸奇鬼陸離荒幻
不可方物解之者或沿或鑿而本義如霧矣余故以不
解解之小厓出諸家之後剖別前人之是非而裁以慧
識綜以精理與騷相融使靈均之旨如面語口授靈均
之辭若刃者髓解擬舊而不爲沿標新而不爲鑿然後

知不解解之者自靨自臉而不可與達古余於小厓望
勿及也顧九歌意味醲郁本自耐人尋索宋玉九辯差
雲九愍流遠味漓無從質辨蓋創則見新倣則見陳作
足繼軌若王褒九懷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曹植九詠陸
者不幸而處其後也至諸家之解非沿則鑿衡準未立
小厓起而持其定蓋始事見闕繼事見衡解者又幸而
乘其後也余向見陳章侯九歌圖則愛之今見小厓九
歌解則又愛之余情之不忘于九歌也深矣之衡湘延
睇其雲水如讀九歌而靈均之音不作空江無人泣下

低徊歸而讀九歌解又如身賜靈祠神叢之席而親聽九歌之盈耳也則是小厓媒我于靈均也抑小厓非獨善解九歌其於他篇皆搜縋幽伐險訂訛裁僞而能言其所以雅不屑相襲于沿若余讀離騷而謂原不死于沈其說頗辯然未免逆鑿小厓論世懷襄度地江郢上下椒蘭左右景宋而後著書去兩者之弊是其學遂而識超竟以才情拾覆古人哉康熙癸巳歲三月同學弟黃之雋頓首序

自序

自幼始誦騷二十以內誦幾及千始而不知解既而求其解又既則疑其解然自離騷一篇而外若九章則騷之照面註脚也他如天問之詭爲荒唐遠遊之託爲元渺彝其意緒俱可沿故得新雖九歌爲事神之詞舊本於本題之下俱有祠字後人去之雖瑰瑋纏綿不可方物而實皆照題抒意非卽意命題如太一爲神之最尊其文體則莊而不遊麗而不流但陳佩設歌舞之盛而已不敢旁溢也雲中君與東君稍殺焉兩司命與人關切則重寄其情矣雖河伯越祀而山鬼卑微少涉於諸國殤稱其武勇禮魂頌其馨香何嘗有一篇不切題者而舊說但以不合于神爲不合于君總以隱寓忠愛四字了之他篇猶可至于湘君湘夫人兩篇誤解爲離騷求女之意并爲一談牢不可破孰知離騷求女一則爲懷王之惑鄭袖再則爲懷王之娶婦于秦三則爲頃襄之迎婦于秦第貽亂其辭以隱其意耳未嘗以求女比思君也況此事神而非寓言之比豈有典冊所載皇皇聖配而敢于狎侮若沿襲之解云云古今天壤縣此文章

也比以幽憂之疾閒居寡核乃相比而訂之如左嗟夫詩也者象也微顯而闡幽于彼乎于此乎各見亦可爾先詩後題斯弗得矣關雎后妃之德也善說者也序稍濫焉朱子矯之宮人何不可哉鄭衛之詩大半皆淫奔之作過矣騷亦如之故曰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芳草譎而弗解可也解而不得不可也解而不得可也害義傷教不可也予之為此亦曰雅頌之序可廢而國風之序必不可廢云爾康熙庚寅春日自序

楚詞九歌解

顧成天小厓著
黃之雋唐堂閱
受業葉灝宿河校對

東皇太一　舊本有祠字下諸篇同。太一神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集註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

解　穆然靜敬將此愉悅之心於上皇也此言卜日擇時以致嚴

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集註　撫循也珥劍鐔也璆鏘玉聲琳琅美玉名

解　此言帶劍佩玉以致飾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

集註　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也瓊芳草枝可貴如玉巫所持以舞者也

【解】瑤席。席華而皖美如瑤也。盍合也。將把奉持也。瓊不一種。芳不一類。合而奉持。無不備也。此言瑱席把芳以致潔。盍釋合。將把釋奉持。本之林西仲。唯取二語。故不標出

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解】蕙肴蘭藉。桂酒椒漿。狀其芬芳而已。不必一一疏釋也。此言蒸肴奠酒以致享。○按蔣之翹曰。蕙肴蒸空對桂酒奠。今剏用之。亦是一格。余有詩曰。千林黃葉下。夜雨一燈收。倣此。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倡音昌

【集註】竽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

【解】凡樂以鼓爲節。始作則疏緩其舞節。而徐其歌也。倡唱也。有引其聲者而後衆和之。竽瑟雜陳而倡。始大也。此言陳歌設舞以致留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解】靈巫也。偃蹇舞態之舒也。姣服舞衣之美也。浩倡之後。舞節疾而歌音縱矣。曰滿堂。曰繁會。總上文也。欣欣樂康。我將其愉而神果愉也。蓋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凡以鳴豫而已。神爲尊神。故其詞如此。

雲中君　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千姜反。靈連蜷音拳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

【集註】靈神所降也。楚人名巫爲靈子。若曰神之子也。連蜷長曲貌。既留則以其服飾潔淨。故神悅之而降依其身。留連之久也

【解】浴蘭沐芳。致潔以邀神也。采衣若英。言繪爲采色。華若雲英。寫狀以依神也。連蜷。雲之曼衍卷舒貌。神留于靈。則靈即如雲。而爛然昭昭。曼衍卷舒。未有盡也。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

【集註】蹇詞也。壽宮供神之處。漢武帝時置壽宮神君。亦此類。言神既至。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

【解】所祀者必爲祥雲。祥雲必具五色。五色必有光彩。光彩必映日月。故上既曰爛昭昭兮未央。此又曰與日月兮齊光也。蹇語詞。

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集註】龍駕以龍引車也帝上帝也周章猶周流也
【解】服猶兩服上襄之服言神尚將安于壽宮值上帝之巡行。不能不去而從遊也龍駕帝服見龍駕而驚其爲帝服也。

靈皇皇兮既降焱音飈遠舉兮雲中

【解】皇皇猶冏冏也此言巫既降而神遂升也焱光耀也。

覽冀州兮有餘横四海兮焉窮

【解】此言神既遠舉隨帝而往將覽冀州而横四海也。

楚詞九歌解　四

獨言冀州者。溯高陽之遺軌。楚之先本于冀也横四海兮焉窮蓋卽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之意。

思夫音扶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解】此託爲戀神之詞以畢祀事也然雲之神實與人何緣而思之太息且極勞心也哉蓋不能如其覽冀州而横四海耳。

湘君舊註堯之長女娥皇舜正妃也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音扶君兮未來叶音釐吹參差兮誰思

要漢書作㓜於笑反眇與妙同【集註】夷猶猶豫也要眇好貌修飾也沛行貌參差洞簫也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也

【解】君謂舜也吾湘君自吾也要眇宜修不敢矜其天質之美也此託爲湘君思舜之詞。也言君不行而夷猶難發。其果爲誰留耶。意者吾要眇之美未之修耶。乃飾美乘芳安流凝望而君終未來簫聲隱隱聞而

楚詞九歌解　五

不敢前也。設無有留君者。而君果爲誰思耶。蓋卽伏下文媒勞輕絕告余不閒之語矣。○王世貞曰日暮碧雲盡佳人殊未來本此而各自佳。

駕飛龍兮北征邅上音傳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横大江兮揚靈柏一作拍音博綢音儔又音叨

【集註】駕龍者以龍翼舟也邅轉也洞庭太湖也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中有君山柏搏壁也綢縛束也橈小楫也涔陽江碕名揚靈

若揚其光靈猶言發舒意氣也

〔解〕此言望舜不來而回舟征北也舜崩于蒼梧之野二妃死于江湘之間湘即沅湘江謂岷江也南北相距千餘里後人即死處以建祠在長沙之地洞庭之濱故曰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也第見涔陽之上薜荔柏蕙綢蓀橈旌泛泛極望無涯黯然之際橫江以揚其靈爽而已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音員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解〕未極未盡也女嬋媛謂女英也君謂舜也余湘君自予也陫側猶悱惻言已望舜而不來亦付之無可如何矣忽遇嬋媛之太息流涕而悱惻之思更隱隱其如結也

桂櫂巢去聲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枻音異

〔解〕甫斲冰而又積雪桂櫂蘭枻阻不能前有路而勞也采水中而搴木末薜荔芙蓉兩不可得無緣而絕也上三句與心不同兮媒勞下二句與恩不甚兮輕絕言縱有悱惻之思而無從見諒也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終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閒音閑

〔解〕瀨以乘舟而淺淺龍以駕舟而翩翩能復溯洄以從之哉怨則已長而期卒不信誰謂誰思而告余不閒如是哉○或疑湘君之于舜不應有媒勞輕絕不忠不信之語然舜先妃而逝不異輕捐妃從舜而死有同再合正不妨作是言也是則所謂騷人之致也

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解〕騁騖江皋猶有望幸之思弭節北渚無復來迎之想矣鳥次屋上水周堂下祠際蒼茫之景如此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集註〕玦如環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于洞庭史記作醴

〔解〕余玦猶曰余也珩玦遺佩要眇之美不必修也下女下土之女也飛仙之視塵世應作是觀矣采芳遺

之。欲其纖美也。昔不可兮再得。君恩不可復冀也。聊逍遥兮容與。將去而不忍恝然竟去。所以答祀者之心也。○余浮洞庭涉瀟湘身履蒼梧之境見其俗猶尚鬼而好巫每事神則女子數十作羣連袂而歌所執音器亦與時俗之製迥別絶不可聽而其聲嗚嗚曼引頗有繞梁之韻畢而詢其辭都鄙俚難曉細繹之率皆爲神意中語而末歸于歆享也吾鄉僻居海濱人家禱祀悉用道士設疏通誠三獻而止顧賓之中猶有先王之禮焉至于郡邑各鎮別有太保所謂

太保者意即古之所謂靈保也二三爲偶敲鼓唱拜徼宥達旦言神之本末出處禨禳不經謂之賛神神其有知其不受享而成怒也必矣然祀之之後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莫不曰神之福我雖福不福未可知然人心之慰即鬼神也何以翕然相向若是既而思之無惑也凡事之沿爲俗者未有不本于古此眞吳楚之舊風也神之耳熟也久矣雖聽之弗怪也故嘗竊意九歌樂章必國典所載從前定多誕幸媟侮原時因而正之使一歸雅馴故歌顏曰九而篇則十一

朱子正舊說而不一正其說之所從來何與予因竊女而得湘君湘夫人兩篇之旨且病從來讀者之多有類于太保也書以俟之解人

湘夫人 舊註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成天按湘君湘夫人意必並祀故篇雖有二而意則聯屬前日夕弭節兮北渚而此即曰帝子降兮北渚也蓋歌湘君之後即以夫人繼之兩歌如一歌焉可疑者至歌大司命之後少司命即繼之兩歌亦如一歌故篇有十一而總曰九歌也其爲因之樂章登聽說乎姚寬比之于七啓七發張銳曰九者陽數之極取爲歌名皆妄語也附辨于此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解 帝子謂湘君也眇眇愁不見睛之貌予夫人自予也稱湘君以帝子自卑之甚也嫋嫋秋風以下六句皆閒閒叙述時景以起思未敢言之意○孫月峰謂月賦得洞庭一語遂令一篇增色然月賦得之而覩麗于美詩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滚滚來又得之而悲壯若此其衣被詞人洵無窮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

集註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

食也

〔解〕與夫登佳期陳設祀事之期也鳥萃蘋中罾浮木上狀秋波之汎濫不同于薜荔芙蓉之語余益浮溯而得其景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解〕沅芷澧蘭以比湘君及巳也公子謂舜也承上文言秋波之汎濫如此芷蘭之有幾乎沒矣我與帝子有何思而特未敢言也荒忽遠望觀此水流之潺湲

抑我胸中之涕淚而已在湘君則曰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而夫人則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蓋湘君欲引為齊肩而夫人不敢當妃匹也

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解〕言麋何為兮庭中耶因朝馳于江皋故相從也蛟何為兮水裔耶將夕濟于西澨故相待也蓋湘君之祠在北渚而夫人之祠別在西澨與湘君駕舟以龍

夫人駕舟以蛟又顯然判矣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

〔解〕此言甫濟西澨而忽得佳音也佳人謂湘君也偕逝偕湘君而逝也不同來舜召而言思不敢茲應召敢茲耶則曰佳人召予騰駕偕逝焉耳

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 擗音善匊古播字櫋音綿繚音了

〔集註〕紫紫貝也壇中庭也匊布也蘭木蘭也橑椽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北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楣門戶上橫梁也葯白芷葉也罔結也在旁曰帷擗析也析蕙以為屋櫋聯也鎮壓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也繚縛束也廡堂下周屋也 析同拆櫋屋簷也

〔解〕此則夫人至湘君之室而見其備眾芳之美如此也披貫文煥聰直箋語曰首葺荷蓋取仰庇而居易就也先言堂後言屋築室之次第也言堂先言壇言房乃言帷壇成堂始有基房成而帷始可懸又一次

第也蓋必以荷壁必以蓀椽以桂棟以蘭楣以辛夷房以薜帷以荔櫋以蕙在上在旁無一非芳也白玉爲鎮芳屋之中非俗玩所可列也有總聚之芳有散布之芳疏以若蘭言散布也有初葺之芳有再葺之芳既曰葺之荷蓋又曰芷葺荷屋繚之杜衡加功以致堅也上芳備矣又極于下實庭必以百草內芳備矣又極于外建門必以芳馨築室之苦心深力一至于此餘沿舊解此段分肌劈理致爲精晰特節錄之

九嶷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

集註九嶷山名舜所葬也言舜使九嶷山神繽紛來迎而衆神從之如雲也

解此言玩芳甫畢而迎從已來也如雲卽所謂其從如雲也上曰偕逝湘君之待夫人如一人也此曰竝迎帝之待夫人與待湘君猶一體也顧前篇惆悵以自反而來迎之語則于此篇發之蓋隱以諷懷王之感鄭袖然陳美以剌非厥旨微乎微矣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褋音叠

集註袂衣袖褋襜襦也

解結語以同句換字示意而爭奇蓋夫人不敢同玦佩故曰袂褋不敢自謂曰芳故但曰汀洲不敢稱人曰下女故但曰遠者且前之捐玦遺佩思毀飾也此之捐袂遺褋正欲爲容也至于竝而迎當偕而逝然而余根玉輅亦有先後之序焉時不可兮驟得受寵若驚也逍遥容與姑徐徐也蓋兄弟之間而嫡妾之分森然矣覲型以及天下豈其然乎

大司命 舊註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集註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飄風回風也涷雨暴雨也

解吾神自吾也大司命祀以祈壽考俗之所謂北斗註死也開口四語便凜然有肅殺之氣廣開天門帝將出也乘玄雲驅飄風灑涷雨大司命一降何等怕人

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集註 空桑山名總總衆也

解 此大司命之言所以慰祀者之心也君謂少司命也汝指九州之人也予大司命自予也空桑爲西極之山踰空桑則自西而東布生氣也一日一夜萬死則萬生言吾方乘玄雲而來少司命已蚤回翔而下。踰空桑而從汝九州之人矣。然汝九州之人。紛總總然莫不祈予而惡死將謂予能司汝之壽夭耶。其實壽夭之權。在汝生初之命。而不在予也。雖以慰人。而語則甚厲。○以巳同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

集註 御猶御馬陰陽兼清濁變化而言也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奉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阬與岡同謂山脊也九阬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巫閭山霍山恒山也

解 此。言。汝。爲。備。而。與。少。司。命。相。從。以。造。人。間。之。命。也。

吾大司命自吾也君謂少司命也言壽夭之命何在。祇此陰陽之變化而已。吾司化而自有之無君司變而自無之有。吾御陰而君御陽。止能爲御而不能爲主。其主此陰陽者。帝也。吾與君高飛安翔。偕乘清氣。不疾而速頃刻而九阬之地。導帝俱徧。孰夭孰壽。唯帝所爲而已。

靈衣兮被被玉珮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予所爲

解 靈衣玉佩帝所服也予帝自予也此司命導帝之

九阬而設爲帝語如此也。獨陰獨陽。名一而實半。其于生成缺如也。故司命曰。何壽夭兮在予。一陰一陽。名兩而實一。斯廣大生焉。故帝曰。衆莫知兮余所爲也。其實帝何爲哉。唯其不二。是以不測而已。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

解 此司命既自言其無權而欲人之善養其生也疏麻瑤華神麻之華白如瑤也麻堪服食而華尤貴離居離人羣而居者導氣辟穀之流也王逸以爲隱上

良是言我折此疏麻并此瑤華以與汝衆人不能遍也將離居者將以遺之而已汝亦當自往求之不然冉冉既極不寖近而去生愈遠矣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解此言神之去而不顧人之愁而莫釋也前欲導帝故乘氣而高飛此不妨于容與故乘龍而高駝也愈思既思神言之如彼又思我生之如此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去聲）孰離合兮可爲

解此言徒愁無益願若今無虧其志行而已有當猶有定形神合而人生形神離而人死命有一定孰可爲耶疏麻瑤華亦無庸也但存能順則沒自寧洵不必致祈乎司命耳○原以君臣之離合爲此生之壽夭故司命曰壽夭而原曰離合也此又言外意○陽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故大司命必牽少司命以爲言扶陽抑陰之旨也

少司命（舊註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爲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與）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音扶）人兮自有美子蓀何爲兮愁苦（一本作夫人自有兮美子）

集註蘼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則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二物竝列而生也

解予神自予也蓀神之指人也美子猶言好男兒也秋蘭蘼蕪羅生堂下綠葉素枝菲菲襲予有其植者自有其芬以與夫人自有美子不必愁苦而祈于司命也蓋少司命祀以祈長養俗之所謂南斗註生也一開口而生意盎然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解美人祈祀之衆人也目成目視而心許也余司命自余也舍蘼蕪而止言秋蘭衆芳雖佳而國香難並以與美人甚衆而與余目成者無幾也曰忽曰獨若有不能自主者然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解]此以下皆司命爲降生之神語也人謂入而受氣也出謂出而成形也生別離謂死也新相知謂生也言入須言耶出須辭耶其入也若乘回風之飄忽其出也若載雲旗之委蛇窈窈冥冥重關渾沌勿以爲悲而當以爲樂也蓋悲莫悲于生別離而樂莫樂于新相知也人間之倫物即天上之倫物也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天按二句集註因王逸舊註謂是河伯章中語當刪去非也句中多一水字明與下句相應且去此語勢亦單弱矣）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

[集註]咸池星名蓋天池也

[解]君與汝皆司命指降生之神也言美人未至託生之期尚蚤也荷衣蕙帶來逝任君夕宿帝郊朝待我于雲際試偕女而遊于九河乎河流迅疾風至揚波澒濁不分不可沐也塵滓紛雜而光華被體其與汝沐于天池乎晞汝髮于陽之阿以待美人之來乎顧望之而猶未也有臨風浩歌而已矣蓋神之求人甚于人之求神也此維嶽降神之義也

孔蓋兮翠旍（一作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爲民正

[集註]孔蓋以孔雀尾爲車蓋翠旍以翡翠羽爲旌旍彗星妖星也竦挺拔之意正平也

[解]此神將去而頌之之詞也彗星賊民之生天之所有豈能掃除撫定之而已幼艾稚弱也擁護也蓀人之指神也竦長劍兮擁幼艾外攘而內安也蓀獨宜兮爲民正此謂民之父母也蓋借神以望君也

東君（舊註日神也禮曰天子朝日于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

暾（音吞）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

[集註]暾日出貌吾主祭者自吾也舊說指日神非是按林西仲曰日在扶桑之下將出未出而東方之微明已照人檻檻

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解]上言昧爽而興此言待旦而迎也林氏曰已上叙迎日神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解狀日之形林氏謂日起有聲如雷鼓有甚如旗旛此蓋本朱子所引朱丞相秀水餘載登州見日語也確不可易而朱子獨棄而不用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

解此狀日之情也林氏曰日將升時必盤旋良久而後忽上。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林氏曰聲色恨上駕龍輈二句來見其可娛故樂觀不舍也已上敘日出佳景

解忘歸者迎神而忘歸也朱子以聲色屬下歌舞而日若以日言則當言其蟬赫震動之可畏不得以娛人爲言矣不知此正上下交親愛之意而亦清朗眞實情景也

緪（音亘）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仝箎）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叶音戶）翾（音暄）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集註緪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瑤簴以玉飾架也靈保巫也翾翥飛也曾舉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翠鳥之舉也展詩陳詩也會舞合舞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于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林氏曰已上敘見日作樂召巫以悅神。

解祀日而曰靈來蔽日何也神之尊者遠則其光可覩近則其容難接憶翠華類幸人人得見君王之面。而扈從雲屯予終未識其眞也抑不知衆人之見果眞與否而因以思靈來蔽日設語殊工妙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集註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天狼星名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

林氏曰此言日神容飾日神作用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集註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降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

林氏曰反還也矢既射去尚帶弓而還西墜余日神自稱有利器不可假人意日甫落而北斗先見卽持其柄酌馨香之酒有歸而飲至意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集註撰持也

林氏曰日入而登高方得追送微光從此役杳無所見以日又從地下向東行也已上叙送日神作結○楚敗日非賢上寖落兵挫于秦久矣日者君象也帝出乎震民所共睹而以已之聲色娛人即與民同樂之意民得其樂自樂其樂亦以歌娛君其愛戴何如手然後畢集群策出兵以除貪殘之敵飲至策勳其易事耳何嘗是祀日何嘗不是祀日睠顧楚國情見乎詞開首撫余馬是日將出而迎其神結尾撰余轡是日將入而送其神篇中靈之來是日方中而恍其神○按節鋪叙甚明○

解此篇集註與諸本俱未善唯西仲之解得其當故悉遵之

河伯 舊註河神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唯極浦兮寤懷

解女神之指人也河不在楚而為越祀故託為神言以招人若神之求祀者然言從河流而溯河源涉波登陸泛然周覽不覺已至崑崙之上四望無窮此心飛揚浩蕩忽焉而日已就暮悵然忘歸不知身之何在唯寤懷于極浦而已極浦者望而設祀之地即下文南浦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作珠)宮靈何為兮水中

解河伯復引之至于其居第見以水之生物所造者則魚屋龍堂也以水之寶物所造者則貝闕珠宮也水中巨麗不異人間自訝其靈何為而亦在此耶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解下言下于祠所也此又為河伯之言也龍螭飄忽難馭溯流而上不能不用順流而下可以不必也于是乘白黿而逐文魚與女言遊已臨河渚第見東風解東流澌紛然復為人境由此而至所祠之地不遠矣蓋神借靈以共遊靈亦借神而並下也以上皆所謂致其恍惚以交神明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

兮媵予

〔解〕此言祀畢而送神也稱神以子示相狎也執手以別示相親也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從嫁曰媵言予別交手先向東行我送美人繼來南浦迎予者波之滔滔也媵予若魚之鄰鄰也屋堂宮闕神居尚未可知而人世已于此長遊也是則美人心目中之景況也蓋河伯娶婦之俗已久西門豹禁止之屈子登懸用其事以示從彭咸之意與○按九河屬韓魏之境而崑崙在秦之墟韓魏不能蔽秦而東諸侯始兼連

日與女遊兮九河武關之要盟也衝風起兮橫波伏兵之埋行也登崑崙兮四望留秦而不反也靈何爲兮水中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也與女遊兮河渚流澌紛兮來下冬卒而春歸其喪也越祀徒謟而無福故寄意騷聊筆以廣會心者

山鬼　舊註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此耶

〔解〕此篇稱誶引國語之言而以爲木石之怪則直以魑魅當之不應曰鬼而列于祀典矣按高唐賦懷王立神女之廟曰朝雲襄王又作陽臺之宮以祀之巫山志云神女祠正對巫山峰巒上入霄漢山脚直插江中每八月十五夜月明時有絲竹之音往來峰頂上猿皆群鳴達旦方止又襄陽耆舊傳云楚襄王遊雲夢夢一婦人名曰瑤姬曰我夏帝之季女也封于巫山之陽臺精魄爲芝媚而服焉則與夢期邇篇辭意似指此事李白感興詩曰瑤姬天帝女精彩化朝雲宛轉入宵夢無心向楚君亦有見于此

若有人兮山之阿

〔解〕若有人貫非有人也鬼也

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解〕言倩盼之容粗服亦麗三句敘事一句寫意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若折芳馨兮遺所思

〔解〕此言車旗之盛被服之美如此窈窕尤足動人矣三句又敘事一句又寫意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解〕此述山鬼之語獨後來三字妙在左右若豔聰惑

明。無所不至余特其乘衰而後來者耳。不然幽篁中詎有見天之理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

解此即賦中所謂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者也。

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解此設爲山鬼意中之語也靈修謂懷王留靈修兮憺忘歸者入秦不反若安樂而好留者然歲既晏兮

孰華予者朝雲之宮轉而爲暘臺事舊君者豈復邀榮寵於新君也耶。

采三秀兮于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

解舊註三秀芝草也采三秀兮于山間即精魄爲芝之說也石磊磊兮葛蔓蔓言芝實無蹤跡之可尋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解公子謂襄君指懷王也怨公子兮悵忘歸者長未歸而復爲雲夢之遊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者所謂朝朝暮暮于陽臺之下不得從君于遠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

解此自表其貞也既夢于懷復夢于襄迹涉于嫌矣故言此身芳如杜若。此心寒如石泉堅如松柏也若此則鬼也而不異于人矣于是直自呼曰山中人。

君思我兮然疑作

解言己之貞如此。而君心則不免有疑信之參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解此寫祠間之景

思公子兮徒離憂

解言其委身于懷者復事于襄。狐媚之行。斷不爲也公子之離憂徒然耳。○傳曰國將亡聽命於神懷王巫山之夢。客死之期至矣襄又踵之。豈可訓乎。故未爲山鬼之貞辭。以釋後世之疑。以正楚襄之罪。然反之又可作親昵觀。此所謂主文而譎諫

國殤 舊註謂死于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叶匝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叶洵凌余陣兮躐余行叶杭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埋詞兩輪兮縶四馬叶母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

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弃原壄（古野字叶上與反）

〔集註〕嚴殺猶言盡戰痛殺也弃原野骸骨弃于原野也言已値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而不得葬也

〔解〕旣凌陣而又躐行爭先之至也左驂殪右驂復傷易車而兩輪則埋四馬皆縶則天時威靈可知也然猶援枹擊鼓不顧甚怒嚴殺旣畢遺骸紛如相弃原野馬革裹尸雖壯夫之志要豈其情也哉亦廹于不得不然耳故曰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篇中叙交鋒敗衂之象驚風雨而走雷霆但覺其壯而不覺其悲豈知靈均落筆點點皆血淚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旣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集註〕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弃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不懲不悔也毅爲鬼雄毅然爲百鬼之雄傑也

〔解〕上叙其輕生赴死而此則頌美而哀其靈也人之生也或魂强而魄弱則魄先魂而衰其死也若煙雲或魄强而魂弱則魂先魄而衰其死也如木石唯至人則魂魄悠悠同盡其死蛻兩而得一能乘化而不爲化役所謂沒寧也此生人之正理也外此猝然臨變蹈白刃而赴鼎鑊魂魄方剛凝而不散君子得之而爲神小人得之而爲厲亦理之常無足怪者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寘之以神亟正之爲鬼也此篇文義顯然不煩疏解讀者當思古人于題必滿題之分量此豈特爲弔古戰場文藍本出塞諸詩無不源于此也東君較顯于諸篇國殤又較顯于東君故諸家于兩篇之解畧異同而已非參商也然試玩此兩篇之合題而諸篇之關說紛紛於題何當耶

禮魂（舊註以禮善終者）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

〔集註〕會鼓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代更也

〔解〕成禮成其祭祀鋪設之禮也林西仲謂考終于家得成其殯殮之禮文義不偷姱女好女也容與舞態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鞠同菊）

集註　春祀以蘭秋祀以菊即所傳之葩也

解　此深嘆美之也言百年無不腐之魄千秋亦無不散之魂而芳聲之壽世無窮期也莊子曰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即此意○國殤死于國事者也故祭之若善終者多矣豈得盡入祀典耶曰以禮葢必生前懷清履潔志行皎然者如近世鄉賢祠中人物也楚詞燈節去以禮二字第註祭善終者故謂其但言致祭娛魂終不言生前行實一字以其無行實可稱也不知春蘭秋菊兩言抵卻多少鋪張揚厲也

楚辭九歌解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其說以湘君湘夫人爲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爲一篇並十一篇爲九以合九歌之數說尚可通至於每篇所解大抵以林雲銘楚辭燈爲藍本而加以穿鑿附會如河伯篇云九河屬韓魏之境而崑崙在秦之墟韓魏不能敵秦而東諸侯始撫寧曰與女遊兮九河武關之要盟也衝風起兮橫波伏兵之刼行也登崑崙兮四望留秦而不返也靈何爲兮水中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也與女遊兮河渚流澌紛兮來下冬卒而春歸其喪也則全歸之於懷王又山鬼篇云楚襄王遊雲夢一婦人名曰瑤姬通篇詞意似指此事則又歸之於巫山神女屈原本旨豈其然乎

讀騷列論一卷

〔清〕顧成天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騷列論一卷》提要

讀騷列論

顧成天小厓著

黃之雋唐堂閱

受業葉灝宿河校對

按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夫忠安得有過乎哉若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耳夫可以無死而死則死不足貴死不足貴將垂之千載而不沒者僅以其文乎哉重其文先原其死靈均之死謂死于疏遠乎疏遠可以無死也謂死于疑謗乎疑謗可以無死也謂死于宗臣乎宗臣可以無死也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主不令終而臣當何如哉入秦不反之後宜死者不獨一原而忠愛所結時事既無可爲身殉之外別無長策然則彭咸一席實天造地設矣世多誤認龍門一傳爲張本謂離騷爲懷王時作非也同列之見忌得失瑣細何足與于憂愁幽思之數而自誓一死于數年之前乎且傳文明曰疏耳絀耳未嘗言放故得儀則謝入秦則諫固在左右也原之放放于頃襄而不放于懷王離騷之作作于頃襄既立之後而不作于懷王在位之年第史家之文參

差隱見龍門亦急欲叙離騷所作之故贊接于怒瓶屈平之下云云然其後曰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固較然明矣從來不忠不孝之人必深惡忠孝之行懷之不反而至于客死原之拊心泣血而至于長言咏嘆自有不能已者而泄泄處堂之嗔槧崇高钅樂聲色自娛方且德子蘭而任焉忌不共而媢焉方圓枘鑿之相反豈待問哉倫常大義澌滅至此舉國醉夢安爲固然不以一身存之更誰望乎甚放則原之自放也遷則襄之怒遷也騷之作作于放涉江哀郢作于遷懷沙作于畢命之際其大較也若謂離騷作于懷王之世則悻悻丈夫之見何以辭露才揚己之誚哉嗚呼尚友之難也

九章惜誦

惜誦惜往日兩篇疑後人僞作叙疏而詞激氣戾而旨循複無味滿紙怨尤靈均之情纏綿悱惻那得如此徑露靈均之文紆餘森秀那得如此咆哮也此必河洛間人學爲楚音而失之者

涉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此言由郢都而至江湘是南行也南夷謂江湘以南豈有指君國之理舊註豈徒不曉文義亦不識路徑矣曰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此言由陸路而至長沙也曰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此言由水路而上沅湘也湘水自南而下故有不似湘江水北流之句所以謂之上沅曰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此言由湘水而入支流至于遷所也本歷歷明爽而舊註訛以襲訛蒙晦殊甚又涉江之亂應接抽思抽思之亂應接涉江則文義釋然矣

哀郢

哀郢涉江是一時作哀郢宜在前涉江宜在後哀郢作于將涉江之時涉江作于既涉江之後自發郢都而去閭兮至焉洋洋而爲客是言初放漢北去郢已遠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是言從漢水而出下于大江又從洞庭而上下于湘江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郢都之日遠言今放在江南去郢愈遠也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夏夏口也即今漢口也可蕪猶

言無否。言自今南渡而後。夏水轉爲邱墟。曾不能知矣。孰是郢都之無否而又能顧耶。唯郢都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此言不徒去郢遼弁夫江夏亦遠。以申上文意也。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彼以不慈之僞名。四語空默含蓋頭裹復變仇讎而爲婚媾。何無人心一至此哉。必有以懷之一讀再質爲不慈者。利口之覆邦家。無所不至。父子且能奪其天性。况君臣之際耶。四語似隱指此。蓋懷雖昏庸。其惡不與而入秦不可謂不爲社稷死。故曰抗行曰薄天。臣子之揄揚君父。無過情之嫌。君父之公論。在人。非臣子所敢與。所忍與耳。舊註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堯舜亦不能免。何其語之不倫而無味至此耶。

抽思

此篇蓋作于上官行讒。懷王初疏之後。和平嘽緩。哀怨動人。讀此益可知惜誦惜往日兩篇之僞。以爲怨褻耶。褻固不必爲此言。以爲怨懟耶。則試覽此何如。而有若是之咆哮徑遂也。自數惟蓀之多怒兮至蓋爲余而造怒。當以龍門傳文爲註腳。若惜往日篇則又去註腳傳文矣。其僞如胥壤懸絕。其亂詞應接涉江篇。

懷沙

此蓋均絕命之詞也。篇中三不知一莫知一孰知。筆墨亂下。似無倫次。卻有條理。抽思篇曰。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茲篇又曰。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兩提從容二字。豈漫然哉。深明其有怨思而無忿懟也。明良合而都俞吁咈。其爲從容也易知。君臣暌而悼歎咨嗟。其爲從容也難辨。

思美人

此篇蓋作于入秦不反之後。其曰高辛之靈晟兮。遭元鳥而致詒。二句隱語也。蓋指受詐絕齊事。高辛以比懷王。靈晟言正當全盛之時也。因張儀生出鳥字。因商於之地。生出元鳥字。故下遂接云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謂不能如靳尚輩也。懷之不反。而楚之喪亡實胎于此。故致意焉。註又指爲求媒之語。迂甚拙甚。

惜往日

此篇依龍門一傳爲藍本。有媚情而無媚骨。捧心喬態。乃欲西子承當。冤哉。

橘頌

林西仲曰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大道理且以爲有志有德可友可師而尊之以頌可謂備極稱揚不遺餘力矣在原嘗日見國事不可爲而又宗國無可去之義故把橘之不能踰淮做箇題目不覺滔滔汩汩寫過又寫上段言其處常本領下段言其處變節槪看來兩段中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可謂得其解矣

悲回風

悲回風于九章中又別是一副筆墨讀之可喜咏之則

終不能解也

遠遊

按篇中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正丹經採藥歸壺之候寫得明淨無爲之先者言勿先意而迎也朱子將無爲二字連讀似誤無爲矣何先之有　讀遠遊如讀道書朱子註遠遊亦如註道書神仙之與忠孝丹與二也求正氣之所由而已矣

天問

天問不必索解置之可也非牢騷如屈安用此怪誕不經之文

卜居

卜居一篇固非秦以下手筆蓋戰國人闢其事而爲之者文雖斐亹意實淺陋言者心之聲也聖賢無此種心事則亦無此種言詞雖曰託寄何所不至然設兩端以待決危乎危矣予所以斷其爲僞者則以起數語以爲放于懷耶則懷未嘗有放之三年不得復見之事以爲放于襄耶則原自甘退閒無智可竭無忠可盡何所蔽于見而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也考其時度其勢皆無當

故疑之

漁父

自敘卑甚敘漁父高甚自敘隘甚敘漁父闊甚明明闊闊際以俟論世而得其眞者蓋屈子絕世聰明加之敎竟其曰重仁襲義謹厚爲豐重華不遻孰知從容畢命之時不得不放聲自道其實矣其所以自道者非揚己也恐以忠愛之心疑爲矜名飾節之舉則有君父而將無君父也噫屈子豈愚誠愚信之人哉賈生之歷九州而

相君不過自感之詞耳楊雄之反騷眞鈍漢矣其曰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夫漁父當身之勸爲不足回此日之丹心而待後人之諮告耶林西仲之評遠遊曰莊屈同生于楚且値同時惜不得一堂傾倒爲恨予謂此漁父卽莊生也更無第二個可以與原對語者試讀一過悲痛之懷忽易而爲洋洋濠濮之想

招魂大招

招魂大招前人一屬之宋玉一屬之景差林西仲舉而皆歸之屈原以招魂爲自招大招爲招君似也而未盡也予以爲招魂大招皆所以招懷王也招魂作于歸喪之時大招作于入廟之日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于俗而蕪穢卽騷所謂傷靈修之數化也巫陽之對必有脫誤皆强解耳人君不能知人安民則凡一切宫室飮食聲色玩好皆牽俗蕪穢之具生溺于此死猶將戀于此故以是爲招而歆動之而傷悼之亂語剸頭襄之無人心而夜獵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歸路蕭條之況終之曰魂兮歸來哀江南言骸骨雖歸而國是愈非也大招則賢者而後集此之意然大招招魂雖同一機軸卻是兩樣筆墨所不可解

九歌九章離騷

黃山谷云章子厚嘗爲予言楚詞蓋有所祖述予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余聞斯言也歸考之信然顧嘗歎息斯人妙解文章之味其于翰墨之林千載一人也但專以世故廢學耳惜哉山谷之稱其語者如此噫其然豈其然乎

讀騷列論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成天撰此書又舉九章以下諸篇未及作解者一一評其大意謂離騷之作在頃襄王世屈原之死乃身殉懷王力闢史記記事之謬謂九章惜誦惜往日二篇爲僞託定爲河洛間人所作謂卜居亦爲僞託定爲戰國人所作謂漁父卽莊周謂招魂大招皆招懷王其說皆不免武斷至思美人篇託元鳥而致詞句謂因張儀生出鳥字因商於生出元鳥字其說尤不可解矣

離騷中正一卷讀騷管見一卷

〔清〕林仲懿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年世錦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離騷中正無卷數》提要

讀離騷管見

離騷讀本題之以中正何也。此屈子之大旨也。特爲拈出。知此而離騷之義。便可迎刃而解。

離騷以執中爲宗泒。以主敬爲根柢。自敘學問本領。陳述帝王心法治法。都與四子書相表裏。諒非誦法孔子不及此。而書中無道孔子語。昔曾子責子夏設教西河使人疑汝於夫子。是則屈原之罪也。雖然律以西河之罪。原固無詞。謂原非北方之學。則亦未聞舍執中主敬而別有所謂周公仲尼之道也。學者平心而察之。勿隨聲而附和。勿吹毛以索瘢。始知終不得擯屈原於洙泗門墻之外。

從來劣屈原者皆曰怨。怨不足爲屈原病。有小弁之例在。且謂屈原不宜死。此尤不可以不讀其書而論其世者也。玩天問卒章。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而知原之死。非徒以怨也。武關之會。原雖勸王無行。而不聞以頭觸車輪。原之所大悔也。然則

不死於懷王客死之日何也冀輔頃襄以復仇也讀九歌國殤想見不共戴天之志死且不朽少司命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則又隱痛頃襄之忘親事仇楚亡無日而終無以報懷王也此原所爲悔不效龍逢比干於懷王入關之日而從容就義於九年不復之後也至誠惻怛仁至義盡豈獨怨也乎哉又豈可以無死乎哉聖人復起知必於三仁之列爲屈原特置一座

人亦有言恨離騷不及遇夫子使騷在刪詩時聖人能遺之乎聞嘗考屈原與孟子猶及同時而年歲懸絕原之壯也孟子已沒使得與孟子遊知必有相得益彰者已原楚產也而北方之學也周公仲尼之道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屈原之與陳良殆亦有幸不幸也夫雖然孟子之許陳良夫子之許伯夷叔齊皆可作屈原比例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若屈原非所謂不降不辱者與折中於孔孟千古之論定矣

自虞廷以人心道心垂誡而聖賢喫緊爲人只在幾諦於善與不善之間大學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論語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孟子曰孳孳爲善者舜之徒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以此爲坊猶有小人爲不善無所不至者屈原垂涕泣而道之曰善則其芳也惡則其穢也人即甚駿鼻之於臭未有不悅芳而惡穢者何獨至於人品心術之異趣則自棄其芳而

甘處於穢也指點親切發人深省看他意思分明自誠意傳脫胎

文章以義爲先而法即次之法乃文之所以成章而行乎其義者也離騷之爲文至矣而或視爲聱牙不可讀則以不解其義與法之所在耳古今註騷不一家詠必有善本余淺見寡聞寓目數種都未免支離蔓混無批郤導窾之妙詞賦家奉離騷爲鼻祖而諸公贊歎亦復解之以不解有以浮雲桀空青春無主等

語。摭諸其形容。而謂之不可詁疏矣。有謂離騷所以總雜重複。乃作者之不暇致銓。亦作者之故亂其緒。而明白條易之乖厥體矣。且夫離騷非詞賦也。屈子本忠孝之大節。明道學之淵源。而託之乎詞賦者也。後世直等諸風雲月露之篇。亡其義矣。乃更指爲雜亂重複。則法亦亡矣。法亡而義愈亡矣。其又奚貴夫離騷之文。余小子輒不自量。謬出管見。以說時文法說離騷。實覺起伏轉落。條理分明。脈絡貫通。而執中主敬之大義。粲然無復可疑。豈適爲帖括之資。亦欲使前賢鼓吹道學之功。不致埋沒終古云爾。

昔人以離騷爲經。九歌天問等篇爲傳。自非屈子之舊。然細按全書。其微言大義。羽翼聖經賢傳。有關學術人心。離騷盡之矣。作者全幅精神。實畢注於離騷。以下諸篇。則其支脈餘意。隨時抒情而爲言者也。余故釋離騷而他未之及也。

憶余舞勺時。初讀古文。 先君子授以南華離騷。訓之

曰。南華閎肆。離騷謹嚴。皆文章之至者。論道理。則離騷乃孔孟家言。尤須理會。不得止作文章觀。小子受而讀之。懵如也。垂四十年。乃似稍得靈均指趣。而謬註評之。兒譟謅粗與參校。追思趨庭之日。晝然不自知涕之霑襟也已。

余釋離騷既脫稾。適姪甦出坊本離騷辯。請質之。吳門朱悔广所著。以守死善道四字作通篇骨子。此語未易多得。每怪後世論人。不知何故。一味刻意求疵。聖人不然。如伯夷叔齊。非經大聖人品題已定。誰肯道是求仁得仁。將必曰讓國則讓國耳。何苦餓於首陽。依史記扣馬之說。將必曰既已歸周就養。何苦又采薇而死。未有不以排屈原者排夷齊也。屈子竊取孔門傳授心法。以著離騷。卒能成仁取義。不負所學。汨羅首陽。竝峙千古。然不幸不遇聖人。太史公悲其志。想見其爲人。而未窺其學術之淵源。自揚雄班固。倡言排之。揚雄爲莽大夫。班固爲竇氏賓客。之二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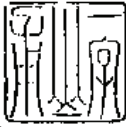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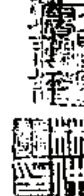
排屈子也固宜。唯是尚論者因襲不察。竟作一成不可變之定案。忠亦可排。死亦可排。文章亦可排。二千餘年閒。無推屈子爲聖人之徒。離騷爲明道之書。此名教之一憾也。以吾所閱註騷諸家。實亦絕少道著痛痒。明其守死善道。是中庸之爲德也。聖人所願望難見也。而又何可排之有。而離騷之作。原本中庸。亦可以深思而自得之矣。只此四字。已足稱別開生面。餘不具論。遜請筆之於書。

同學內弟牟永澄匯川甫。穎悟過人。見解敏捷。描註甫華離騷史記等書。相與論辯考訂。雅幸教我。玆匯川授經長安。風雨連朝。不勝今昔聚散之感。

霞山林仲懿山甫氏識

離騷中正

後學林仲懿評

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降音洪

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名叶民

【註】屈原名平。楚同姓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氏。苗裔遠孫也。朕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大之名。曲禮祭父曰皇考。伯庸字也。攝提星名。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貞正也。正月爲孟陬。貞於孟陬言攝提正直寅也。庚寅正月庚寅日也。降即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之意。皇謂厥考。覽觀也。揆度也。初度初生之時也。肇錫始賜也。嘉善也。

【解】開口遡高陽之苗裔。明其爲楚宗室。與國共休戚。次特書皇考曰伯庸。家法淵源。惟恐失墜。便見定要

做忠臣孝子之意敘降生時日上應星辰便見其生也有自來其死也有所爲之意敘錫名而推究其義蘊便見顧名思義學術人品定敎不愧嘉名之意全篇大旨都已籠起在發端二章之內不得與尋常家乘年譜作一例看細玩正則靈均字義正不偏也則不差也蓋以天命之性言卽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也靈善也均調也蓋以率性之道言卽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也下文吾旣有此內美卽指正則靈均

之義而言其所性之根於心而非由外鑠也一生爲大儒而紹執中之傳爲忠臣以立名敎之坊皆寓意於覽揆錫名之始其旨微矣先儒謂子思作中庸先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他書罕見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看來屈子實竊取子思之意遡執中源頭以發端非一部中庸爛熟胸中定然作不出離騷文字天下後世當必有以吾爲知言者

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能叶柰或叶尼佩叶敗或叶皮）汩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汩音聿與叶武阰音毗擥同攬莽音姥）

【註】紛盛也重厚也再也修治也能勝任也能熊屬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强壯者曰能扈被也江離蘼蕪也芷白芷也生於幽僻之處故曰辟芷紉索也蘭香草也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數花而香不足者蕙汩疾行也搴拔取也阰山名木蘭木名去皮不死攬采也洲水渚也宿莽草冬生不死者

【評】紛吾旣有此內美二句是牽上搭下法旣已所性之善再加學問之功抽思章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卽此二句註疏江離辟芷秋蘭木蘭宿莽皆芳也芳與穢相反蓋以喻言古今聖賢之嘉言懿行帝王之良法美政凡有益於身心性命有裨於國計民生者皆是也後凡言芳皆倣此曰紉曰搴曰攬曰朝夕喻言取善之功惟日不足曰扈曰佩喻言身體力

行。服膺弗失。皆以言其修能也。皆所以修此內美也。下文滋蘭樹蕙飲露餐英諸章。意皆做此。修名好修。皆從修能二字出。玩其指趣。的是擇善固執、學如不及底工夫。汨余若將不及二句。是上下四句中紐、一意翻作兩層。反覆咏歎。意味深長。使我流連於心口而不能去。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序叶素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乘乘本字馳當作馳

注 淹。久留也。代序。更次也。草曰零。木曰落。美人。託詞以指懷王。撫。循摩也。撫壯。愛目惜力之意也。穢。惡也。汙也。此度。即下文偷樂是也。乘騏驥以馳騁。即上文汨若不及之意。道。引也。

註 上文既自言其進德修業。寸陰必惜。此則又以歲不我與為懷王儆也。穢與芳相反。王不幸而誤出於穢。趁此年力方壯。急自修省。棄其穢而芳是圖。亦復何難。而王何為不然。乘騏驥二句。勉其速自處仁遷義。而已為之道先路。即孟子引君當道之旨。來字一往。有大聲疾呼、舉手相招之勢。吾字重讀。猶言照我來。教他認定指南車。與黨人鍼鋒相對。路字最要著眼。作聖作狂。判於岐路。此原與黨人羣人鬼關處。觀下文可見。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在上聲 菌音窘 維與唯通 茝叙上聲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註 三后。謂禹湯文武。純粹。至善也。不雜也。椒。木實之香者。申義未詳。菌。竹筍名。本草有菌桂。花白蘂黃。正圓如竹。茝。香草。齊謂之茝。楚謂之離。耿介。光大也。遵。循也。道猶路也。昌被。衣不帶也。蓋放肆之貌。捷徑。邪出小路。窘。急也。

〔註〕承上言吾道先路非吾之路也昔三后之路也非三后之路三后之純粹遵堯舜耿介之道而得之者也三后既已遵道得路後人率由美政萬世無弊可也何桀紂之昌披舍正路而不由自取窘步邪何者怪而歎之之詞從三后遡堯舜痛悼桀紂手法矯變指點醒豁彼堯舜之耿介一句是本文上下關鍵遵之者爲三后畔之者爲桀紂便是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底說話此二章又是前後文之關鍵以三后堯舜點明自己之路淵源有自以桀紂引出黨人之路覆轍可鑒細尋其金鍼實開文法衆妙之門三后堯舜是一篇主腦芳之亂也篇中芳字自此出現前後采芳種種皆本於此衆芳所在不可悉數申椒箘桂芳之巨者蕙茝芳之細者舉此則可推類以盡其餘芳以喻善穢以喻惡穢即人心也芳即道心也察夫芳穢之閒而不雜者精也得一芳則扈之佩之而不離者一也自堯舜以執中相授受而三后遵之純粹耿介皆執中之衍義疏意也名而曰正則字而曰靈均執中而曰純粹曰耿介是一例文法或以未嘗明拈執中而疑之獨不見子思言性情之德只就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說个中字和字孟子却說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且得謂孟子與子思有殊旨乎大抵昔賢說理但取義意印合不必如訓詁講章舉業文字依口學舌專在字面上較其豪釐分寸兢兢然唯恐失之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樂音洛隘叶益）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怒（齌音劑怒上聲）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舍叶戍）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傷靈修之數化。化叶訶

【註】黨人謂上官靳尚之徒。皇輿謂懷王。前王謂三后。踵足跟也。武迹也。荃亦香草。蓋時人相謂之通稱。此則謂懷王也。齌炊餔疾也。齌怒卽惜往日所謂職氣志而過之也。謇謇忠貞貌。忍而不能舍言欲忍而舍而終不忍也。九天天有九重。正乎質也。質正其是非也。靈修言有明智而善修飾。蓋婦悅其夫之稱。此則託以指懷王也。曰。敘其始約之言。黃昏古人親迎之期。儀禮所謂初昏也。羌楚人語詞。成言謂成其要約之言。悔遁恨而遷也。近曰離。遠曰別。數急疾也。數化言變化之速也。

【解】偷樂者。及是時般樂怠敖。卽昌被之謂。幽昧。與耿字相反。險隘。與介字相反。卽捷徑之謂。敗績卽窘步之謂。黨人以偷樂誤王。舍耿介而趨捷徑。原之所大恐也。非懼禍及已。只恐王窘步以敗績耳。忽奔走以先後。寓持危扶顛情急之狀。所以救其敗績。而道之以及前王執中之踵武也。原以中情道先路。而王不揆度。反信黨人讒言而疾怒。則惑之甚也。中情之中。便是允執厥中之中。情實也。言執中之實理實學也。下文執云察余之中情。依前聖以節中。相觀民之計極。吾既得此中正。苟中情其好修。分明是灰綫草蛇之法。愼勿作中心字泛泛讀過。謇謇。卽奔走先後之謂。觸怒靈修。故曰爲患。卜居所謂正言不諱以危身是也。明知爲患而不忍舍去。豈有他故哉。忠臣不懷二心以事君。烈女不懷二心以事夫。一片血誠。九天可正。奈靈修之信讒不諒何哉。曰黃昏二章。自況以女子將行而爲夫所棄之詞。懷王於原。始信終疏。故云爾。湘君云。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亦此意。余既不難夫離別。拗上文忍而不能舍。翻跌最妙。原既被棄。則亦已耳。靈修倘肯遵循耿介。踵武前王。原雖離別。亦復何傷。惟是靈修爲黨人所誤。中道改悔而入幽昧險隘之路。勢將窘步敗績。原爲宗臣。能無

傷乎口說不難離別乃正要翻跌出所以悲不能含之故異樣沈痛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此之謂也故王逸訓離騷爲別愁義最確此二句猶八股中點題法試看他點得何等灑脫何等透快以上五章爲懷王發而先下黨人偷樂一句又隨手帶出讒字既以明懷王之惑實有自開並爲下文貪婪嫉妬伏根故衆皆競進二章不須另起爐竈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畮畦留夷與揭車兮

雜杜衡與芳芷 畮畝本字叶米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 刈魚肺切穢於廢切

【註】滋蒔也十二畝爲畹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五十畝爲畦留夷揭車皆香草杜衡馬蹄香也刈穫也言衆芳既成以喻輔弼成功之時也蕪穢也

【評】上文爲靈修傷此則原之自傷也靈修既已怒而疏原原復何言但惜生平力學之勤苦集善之宏多抱負實可以自信方期翼贊美政竢時觀成而身遭讒閒與蘭蕙被薙枝葉萎絕者何異枝葉萎絕不足惜所惜者衆芳耳原自以辱在泥塗與草木同朽故曰哀衆芳之蕪穢時文正喻夾寫之法蓋取諸離騷衆芳與三后衆芳相應蓋謂昔衆芳之在三后者蓋在已矣其自任以道統之重如此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妬 索音色亦叶素妬叶蠹或如字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註】憑滿也直騁曰馳亂馳曰騖冉冉行也進也

【評】黨人必欲讒原是誠何心哉爾輩競進不過貪婪於富貴求索無厭耳奈何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恐原與爾競進奪爾富貴與心嫉妬讒口交張務逞其中傷之志而後快豈知爾輩馳騖追逐爾自急急原之心不與爾心同但恐老之將至修名不立是則

所急也。初不與爾競進。爾之嫉原。亦甚無謂矣。發黨人嫉妬之隱情。而自明心跡以曉之。詞氣閒冷。甚於怒罵。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英叶央　姱音誇　顑音坎　頷袞蒿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擥同攬　蘂蘂上聲　纚叶蓏

注 英華也。苟但也。余情即余之中情也。姱美也。顑頷食不飽而面黃之貌。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蘂花心鬚也。花外曰萼。花內曰蘂。矯正曲使直也。索絞也。胡繩亦香草。纚纚索好貌。

評 承上恐修名不立而言。雖爲黨人所嫉。而朝夕黽勉。有加無已。朝夕與第四章朝夕字相應。但彼以朝夕關合上文年歲。此以飲餐關合下文顑頷。故相應而不複。曰飲曰餐。視擥攬之義更進一層。練者。煮繅而熟之也。夫修能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所學者熟。而

融會貫通。自有提綱挈領。執簡御繁之妙。故曰練要。此與夫子之一以貫。孟子之反說約。都是一家眷屬。此原所以自負得此中正也。理義之悅心。猶芻豢之悅口。有此大美在中。雖長顑頷何傷。所謂謀道不謀食也。苟余情二句。爲兩章樞紐。與三四章汩余二句。同一花樣。而鍼綫又別。練要以起下章。顑頷以足上文。離騷慣用中紐法。而用各不同。讀者詳之。結者。收斂而締結之也。貫者。聯絡而貫串之也。此章寓言學問經濟兼綜條貫。正是練要底眞實意義。擥木根。爲茝與薜荔設。索胡繩。爲菌桂與蕙設。上二句。先擥木根而後結茝貫薜荔。下二句。先矯桂紉蕙而後索胡繩。結字貫字。與擥木根是一串說。省却矯紉之義。矯字紉字。與索胡繩是兩層說。結貫之義在言外。用筆順逆不同。詳畧互異。四句文字中有如許變態。學者熟讀離騷一篇。便是換骨金丹。自篇首至此。凡十九章。而采芳者七。八言離騷總雜重複。蓋指此。不知采芳

以喻取善修能非一端可成采芳非一言可盡三四章言下學立心好善之勇也七章言前聖典型求善之府也十四十五章言多學而識善之富有也十八十九章言由博反約善之得其所歸也采芳不一而足正是望以修能不察其各章次第淺深之意而目爲重複靈均文字之工學術之正埋沒多矣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服叶蒲北切）

注 謇通作蹇易蹇卦蹇難也又楚語也亦北方通語前修前代修德之人也服習也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死

評 此章結上文四章之意原自朝夕以法前修黨人貪婪以相馳逐犬吠所怪遂不相容不待與彼競進而後嫉妬然有彭咸之遺則可依但得彭咸引爲知已足矣雖不周於今之人庸何傷下手作離騷先有一彭咸在胸中却是盡頭底打算國家事倘有一綫

可爲豈恐出此其自沈於何年雖不可考而懷沙絕筆自是在仲春東遷九年不復之後壹自頃襄七年迎婦於秦復與秦平而復仇終無望矣楚之亡可翹足而待矣捐軀報國氣作山河豈不偉哉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何獨至於屈原而劣之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生民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艱叶薊 鞿音機 誶音萃）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纕音襄 茝音齒或叙上聲 悔叶喜或叶槐上聲）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謠音遙 諑音卓）

註 大聲歎曰太息長出氣也掩涕猶收淚也好善也馬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又馬絆曰羈誶諫也替廢也纕佩帶也申重致也善猶王如善之之善浩蕩無思慮貌衆女喻黨人蛾蠶蛾也美女眉似蛾眉勾曲如畫原自喻也謠毀也諑譖也

【註】貞臣被讒。願依彭咸。可不謂大哀乎。故長太息以掩涕。哀生民之多艱。自註所以太息掩涕之故。生民。猶言生人。多艱。謂君臣遇合之難。鞿羈。言檢束身心。不使放逸。即主敬之學。蓋竊取夫子修己以敬之旨而喻言之。此衆芳之要領。依前聖以節中之根本也。與黨人偷樂正相反。屈原著離騷。以執中作骨子。執中又以主敬作骨子。朱子云。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離騷立言。正復爾爾。原之好修。得力在鞿羈。而以此責難陳善。被斥甚速。朝誶而夕替矣。韓文公句。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蓋藍本於此。蕙纕攬茝。以喻善言。既以蕙纕見替。旋又申以攬茝。固知謇謇爲患。亦所甘心。雖九死而不悔也。余心所善二句。文法倒裝。猶言鼎鑊甘如飴。宋孝宗時。禁道學。朱子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朱子曰。吾生平所學。唯此四字。豈可忍默。既替余以蕙纕。又申之以攬茝。與朱子所

云。其揆一也。靈修唯浩蕩。故鞿羈之言。朝誶夕替。而不知其爲中情也。不察原之中情。何不察夫民心。察民心之所同然。而原之中情可知矣。乃終不肯察。而唯衆女謠諑之爲聽。以美爲淫。能無怨乎。此三章又爲懷王發。再申第十章荃不揆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齌怒之意。其曰衆女謠諑。意在怨靈修之偏聽。不是正責黨人語氣。然恰好引起下文時俗工巧。一路文法。百轉千迴。都是水到渠成。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偭音緬　錯音措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忳音豚　侘茶去聲　傺音懥　態叶梯

【註】時俗。指黨人。偭。亦背也。規。所運以爲圓之器也。矩。所擬以爲方之器。今曲尺也。錯。設置也。繩墨。引繩彈墨以取直者。今墨斗繩是也。追。古與隨通。言舍直而隨曲也。度。法也。言爭以阿合苟容爲法也。忳。憂貌。鬱

邑。猶於邑。短氣也。侘傺。失志貌。遠奄忽也。

評靈修之浩蕩。黨人之偷樂誤之也。原欲道之以鞿羈。制節謹度。繩武前王。時俗則誤之以偭規矩背繩墨。爭以阿合苟容之術。巧爲蠱惑。使靈修墜其術中而不覺。工巧者日親。則謇謇者日疏。原所以獨窮困乎此時也。而原寧死不忍爲此態。玩章首一固字。因上文怨靈修。而明其罪在黨人。非靈修之過。蓋原之怨黨人。痛入骨髓。而共怨靈修。則孟子所謂怨慕也。

規矩繩墨。踰前聖法。則曰偭曰背。言縱欲敗度。蕩檢踰閑。此其所以爲偷樂。而與鞿羈者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中幅陳詞。夏康桀紂之與三后。亦只是偷樂與鞿羈之分。其曰循繩墨而不頗。與偭規矩背繩墨正相反照。離騷九十四章。凡二千五百言。只是一意孤行。一氣流轉。然初看實亦未易討得下落。久久熟讀。自當了然耳。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二句。以對偶行之。未爲不工。他却用作第二句第三句。一錯落閒添。如許紆餘婆娑之致。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安叶煙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淸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詬與訽同

註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鸇之類也。異道。猶言不同路。抑。按也。尤。過也。責也。攘。除也。詬。罵也。辱也。前聖。卽堯舜三后是也。

評承上不忍爲此態。言君子不能與小人爲伍。如鷙鳥之不羣。而小人亦必不能容君子。世豈有方圜不同而相合。亦豈有邪正異路而相安者乎。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自古爲然矣。屈心抑志。忍尤攘詬。言無罪而見尤。無端而蒙詬。本非所甘。但君子常不勝小人。已必不能與黨人爭。無可奈何。屈心抑志以忍之攘之而已矣。攘詬若其非詬已者也。雖然。終不能自毀其道以從於邪。寧伏淸白而以直死。不競周容而以

曲生直字從上文繩墨出即懷沙章畫志墨前度未改之意黨人之所薄前聖之所厚恃此以不恐黨人其如原何厚字極有意味俗以相契謂之厚言前聖與已若金蘭契交以心相照者然下文依前聖依字言已與前聖若骨肉至親不能相離者然二意循環絕妙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

步余馬於蘭臯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服叶復）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集本字）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虧叶其）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樂音洛　懲叶長）

註相視也察明審也延引頸也佇久立也復與覆通詳察也臯水邊淤地其中有蘭故曰蘭臯邱上有椒故曰椒邱止息歇也離與罹通離尤身遭罪責也芰蔆芰也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蔆荷蓮葉也芙蓉蓮華也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高冠岌岌涉江章冠切雲之崔嵬是也佩玉佩

也俗別作珮陸離猶嵾嵯又美好分散之貌澤指玉佩而言即禮聘義溫潤而澤之義也雜糅言芳澤合一也繽紛盛也菲菲香也懲忞也有所警戒而改悔也

評上文自信已到十二分忽然拗筆作回翔之勢自信之餘又復自反言吾道先路而王不肯來其或相道不察吾先自迷豈必自以為是而不悔於是延佇回車反覆諦視吾路果有迷誤將及行之未遠改前

葳而厌之蘭皐也椒邱也路之芳也如此步徐行以道之馳疾行以道之且焉止息茹足以待王之來又曲盡其道之之術也如此原何迷何悔之有但進思盡忠持非其具而不能入且致得罪廢替雖欲爲王道先路豈可復得有退而已矣身可退而好修不可懈退將復修吾初服孟子所謂窮不失義也芰荷爲衣芙蓉爲裳高冠岌岌長佩陸離皆修其初服之謂而玉佩則又有進一層意故作兩章分寫前章則曰

余情信芳次章則曰芳澤雜糅芳以言乎修能之善也芳澤雜糅以言乎善之堅貞也此一意翻作兩層之法而合之則又兩章共完一意之詞也時文唯百川靈皐兩先生對偶精於此法余評二方稾故必悉爲拈出俾學子向往焉離騷言玉始此玉者堅剛而有潤眞玉烈火燒之不熱故以自喻其操守蓋但言芳則世固有中道改節之人而芳澤合一則顚撲不破矣修能至此夫然後敢自信曰昭質無虧也後凡

言玉意皆倣此昭質即大學明德之義所謂正則靈均吾既有此內美者是也昭質未虧言其所得於天所得於親者之光明不昧而自幸其完全而無所虧欠也此修能之成也與開章一大照應爲前幅一大結束勿以作者藏鋒遂致忽過忽反顧以游目反顧謂反而自顧昭質之未虧游目謂將往觀乎四荒一句中有牽上搭下之法言不獨可以自信且可與天下共信好善惡惡人心有同然雖觀於四荒之遠而

芳澤在身令聞彌章思美人云紛郁郁其遠蒸滿內而外揚涉江云吾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皆是此意彼黨人之穢行遠臭可知此意妙在言外讀民生各有所樂句可以想見黨人以偷樂爲樂原獨以好修爲樂體可解而心不可變也橘頌云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此物此志也中庸云至死不變强哉矯此物此志也自反之後自信益堅矣先生自敘至前聖所厚已是百煉南金特下一悔字翻起波瀾重複檢點

加倍寫出工夫之細密德性之堅定修名光於宇宙
姱節不避刀鋸更覺浩然之氣溢於筆墨之外若無
此波瀾洄洑則一直文字望而易盡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
殀乎羽之野（嬃音須　嬋音蟬　媛音袁　鮌與鯀同　婞同悻　野叶暑）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
判獨離而不服（薋音茨　葹音施　服叶[illegible]）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
何煢獨而不予聽（聽他丁切）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
重華而敶詞（敶古陳字）

【註】楚人謂姊曰嬃嬋媛眷戀牽持之意申申猶言刺
刺不休婞很也博謇謂博學而忠直紛喜也薋蒺藜
也菉蓐也葹卷葹也三者皆惡草以比黨人判分也
獨離離人而立於獨也不服不肯降心相從也朋黨
也節裁也制也喟歎也憑恚也歷經歷也沅湘皆水
名重華舜號舜葬蒼梧九疑山在沅湘之南

【評】方百川先生教人爲文必於思路斷絕處轉身放
步湧溢而出乃見精采作離騷至三十三章自已心
跡都已說盡借女嬃來作一迴頓脫卸出陳詞叩閽
求女諸章所謂轉身放步湧溢而出也然細按其筋
節又未嘗不是藕斷絲連之法曰獨有姱節曰獨離
不服從上文余獨好修以爲常句出余之自信在此
嬃之詈原卽在此獨自立異以異於衆與鮌婞直何
異此其有招禍之道也原謂余之好修乃中情也無
如衆自不察何耳世並好朋莫肯余聽固已柰何嬃
亦不聽嬃亦不聽原與煢獨矣依前聖三字與嬃口
中兩个獨字鍼鋒相對原只是依乎前聖執中之道
不敢有違初非剛愎自用故與衆相牴牾但時俗以
工巧相尚多可少怪遂指好修爲獨異而不知質諸
前聖則此心同此理同也依前聖以節中是一篇主
意不曰執中而曰節中讀者勿疑堯舜禹之授受曰

執宋湯則曰建中周則曰建極言雖殊而理則一也
節中者裁制事理以協於中正是中庸執兩用中確
義原詞法前聖爲黨人所不容歷此邪世能無歎憤
唯有南濟沅湘就重華而陳詞庶爲已與黨人判其
曲直耳惜誦章命咎繇使聽直即此意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衖 衖與巷同叶紅去聲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
又貪夫厥家 浞音捉家叶姑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
用夫顛隕 澆音顤又音傲又作奡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
之不長 菹同葅醢音海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
繩墨而不頗 差倉何切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

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 服叶復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
固前修以菹醢 阽音店悔叶桅上聲鑿潛去聲枘音芮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
余襟之浪浪 曾音增歔音虛欷音希當平聲浪音郎

【注】九即大禹謨六府三事是也辯詳審也九辯即水
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之義九歌即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之義夏康啓之子太康也五子
太康之弟衖里中道也太康事見夏書五子之歌羿
澆見左傳襄四年封狐大狐也會稽人呼妻曰家里
故浞淫羿妻曰貪厥家強圉與詩大雅彊禦同違背
也邪惡也菹酢菜醢肉醬言烹殺諫臣也儼矜莊貌
祗亦敬也覽民德錯輔言皇天鑒觀下民其有德者
則安置而輔助之以爲天下君也聖哲指禹湯周茂

行即上章所云也苟誠也用此下土言富有四海也
服行也陸近邊欲墮之意量審也鑿孔竅也正猶定
也枘刻木耑所以入鑿曾猶重也歔欷悲泣氣咽而
抽息也當遇也茹柔輭也襟衣交領處浪浪流貌
【評】陳詞緊承依前聖以節中發論夏康桀紂背中者
也背中者禍不旋踵禹啓湯周節中者也節中者福
如操劵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亦在乎敬肆之間而
已丹書云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怠勝敬者滅欲

勝義者凶本此以陳詞數行中檃括一部書經道理
使人肅然生敬三后桀紂於第七八章發其端純粹
昌被實義留在陳詞處痛快發攄此虛實那移法陳
夏康羿澆桀紂而偷樂者已伏其辜陳湯禹周而戰
羈者已處全勝已與黨人脚色不須更陳此影照法
亦省文法也陳詞始啓重華所不及知之第一君能
敬承繼禹之道者也太康則逸豫滅德者也五子
用失乎家衖蓋以五子之歌況離騷之作意與篇首

高陽之苗裔相應因太康而竝及羿澆之誅滅爲亂
臣賊子揭刑書固亂流其鮮終固字妙言亂賊之流
決無令終是更不許微幸萬分一之詞日康娛而自
忘自忘字妙言他自已忘却是亂流不知天須饒他
不過也以下若遞數三代興衰不惟重滯不靈抑且
累幅難盡看他趁勢遂及桀紂將背中而自取敗亡
者作一筆寫乃逆遡禹湯周將節中而誕膺天命者
作一筆寫此長題翦裁類敘法夏康桀紂分寫湯禹

周合寫以儼而祇敬屬湯禹論道莫差屬周者互文
也儼而祇敬言主敬也敬以直內之說也論道莫差
言精義也義以方外之說也舉賢授能舉直錯諸枉
也循繩墨不頗用其中於民也其先之以儼而祇敬
則謂主敬而後能精義精義而後能知人善任知人
善任而後紀綱法度悉中繩墨而無偏頗此天德王
道之序而主敬又爲執中之本也虞廷十六字本合
有个敬字在原非深於洙泗之學何足以發之瞻前

者。觀湯禹周之所以興。顧後者。觀太康桀紂之所以亡。相觀民之計極。與二十三章不察民心反照。計。謀也。極。即洪範建其有極之極。中也。既以古爲鑒。又當謀及庶人。以節中。即問察隱揚執兩用中之意。人主顧畏于民嵒。用人行政。動關民心之向背。夫焉有非義之人而可用。非善之政而可行乎。義字用反點法。既陳三代興亡之由。又陳已所以陳善閉邪者如此。忠言逆耳。黨人讒毀。幾被殺身之禍。而反之初心不

以爲悔。前修固有以鑿枘齟齬而菹醢者。原何獨不然。然爲臣至以菹醢自矢。則又傷心於生不逢辰。而不禁歔欷霑襟者也。

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正清征虯同蚪鷖音翳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縣音懸圃音布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崦音淹嵫音孜

飮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屬音著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夜如字或叶豫屯音豚御叶迓或如字

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

閶闔而望予。下叶戶予叶武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曖音愛罷音皮妒叶覩

註 敷。布也。衽。裳際也。耿。即耿介也。駟玉虬。駕四龍也。虬。龍子有角者。鷖。鳳凰別名。埃風。風起揚塵也。征。行也。軔。所以止輪之轉。去軔則車行。故始啓行曰發軔。縣圃亦作玄圃。在崑崙山。崑崙去地一萬八千里。上有會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閬風。或上倍之。是謂玄

圜。靈瑣靈神之所在。門鏤文如連瑣。以青塗之曰青瑣。羲和日御也。弭按也。節。秋官所謂道路用旌節也。崦嵫。山名。日所入處。曼長也。咸池星名。日浴處也。總結也。扶桑碧海中樹。長數千丈。兩榦相依。生日出處。若木辰野之山。有樹名若木。日所出處。逍遙相羊。皆遊也。望舒月御也。飛廉風伯也。屬從也。鸞神鳥。鳳凰之佐。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又雄曰鳳。雌曰皇。皇通作凰。先戒先期告諭。衆神也。雷師豐隆也。具備也。

[illegible]也。飄風旋風也。屯聚也。離附麗也。霓虹也。雄曰虹。雌曰霓。御迎也。紛衆也。總總猶纔纔。聚也。離合疏密不定之貌。斑陸離雜色參差也。上下低昂不定之貌。閽守門隸。閶闔天門。曖曖昏昧貌。罷極也。

評 陳詞重華。光明正大。與三后之純粹。先後同揆。卽堯舜之耿介。心源可接。故曰耿吾既得此中正。著此一句。聲明自己學術。原本執中。則純粹耿介。皆執中之術。義疏意可知已。中情節中之中。便是允執厥中之中。亦可知已。此句在本文爲結上起下。而實全篇之點睛處也。其兼言正何也。名曰正則。卽是中字義也。修能伊始。則曰吾既有此內美。修能既成。則曰吾既得此中正。作者明明相應。讀者自看不出耳。其曰有此內美。卽孟子所謂我固有之也。曰重以修能。卽孟子所謂盡其才也。曰得此中正。卽孟子所謂求則得之也。學者會孟子而爲屈原。是操戈而入室也。中正之道。上與天通。陳詞甫畢。而駟虬乘鷖。奄忽上征

[illegible]。朝發蒼梧。夕至縣圃。上征不知其幾萬里也。縣圃爲仙界勝境。而日已將暮。不暇少留。丁寧羲和。勿迫崦嵫。言上征之急迫也。飲馬咸池。總轡扶桑。逍遙相羊乎若木。言上征之從容也。以路曼曼二句作中紐。爲急迫。爲從容。皆因路修遠之故。皆所以上下而求索也。上下求索。言不知上帝所在。而上下以求之也。前望舒以下。則又所以寫其急迫也。凡人遠行。初出門必心急。數程之後。漸覺從容。及所詣之地漸近。則

又復心急。屈原上天。亦復如是。望舒導前。飛廉擁後。選署衆神。兼程而進。乃鸞皇先戒。而雷師以未具告。原豈復能少緩須臾。於是令鳳鳥飛騰。夜以繼日。飄風雲霓。皆所以助其飛騰也。總總離合。寫擁衞之雜遝。陸離上下。寫旌旆之飛揚。只爲天門漸近。刻期見帝。陳此中正。訟彼黨人。故行色忽忽乃爾。豈知閽人不納。令其開關。以目視而不答。卒不得門而入。維時但見月色曖曖。空自延佇而已。世溷濁二句。在閶闔下大聲喊冤如此。以上八章。託言己費如許奔馳。冀一見帝而不得。以寓竭智盡忠冀王之一悟而不得。黨人蔽之罪。可勝誅哉。曰日忽忽其將暮。諷懷王浩蕩失時。則恐歲月之不我與。曰折若木以拂日。諷懷王及時好修。則綽有餘地以自適。意與日月忽其不淹及年歲之未晏二章。前後相映。但其詞則各有隱顯之不同。時曖曖其將罷。寓下文哲王不寤之意。幽蘭。即二十二章惠纕攬茝之意。結幽蘭。言結束而

置之高閣。無所可用。與結茝意不同。延佇。與詩邶風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頗相似。其中閒插雷師告未具一句。寓意蓋謂懷王不能奮雷霆之威。以進賢退不肖。以文法論。則百忙中故作此遲語。而急如星火之情益出。文章中流急渡。又須有此波折乃更佳。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閬音浪 緤音屑 馬音姥 女叶努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繼音繫 佩叶皮或叶璧 詒平去二聲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在叶才里切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繣音畫 盤叶便平聲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娀之佚女（下叶戶娀音嵩女叶努）
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
其佻巧（鴆音沈巧叶苦老切）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美而稱惡（惡叶烏路切）
【註】白水出崑崙山神泉也緤繫也高邱楚地宋玉高
唐賦巫山之陽高邱之岨瓊玉之美者瓊樹生崑崙
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花蘂食之長生自西徂
東預折瓊枝為遊春宮先資非既遊春宮而後折瓊
枝也纏繫綴也榮華卽瓊枝之榮華詒遺也登閬風
遊春宮未指所求按山堂肆考崑崙之圃閬風之苑
西王母所居也昔道氣凝寂為自然先以東華至真之

氣化生木公以主青陽元氣為萬物之先又以西華
至妙之氣配西方母養羣品曰金女亦曰金母卽西
王母也其女有曰華林曰媚蘭曰青娥曰瑤姬曰玉
巵木公卽王倪亦云東王父又云東王公居雲房之
間以紫雲為蓋青雲為城從女九千據此則登閬風
二章蓋言求王母之女春宮謂東王父所居相下女
之可詒欲以瓊華詒其從女而屬為媒也虙妃虙羲
氏女溺洛水死遂為洛神蹇修虙羲氏之臣一云古

之媒理媒也紛總總猶言紛紛聚訟離合持兩端之
詞也緯繣乖戾也難遷不移也決絕之詞也次舍也
窮石山名洧盤水名保恃也四極方隅之極也瑤臺
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娀國名帝嚳次妃簡狄母家佚
女蓋言隱也猶易屯卦二爻辭女子貞不字之義呂
覽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
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
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

終曰燕燕往飛。鴆。毒鳥。食蛇。其羽畫酒飲之即死。左傳五鳩。備見詩經。皆於佻巧意無取。又蒙鳩。鷦鷯也。揚子方言。自關而東謂之巧雀。自關而西謂之巧女。說苑。鷦鷯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取茅秀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小鳥之巧於為巢者也。雄鳩鳴逝。蓋指此。猶。玃屬。豫。象屬。二獸皆進退多疑。凡人臨事遲疑不決者借以為喻。狐性疑。故曰狐疑。左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姚。虞姓。舜後。

【註】以上十章。皆求女之詞。門閽不得。繼以求女。何也。懷王外欺於黨人。內惑於鄭袖。黨人非實緣鄭袖表裏為奸。亦不至牢不可破。天閽之不開。鄭袖實為厲階。故託為求女之詞。以刺鄭袖而諷懷王也。何以知之。以哀高邱之無女。與保厥美一章而知之。登閬風。遊春宮。求神女也。再則求虛妃。再則求佚女。求二姚。總為高邱無女之故。高邱而有女。何以僕僕跋涉為也。保厥美章。則又應高邱無女。而自明其求女之意。

言吾所求。非美女也。如以美而已。則夫恃美而驕淫者。何地蔑有。彼信美而無禮。適足以傾覆人國家。正我之所違而棄之。而不憚遠來以致求者也。高邱所少不在此。吾所求不在此。我之所求。則神女也。虛妃也。佚女也。二姚也。特地把忽反顧以流涕二句。保厥美以驕傲一章。錯落插作中紐。文字故有天矯離奇之觀。求神女二章。求虛妃二章。求佚女三章。求二姚二章。所求同一不得。而敘次各別。求神女。則既登閬

風。復遊春宮。兩指所求之地。不言所求之人。詒則折瓊華。媒則相下女。卻是疑慮不敢直致之詞。不得即在言外。求虛妃。則指其人。不知其地。故令豐隆求所在。詒則解佩纕。媒則令蹇修。求之幾得而復失。歸次窮石。濯髮洧盤。點綴語在末後。求佚女。則因神女虛妃不可得。情急登天。遍觀而見有娀之佚女。人地並出。鴆鳩不可為媒。受詒端屬鳳凰。媒用實寫。詒用虛寫。作勢先出有娀之佚女。末後方點高辛之先我。求

二姚則先點少康次出二姚曰及未家緊承先我而言曰有虞之二姚亦人地並出理弱非壯保媒拙無巧詞不待既事而已知其不可得媒用虛寫詒則省文遠集無所止浮游以逍遙點綴語在前頭筆筆變化如神龍出沒不可端倪而布置各自中規合矩細玩其手法文家秘鑰思過半矣其求佚女而擇媒於鳥者何也因高辛以燕爲媒而言也鴆與雄鳩則隱指鄭袖信用之人鴆喻其陰賊佻巧喻其機變鴆爲媒云云言逆知其不可使爲媒非既使之而後知其讒閉佻巧也鄭袖固褒妲之流未可與莊語即欲說鄭袖以轉移懷王若輩誰爲通其意者而禁闥又不可以自適猶豫狐疑計將安出故以無聊之極思斷章取義如此觀下文閨中邃遠可以想見欲遠集而無所止即後幅不忍遠逝心事此處先透起一筆世溷濁二句與叩閽結語同只爲叩閽不得而求女求女又不可得天閽將何時而闢黨人蔽之

害何時可除故仍前大聲疾呼如此前之疾呼是不閶闔外希圖帝之闢之此之疾呼則不知身在何地亦不知欲使何人之闢之也叩閽求女俱以蔽賢嫉妬作結語言釀成禍敗所由黨人嫉妬之故罪坐黨人固立言本意亦文法合當如此若諷懷王刺鄭袖撤開黨人則文法疏矣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言者類

[註]宮中門小者曰闈屋宇深遠曰邃寤與悟通終古猶言常也

[評]叩閽求女俱是寓言閨中邃遠則明結求女十章之爲鄭袖而作也哲王不寤則明結叩閽八章之爲懷王而作也原懷中正之情而不得展用以爲美政楚事日非目擊心傷焉能忍而與此嫉妬之黨人鬱鬱久居哉行文至此水窮山盡再看他下文如何轉身放步然既不能與黨人久居原雖無去國之志而

爲原謀者。將必出於去之一策。與下文又有自然相生之勢。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藑音瓊筳音庭篿音專慕叶謨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上女如字下女音汝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昡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宇叶若曜音躍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要與腰通佩叶背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珵音呈當平聲

【註】索取也。藑茅靈草。楚人結草折竹卜曰筳篿。靈氛古之善占者。慕愛而習翫模範之也。釋舍也。宇屋邊也。在屋則簷邊爲宇。在國則四垂爲宇。昡自無常主也。曜視誤也。珵美玉也。當偶也。蘇取也。幃謂之幐。幐香囊也。

【評】黨人嫉妬。闇中邃遠。哲王不寤。原其將依彭咸之遺則矣乎。雖然。其或天不絕楚。懷王悔禍。非原誰與爲美政者。而決然一死了局。原所不忍出也。於是命靈氛占之。兩美必合二句。言兩美相慕。自是必合。今則孰信好修之爲美而慕汝者。靈氛爲決此都斷無兩美之合。言留則不吉也。思九州至何懷故宇。勉其遠逝。言去則吉也。豈惟是其有女。猶言何患乎無君。孰求美而釋女。猶言令汝其誰也。前幅靈修。以夫比君。此又以君之求臣。比美女之求賢夫。古人比體之言。不拘一例。此女字與中幅求女之女不相涉。中幅求女。與前幅衆女嫉余之女。亦不相涉。若謬爲糾纏。則文如亂絲矣。人言離騷故亂其緒。吾謂非作者之亂其緒。實由讀者之亂其緒耳。芳草反照黨人。言故宇既無芳草。九州之大。當自有之。而何故宇之戀戀爲。世幽昧二句。言舉世茫茫。善惡不分。雖遠逝亦難

離騷中正

期有合所以不去之故不必說明姑以是謝靈氛是答去則吉之占民好惡二章答留則不吉之占言人之好惡固不同而以穢爲芳以芳爲穢未有如此黨人之獨異者豈望其審美之當靈氛之言是也覽察草木二句言草木香臭且不知又豈能分美玉之可貴而相與爲佩也是上下四句中絕蘇糞壤以充幃其藏又不但服艾盈要而已此二章痛罵黨人顛倒是非即復妙變白爲黑倒上爲下一章意離騷本人心道心以爲言善惡兩字是屈與黨人數段註脚篇中都以芳穢喻言其正言則孰非善而可服點出善字好蔽美而稱惡點出惡字孰云察余之善惡並點善惡字而喻言之無非正言可知已又妙在點得渾然無迹極著意處似極不著意讀者正要著眼看去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迎叶牙剡音琰）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榘同矩矱音蒦咎繇古皋陶調叶同）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媒叶迷）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舉叶古）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鵜音啼鴂音玦）

靈巫祝也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巫咸始作巫郭璞云巫咸以鴻術爲帝堯醫生爲上公死爲明神糈精米所以享神翳羽葆也九疑並迎謂九疑神降已並迎之也皇尊神之詞剡剡光貌揚顯也靈神之精明也榘矱尺度也儼敬也摯伊尹名調和合也言湯禹敬以求合而摯咎能合之也行媒喻左右先容者也呂望鼓刀太公望嘗屠牛於朝歌見史記索隱甯戚

淮南子作甯越衞人也困窮爲商旅暮宿齊郭門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曰歌者非常人命後車載之該載也輔以爲輔佐之臣也央盡也鶗鴂子規也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

【評】靈氛之吉占與原心大相剌謬再要巫咸決之百神備降並迎九疑冀幸得吉占於故宇不謂衆神揚靈乃復以遠逝之吉故來相告語也榘矱字與規矩䂓墨相應言湯禹求合必加一儼字是有意照應儼而祗敬曰湯禹曰周文插入武丁齊桓幾索又在有意無意之閒引古君臣湯禹二句先君而後臣傅說六句先臣而後君以榘矱所同領起湯禹二句以中情好修領起傅說六句榘矱所同即同此中情好修者也互文閒出以爲樞紐但覺宛轉低回一往情深而無平鋪板重之迹託巫咸歷數古來聖賢君臣同德不戒而孚勉原以求君正是諷懷王以求臣蓋謂

湯禹諸君非開創則中興之主也而必求摯咎繇傅說呂望甯戚以爲臣懷王有一屈原而不能用豈其不欲爲湯禹武丁周文齊桓邪年未晏時未央勉原及是時而遠逝實以顧犬未晚補牢未遲諷懷王與日月不淹撫壯棄穢隱隱相應鶗鴂先鳴履霜堅冰之謂也百草不芳起下時繽紛以變易五章言朋黨成風無一善類孤忠獨立可爲寒心巫咸爲原危原爲懷王危也意最激切而嗟歎永歌溫雅醞藉賈長沙痛哭流涕文字實不及此昔人謂屈原之騷上續三百篇而無愧豈不信哉勉陞降至時未央言去則吉鶗鴂二句言留則不吉靈氛先言留則不吉次言去則吉巫咸先言去則吉次言留則不吉看他行文變化又須知初占只望有遇於楚本無去之一策靈氛恰好該從留則不吉說起變出去則吉以廣占者之意再占單道不欲遠逝故宇意在言外巫咸恰好該從去則吉說起掉轉留則不吉以絕占者之望文

法連環脉情脗合一似天造地設都非人力安排先生技蓋至此乎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薆音愛蔽如字或音鼈折音逝或如字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 留如字或叶牢茅音矛或如字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樧音殺幃叶儀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化叶訶離叶羅

評 偃蹇衆盛貌薆障也諒通作亮不諒不善也繽紛亂也蕭艾蒿也委厥美自棄其美也慆亦慢也樧茱萸也充佩幃椒以椒充佩幃也言私暱也

評 巫咸舉古人遇合之易勉原往云云原謂遇合可必卽當待之故字乃以瓊佩之偃蹇衆薆黨人嫉妬蔽之不已且將折之此何以故字直貫一章故字如此九州可知雖經降上下安知其必有合邪所以不去之故不必說明始以是謁巫咸此章爲答去則吉之占也時繽紛以下五章答留則不吉之占謂百草不芳識如巫咸所云而不可以淹留矣靈氛占畢先

答去則吉次答留則不吉巫咸占畢亦先答去則吉次答留則不吉答去則吉俱是疑詞答留則不吉俱是決詞又要看他不變處其必先答去則吉而爲疑詞者何也無庸議之意也其次答留則不吉而必爲決詞者何也將以偪出從彭咸所居也又兩占之詞俱詳於去而畧於留兩答之詞俱畧於去而詳於留何也兩占所重在勉以去而兩答之所重在傷心於不可留故[illegible]勿草草翻過[illegible]或二一必[illegible]椒蘭諸

芳篇中皆以喻己之善獨此五章另是一例指人而言蓋必昔日有志好修而其後皆依附黨人棄芳就穢故歷數其罪以責之蘭芷也荃蕙也椒也揭車江離也前後錯落發放中間何昔日一章與干進務入二句緊相呼應以為樞紐而於椒蘭尤三太息焉固時俗章非為揭車江離寬其過正為椒蘭重其罪椒蘭二章一則曰委厥美以從俗一則曰專佞以慢慆詬雖分屬意則互入其病俱坐干進務入故為椒蘭而不終耳其曰無實而容長苟得列乎衆芳惡其陰為小人而陽託於君子也其曰榝又欲充夫佩幃罪椒非罪榝也榝本臭物椒非其倫今椒且自附於榝以干進榝亦樂收夫椒以植黨昔為冰炭今則膠漆椒亦化而為榝矣而蘭亦在其中矣昔日之芳草皆在其中矣干進而務入與衆皆競進時俗工巧相應不干進則已干進則務求其入不入不足為工巧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也人品心術污穢若

此又惡知綱常名教忠孝廉節之為芳而少存一祇敬之心哉何芳之能祇猶言不敬厥德祇肅者屈原之所以祇芳也慢慆者黨人之所以偷樂也慢慆字特地與前幅祇肅反對朱子云敬之一字唯畏字近之大凡不肯為惡底人是把个善字自作管轄兢兢然唯恐得罪名教有膽為惡底人是把个善字覷看蔑如公然自負有為惡之才原與黨人芳穢異路凡爭只在敬肆之關中庸言君子戒慎恐懼小人而無忌憚論語言君子有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知屈原深得前聖主敬心傳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 沬叶莫之切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女叶努下叶戸

【註】惟思也委厥美己之美為人所棄也芬香也沬已也調格調也度法度也求女即豈惟是其有女之女

飾卽瓊佩及余飾之方壯卽及年歲未晏之謂
[評]黨人以椒蘭爲不芳芳草之變而爲蕭艾弗思耳
矣原思天下之可貴孰有如茲瓊佩者故雖爲時所
委棄而特立獨行以歷此百草不芳之世芳澤雜糅
不可少虧自昔至今幾經摧折芬猶未已也孟子曰
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屈子有焉此章結上文兩答
留則不吉之言而明已之不能變心從俗如此而其
不可以留也益明已和調度以自娛猶言只可自怡
悅不堪持贈君內度之身外度之世豈復有與原同
此調度者而靈氛則曰思九州之博大豈惟是其有
女巫咸則曰勉陞降以上下求榘矱之所同則試及
余飾之方壯聊浮游而求之周流以觀之可耳此章
又從不可留沒柰何轉到去之一策結上文兩占去
則吉之言以起下歷吉將行八章然終是疑詞其必
爲疑詞者何也無可去也

靈氛旣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爲
羞兮精瓊爢以爲粻 行叶杭 爢音糜 粻音張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
遠逝以自疏 車叶姑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
玉鸞之啾啾 邅直碾切 晻音奄 啾音揫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兮高
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
西皇使涉予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
西海以爲期 待叶杜兮切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竝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
雲旗之委蛇 屯音豚 軑音地 蜿音鴛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
日以媮樂 邈音莫 樂音洛
[註]歷徧也徧閱幹枝而卜其吉也致滋味爲羞爢爛

也、粻粮也、象象齒也、邅轉也、楚人名轉曰邅、邅迴流迴轉也、雲霓謂旌旗、即下文雲旗是也、晻靄繁密之貌、玉鸞謂鸞鈴、啾啾鳴聲也、天津九星、在虛北河中、主津瀆津梁、翼敬也、旗有鈴曰旂、又交龍爲旂、翼翼閒暇之意、流沙見禹貢、沈括云、嘗過無定河活沙、履之百步皆動、如行幕上、或陷則人馬車駝以百千數、無子遺者、或謂此即流沙、赤水出崑崙東南陬、容與從容也、麾以手指麾也、津謂流沙語諸也、西皇西方白

帝、月令其帝少皞是也、騰傳也、不周山名、在崑崙西北、期會也、屯聚也、軑車轄也、蜿蜿龍狀、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邈邈遠也、媮樂也、與愉通、

【解】以上八章、言遠逝也、乃正所以明其無可逝也、崑崙也、天津也、西極也、流沙赤水也、不周西海也、豈其可逝之地、又豈有湯禹諸君在焉、而逝此以求之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無論時在戰國、九州無湯禹之君、即使有之、不忍背楚王而去故都、特行文不肯

徑直落到從彭咸、故作此空中結構、以明其不可淹留而計無復之之苦衷、爲從彭咸摩雲取勢、一片沈痛、却出之以異樣興會、文字奇觀、靈氛巫咸兩占、只云靈氛告以吉占何也、從其始而爲言也、瓊枝爲羞、瓊靡爲粻、與飲露餐英一例、又不但佩之已也、前幅多言芳、後幅多言玉、芳與玉原非兩橛、但人生前半截、唯恐趣向之不正、故多以芳言、後半截、唯恐志節之不堅、故多以玉言、此作者微意、讀者其勿忽、何離

心之可同、是傷心語、猶望其可同也、吾將遠逝以自疏、是違心語、終不忍自疏也、邅道崑崙、自下而上、其勢難、故曰路修遠以週流、發軔天津、自上而下、其勢易、故曰夕余至乎西極、玉鸞啾啾、鳳凰翼翼、各因上文難易之意而言、流沙最險難渡、不可急遽、先遵赤水徐行、次麾蛟龍以爲橋梁、又詔西皇相扶持、然後可涉、涉過流沙、便指西海、已却又要登不周、然後左轉以赴西海、路遠多艱、傳語衆車、免其扈從、徑到西

海以待期會可也是倒裝文法西海不見於禹貢去故都不知其幾千萬里至此又將奚逝也屯千乘齊至軑駕八龍載雲旗雖行色甚壯而逝之無可逝矣故曰抑志弭節身不能到六合之外神已遊乎千世之上高馳邈邈言思舜禹也奏九歌而舞韶近則所以結占詞也自故都以逝崑崙自天津以逝流沙自不周以逝西海陞降上下不爲不遠矣而所謂有女求美累獲所同者竟安在邪唯有九歌韶舞可以銷憂耳遠則所以結二后堯舜也世無知已所可自娛者依前聖以節中曠百世而相感言奏九歌而舞韶在其中言舞韶而堯亦在其中一句回顧前文呼吸千里鏘鏘一片是何等神力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將從彭咸暫假須臾之頃歌舞禹舜之樂便覺一轉快活其矢死而不忘前聖如此觀懷沙絕命之詞曰重華不可遻曰湯禹久遠益信此篇所云非虛語也其遠逝必出於崑崙而反復於不周者何也西北乾位

也乾爲君爲父示終不敢背君父之意也又西北盛陰用事而後天乾位西北以非至健不能與盛陰爭故陰陽相薄曰戰乎乾寓意以堅剛之節與黨人爭也又西北爲萬物成就之方正則靈均全受全歸純粹耿介成始成終蓋又寄意於此矣曰邅吾道夫崑崙路修遠以周流又曰路修遠以多艱又曰路不周以左轉與前幅路字道字相應原本是大中至正之路爲黨人所偪遂作修遠艱難之路然以邅迴言之則爲修遠艱難以道理言之是大中至正而已觀其曰翼翼曰容與曰委蛇曰娛樂氣象何等從容抽思曰尚不知余之從容悲回風曰寤從容以周流懷沙曰孰知余之從容皆以言其素患難行乎患難困而不失其所亨然則以忿懟狷狹訾原者豈不亦變白爲黑也哉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蜷音權行叶杭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居叶姑

【註】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蜷局。詰屈不行貌。亂之卒章曰亂。古賦末皆有亂。總一賦之終。發其要指也。

【評】陟陞皇之赫戲。似突如其來。非也。浮游而求女。周流觀乎上下。至西海而無所遇。則庶幾天上有之耳。然則特為求賢君而陟陞皇乎。非也。實為臨睨舊鄉作轉身地耳。來路。臨睨夷所忽。妙在忽字下得迅疾。真有從天而降之勢。遠逝。一似忘卻舊鄉者。忽一臨睨。郢都風景。歷歷在目。便覺天上之樂。不抵舊鄉之思。僕馬悲懷。主人之傷心可知已。然故都有知原之中情者乎。有足與為純粹耿介之美政者乎。無有也。欲遠逝而自分無可去之誼。懷故都而無足與為美政之人。黨人誤國。楚將滅亡。身為宗臣。不忍目覩。非彭咸其誰與歸。屈原意中。初非首鼠兩端。從彭咸之所居。本可直接第六十五章之後。惟是宗臣與國同休戚。國家事尚未可知。斷無一時齟齬憤激捐生之理。故託莛篿以自明其存君與國惓惓無已之心。且人臣事君。合則留。不合則去。此通義也。何必出於死之一策。不知已者。將謂可以無死而死。有乖中正之道。借靈氛巫咸勉其遠逝。以示非不知有去之一策。而熟思審處。終有不能去者。蓋自開章第一句帝高陽之苗裔。大節已定。索藑茅以下。反覆於去留之閒。如許層折。以為偪出仍不從彭咸以終篇。以死自矢。正惟如此中正。義盡而非白刃可蹈之謂。隱然自見於言外。意義周匝。直是盛得不住。文陣正正奇奇。變化無端。亦復如魚腹浦亂石數堆。東吳少年。不可捫捉。

乾隆十年乙丑中冬梓

離騷中正無卷數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林仲懿撰仲懿有南華本義已著錄是編首載讀離騷管見數則謂屈原之賦以執中為宗派主敬為根柢自叙學問本領陳述帝王心法與四子書相表裏其說甚迂故所釋頗多穿鑿如釋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謂屈子竊取子思之道所言正則靈均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相合是果騷人之本意乎

屈騷心印五卷

〔清〕夏大霖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十九年一本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屈騷心印五卷》提要

太末夏大霖用雨氏疏註

屈騷心印

心印總約

離騷求女意歸者祀神九歌似比托天問將陳治亂原廟行意貫

相連絡九章分爲寄世憂漁父和光悲世獨卜正相形稍卜居逢

遊面氣高遠傳招魂自惻刺杏酒大招王道明於約目惜淵五一

屈心千年獨寐汀洲者

武兮凡千遊其從容淵雅之修飾兮精氣浸於汗簡若過秦
兮則彭咸儀其自命兮合追凡中心良苦兮辭幽隱不可解尋兮
慈莫羨千載爲箱兮窮兮石室何光兮述懷其間道遠者兮同
三王堂駟驂駕兮賦詩風此於王所不雍兮承流而來成望都
爺其變錄兮印子孟之道仍取暖麥之不遑兮吳蕃易之世系謹
舍予與友謀兮將破慎而不敢匪惟那四通四大其有家此心此
理成一道而無言四子六經因熊後之不悉可歌可泣就道藉而
雕葬不求精意兮得其辭彩祇以詩賦兮不朝為解仍印證於心
兮智震風悲猛省驗於身兮遺離伸改浩浩沅湘兮明閃山不傳
長沙兮迹雲閉香消紫綸兮憔悴亦花前低回兮驗觸變乃擊節
而歌曰止印隅兮豈往人之不如有所不得止兮輒悄論以嘆呼

猶明良之一德兮緝熙敬止何風雅之再變兮騷賦參雜方楚懷
之信任兮讒疾害起何上官之嫉妬兮一斥三已嘆消長之機微
兮乘角衰邪勃讒微而憤之兮考前朝履亂曰總幂淺釋兮聊論
陳欲擬騷自讀兮借鑑如何汀洲杜若兮恭承芳惠毋使遺人兮
遺吊汨羅

彙閱評論

毛奇齡曰騷辭難注注者必令顯微畢達方成善本若遊閒
化有年久蒙楠泉晏君名及門翁蘇家宗而讀之嘗了然心
目最便初學若才人學士各有會心去取不同有如人面予
則以爲晏君此注實獲我心

毛先舒曰予於從家談述兄予復閱若若作敏晰開益先述方棠
陵先生十書家兩廂特傳說篇文已殊上乘此若旁無多讀
今復閱楚騷註釋闡明義斷簡當精詳惟其心印與予之心
故能洞悉屈子之文因德從言觀妙資悟此殊未了了及讀
林損齋騷鏡其采自是編出　目瞭然恍開簡帙故為其
賞何疑意付梓梨以公同好庶知洛陽紙貴本論十五矣

毛以陽曰三代以上之經書折衷於孔子三代以下之箋註斷案
於朱子獨朱註楚詞未能言簡意當識者以爲非朱子乎楚
乃後人附會夫朱子生平精力畢萃於四子之書五經自易
詩外且未能輯註成書則其未暇註楚詞也明矣故後之註
楚辭者不下十數家互相剿襲未有定本林西仲先生楚辭
燈自謂千古隻眼書出未十數年已有起而摘其疵者今晏
用兩先生博考群註與吾伯謨述先生講求十數年輯成此
書敢即謂楚辭解定於此然旁搜遠証孜孜其斷則已集前
註楚辭者之大成矣

方孫玉曰離騷一書本忠臣苦志孤寓言文乃忠臣才子合一之
文也往時論者朱子集註稱允當矣而猶未許林氏之燈而

有特識亦未遑照耀千古文夏子用內殫心隱語獨闢見福不
傍前人影響獨特考地輿見至隱至如天開一篇直二千年
來始破之今而前爲千古秋破疑團如暗室一燈光明四達殊
爲快事予嘗謂古人之書解之不易若不得其旨而援註之
則贅脫也誠能雕琢玉探驪珠收秘而不傳又可惜矣今讀
成付梓公之同好得以探其原委究其指歸其此書之幸又
讀此書者之一快也夫

汪紫垣曰新闢離騷理解不得要乃因事得此草成理順字釋句
疏發所未發解所未解頓覺心曠神怡覺夏子之心印屈子
之心雖屈子之文即夏子之文也此編出爾將千古後闢塞
窮行逆刺疑乎以未得快讀快快日盈朔朔矣

發凡

一文章片段須見前後轉折照應段段合來總成一片斷無中間意旨與首尾意旨離開者故離騷三求女之意與若落便與全篇片段離開今照定鄭袖援于蘭說却於中間中達通首王不悟語意相接其片段乃成也

一讀書之鍵信必究理先探於我也如九歌舊說爲鬼神假諸篇如首篇神降而歆享則如王說謂之祭祀辭亦也可乃至讀之細有降或不降或竟未言祭祀或近於諧褻之辭或至於非享之兒一派無理可求疑乎朱註離騷分與比賦詞詩人六義之遺是又求其比意之合而可矣何苦泥辭章之說以爲千秋障礙

一文章之異同此讀書者下工夫尋玩處也騷賦之異而同者全部書二十七篇之題異却總是此一片心兒一件事反覆之以三致意異而同者也有同而異者如離騷篇中朝搴阰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朝飲木蘭墜露夕餐秋菊落英似同也而搴攬字乃言朝夕勤力飲餐字是言朝夕樂饑旨異矣其餘辭同而意異者不勝舉瓷請于此細辨自明

一屈原既放其言不得直致於君因著騷篇託稽庶幾飛鳥貽音望或致其若耳是以篇篇不離一意首用全副精神十分筆力所謂三致意者此也乃讀者謂其重複豈知使其一篇題目分做各樣文字

一文章有字法下得特奇者正須尋味如望冀州有餘之冀字豈不奇特千以冀州在胸背充汲之中則爲判從之隱語反覆廣

當讀上聲讀去聲則否此在讀者審上下韻而辨之總別行予
音爽音核音恒明字音門音儺音半風音分紅音魂類不勝舉
方音亦不勝識也自晉沈約作韻書而後字有定音音有定韻
然收元繫其三韻於十一元予終不能合也盖舍詩韻其取四
支分支寒韻爲三韻予亦不能分也在休文當日乃取中原音
韻以成書齊四方之不同歸去其叶音之病而世俗人襲詩韻
亦漸失韻古之實音者亦又取而音之所以爲詩韻而不察中
原音韻之不盡爲詞曲者定之事音以當今之字與孑之而非
所論於漢魏以前之書也

一音韻有不必過泥者大招之只招魂之些是也如詩兮也夫只
不諒人只只如字讀音止可矣而此只訓音辭而辭乃字辭之

辭字辭又音能字是只當音字矣唐詩幾人雖偶用字辭乃韻
叶上遺寘音經又何當能能字哉些叶徙賀切音娑類之語條
音上声亦殊太硬番之當作平声音梭故謂不必過泥也

一古本首篇離騷名經及朱子本皆然其餘篇題下俱繫傳字朱
子本無傳字而各加離騷字於題上昔雜章謂始於劉向王逸
作離騷經章句其品實聽真本始刪去經傳離騷等字林雲銘
之子謂經傳字自是後人多贅者刪之是

一九歌九章舊本及之題篇其中東皇太一雲中君等則先文而
後題空三字書右東皇太一右惜誦黃宋雖仍古本乃老泉本
繇惜九歌九章爲總後題以東皇太一等爲篇首先題後文今
予讀九歌一十一篇乃一意轉折實非未可分篇故仍朱子舊
本先文後題九章則題各爲篇作非一時亦不一地乃先題後
文照林本爲

一九章篇次一惜誦二涉江三哀郢四抽思五懷沙六思美人
七惜往日八橘頌九悲回風古本至朱子皆然今之篇序乃黃
維章所次林因黃予因林也

一讀者當立心須先無穿鑿之心如集中訓釋字義此爲大同不
甚分別其若某人之訓若前人特取者出於中意者則採說甚
某人必須標出姓字若之前有若竊爲已有則竊其名矣
而其爲穿鑿之心一在於中以見回護失悞甚有之若採帽
前訓者必不敢得魚忘筌以逞穿鑿之識冤前人之苦其在擁
可爲駁說自欺耳能欺人乎

一尚論古人必論其世故詳據此書須詳本傳與輿圖乃所爲論
世也

七國圖說

備七國圖於卷首一以觀縱横之形勢使從親果固則秦關不待泥丸封也楚絶齊之失策禍貽六國首楚乎哉覽冀州今有徐兗兩東門可燕按圖可索矣一以效秦楚構兵之地流放江南之屈所就重華陳詞有媚湘君托比見放行程所難究志洛神指鄭爲紀漢比鄰圖一覽識其支如見其趣矣一楚地淮漢以北大江以南東晉淮楊西半漢中果明治亂之餘貴任賢使以理之巫秦莫與京也三王之前自非矜詐乃以鄭袖釋張儀毀之術何能無罪乎

無然不至淫溺荒廢其枝梗皆青翠有文理可觀也

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

此結出橘頌之意以致頌[illegible]之恉其[illegible]不易遷少於我而其德可師若師長之不[illegible]擬也何以見其可師長蓋荀所頌請施可比於伯夷之行乃有世儀型當置於身心以為效法之[illegible]象者也

悲回風

悲回風旋風也言其狀回沙轉葉[illegible]行將除蕭之兒風取沙石擊之則飄散敵託以比[illegible]感言小人之道夷風行而君子傷之消沮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

首句賦秋風之動後二句言心冤抑鬱結增悲三言物之來質脆微便因風失其本性四言風無形而甚隱而風聲先倡其有不隨風變之物集註惟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猶是也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

之可長

造思猶言立心志介立志定而守堅介不忘其立心之初念也言彭咸之立心志堅守死雖世情變態萬端不能掩蓋其忠藎不因回風而隕性何以能然以發於至誠無虛偽也

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首枯草比相連也荼苦菜薺甘菜此節以萬物之隕回風明君子之孤芳不變也鳥獸號群魚自別荼薺不同畝皆自別意草苴不芳蛟龍隱文蘭茝幽芳皆隱文草苴前兩句是承首節風搖物變後二句是承彭咸之不變荼薺苦薺井不同畝比君子與小人不相謀不兩立也蘭茝幽而獨芳比君子以幽獨自矢不求知不改節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更平聲貺叶平去聲明叶音芒

此節以思法彭咸自明也惟思也想其所法而法之也佳人秋[illegible]

世自貺猶言以天下為己任與楚之倚[illegible]遠志可憐無濟於事如浮雲之飄蕩四句就彭咸身上說下二句言我亦堅確遠志貴彭咸觀感賦騷篇以自明夷致之意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

獨懷獨思立志不變也椒芳而味辛喻性同薑桂愈老愈辣不可改也自處謂彭咸之自處曾同增歔欷悲悼嗟嗟又長嘆也獨隱伏孤身見棄也思慮憂國讒忠也四句就彭咸說後四句自傷者以傷彭咸其淒涼如此也而思至思而不眠雖不眠而根夜長夜長不勝哀而哀愈不可掩愈消遣不去矣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恃上聲於音烏

周流開行消遣也自恃作硬心頸林註寤睹而起也日間雖強遣不愚亦無不哀之時。此節寫掩哀不去之狀上二句掩哀

下二句不去

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

糺讀若究林曰同糾訓交也糺思謂當音繕絞結也糺結之意纕帶也編比聯之謂膺胸前絡也若木見天問註折而去之所以蔽光也不忍見回風之景色欲藉光無見也此節總束上文言為今之計志介不忘則結此心思而帶之掩哀不去便舉此恭而膺之願蔽光無見付之不識不知聽回風轉出何等世界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案從木與按從手同行叶音杭

此承上節言自蔽光心尚存髣髴之明此一腔熱血踴躍如湯之沸又若之何則有以撫珮衽之輕柔之一力按下此心志超然物外付之惘惘無知可借步而遂我之行矣

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

不比 留韻怨

上二節之言悲傷而遊情故此節解而平之言我亦何哉抑判
惘而遠行聊且遊縱回風之叙則皆有不足明者類如我之
紆鬱鬱而過老將至矣歎者須故見芳草枯而斷絕此時之
不可為也老將至猶芳以歎而非昔比我之無能為也故北惘
惘者亦無聊
之極思也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聊叶音僚

言可懲隘而甚國之思心不可懲改乃至掩寞不去可證余此
言不可聊矣所非惘惻而速行者明君不樂生無寧死亡云爾
誠不能然受此
心之常愁也

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此援逆不忍常愁者之卒溘死皆臣子之至性也知子可以知
臣矣彼孤子無受猶且悲唫而抆淚不已況放逐之子有受而
不許還彼膝下豈能忘情乎無有思及此而不抱隱痛者痛則
何以堪哉故彭咸不得於君抱痛沉淵以死此昭然所共聞者
則吾亦昭彭咸之
志介不負所聞耳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

省息井反 景於境反
高洪皆加彡為影字
遠望望卽都也路歸卽之路也眇眇者不得見默默者無人言
也入進也景響指贓賦托物比興之作無應者不入君之耳也
身一在放所則耳以聽曹望
君一省想其言不可得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

解叶居宜反
締音記入霽韻

此節極形愁苦身心氣息鬱一塊也格總一身言心如馬受韁
絡不得開展氣鬱轉欲絕自結不解

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

此節言世境溷濁之甚壽借予勢不能保全也言遠觀四境如
黃霧四塞飛霾昏黑眇眇其象也遠睇目前如茂草荒林雜
非人境傷嘆茫茫其象也聲隱言臧未洲而先感其兆物名
不佑藕忽愉人之善存其吉凶之跡其諸賢者皆相殊美及
國家與予受淪洊而相反者物有純而不可為如致志介
可謂純矣然惟守死善不能移風易俗所以孤寡死也

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此節言國事無成也遠覓不得有為志不可期決計以死從彭
咸也標其計謂微紆謂縈言國之政十不可量細微之節力
不能縈紆以約束散漫之物心中悲悲使飛身雲際亦不可得
惟娛此有凌大波任飄風從彭咸耳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

此節言死後靈魂上升於天又置還楚國依此回風之穴風更
其如我何但靈如傾側覺寤有知則見此風景又生嬋媛戀
之意不能無悲感也前四句共一靈上升作攻第分明五六二
句是寫靈魂清淚無頻惱意七八言死而有知終依宗國猶動
回風之
悲也

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

江叶音工 磕音
溉一音怪

此連下四節皆承依風穴句寫所見之風濤險惡也馮崑崙立
至高之處瞰霧大障霧也隱岐山避濁境也清江遠濁流喻靈
爽之清高礚上水石相擊聲
洶洶風濤聲憚畏聽此也

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蛇之焉止

蛇作
移同

紛亂也容容亂貌經常道也罔芒失所也芒芒荒所貌軋所以周
物維繫者軋帆以發軋洋洋無從言汛然順下手無措也馳
當急救止恐委蛇安身騰也焉止焉有此止也此言國之
亂風無經常紀綱將傾覆難救而君臣猶且擾驰欲亡無底止
也

發噫二句指讒人能蔽賢使君失策欺君蒙蔽也言其放參驗 四句謂君其氣志既昏芒惑之是孰加罪

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

之 之叶音相後做此 言本無罪而被讒見罪慚我誠光似於篤意反遭幽隱放逐之辱備歷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

昭 雍古壅字 昭叶音周 承上節言已以誠信反遭放隱不勝悲悲只得臨沅湘深水忍痛自沉卒沒身名雖光與日月但君德不明受讒蔽亦可惜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

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聊叶音留 鄣音章

無度不能察量人才之長短遂使亂草叢藪幽蔽芳草也使可君無度致使也舒情申辯抽信胸中之純誠誠信焉不得自也恬安也死不得白而情君之壅蔽者何也蓋因使貞臣其理壅君不昭則本原受病雖欲對貞臣而使之亦無由也此節

側注申承惜壅君之不昭意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

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此對照上節使貞臣在君之明也言四貞臣皆託身微賤苟不遇四君之明則世孰有言其賢而知之者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

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

而哭之 求叶音周

集註味昧之食物嚼嚼而審其美惡也此節引證皆欲使貞臣而無由者也二臣已死而後憂悔而欲使之豈可得乎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

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

承上[illegible]非使貞[illegible]謾[illegible]芳有香者有臭者 辭根也[illegible]

猶別而分別其賢否也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

日得 舊前戒叶音創反音隨太甚 蕃茂如字得叶音職方音也 此節賦也比忍死之辭言芳草何故而早死蓋因天氣之霜微下降而示戒使不能自生見芳草之自死皆因霜敗死之也則今我之不能生替我之變死哉由君之壅蔽不能聽我之直也奈不明而受蔽壅使讒諛之人日益得志則我雖變其可得乎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

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 舊叶佩好代音備戲 帝喜謂佩音敗好當

作叟代 如字

此節申承讒諛得志之蔽賢而比也嫫母黃帝妻貌甚醜姣妖媚也自好自以為美也若佳若也

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

置 宿音秀

此言已冤之易察言此所以賊者是願陳情以自白所行無得罪之事今得罪過皆已意之不及料此情此冤之易見如日如星然羅列並錯難判分余何不見察乎

乘騏驥以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

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 載音濟方音汎氾音 泭音敷泭與桴同

此也言乘馬而行者以轡銜而可載乘木而行者以舟楫而可備此法度也如治國者皆以法度而師心自用以治之則譬與此乘馬無轡銜汎水無舟楫者無異矣○背法度應為首明法度

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

識 再叶音子賜反 識叶音志

集註不死則恐罪因論襲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此事記也讒 昔不盡其辭則[illegible]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讒君之過子當記 之其為後世君[illegible]成可[illegible]深切[illegible]明矣思[illegible]此乃[illegible]子乎身 筆辭氣俱可審而知也[illegible]記[illegible]而自成必諫以用 臣以對法[illegible]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illegible]如[illegible]所[illegible]有 君為吳[illegible]可[illegible]此[illegible]以為[illegible]設[illegible]有[illegible]

長久謫於九年也七相隱謂九年如一日焉間所也有夏不可涉不可以涉以歸郢也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

慼 叶音促

忽若猶言突然無因也乎素信任忽以爲不可信而去之也不通不得通情於王也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二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懷王遂見拘於秦頃襄王立復放原此六九年不復不知約在何時也愚按本文一路遣叙自是頃襄放江南時經九年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

之 汋音綽諶音成荏音稔湛徒感反被音披鄣音章

汋約柔媚貌諶誠也荏弱懦也雖持不自持也湛湛厚重貌被離衆盛貌鄣蔽草塞貌言衆人承迎獻媚能令王心歡欣不復自持有忠荃獻替之臣則群相鄣蔽於左右交蔽使不得通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

僞名 一無彼字行音衡瞭音了天叶鐵因反

堯舜以天下與賢此千古之高行瞭之如天不可及者然讒工讒以不與子指以不慈况他人乎○已上二節言讒人之險

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

邁 惀音倫好去聲踥音妾蹀音牒

慍蓄積也惀思也忼慨剛毅不撓能令己爲人之貌李奇傳踥妾賤人忼慨而自殺非能勇也故以形小人之飾貌中無實有踐踥接踵貌進貌美指良士踰邁遠去之詞言君憎惀誠忠錮之臣而好佯偽偏僻之黨自使衆好接踵良士遠去此亦之正而從君心好惡之偏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音萬丘叶去聲卿叶音欽

曼遠也冀幸也故鄉謂郢都也首丘謂以首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身遠爲特則不如鳥狐之達心於是日流觀有時抑鬱目之哀故知冀遠之鄉昭白信無罪實望君察故日夜不忘郢都之返詩此真本心中流出發血當血淚[illegible]心

懷沙 林云此當爲絕筆之文○懷沙名篇之義殊不可得攷其所自沉汨羅江今湖廣長沙府湘陰縣之汨沖是也然長沙秦漢郡名豈楚時已名其地乎或曰懷沙囊以自沉豈然乎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 莽叶音姥

滔滔水大貌莽莽草木盛貌汨疾貌徂往也南土謂放所以時起興言我在此傷懷久哀只爲見放於南土耳

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

而自抑 默叶音密慜音閔鞠叶音菊

眴瞬同視貌杳杳深貌默無所見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曲也軫動也離遭也慜痛也鞠如鞫窮之鞫不得伸也撫循效志自省也撫情志之言不蔽究曲不能自申也此節乃言屈放所悟况無所見無所爲鬱結觸而長鞠不得伸冤屈自抑也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

圖未改 改叶音既

刓削也度法也替廢也易變易初本指初心迪道也章明也志記也言物有常度必不可刓方以爲圜君子有本道必不可改初心如匠氏之畫墨章明志記分寸不改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 倕音垂晟音盛一音辰

內厚質正言天性純厚得正者此自指大人指君賢之也倕黃帝時巧工名此引用人如大匠用木不斲不一也更無能用之者故云孰察其撥正此言已之忠藎性生爲君所識取乃若不如匠之用木而不用焉又孰察其可用而用之乎 正當叶平聲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 叶音芒明叶音芒

玄文墨色文也處幽猶昏暗也矇瞍目不明者睇要目歧明者瞽目無見首言用人者乎明然已不明術而明者代察也如黑文置暗室不辨其黑加之人不明其不見所乃爲者自無見也然有難審之明者能睇至微必能看出乃爲智者自無見迷離婁亦如其無見豈非故是非於不辨乎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 下叶音戶笯音奴鶩音木

笯籠也此節亦言見非例皆用人來方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卜居 王逸曰卜居者屈原所作也屈原哀憫當世之人習安邪佞違背正直故陽爲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將假蓍龜以決之遂爲此詞發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說者乃謂原實未能無疑於此而始將問諸卜人則亦誤矣按卜者卜立身行己自有何等之謂其文字法中作者意端相形令人膽絕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 抹去文此懷王聽讒初見放後三年作 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煩亂二字正成後文所問多端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 先旦其事然後釋策 曰君將何以教之 詹尹問所卜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 叶忠務

悃款朴實所以爲忠也句中偏疊出悃悃款款出一個朴實顧令人厭棄的隱乎送勞其修飾逢迎周匝來意指所身之君所借之寵斯無窮便不因窮也彰不說出不患只盡個送迎情態又極盡二句是絕綱掌字將字乃是非本所字法者[illegible]而守之之歸將者還就以字虛讓也

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右八句一韻耕譯如經

力耕歸隱之事遊大人奔競之爲正言危身以盡忠容悅媮生以爲倚保身是保正氣求婚媚人是行邪從下直所以自清油滑所以韓濁哫訾慄斯言不直而求餌求媚之貌喔咿嚅唲兒各考字義之訓於本文本爲據四字接連乃乳孩[illegible]媚其母之言婦人所悅言待兒童[illegible]求媚婦人較多突梯滑稽言語巧於[illegible]脂油滑皆[illegible]物韋軟就之絜楹度也楹堂中[illegible]所之[illegible]言[illegible]油滑[illegible]度柔軟揣度人情以應酬也

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 叶駒韻

千里駒比英風迅發以見長 水中鳧比與世浮沉以偷生

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 四句一韻韓同從

亢強力也軛車前橫曲木以駕馬者此強力能向人前爲爲馬此怠劣落人後黃鵠高飛[illegible]之比雞鶩爭食此起利祿之爭[illegible]令人不堪卻以自下所君爲[illegible]人極妙是寧將兩字釘闕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二句一韻

結束上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此自嘆其吉凶難判去從難擇以輕爲重而倒置於衡者之失眾雅樂而鍾新聲亦眾人好惡之乖借喻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明字古通叶他光反音湯

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事字讀如細叶意

至此詹尹釋策[illegible]端策拂龜謝不能卜也言尺本有短而制只者容有或短寸本[illegible]而長寸者容有或長事變由於人爲固不可執一度量天之生物不無缺陷人之智慧焉能畢照此數算不及推鬼神不能通者即此類也又爲[illegible]得妙

又結得總精者以理判則不疑何卜使詹尹曰以理決則時俗中尚有此人可以告語[illegible]其理者且前未有能決之者而時俗可知也[illegible]篇

一結同此手法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

邊馬回顧之者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

舊故可思乃抑不遂使抑之初志舒節而下也炎神見令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山楚辭作疑者于蔽所被云荒忽之方外罔象水虛兒。溺往而從彷徉也華之意下文乃放九韶猶然娛戲之心

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蛻叶音基 撓繞同

戒警戒蹕警蹕停行人也御車駕也宓妃即雒嬪求女假樂集禮者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二女娥皇女英即九歌之湘君湘夫人爾而不顧者九韶舜樂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馮夷河伯蟠龍爲象水之怪龍罔象也蟉虯盤曲貌便娟輕麗貌撓繞同舊卑也將行合奏代之樂故云此前邊備陳則奏疑濁說在重華備奏帝皇之樂法意言德化處妃仍對御二女復說仍獨化起宮闈之意者曰使我得志爲之則德化上行陸方依型式自宮闈何有於假婆宮人何有於蠻夷因德化所繇自靈爲之發願也已寓意於言外奈終托空言則有水所跡神猶以未有自處乎下文結自明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

門叶音民 逴遠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九陰之國玄冥後處之謂迅疾也顓頊月令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illegible]有不解之冰此備陳寓言罷之假蓍北方猶未敢云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林注閶闔天有六間地有四維彩塞之外無逕可通故謂之列不得不乘之而罔罔然無遺從神明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

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東海無底之谷名曰歸墟二節從玄冥起神而遊八極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儵同倏 聞叶無巾反

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泰初氣之始也。蓋按天地開兒皆泰初之後有此跡象此并無之者有無氣還之泰初雖神仙亦歸之無隊氣說中華好與談仙家說神怪者鮮不相對可微其本術顯正其所謂遠遊者只是正氣之磅礡充塞還其泰初之本來面目。總顯此屈子定心廣志含氣凝神以從尸解之事也自作難題志從彭咸其志定矣其百折不回以便覺浩然正氣充塞天地而不彷故托辭遠遊以發明其所爲充塞者以此豈氣之和從減用之代其行化則造有始而受清都海宇澄清也用之經營天下則布新行政而希降古百嘉叢熙也焉乃逝以徘徊從顓頊歷玄冥則天地意吾得而知見聞豈吾所能然有獨還正氣於泰初余至清以見獨而已一篇大意約之如此。遠段中須看他興賓字法如用得始甚是平捫文

爲象神不爲馮意御笑及遷舊鄉一段却故與離騷相犯反必南發告必宓妃皆特筆也奏咸池承雲又以二女御九韶歌豈援一無意乎意以我躬不說則河美一無亂者此宓妃也我備宣德則一告即來者亦猶是宓妃也從一修則若后若妃皆爲賢助蕭韶之治不惟追也意中豈有一大慘吾皆之御而袖故其言如此耳試一思臨睨舊鄉遠遊東西南北但隨手發所內中更無真意致宓妃一段都是泥空兒怪誕頭有何妙處此吾不肯被作者瞞過也。又按王逸於高陽神女之說卻舉此爲諷諫可也

存而營其託也四方雖固如魂之不託止而言其地之尤惡
上下兩招獨備若無上若無下如魂之未上未下者皆此之詞
登人死則魂上升魄下降加此上
下兩招可知入者未謝乃生招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

修門郢城門背行先背向前而向魂迎引導也篝熏衣之籠縷綫也綿絡皆言其爲招魂之具也背向門卽如其禮之復以其人之衣升屋而呼卽招魂之亂也故皆識三圖形之所居身故在前招魂爲故也所謂不忘欲反鳥反故鄉之意

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閑安些

上二句總收上文六招下二句逆起後文術物設像欲魂慰伏不失也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穾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

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

此言魂之可娛者有堂宇臺榭池山樓水而裝飾者羅綺結縟極其華侈也檻軒窗下爲欄以板曰檻軒樓也築土高無木曰臺有木曰榭網戶門之綴以朱赤色綫加朱綴以緣叢帳也刻方根連言窗牖方紋連屬也穾廈暗室也火接處也徑復引川谷之水從入院反復長流也光風晴和之風轉蕙洗蘭香透堂軒也筵竹席以朱塵曳地使不踐塵汙者皆加朱彩經堂入奧遍地此砥石也砥之柱之石翹雀之尾象形以飾稻梁者染以翠色也挂曲瓊用玉鉤也被以上翡翠雞爲火齊珠也被上以翠羽綴珠爛然如火齊之光也蒻蒲藻也阿曲之處內以蒲葉編爲隔壁面以張羅帳也纂組綺縞皆彩絲所織之屬也琦璜玉璜半壁也纂組之類則結以琦璜之玉則其他之用者繡者不可勝言故又以多珍怪一言括之但言多珍怪則不舉非韻之意已在言外

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

榭脩幕侍君之閒些

滿叶音敗射音亦衆叶平聲代叶如字緪音恒睩音鹿矊音綿

此言魂之可娛者有侍女之衆從容俱備極其靡麗也淸潤以繼日華容備卽下文侍女二八者年之少女侍宿侍寢也射猒也侍宿者遞相代也此極色之所爲難用射字九侯淑女一言生貴族也迅衆多出衆女也謂女人鬋鬢也言巧梳不一其式者實滿宮中極修容各爭好以相比聽順不與迭換此侍宿者不同者爲弱須柔順之外貌固植貞固之意此有德有容之賢女良可人意其德之好者執禮尚修潔有度宮中則知洞房之多而難得中又後不少皆侍君之閨暖深侍者也曼修窈窕味目羽觀驕光且揚精彩也明皇謂祿致之目可人是也騰顏靡曼之顏膩理滑膩如凝脂之謂綿絡睇眄也此所謂令者不必有遠者言外皆合刻意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此節以下乃於堂宇中賞翫行樂之事言堂宇之景麗如此隨意卽觀坐伏行遊無非君之樂處君何爲舍之耶屏風林苑水葉文緣波諸花貼水成紋緣波而也文異豹飾侍從之人衣絳虎豹之皮文成異彩侍立陂陁之時也軒輬車輬卧車低者低車之前侍坐駕也步步兵騎上兵言車方低以待駕而步騎之衆皆羅列於前向陂陁行也蘭薄蘭叢也戶門戶樹植也瓊木賞東之木此之如瓊木周於堂宇之外成籬落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鱉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穱音捉挐同拏腱音健臑音而胹音而臇音雋鶬音倉吮臛音霍蠵音攜餦音張餭音皇酎音宙

此極言梁肥甘之衆麗也室家而及宗族三閭言族同姓此樂也食食也多方多品也多方土也稻麥則各色較德較能並人挐粘也言五穀多粘飯人者以爲食也五味具備用調和人行謂諸味之相和於五味之調協也芳香也調和酸苦吳人

屢賓音類　家君教諭於百家精得識名目者謝　願刊千欲選古文叅漢唐以來忠臣疏奏合讀者得略經濟惟戰國策文辭忠厚之意雖往不附顧認之知家君讀書別有會心非泛讀為文章用也歲丁酉　家君挾顧山諸林林余氏館於經文課姪之餘論及屈騷此忠臣孝子之書悄怨悱惻感人不可不讀但從舊註不能通貫曉徹又未敢以前之註盡非之因另抄正釋示姪與及門諸讀之下雖未知探意而文之串絡出於自然所謂驗經為屈子心坦處亂之作誠何說耶然　家君未敢輒自信適吾由毛先生為家君揆崙出新註証之徐復玩討不禁曰屈子之文千載人人盡讀屈子之心君一人得矣一時諸友無不欲見所註驗以未付梓繕抄者衆蓋　家君恐辭未得當倘遽刊問世反貽笑於天下

屈騷心印跋

故來藏篋笥㩁敢六自信哉値甲子春　家君手輯家譜編顧侍為示及古來忠臣孝子與　先大父曆庵公康熙甲寅閩變佐管士倡義兵三復閩城事重訓廟門傳家以忠孝為本則元氣不壞家亦可保國亦如之以屈子之為人朱子論其有王佐才乃見矮斥忠心鬱結作離騷以沒於汨羅至今觀其文如見其人其心余未嘗一日不存於寤寐也願因將　家君註復讀更覺　家君之精神直有會乎屈子而屈子若默起　家君之心照千古而如卽也値趨梓者馳書貢願謂梅卓一生心血盡露全驗稿不果梓無論屈子之心不能合世共見卽梅卓之心世亦安能知之爰於癸六梓人來願乃被字釋音回閩丹鍥成釘帖敢質之當代　大人先生其幸諒　家君之隱用垂觀自拜敬跋

屈騷心印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夏大霖撰大霖字用雨號梅卓衢州西安人是編成於乾隆甲子因林雲銘楚辭燈而改訂之據其自述自林本以外所見惟朱子來欽之黃維章三家本其論韻稱沈約爲晉人所引據者亦不過李漁笠翁詩韻蔡方炳廣輿記諸書前有毛以陽評謂朱子未暇註楚辭今本出後人之附會尤不知何據也

楚辭新集註八卷末一卷

〔清〕屈復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新註八卷》提要

自序

余幼好楚辭多不解稍長讀諸家所註愈不解然往往一吟其可解者則回風雨雪身置湘沅夫吾家自漢遷關中至今已忘乎為楚人矣甲戌春由梁晉燕趙登泰山觀滄海謁夫子廟庭得覩車服禮器竊歎世吾斯世而道斯吾道也既遊吳越訪古金陵俯仰延佇而不能去遙望荆郢鬱葱之氣湧耀夕陽亂流間若咫尺可到此非吾二千年之故國耶將揚帆破浪問江界之遺風與所謂兩東門者不果而美人芳草益渺渺興懷乃集楚辭新註始戊午正月三月而畢畧諸所共解者而詳予向所愈不解者欲令吾黨同解焉然恐終未嘗於三閭意中之言言外之意亦僅斯章句而已嗚呼四十五年之奔走蓋亦出於跋涉艱辛窮愁殂阨之餘者也書成姑記歲月云

蒲城屈復題于燕山客舍

凡例

一天下事創始難繼者差易離騷有註自王叔師始後諸家論著即有詳細處要自王氏發之茲集先王而後諸家大哉篳路藍縷之功也

一注騷者數十家予所見王叔師洪興祖朱晦翁林西仲數家而已各執一是議論紛紜於中斟酌會成條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仍錄姓名於首不敢掠美

一篇章次序相傳已久或有錯誤後賢撥正附註題下使高明得參是否若輒更定即是鹵莽滅裂則吾豈敢今依王本存古也

一楚詞惟離騷經最難解句有同者意自各別並非重複長篇大作原有條貫和氏之璧御輦材也拋碎作零星小玉連城失色矣茲分五段庶得要領

一典故字釋多採諸家舊註李光弼將郭子儀之兵幾經號令精彩一變非予所能間有補者不闕妙意亦不另著至篇章意義斷自愚衷未敢依樣葫蘆也

一篇中神怪草木既知寓言何必深求或比才德或比君子小人讀者自有會心臨文不贅

一離騷經難解在大義天問難解在故典四庫書目諸史經籍志所載漢以後書不傳者甚多況漢以前乎王叔師所引尚未盡見而三閭所用安能悉知從何處撥正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一舊註是者固能發作者之精微其非者亦足開後賢之思路雖不並錄亦不下論均有功於後先無令前賢畏後生也

一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痛詆他人以申己說若必後賢以必吾是者著書各成一家天之生才不盡後人自有心眼別裁是非豈在予今日之嘵嘵哉況我所論亦自前賢開悟操戈入室何其薄也往者可欺來者難誣

一字面解釋如初度二言或云時節或云氣度或云法度或云皆為支首悉順文氣如此之類無損大義俱不深辨

一六經子史皆有叶韻不徒楚辭也諸家議論紛紜

總是風影惟古今通韻蕭山毛奇齡著獨有根據今之所
音恐本此書即註字傍以便誦讀
一戰國時典墳未灰三閭以博識宏才創爲斯體意
味難窮余學識短淺諸家註解尚未全窺即盡畢
生精力猶恐多失况七十餘年而月成書粗疎何
言修瑕補漏深有望於後之君子

屈原列傳 史記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智盡忠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遊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

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

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撰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槪屈原已盡於此故大史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記方志者尤詳屈原瘦細美髯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棠讒負譏遂放而耕吟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即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憔悴披蓁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採柏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并蛟龍

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粽並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珽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珽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湘陰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須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亦哀異哉原以忠死直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散故弊態雖久不泯三閭之迹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附楚懷襄二王在位事蹟考

懷王 威王太子名熊槐在位三十年

癸巳 元年魏聞楚喪伐楚取陘山 張儀初相秦四年秦惠王始稱王所謂南昏於是者此

戊戌 六年楚使昭陽攻魏破之襄陵取八邑

癸卯 十一年楚為從約長與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引兵歸 時屈子為左徒王甚任之[illegible]內無事惜往日篇所謂奉先功以照下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是也屈子有功在此其招讒之始亦在此

戊申 十六年齊湣王元年 秦使張儀約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絕齊秦不予地遂攻秦 見本傳○洪興祖謂屈子被疏在此年○按史記致疏尚在前疏者止是不與謀國事耳未嘗奪其官使之也然後齊時發必讓雖疏然信之尚不反懷王辭華而皆屈當國指此則奪其官者在此年耳

己酉 十七年春秦敗楚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大將屈匄裨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取漢中郡楚悉起國中兵襲秦大敗於藍田割兩城以和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引兵歸 見本傳○屈子蓋使齊在新忽兵必敗當無不驗[illegible]替余以蓋繼又中之以擬蓋中者言國庶見切實之也則合前兩次見拒可知備論當作於此年

庚戌 十八年秦約分漢中之半與楚和親懷王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儀至厚幣靳尚說鄭袖使言之王釋

之見本傳○屈子使齊而反諫已不及愚按使齊必以見欺於秦為謝再修前好獨使屈子者以絕齊時舉臣皆賀得地陳軫獨弔而軫又往任秦別無可使故不以既絀而不用則前此之諫絕齊蓋可知矣屈子未反舉朝又無一人諫王釋張儀之姦則其黨於靳尚亦可知所以謂之黨人

壬子
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約長遺書與楚楚以昭雎議欲雪藍田之恥遂合齊以善韓前使屈子之齊必為定從雪恥計然楚王皆至而又未決者以曾為從約長恥見卒用昭雎之議其殆豈離騷所謂蘭椒其人乎

丙辰
二十四年秦昭王初立厚賂楚楚往迎婦遂背齊而合秦徇利棄信所以速禍況秦為虎狼之國非可以婚姻結乎屈子以彭咸死諫為法必越諫而被逐遷絕其言路惜往日篇所謂讒人蔽晦虛惑誤又以欺遠遷臣而弗思是也虛惑當指

絕齊言誤當指攻秦言又以欺當指背齊合秦言

丁巳
二十五年懷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在房襄二境上秦復與楚上庸楚背婚姻而從然武關之辱實此盟啟之悲回風篇料頃襄迎婦於秦所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屈子雖遠遷尚欲南行而死諫終不得復思美人篇當作於此時

戊午
二十六年齊韓魏責楚負其從親同伐楚楚使太子橫入質於秦而請救秦兵至三國引去諸侯連又伐楚本是意中之事但請救於秦而又質子則前此之迎婦結盟何為乎屈子必思一善後之策而陳詞懷王惟以秦救為美好而偏之則陳又以王之違怨不敢直其是非所以不聽抽思篇當作於此時

己未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與楚太子鬬太子殺之亡歸按敢鬬質子大夫豈敢與私鬬當是秦昭王知懷王之愚質陰遣之使釁成兵端耳

庚申
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重丘而去見本傳按懷王此時當思屈子之言而召回但未復其位此事本與屈子無涉太史公特敘入傳者作後來諫會武關來歷耳洪興祖以為十八年召用疑字之誤

辛酉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人殺將軍景缺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僅求齊不見伐以支秦

壬戌
三十年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秦復伐楚取八城遺書與楚會武關結盟昭雎諫無往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秦詐令一將軍號為秦王伏兵武關候懷王至閉

之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要其割巫黔中郡懷王怒不許固留之昭雎謀詐計於齊齊歸太子遂立為王秦不得所割怒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見本傳○屈子先諫勿入武關與昭雎所見同無奈不聽按懷王為人貪而且愚又好矜蓋貪則可以利誘愚則可以計取好矜蓋則喜諛而愛負齊秦兵好反覆屈子號敖皆坐此三病武關之欺只悔不用昭雎之言而不及屈子則好矜蓋猶怒猶未平可知

頃襄王懷王太子名橫在位三十六年

癸亥
二年懷王亡逃歸被秦遮楚道從間道走趙不納

又欲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見本傳。屈子又被讒放於江南之埜以取怨於令尹子蘭故也涉江篇當作於此年招魂亦當作於此年

甲子　三年周赧王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諸侯自是不直秦秦楚絕大招當作於此時、卜居當作於四年、

丁卯　六年秦遺書約決戰楚患之謀復與秦平以無可敵秦故

戊辰　七年楚迎婦於秦忘不共之讎而結婚姻、國中無人、不能爲美政、故爲威勢所劫、悲回風當作於此時、哀郢當作於十年、漁父懷沙、當作於十一年、以汨羅自沈、當在此年也、

乙亥　十四年與秦昭王會於宛結和親自此至末、皆屈子身後事、

丁丑　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秋復與秦會穰

己卯　十八年用楚人匹夫報讎之說遣使於諸侯復爲從秦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使說楚相昭子而止不能自強已失報讎之具況又國其主重讒諛虛憍之見也

庚辰　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

辛巳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楚西陵

壬午　二十一年秦將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楚兵散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屈子哀郢篇云夏之爲邱兩東門之蕪不將十年而郢即騎天問篇云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以吳光入郢撫平王墓而鞭屍也夷陵之焚何先見之明乃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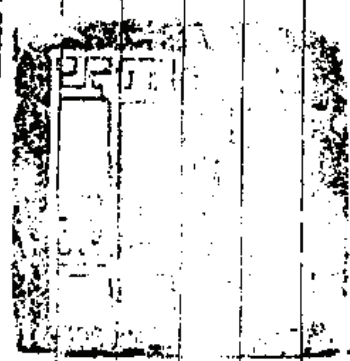
癸未　二十二年秦復拔巫黔中郡前代淵所要害不守者又收失矣

甲申　二十三年襄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取秦所拔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已不成其爲國天問篇告堵敖不長之說驗矣

戊子　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爲質於秦按懷襄兩世屢結秦好、皆卒困於秦、總以讒諛用事、除迎婦質子之外別無伎倆、天問所謂荆勳作師夫何長、早已道破

丁酉　三十六年襄王病太子亡歸秋襄王卒太子熊元立屈子所著之文、無先後次序考據、茲將二君在位事蹟、按年編輯、參之史記本傳、凡有明文者、即繫於各年之下、加無明文、亦可以各篇語意推之、以備讀者之參考、即以爲屈子之年譜可也、

梅翁此說在一時故爾注多以古人書外之意於內奉於上書此通其旨訓詁之學不能窺其底蘆梅若則猶未也此篇考證尤疏　丹林

楚辭目録

楚辭卷一

宗姪 汝州 放賢編
蒲城 屈復新集註 曾孫 來泰録
受業 同邑 王垣校

離騷經第一

史記、離騷、猶離憂也、王逸曰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依道徑以諷諫君也、班固曰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顏師古曰離遭也、擾動曰騷、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辭、尊之為經耳、逸說非是、朱熹曰離騷經之所以名、王逸之說非是、史遷班固顏師古之說得之矣、余觀楚辭中作遭離用者固有、而此篇有余既不難夫離別兮之句、則離騷者離別之憂也、三閭之意若謂明已遭憂而作此辭、則全部宜總名之曰離騷、今二十五篇各有題目、其義可知、近世稱楚辭皆曰離騷者、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以關雎稱

全詩則稱楚辭爲離騷、亦猶此、而非二十五篇、
皆名離騷也、夫詩以比、興、賦、能持人道之窮也、存
然無夫子删定之、存亡或未可知、若離騷之存
而不亡、自足存也、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離騷有焉、尊
之曰經、宜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
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王封爲楚子居於丹陽傳國至熊通始僭稱王徙都於郢是爲武王生子瑕食采於屈因以爲氏此受姓之始故通丹而遠遠邑益高吾祖自發節以來來帝敗貞與今日對照苗者草之莖葉根所生也裔者衣裾之末故以爲遠末子孫之稱朕我也古者上下通稱之皇美也父死稱考伯庸字閭父宗攝提星名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貞正孟始陬隅也正月爲陬蓋是月孟春昏時斗柄指寅在東北隅故以爲名降下也此月真寅之日巳始下母體而生也皇皇者覽觀揆度也初度之度猶言時節肇始錫賜嘉善正平則出遠神均亦平也以正爲法以均爲神高平曰原乃名原字乎之陰文若王誰法天法地顓多不錢此凡則中所謂其非者亦不下論足也後徵此言聖帝苗裔賢父之天時日良名字嘉皆內黃也

右一段、敘世系祖考生時名字、有木本水源顧名
思義之意、言外見分當與國存亡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
兮、紉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
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
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騏驥以馳騁兮、
來吾道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
申椒與菌桂兮、豈維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
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

紛盛貌內美句收上修能句起下謂自修其有能郎扈紛美攝是也重再忠故辟宿也離其背香草級以繽貫鐵秋蘭秋時蘭愈香也紉飾也汨木流去疾之貌寒披取也阻山名木蘭求名擾水也水中可君者日洲木蘭去皮不死宿芳經冬不枯謂貞堅也言余之沒沒自脩常若不及者恐年歲不得我而一身將也故削夕自修之勤也流大代更序次也草日容木日落總上離莊宿茹諸物也美人詩彼美人兮而方之人分託爲往名寄偷於君也後靈修放此遲晚也此句起下文撫者撫而有之也三十曰北棄去也草荒日歲言若何不於德有非盡之昧中棄驗殆改前此次讒之遼衆能素駿馬騁騁莊當引君於大道也走下三后竟舜雜紂以爲得路夫路謚又與下數路宇后徑險堯雖武等句相照應三后三皇下文堯舜遵道遵皇之道也至美日之齊詞曰絲衆芳偷尊賢雜非一也收重也椒生重衆而叢藏故曰中椒菌桂葉似柿椒桂味辣猶雜然用之不獨用純香之蕙芳巧

已喩能受逆耳之諫也、耿、光、介、大、遵、循、昌、被、亂、捷、復邪道、窘、促、急也、堯舜遵三后之道、故得路、桀紂捷不遵、故以窘步、正與堯舜相反、得路則爲堯舜、徑則桀紂是也、以上言楚王、以下方言黨人、

此節追言未號時也、既恐歲不我與、汲汲自修、又恐君亦遲暮、當及時任賢、已須先路引君、上法堯舜、下鑒桀紂、以與楚國也、

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音)、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音)怒、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叶)、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

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此二句與下悔遁有他意重、又王逸無注、又通篇皆四句、此多二句、明係衍文、)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叶)、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晦(叶)、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叶)、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叶)、

黨人、阿比相助、置非之類、偷、雜、苟、取、逸佚之樂、不顧君國之安危存亡者也、幽昧、路不光明、險隘、路不寬乎、惟、思、念、殫、畏、殃、咎、皇、君、輿、車、績、功、敗績、指車之傾覆也、我之欲引君於光明寬平之路者、豈憚一身之離殃哉、惟恐皇輿行幽昧險隘之道、而頻罹耳、見君行罪然、以至頻危、皆黨人偷樂之故也、詩大雅綿篇、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奏與走同、言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爲君也、前王、楚之先王、及、繼、踵、足跟、武、迹、荃、香草、以喩君、若吉怒、衰之盛、如火齌也、本欲引君至古聖帝明王、今既不能、則法楚之先王、亦不至敗績、乃不綜比中情、而反信讒齌怒何也、蹇讒會通、作蹇皆書、王躬傳、王卽、蹇蹇、易齋難也、險在前也、又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蹇止作直凍辭、三閭之放逐、其王之蹇之一、端哉爲患止指上齌怒而言忍之受其患而不辭之、意余也余知若早已自知其此旣結上又、爲下不吾作引九天有九重也正與證同靈、修謂君也固明知巳之天蹇必爲身患然中心、忍而不能自止故上指九天證諸神明明非爲身、謀而爲君也成言謂巳成之約言悔改過移有他、

忠也、近曰離、遠曰別、數化、屢變易而無常也、言我非難與君離別、但傷君志因讒言而數變易也、滋、樹、畦、雜、皆種植也、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皆香草、言種植者甚衆也、冀望峻茂、待刈穫其萎絕、蘇草木爲枯死、蕪穢、比一人之廢也、言我初樹衆芳、長盛將爲國用、今我比一廢人、萎絕亦何足惜、而衆芳之蕪穢大可哀也、

此節追述初見疏時也、忠心諫國、反遭讒害、明知爲患、不能自止、成言變易、惟天可證、所樹衆芳、已付蕪穢、無窮虛願、皆成哀痛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叶)、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衆指黨人也、並逐曰競、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惡滿不厭、猶不以爲足、恕己自恕、其惡不貴己也、如俗言饒恕之恕、量度、與生害賢爲嫉、害色爲妬、言黨人亦皆貪婪、內以其志量度他人、謂與己同、則各生嫉妬之心也、馳騖亂走、追逐急走、馳騖中競進貪婪二句、非所急、衰已、心不同於衆中、恕己並人二句、冉冉漸也、但恐衰老漸至、美名不立、衆所息在彼、我所急在此也、英華、飲露餐華、所養皆香潔、苟誠信姱實、好練要、所修精練、所守要約、顑頷不飽貌、所困者身、所飽者道、言無損於道也、擥持木根、薜荔香草、貫穿而繫之、蘂花蕊也、[illegible]

此節既疏後稱欲死諫也、言我志在修名、與衆不同、所養所服、謇法前修、雖不合於貪婪求索之今人、而求合於以死諫君之古人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艱汲冢周書音泥與溪叶　替補韻叶才淫切　而艱又音勤多一

[illegible]

而死、不忍為此邪淫之態、態指用若為度而言、鷙、鷹鸇之類、不群、謂其威猛英俊凌雲摩霄之志、非謂其捍屬搏擊之惡也、用、合也、方圜何能相周、異道孰能相安、自古然也、屈、不伸、抑、按、不發、心修姱立名之心、志、正君善俗之志、尤、謂誣妬、詬、謂放逐、懷、謂禍自外來而順受之、如已所攘取也、伏清白者、不苟臨危改節以污此身、前聖猶前修、厚、重也、如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稱殷有三仁是也、

此節既廢之後、太息流涕、自述其志也、吾生多難、既以忠廢、不能改悔、譖毀日甚、一身窮困、不忍隨時、然忠佞不相謀、自古如斯、惟有一死、為前賢所重而已、文至此已山窮水盡矣、下文另起一峰一波也、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案陽庚通韻後不註

悔、追恨前非、察、明審、延佇、少待、行迷、所行或誤、未遠、猶可回車也、追悔前日相道未審、迷行取困、今將回車復路、及此焉誤未甚之時、意言歸隱也、步、徐行、澤曲曰皋、其中有蘭、故曰蘭皋、丘上有椒、故曰椒丘、一句復路、進、出而仕、入合、離尤、遭患、退復路、歸隱、初服、隱者之服也、製、剪裁、集、補綴、芰、菱、荷、蓮葉、芙蓉、蓮花、本草云、蓮其葉名荷、其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上曰衣、下曰裳、言該服蓋潔修善蓋明也、此與下文、即所謂修吾初服、二句互文、謂取芰荷芙蓉以為衣裳耳、不吾知者、進而仕入不知忠也、信芳者、退而隱、芰荷芙蓉、自信芳香也、至此始出不吾知字、結上起下、乃一篇之脈絡也、岌岌、高貌、佩、玉佩、陸離、美好貌、芳謂氣之芳香、澤謂色之潤澤、雜糅之盛、盛言參錯、佩服、蓋欲明吾本質之未虧耳、此八句文法參錯、本言製芰荷為衣、芙蓉為裳、高冠長佩、芳澤雜糅、惟昭質猶未虧、苟余情其信芳、不吾知其亦已矣、然如此則文氣揚直、故曲折出之、古文古詩皆然、惟楚詞為獨多、

忽、疾速貌、反顧、回首視、遊目、縱目遠觀、四荒、四方、即孔子浮海居夷之意、佩、指衣裳冠佩而言、繽紛、盛貌、繁、衆、菲菲、猶勃勃、芳香貌、彌章、愈明、欲隱而彌章、謂又不能隱也、好芳自修[illegible]未愛不改其好、修之[illegible][illegible]倒芰、人生[illegible]正清[illegible][illegible]行所樂、而吾獨好修為常、天下重[illegible]無如之[illegible]非、使至此吾猶不變、則當人之論[illegible][illegible]端皆以遠、豈能使余心懲而少改、復言皆惟也、

此節欲隱而不能也、前日相道未審、迷行離患、將反初服、往觀四方、佩飾繽紛、欲隱彌章、好修為常、雖體解莫懲也、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著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女嬃三閭姊也嬋媛眷戀留連之意申申猶重重詈責數曰記女嬃之詞鮌堯臣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很蚤死曰殀言鮌婞很自用乃殀死中野博謇謂廣博而忠直紛盛皃姱節姱美之節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三物皆惡草以比讒佞盈室猶滿朝判別言衆人皆佩此惡草汝何獨判然不與衆同也煢獨孤衆既不可戶說又孰能察已之中情況舉世朋黨更無一同志者煢獨至此而尚不聽余言何也補註女嬃詈三閭之意蓋欲其爲寧武之愚而不欲其爲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爲上官靳尚以媚懷王之意也而說者謂其詈三閭不與衆合以承君意誤矣此解亦是

此節述女嬃責數之詞見內而不能見知於骨肉也、

右二段自紛吾既有此內美至此凡六小節、共成一大段、自未疏說到既疏、自既疏說到既廢反復紛紜言已之上不見知於楚君下不見知於羣朝外不見知於黨人內不見知於骨肉。一片孤忠無可告語不得不折衷於前聖矣。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

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衖、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

節中猶折中喟歎憑依歷經歷沅湘皆水名重華舜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爲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歎已依此芳潔之以而歷茲樂國莫知之時故南征而折中於重華也三閭之不得於君猶舜之不得於親又楚之境內故就之陳詞不然古聖帝王多矣何必舜哉禹能辨九州物數如鑄九鼎是也九歌左傳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敘禹予九戒九誡禹然言爲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纘敘其業頁康枝子太康娛樂縱放圖謀五予太康昆弟五人也家衖宮中之道太康以逸豫滅厥德盤游無度田於洛南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於河而五子用此求失其家衖言國破而家亡也事見尚書決爲與

復舜非徒托之空言，折一死以塞宗臣之責而已也。下文見帝是折中於天，求女是折中於神妃，靈氛是折中於卜筮，巫咸是折中於鬼神也。此八句為下一大段領袖，若作求君解，不惟無明文可證，而三閭豈事二君者哉。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迓。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戶。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皮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總繫六轡在手也十日出湯谷狀於存智游中於叙扶友數于丈大二千閒雨叫討宗及相依倚是名明色首木日入虞在息咨湖日夕亮光拂試之使自通也逸相羊盡從容而自達辰起行日夕始停申連苦風此言皇日而行也望舒月御飛廉風弱且非不之從蝉風雷師神具備將其而尚木廉今使備也論本欲迷定疾行雷師更疾于飛帶不能鸞皇使迷而雷師告以未具言今夕飄風回盡夜而行也風雲鳥飛騰疾速之其離魔日風屯聚霓屬鄭埃云雄日虹謂明盛若不規謂暗微者御迎也急欲上行故令鳳鳥飛騰不待當

師之具而日夜疾驅輕風也聚雲霓隨風而來迓天門將近矣紛紜總總衆多斑五彩離合不定陸離光抵倚者閶者倨傲之狀望余者日親而身不少動帝天帝閽主司門之讒則閽天門身到天門五色雲氣離合上下紛紛紛多見帝情切刻不容緩令司閽闢歸息入而閽者乃一望而見拒也曖曖日暮羅寸蔽日已暮矣結蘭夫立因數塵世蔽美嫉妬溢謫不分今司闕見拒哉之中情將終不能見帝自陳耶言外有天門之下亦復如是之意

此節欲就天帝陳詞折中，以夜繼日，疾行而至，閽者見拒，乃歎息而他適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虙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於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戶。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

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閬風山上緤繫高邱楚地名楚國盡爲刪舊丈夫中無可語者女中或有亦未可知自去天門將濟水發山繫馬少息忽而回顧不覺流涕哀楚國並女亦無有也故下欲遊春宮求虙妃見佚女留二姚也遠奄春宮東方青帝舍瓊枝玉樹枝繼續榮華未落竊時尚可爲也落墮相視下女侍女詒遺也游春宮祈瓊枝而續玉佩以遺下女正欲及榮華之未落佚逝陳詞折中之意於神妃也豈墜雲師虙妃王逸曰神女也洛神賦注伏羲氏女溺洛水而死遂爲洛神纕佩帶蹇修媒通詞理下文佚女爲高辛妃二姚爲少康妃若以此意倒之則虙妃當是伏羲之妃非女也紛總總句言議論紛紜忽離忽合猶未定也緯繣乖戾遷移次舍窮石山名在張掖即后羿之國也洧盤水名言其始也猶在離合不定間而終則乖戾必不可發乃夕歸朝沐將改求也下四句方言不合之故倒敘楚詞中多用此法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康娛安樂逸共言虙妃驕傲康娛雖美而無禮故棄去而改求不可以諒詞折中也按荒書覽觀也相選擇之意觀許觀周流遍遊四極四方盡處遍遊上天下地正攻求也所謂上下求索也瑤玉之美者偃蹇高貌有娀國名佚美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事見商頌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美女爲之高臺以飲食之鴆惡鳥名羽有毒可殺人告于簡狄以不好者許言反聞我也雄鳩鴆鳩佻輕巧利又使雄鳩飛鳴而往然其性輕佻巧利不可信也猶犬子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謂事不決曰猶豫狐多疑而善謂河水始合狐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渡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度因謂心多疑者爲孤疑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鳩鳩皆不可使故心中疑惑意欲自往禮有不可後高辛已貽鳳皇而集

故恐其先我矣又不得衷詩而折中也遠集遠去惜誦篇欲高飛而遠集是也少康夏后相之子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以二女妻少康事見左傳欲遠集改求又無處所聊且浮游逍遙顧及少康未家於有虞之時留二姚也意言懷王已不可望猶望頃襄能如少康之興復理即蹇修以爲理之理弱劣拙鈍理弱媒拙言不堅固恐無以留二姚也因歎世之溷濁嫉賢所好如此則二姚必不能留矣

此節欲求女折中、忽而反顧、流涕興哀、乃上下求索、諸處無成、欲及少康未室、爲留二姚、有嗣君中興之望、而又不能、溷濁一歎、末如何矣、古賢女甚多、篇中專引妃后者、是對照鄭袖而言也、求女數節、文法變換、一則求之而無有、一則始合而終離、此高邱宓妃之別也、一則先求後見、覿面千里、一則先見後求、又後高辛、此虙妃有娀之別也、至欲留二姚、理弱媒拙、言恐不堅、又一變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爾雅宮中小門謂之閨又字書女稱閨秀所居亦日閨邃深哲知寤覺終古者古之所終謂來日之無窮也閨中指鄭袖言哲王指懷王猶云天王明聖也寡人懷王可明言鄭袖不可明言故以閨中渾言之上文已有九死難解等句則焉能忍而與此終古是言欲死也

右三段、折中重華既得中正因上叩天閽拒於閶者、涸濁嫉妬丈夫中莫能我知復求之女中又不可得、乃歎息閨中深遠、既不能陳辭哲王又不能覺寤我之情懷終不能發之於世、安能隱忍而與涸濁嫉妬者共此無窮之日月乎、詐惟有一死而已。此四句、畫龍點睛也、前美人靈修蓀荃皆暗指楚王至此明點出哲王又帶出閨中、不惟結第三段乃前半篇之總結又後半篇之總起、一篇之樞機所謂文之心也以閨中謂指上諸妃后可也

若以哲王謂指天帝不可也自古未有以王稱天帝者、即三皇五帝亦未有以三[illegible]稱者、況天帝乎、既是指楚王、則閨中指古妃后[illegible]可也、非指鄭袖而何、玩既字又字、本文十分明白、若謂哲王深居閨中文理不順之甚、其指鄭袖也無疑、若以求女作求君解下文豈惟是其有女是字指楚國而言、楚國之君豈可任三閭之意而求乎、況求君自巫咸文中始言之、而又無求女字、三閭文中從未有求君意、求女非求君斷斷如也、若作求賢求隱士

辭、更荒唐無據、篇中如以江蘺秋蘭比才德、則先以修能句點明、如以衆芳句比賢臣、則先以三后純粹句點明、如以衆女比黨人、則先以靈修不察句點明、何所據而作求賢求隱士解乎、即下文豈惟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上下亦無明文、玩前有不吾知其亦已矣句、後有莫我知兮句、二知字、是言楚國涸濁嫉妬、丈夫中無知我者、聊於女中求之、即世有一人知已死可無恨之意、不過甚言楚國丈夫皆黨人耳、今求女下、即緊接閨中字、是

借女字暗點鄭袖也、或問三閭非交通宮掖者、而言鄭袖、何也、袖能惑懷王、釋張儀、聰明有過人者、古賢妃諫君以道者不乏、此三閭於心盡氣絕無可奈何時、姑作期望之想耳、非真有是事也、古來文章多搗皷邊、然皷心一兩下、定不可少、此正皷心一兩下也、若無此句、則通篇皆在半明半暗間、全無眼目矣、後之君子、必有知者、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

索取、藑香、藑茅、白茅也二草皆芳潔可藉筳篿折竹以卜也靈氛明占吉凶者曰占詞兩美者男女既美貌喻同德同志言世有兩美終當必合然楚孰孰有能信汝之修潔而慕之者乎言楚無同德同志思九州之廣大丈夫中必有知汝者豈惟楚之有女乎以上占詞也曰者靈氛之言也言由占詞觀之九州博大宜勉力遠去無用狐疑兩美必合孰有求美而舍汝者乎何所獨無芳草天下同

類衆多何必只懷楚國靈氛之言止此以下皆三閭之言幽昧謂昏暗於內眩曜謂[illegible]飾於外楚人如此舉世可知孰能察余之善惡雖往而亦無所合也人性好惡固有不同此黨人更爲獨異艾與草可且戶皆服艾服且滿要而反以蘭爲臭惡而不可佩且珵美玉也相且之美大以其臭自照言草木易察之物尚不能察若珵玉之美豈能得當乎蘇取也史記蘇後蘇察謂取草也幃謂之幃即香囊既蘇糞壤而充幃則謂申椒不芳也宜矣起二句尊占自叶

此節靈氛之占言當遠逝三閭念舉世幽昧去既不可黨人獨異住又不可總寫狐疑以起下巫咸之文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妬而折之

欲從兩美必合之吉占而遠逝心尚未決也巫咸神巫降下神椒香物糈精米要約二句結上二句起下降下備降齊繽盛衆九疑在零陵蒼梧之間神似山有九峯其形相似行者疑焉故曰九疑百神蔽日來下九疑之神紛然並迎也皇大剡剡光輝揚靈顯應三句敘神降之盛告吉故求神之詞也曰記巫咸語陞降上下謂周遊列國跋涉山水之勞也榘矱所同言同德也儼敬調和摯伊尹名咎繇舜士師言陞降上下求同德之賢君背湯之得伊尹禹之得咎繇榘矱既同始能調和而必合也行媒偷左右之先容言誠心好修賢君自當舉而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說傅說傅巖地名武丁殷高宗言傳說操築作於傅巖武丁舉而用之不以無媒而見疑事見尚書說命篇呂望太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鼓鳴太公避紂居東海之資閑文王作往歸之至於朝歌猶窮困因自鼓刀而屠西釣于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遠載以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子久矣

升未晏時未央之意周流上下即靈氛所謂遠逝
至咸所謂陞降上下也言將去楚而觀天下也

此節言兹佩爲他人委棄以至今日困頓已極在
我者不失良貴且調和吾之禮度聊浮游求女庶
得知已及此年歲未晏從其吉而遠逝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
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吾道夫崑
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
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凰翼其承旂
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
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
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
雲旗之委蛇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
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婾樂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
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

歷選精細糓不從巫咸求君之言而從靈氛
遠逝之吉占也瓊枝玉樹枝爲羞周禮天官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瓊爢屑玉也爢屑者謂玉屑爲糧
選言將行先具行資言飲食皆以不得似而已邅

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駕飛龍去之逝離疏今
華美其車離心謂君心已離不能復合遠遊自疏
不得已也以下止吉遠悲不言求皆安得以求女
作求君解波遊轉後漢皆流云崑崙在爲州消泉
騷西南崑發之路修遠周崑而後到澳霓春旗晻
蘇流揚蔽日玉鸞鈴之著於詢者欲峽鳴雖車行
而餘鳴也天津謂鳴漢借紛是之漢水洲雅兩爲
西極朝發夕至行之遠戲翼既期少前四牡翼翼
傳謂也又四駕翼翼傳北鳳也一日一下曰翊直
劍不動曰翔鳳鳳承旌而謂用其閒言行雖甚迷
而不於與也流沙沙流如水見爲賈今西海居延
澤是也遵猶赤水出皇蓋東而假入南渡容與從
容以乎教曰麾西告西皇帝少畢少韓以余德王
自猶之君故曰皇皇忽行在流汝爲赤水所阻乃
從容計算詔西使使麾蛟龍爲檢以渡我猶言此
巖龜以爲梁也不周山名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
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語期會言西路多艱使衆
車飛騰而先過莫待我於赤水之西我當自不周
山而左行以至西海爲期也玉軑玉轄委蛇飄揚
千乘衆多並馳同發屯聚蜿蜿龍貌雲旗以雲爲
旗西皇來涉故車騎愈盛也抑按志西海爲期之
志弭止節所執之旌以指麾行止者言日暮止宿
也邈邈遠貌身雖止宿神猶邈邈高馳必至西海
奏爲之九歌舞舞之九韶假日婾樂乃逶今夕之
志也陟從下而上陞初出皇皇天赫戲日光赫赫
然光明睨遠親舊鄉楚閑僕御懷思也蜷局詰曲
不行貌戲夫懸蠢余馬無
知倶戀故鄉而況人乎

此節從靈氛之吉占遠逝自疏象車龍駕鳳凰承
旗蛟龍梁津一則曰道崑崙一則曰至西極一則
曰詔西皇終之以西海爲期而爲太平之樂舞日
暮止宿忽而天曉顧見故鄉御馬猶知戀土余獨

何人、能遠去乎、然上下周流、而不言三方者、不惟懷王在秦、言外益欲遂滅秦、復讐之志也、

右四段、閨中邃遠、哲王不寤、決之靈氛巫咸、多不入耳之言、風俗變易、君子化爲小人、惟余良貴、雖爲人棄、一毫未損、不從其求君之占、從其遠逝自疏而已、龍車鳳旗、西皇可詔、西海可期、虞夏之樂可奏、志願可遂、而終不忍去故鄉也、

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體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故都、楚國也、

右五段、已矣哉、莫我知矣、又何懷乎故鄉、不死而虛生乎、爲美政者、知之實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吾將從彭咸而死、庶不負命名字之義、而可見祖考於地下也、

通篇五段、以祖考命名爲綱領、以知字爲鍼綫、以從彭咸而死爲主意、篇中余固知、後止兩知字、前不吾知、其亦已矣、後莫我知兮、而君之放逐、黨人

之嫉妬、女嬃之詈、折中重華、叩帝閽、上下求女、占靈氛、問巫咸、遠逝自疏、莫與爲美政、皆莫我知也、占願依彭咸之遺、則下云、雖九死猶未悔、又云、寧溘死以流亡、又云、伏清白以死直、又云、雖體解吾猶未變、又云、阽余身而危死、又云、焉能忍而與此終古、結云、從彭咸之所居、主意如此、究之所以死者、皆莫我知也、近有謂王叔師彭咸投水爲無據者、漢時書籍、今失傳者甚多、又安知王之無所據乎、後懷沙惜往日悲回風諸篇、言沈淵甚明、又漢之賈誼東方朔莊忌王褒劉向太史公、言汨羅無異詞、諸人去古未遠、豈盡虛謬、然則彭咸之投水、即無據、而三閭之汨羅則有據、守死善道、日月爭光、要無愧高陽之苗裔皇考之名字而已矣、仁至義盡、至中至正、而後之論者、猶以爲過、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吾竊痛三閭不生獲麟之前也、

此篇五段、首段古帝起、末段時王結、煌煌大篇、起結緊嚴、二段三后堯舜用於前、三段、羿浞湯禹有娀高辛用於前後、四段伊尹皋繇用於中、他如倒

字、倒句、倒數句、神龍變化不可端倪向者予不知
用古之法、多不解、不知倒敘法、愈不能解也、

楚辭卷二

蒲城　屈復　悔翁著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曾孫　來泰錄
西泠　受業曹兆喬校

九歌

詩有寄托。非比賦興也。漢張衡定情、班婕妤團扇、曹植王粲三良、樂府去婦詞、六朝子夜等歌、唐宮詞閨情、無題古意、上而毛詩之有女同車諸什、朱晦翁所謂淫奔之類者、或君臣朋友間言不能盡、借酒杯澆塊壘、言在此而意實在彼隱乎字句之中、躍乎字句之外、千載下令人思而得之。無論賦比興俱可以寄托而寄托非賦比興也、三閭九歌、即楚俗祀神之樂、發我性情、篇篇祀神、而眷戀君國之意存焉、若云某神比君、某神比臣、作者固未嘗一字明及之、是在讀者心領神會耳、然則九歌也、楚之通國皆可奏以娛神者也、必謂一人作之、惟一人奏之、則毛詩以至漢魏三唐、皆作者一人獨奏乎、夫人而

可奏也、何也、寄托也、非比也、隱乎字句之中、而躍乎字句之外也、後之君子、其讀九歌也、必有不河漢予言者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劒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吉日良時以祀神、即漢樂府練時日、穆敬、愉樂、人欲樂乎神之心也、上皇謂東皇太一、撫循、珥劍鐔、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琅美玉名、謂佩玉也、補曰、沈括存中云、吉日兮辰良、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韓退之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用此體也、

此節言主祭者卜日齋戒、帶劍佩王、誠敬以迎神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瑤美玉、瑱與鎮同、所以壓神位之席、盍合、將把、奉持、合瓊芳而奉持也、肴骨體、蒸進、[illegible]是也、此言以蕙蒸肴而進之、又以蘭爲藉、奠置桂酒、切桂投酒中、漿者周禮四飲之一、此又以椒漬其中也、四者皆取其芬芳、[illegible]疏、通而不滯也、即朱絲疏越之疏、緩者而不迫、樂記、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節者有節奏而不亂、三若形容歌聲之煥、所以爲發然之聲、竽[illegible]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皆樂[illegible]洪大、謂樂器陳列而衆聲交作也、此言琴管樂一者、以見餘耳、故曰浩倡、言備極音樂也、

此節言主祭者、潔肴酒、陳音樂、誠敬以迎神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偃蹇美貌、姣好、服飾、菲菲芳貌、五音謂宮商角徵羽、紛盛貌、繁衆、君謂神也、總結上枹鼓三句、欣欣喜貌、康安也、神樂乎人之誠敬也、

此節言神降而饗其誠敬也。

右東皇太一

太一神君、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漢書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　此篇言其竭誠盡敬以迎神、神鑒誠、後降而欣說安寧以饗、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而人君自鑒其誠之意寄托言外、可想而知也、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芳、芷、華采、五色采、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浴蘭湯、沐香芷、衣采衣、如草木之英、

此節言自潔清以迎神也、

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

靈云中君連蜷長曲貌留留天上爛光貌昭昭明未央光燭天上無已時蹇詞憺安壽宮者神天上久居處尚書大傳卿雲歌亦以日月星辰並言之以顯相並也易曰雲從龍此言雲駕龍薦題也龍駕兮服皆貴也龍駕以龍引車帝謂上帝聊且周章猶周流也

此節言神之靈貴如此、天上周流、不易降也、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

靈謂神皇皇美貌降下猋去疾貌雲中神所居言神一降即猋然遠舉不久留也覽望兩河之間曰冀州有餘所望之遠不止一州窮極言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無有窮極又翱遊周章也

此節言神降之遲而去之速也

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夫君謂神記曰大夫是也忡忡心動貌

此節言竭誠敬以迎神、不久留而去、所以勞心無已也、

右雲中君

謂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此篇言神既降而不久留故既去而思之不能忘也可以想見臣

子慕君之深意矣、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思

君謂湘君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黃陵有廟夷猶猶豫言既設祭祀請而未肯來也中洲洲中水中可居者曰洲言其不來不知其爲何人而留也要眇好貌修飾沛行貌逢望而見其如此又似欲行也吾爲主祭者之自吾欲其乘吾迎神之桂舟而來今沅湘無波江水安流似欲來而猶未來也參差洞簫風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不齊象鳳翼望而未來故吹簫以思之言我之吹簫非湘君之思而誰思乎

此節言極其誠敬以望之、而湘君不來也、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

駕龍者以龍翼舟邅轉洞庭大湖在長沙巴陵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中有君山拍搏璧綢縛束蓀香草旌旗小旗涔陽江碕名極遠浦水濱揚靈者蕩其精誠[illegible]也嬋媛[illegible]流貌隱痛君湘君[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北行矣[illegible]之又於江碕望之[illegible]大之精誠無[illegible]大息侍女繫其精誠而湘君[illegible]女乃嬋媛而爲余我不繫故思之而至于流涕也

此節言竭精誠而不能感湘君來降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絶。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

櫂楫枻船旁板桂蘭取其香斲斫采搴皆手取也薜荔緣木生芙蓉荷花生水中瀨湍淺淺流疾貌翩翩飛疾貌言乘舟而遭盛寒斵冰凍紛如積雪其難如此薜荔緣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其相左如此心異則媒徒勞恩不深則易絶其不能強合又如此我舟方在石瀨淺淺中湘君已駕飛龍翩翩而去矣乃歎凡交不以忠則其怨必長期不以信則告我以不暇宜乎湘君之不留也

此節歎息而言其所以不留之故也。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鼂早騁直馳騖亂馳弭按渚水涯次止周旋也玦如環而有缺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史記作醴下女已見離騷逍遙容與皆遊戲[illegible]暇之意此言神既不來則我亦退而消息惟見鳥次水流而已然湘若既不可見而捐玦江中遺佩澧浦將採杜若以遺下女尚欲求合於萬一而今日之逍遙經洞庭尚有可合之意此時一失不可再得惟有從容待時或可復合也

此節終望其合也

右湘君

竭誠盡敬、望之不來、則亦已矣、而揚靈流涕、至云心不同、恩不甚、交不忠、期不信、不怨湘君而自咎責、終望其合、可想其忠愛無已之心矣。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

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目眇眇目盡也愁予者為主祭者言望之而目盡不見使我愁也一篇主句嫋嫋長弱之貌秋風起則洞庭生波而木葉下矣記時也言不見帝子但見秋風木葉洞庭波耳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似莎而大雁所食也騁望縱目也佳人謂夫人張陳設言何夕洒掃而張施帷帳也萃集蘋水草罾魚網兩句皆怪異之詞言既與期夕張矣所見之物皆失其所何也

此節言目盡夕張不見其來自生疑怪也

沅有茝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予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沅澧香水名茝蘭香草興也公子謂湘夫人思之而未敢言者尊而神之懼其瀆也麋獸名似鹿而大濟渡澨水涯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居者言流則有茝矣澧則有蘭矣猶我之思公子而[illegible]

收寄聊思之之切至於荒忽而兆望但見流水之潺湲於是朝馳予馬至江臯夕濟西澨迎之所見麋蛟又失其所何也朝馳二句當在麋何為二句上此例紋洪嫌與發蘋四句複也兩次遠望所見皆失其所猶其無來意也其起興之例正猶燕人之狀所謂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而以荒字叶予以蘭叶言又昉句用韻法也

此節言思之至於荒忽及往迎之而所見又失所。愈生疑怪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佳人謂夫人偕俱逝往方在疑怪之時忽聞召予乃欲與使者俱往喜而過望築室水中以迎也葺葉蓋覆集荷以覆也紫紫貝紫質黑點壇中庭也匊布蘭木蘭椒樣也辛夷樹大連合抱高數仞其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為迎春楣門戶上橫梁葯白芷葉闢結以為帷帳也在旁曰帷擗析蕙以為屋櫋聯綿為坐席者也石蘭香草疏布陳繞東之以材鎮紫其壁也蘇芳之祛閒者廡堂下周屋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積芳馨以廡其門總見水中之室芳潔如是所謂夕張也九嶷山名舜所葬九嶷山神皆然來迎二妃而眾神從之如雲也

此節言忽聞召予，喜而過望，將築室水中以迎湘夫人，而舜復迎之以去，則又不得見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牒]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遺]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袂衣袖褋襌捐袂遺褋即捐玦遺佩之意然玦佩貴之而袂褋之也汎平遠者亦謂夫人之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也不可驟得自寬之詞言豈能一拍即合正無聊之極思也

此節不敢以迎之不來而遂絕望也。

右湘夫人

此篇大旨與前篇同，前篇四不字句，自咎責之意；此篇四何字句，自疑怪之詞，其不敢遂絕而終望其合之心則一也。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者為神將降也吾主祭者之自稱天玄而地黃大司命天神故乘玄雲知神將降而往迎也飄風迴風涷雨暴雨灑塵以清道也

此節初迎神也。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汝]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君與女皆指神君尊而女親也回翔盤旋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爲其自謂之稱也

此節言神既降而遂往從之因歎其威權之盛將天下生死也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已也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

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兼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導導率引帝天帝之適坑與岡同謂山脊也九坑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無有窮已也

此節言已得從神明登天極奉至尊須臾閒而周宇內但見神之靈衣玉佩威儀甚都而衆卒莫測其陰陽所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

疏麻神麻極窮寖漸疏遠也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

此節言神靈既去而不留人壽幾何河清難俟故使已延望而怨思如雲中君卒章之意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

此節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孰可爲者或離或合帝實主之亦非太司命之所能爲而況人乎但順受其正而已

右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也迎神神至方從之遊而忽去不顧老已至矣安得不悲然前云何壽夭在予結云孰離合可爲其知安命矣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麋蕪芎藭葉名似蛇床而香其苗四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香七八月開白花羅生言物並列而生襲及也四句與下二句也夫人猶言彼人如左傳之言不能見夫人也美子所美之人蓀猶人也以用言彼神之心自有所美而人何用愁苦爲

此節以秋蘭起興而言人當安命也、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青青茂盛貌。言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視以成親好。結上文自有美子何以愁苦二句、此亦上二句與下二句也。

此節言神之獨予親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不言不辭乘風載雲而去、新相知二句言方目成而遽去也。倏然不言而來、忽然不辭而去、夕宿於天帝之郊、不知其何所待於雲之際乎。尤幸其有意顧己也。

此節言神之方親好而忽去、猶望其復合也。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晞、乾也。怳、失意貌。女及美人、皆指神也。

此節始猶望其來、望而不來、遂怳然而浩歌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孔蓋以孔雀尾為車蓋、翠旍以翡翠羽為旗旍。埽除也。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埽者也。竦、挺拔之意。幼、少。艾、美好。見孟子、戰國策。即指上美人。正、平也。言其威靈氣燄光輝赫奕、又能誅除凶穢、擁護良善、為民所取正也、

此節言目成之好、雖未能終、登天之後、尚望其為民之所取正也、

右少司命

按前篇註說有兩司命、則彼固為上台、而此則文昌第四星歟、前篇以安命結、此篇以安命始、本無非分之想、忽而親好、忽而別離、怳兮浩歌、亦復何益、惟望其登天之後、不負目成之好耳、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暾、温和而明盛、吾[illegible]檻楯、扶桑見騷經。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而夜即明也。輈、車轅、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蛟、雷氣轉似輪、故以為車輪、言乘此車而來、將上時、太息低佪、若有顧懷者、言日出之遲、聲色二句、總起下文。

此節日將出而迎之、猶未即出、而音容之盛已令觀者忘歸也、

緪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緪急張絃交鼓對擊鼓周禮有鎛笙之樂注云鐘笙與鐘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則應之鍾狀簫懸鐘磬之木樅簴以美玉爲飾簫竽樂器名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圓三寸一孔上出頌吹之靈保神巫翾小飛經揚之貌曾舉又舊飛言巫舞工巧謝然若翠鳥之衆也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也所謂聲色也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此節言聲色之盛，見享日之誠敬而神至也。以上皆自夜而晝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爲飾也天狼星名晉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爲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天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謂降下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乎四時者也詩曰維北有斗柄可以挹酒漿操弧衆矢以射天狼歸而援北斗酌桂漿成功者退日將入時也援持而余宗皆祭者自稱言

冥冥幽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直東行而復上出也

此節言成功者退，自晝而夜，送日歸也。

右東君

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宮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日者君象、矢射天狼、斗酌桂漿、明喻其赫赫威靈、可以飲至策勳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女指河伯河爲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也衝逕也螭如龍而黃無角

此節約河伯駕龍乘車、以遊九河也、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崑崙山名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懷思也

此節相約不至、登高遠望而思之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

鱗屋龍堂貝闕朱宮迎河伯之所如此誠歎乃居水中而不出何也龍堂以龍鱗爲堂也

此節久候不至、疑而問之也、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予、

大鱉為黿、逐、從也、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違之意、言一交手者、即去也、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指河伯、予、主祀者、媵、送、既別之後、惟見水波遊魚、如來迎送者、愈見寂寞也、杜少陵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正用此法、

此節言一見即別、寂寞愈甚也、

右河伯

此篇言約九河之遊、龍堂貝闕、盡誠敬以迎之、而別易會難、不遂遊九河之約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想像山阿中如有人焉、謂山鬼也、阿、曲隅、女羅、兎絲、睇、微眄貌、美目盻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謂主祀之人、予、山鬼自謂、窈窕、好貌、被薜荔句、是山阿中之衣束、言山鬼以薜荔為衣、以女羅為帶、又含睇宜笑、因子慕予之窈窕、而祀予、予將來也、

此節山鬼初欲從山阿來也、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出山阿而來、所乘所從、皆山中之獸、車騎被帶、皆山中之花草木葉、所思也、予也、靈修也、公子也、君也、皆謂主祀之人、芳馨、即上蘭佳之類、幽篁句、山阿之俯遠險難、句、山路之峰崕、所以來後之故也、幽深篁竹叢、被石蘭出山阿之裝束、後來言其出之邊也、

此節來之獨後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表、標也、晉語置茅蕝設望表、註謂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雲在下、華鬼受祀、陰雲下聚、神靈雨、言鬼之靈雨、東風者、春日、容容、冥冥、東風靈雨、白日之鬼景也、山鬼既獨後來、故見望表已立山上、陰雲在山下、杳冥晝晦、東風靈雨、是羣鬼至已久矣、然予既慕我、我欲留於靈修、見祀之所而忘歸者、恐歲既晏、曉孰有再設華筵以留予者乎、

此節山鬼之享祀、將去而有後念也、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

三秀、芝草、公子、即靈修、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草也、芝已三華、歲晏也、石葛句、山間荒涼之景、怨者、思極之反詞、非真怨也、悵忘歸者、采芝山間而忘歸也、不得閒、所以不華予也、歲晏而猶不華、

予往山間采芝將遺公子處荒涼之景思極而怨之生於忘歸時念公子非不思華子但不開耳諒之也、

此節因我之思公子之極、而諒公子之思我也、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博君思我兮然疑作、

山中人亦鬼自謂、然信疑不信、至此又知其雖思我而不能無疑信之雜也、所飲者石泉、所蔭者松柏、則所餐者杜若可知矣、省一餐字、飲食居處皆香潔自修、而至今不華予者、然疑作也、

此節重提山中人者、深歎其寂寞荒涼、至於如此、而猶芳潔自修、不當疑而疑也、

靁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音思公子兮徒離憂、

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小聲[illegible]猿類颯颯秋風聲蕭蕭木落聲此秋夜之[illegible]此[illegible]矣果不華予矣故思之而無已也[illegible]句中無[illegible]宇而陰森之氣令人如見其魂如聞其嘯也

此節寫山阿幽篁之夜景、以見悲涼之極、而徒抱離憂於無已也、

右山鬼

此篇以山鬼自喻、文義明白、其言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潔也、其言容色之美者、自見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懷王之始珍已也、折芳馨而遺所思者、言持善道而効之君也、處幽篁而不見天、路險艱而又晝晦者、言見棄遠而遭障蔽也、欲留靈修之所而卒不能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復用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於讒也、至於思公子而徒離憂、則窮極愁怨、而終不能忘君臣之義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戈平頭戟犀甲以犀皮為鎧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錯交短兵刀劍[illegible]車相迫[illegible]交錯長兵不[illegible]設用刀劍以相擊也[illegible]日[illegible]矢[illegible]交爭[illegible]助凡兵[illegible]蔽日若雲戰敵人之多矢交墜[illegible]相射流矢[illegible]勇而爭先也

此節言國殤、初戰之猛勇忠義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

殪死霾埋縶馬示必死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愈盛也懟怨威嚴殺[illegible]言鏖戰痛殺

棄原壄骨骸棄於原壄也言已死傷天之怨然甘今被數人發戮無遺擲棄原野終不懼也勇士不忘喪元之志也、

此節言既敗之後、勇猛忠義如故也、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凌讀音陵

平原忽兮超遠言不憚道路之遠帶劍挾弓即操吳戈之意懲創艾首雖離而心不悔四句進述其生前出兵之初立志如此下身既死方是戰死後也魂魄死者之神靈不可凌承勇武剛強不可殺此神以靈言其魂必靈而不滅也毅為鬼雄者然為百鬼之雄杰猶言死當為厲鬼以殺賊耳

此節生則勇武剛強、忠義報國、死為鬼雄、宜享祭祀於無窮也、

右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懷王時、秦敗屈匄、又敗唐昧、又殺景缺、楚人多死於秦、此三閭所以深痛之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

會鼓會眾樂而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姱好倡首一人為之餘而眾和之也容與從度從容成禮者祀畢也禮成而鼓樂傳舞並作也至今猶然

可想而知也、

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春蘭秋鞠舉物以見四時之變遷也長無絕永久不斷也終古已見離騷觀其千秋萬歲長享此祭言外覘楚之長存也

右禮魂

此篇乃前十篇之亂辭也、九歌總一亂辭、觀東方朔七諫、王褒九懷、王逸九思、皆諸篇之後、總一亂詞、祖三閭之例也、禮魂魂字、疑為成字、傳寫之誤也、予向亦作禮善終者解、全無所據、又與本文不合、存之以俟高明、

此篇以神之尊卑為敘次、今二氏水陸道場、諸神合享、鬼王另標一幡、即山鬼立表之義、至夕施食、國殤亦在焉、楚俗分合才可知、大小司命東君、似不宜在湘君湘夫人後、然觀篇終會鼓傳芭、三閭之作、則合祀也、夫借酒杯、澆磊塊、落墨於有章有句之中、致情於無形無聲之外、是在讀者、心會別解耳、分合次序、抑亦末矣、

楚辭卷三

汝州 宗姪 啓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録

仁和 受業周世涵校

天問

天問者、仰天而問也、忠而遭讒、讒佞高張、自古然也、三閭抱此、視彼天地三光、山川人物、變怪傾欹、及歷世之當亡而存、當廢而興、無不然者、非天是問、將誰問乎、藉條異代、尚欲搔首一一問之、而況抱痛者乎、然不可情原、不可義正、不可理論、不可言詮、不可事判、嗚呼、是之謂天問、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然通篇起結、盡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爲錯簡明甚、因少校正、每見前人妄改古書、竊爲不可、豈可效尤、今仍列舊文於前、更定附後、維天下高明是正焉、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往、道、猶言、上下、謂天地、由、自、考、稽也、問往古之初、未有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何自稽之、考而知其洞沌之初乎、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幽、昭、明、謂晝夜、瞢闇、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翼、氣盛淳動之貌、淮南子云、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曰、未有天地、惟像無形、窮冥冥而莫知其門、此叅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明闇、謂日月星辰、渾沌初開時、按說文、三合、天地人之道也、謂以陽之一、合陰之二、次第重之、其數三也、言渾沌初開、方明方闇時、何物所爲乎、陰陽變化、天地人初生、何者爲本、何者爲化乎、三與參同、闔陰陽參錯亦通、

此節問溷沌之先、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圜、謂天形之圜、則、法也、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謂孰經營而量度之哉、茲、九重、何人之功、何人初作之、

斡（筦）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源）、

斡、說文曰、轂端沓、則定車轂之內以金爲筦而受軸者、維、繫物之縻、天樞、謂南北極、天之樞、知常不動處、轂則車之軸也、蓋九物之運者、其轂必有所繫、然後轂有所加、故問此天之斡維繫於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注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西北附滿溱東之滄海、則南北東西高下可知、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乎、言西北不虧、而獨虧東南何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九天即所謂圜則九重者際邊放至屬附隅角也言天之邊際至於何處附於何處地之隅隈誰知其數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敶、音陳

沓合敶列也問天與地相接處合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衆星安所繫屬誰敶列乎

此節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次舍汜水涯書云宅嵎夷曰暘谷即湯谷也爾雅云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即蒙汜也朝出湯谷夕入蒙汜自朝至夕所行幾里乎

此節專問日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夜光月死其晦育生也言月有何德乃能死而復生月有何利而顧菟常居其腹乎顧菟月中兔名梁簡文水月詩云非關顧兔沒隋袁慶和煬帝月夜詩云顧兔始馳光皆指月言以兔本善觀故禮曰兔曰明視而月腹之兔名為月與則又善於下顧故古怨歌云煢煢白兔東走西顧若以顧為瞻顧之意而非兔名則梁戴嵩月重輪行云從來看顧兔俚語云觀兔顧而處氣於顧上又加看字加視宋其可通乎若漢上官祭云遷麋之犬當顧兔恥則顧字不屬兔此就九兔言而以証顧兔誤矣古人引古事各自為說如詩燕燕本兩燕故曰頃頑曰下上而漢書燕燕尾涎涎作燕名鸞斯斯宋本助辭故曰並斯曰柳斯而斯徐餘斯又作餘名類可見也 思按顧兔二字起於天問前無出處則後之用二字皆本天問又字書顧回視也思念也眷也語辭也則作兔名解固通作眷戀意解亦通

此節專問月也、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大厲疫鬼所至傷人惠順也惠氣謂和氣也 此節與上下文不合錯簡也當在後文人物條內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闔閉戶闢開戶角亢東方星代東方二字也旦明曜靈日何所闢闔而為晦明且東方未明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此節專問晦明也、以上問日月星辰、皆天上之事、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鮌事見尚書汨治鴻大水師衆尚舉僉衆課試也問鮌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衆之言知其不能而衆人以為鮌堯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也問天上事即當次問地下山川人物乃先問治水者不推水平地成始辭山川人物且文法太亂故略用一問篇者以為文無次序試看雜驗絕與達遵諸篇用東西南北皆此法也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經言鮌陻洪水傳云鮌障洪水國語言其隤高湮果辭其文數似謂鮌視鴟龜曳尾相銜因築高城長堤以障洪水耳擢子曰令河北有鮌堤而無為堤通志堯封鮌為崇伯使之治水迺興徒役作九

伋之城、又淮南子鮌作三伋之城、諸侯倍之、史稽張儀依龜跡築爲城、非猶夫崇伯之智耶、皆可證言黃衍之法、鮌何爲而聽從、順此法而治水、未必不成功、帝何爲而遽加刑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移）

永長、遏絕、禁止、羽山在東海中、施謂刑殺之也、左傳曰、乃殛那侯、公羊註、古人疑獄、三年而始定、三年不施、永不赦矣、禹鮌子、腹懷也、詩、出入腹我、鮌功不成、何但困之羽山而不施以刑乎、禹自少小習見鮌之所爲、何以能變化而有聖德乎、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緒絲端也、祭洪云、鮌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鮌之功、史記云、禹傷父鮌之功不成、由此觀之、則鮌亦非全無功者、特未成耳、此問禹能纂就鮌之遺業而成父功、何繼續其業而謀乃不同乎、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洪泉即洪水、九則謂九州之界、如上所謂圍則也、墳墳弓註、土之高者、按字書、大防也、所以扞水、洪水氾濫、禹何用窴塞而平之乎、九州之大、何以能盡塡而墳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歷過也、山海經曰、禹治水有應龍、以尾畫地、即水泉流通、言應龍何爲以尾畫地而令水泉流通乎、既有應龍尾畫矣、禹又何用歷河海而治之乎、

鮌何所營、禹何所成、

山海經、鮌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鮌既竊息壤矣、又何曳銜之營爲乎、禹既有應龍畫地矣、又何功之成乎、

此節問鮌禹治水之事也、以上天平地成、皆鮌禹之功、以下方問地理也、

康回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康回共工名、憑盛也、列子曰、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註非堯時共工也、言何故不傾地之西北、而獨傾地之東南乎、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烏）、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犬牙相錯、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言九州何爲而犬牙相錯、川谷何爲而極深、百川日夜東流、而東海何爲不滿溢、孰能知其故乎、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脩長、墮狹而長、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許多少乎、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崑崙縣圃、見騷經、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河水所出、尻丘刀切、平聲、說文、脽也、增韻、脊骨盡處、問崑崙至高、其下必有托根之所、今安在乎、縣圃增城高廣之度、其高幾里乎、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

王註云、天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天西北之門每常開、故崑元氣之所通、淮南子云、崑崙虛旁有四百四十門、又其西北謂閶門、以納不周之風、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則此解爲近、問崑崙之四門有誰從而入焉、西北之門辟啓、是何氣而長通焉、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山海經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下照地羲和日御山海經淮南子皆云天之西北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即燭龍也其有日冥日未出時又有若木赤華照地也問日光彌天其行匝地固無不到之處燭龍又何照焉日未出時若華又何光焉同一大地光之不均如此何也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問何為而有所冬暖何為而有所夏寒同一大地而寒暖不均如此何也遠遊南州炎德桂樹冬榮又大招南有炎火千里又招魂北方層冰峨峨飛雪千里又代水不可涉天白顥顥寒凝凝楚詞中已自註明矣若拾遺記淮南水經註諸書不須更引

以上皆問地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尋

焉何也按海外紀云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深洞五百里石有五色筍立成林杜詩赤日石林氣用此又蜀地志蜀山有石筍如林亦名石林禮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石本不能如木成林今何為而成林獸本不能如人能言今何為而能言乎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璁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皆是也言何得有此龍虬而能負有熊以遊乎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叔

虺蛇屬爾雅云博三寸首大如擘倏忽急疾貌招魂說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不死之人括地象云有不死之國山海經淮南子皆屢言之長人國語云山川之守足以綱紀天下者其守為神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為長狄今為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能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山今在湖州武康縣言雄虺何為而九首往來倏忽果何在乎不死之人生何所乎所謂長人果何守乎

靡蓱耕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蓱蔓蘋也其葉九出為九衢呂覽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蘋即蓱也又釋氏說崑崙山下有蓱沙國其地產蓱即靡蓱王中頭陀寺碑有云九衢之草千計是也沈約郊居賦舒華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八詠詩彤芳之九衢實靈芽之三脊皆以九衢與三茅琪花對見皆仙草可知梁元帝為安夕夜珠謝東宮賚合心花叙啟曰夜珠昔往陽臺雖遠四照曾遊漣浦纘識九衢賁以九衢為水中之草矣按字書蓱作萍非本字也又蘋大萍也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枲而赤花以上二者皆仙草食之不死今皆何在乎山海經有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言象大極矣蛇又能吞之其蛇之大果何如乎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京賦云乃若昆明靈池黑水玄沚因黑水所渚原名玄沚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也又廣博物志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權樂素問曰眞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至人積其壽命而強亦歸於眞人聖人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言黑水三危皆在何處乎藻露皆可延年其壽將何所止乎

右大學指以鈎弦闡帶也封大豨豕馬融賁成殞扶封豨是也帝指后帝天帝若順也問帝既降羿何以神射乃歆孫胥而天帝又不順何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

寒浞也䠶熱眩惑爰於也浞妻純狐氏女謀計二人對議也䠶革蓋所謂質革之䠶左傳所謂蹲甲而䠶之徹七札焉者言有力也吞滅揆度之也謂寒浞自惑純狐之女而又謀殺羿以彼后羿之族藝勇力疑無敵矣而其眾乃交進而吞謀之何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按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又帝王紀云帝羿有窮氏其先世封於鉏羿自鉏遷於窮石逐帝相徙於商邱依斟灌斟鄩氏據地志故鉏城在滑州衛城東商邱在東郡濮陽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蓋本有窮氏所遷也斟灌斟鄩皆在東夏古謂安邑以商邱二斟較之有窮在西又竹書大康仲康帝相皆依二斟又汲古文云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由此觀之則窮當作鉏窮有窮國也斟古窮字如傳啟史作傳除光也越過也問羿自鉏遷窮其後柰無過於位者而急於西征為浞所滅何也左傳言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黃熊能救為所名能二元鮌也以鮌之巫能為黃熊是已死矣而巫又能活焉何也蓋當時必有巫能下羿之神者左傳神降於莘即此類

以上皆問羿浞亂夏之事也末四句總結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秬黍黑黍說文黍禾屬而黏也莆雚即蒲字蒲水草與雚同并進同即速也言速而投之羽山也脩盈長滿營經營猶種也莆亦云種者猶逸民書所云潤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是也問禹平治水土播種百穀其功大矣宜其蓋父之愆乃鮌已進之羽山而惡聲長滿於世孝子慈孫不能改其惡名何也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列仙傳云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蒿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蜺僑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問王子化蜺茀而來文子之堂何也文子得藥而不能固臧何也王子得天道從橫之仙術乃死而化鳥何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

蓱蓱翳雨師名號呼興起也問蓱翳號曰雨師何以能興雨乎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鹿有何傷膺受此形體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事亦見列子釋舟陵行曳舟而陸行也遷移即行也書曰罔水行舟論語曰奡盪舟問龜負山而舞何以能不墜乎曳舟而就陸何以能行乎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浞之子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隕墜女岐即澆嫂也言女岐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少康夜襲得女岐

頭以爲澆因斷之故云易首親以逢殆指逞夫顚背言也問少康欲殺澆而誤殺女岐則澆既斃之而可免矣乃不能免何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湯宜康字謂少康斟尋國名杜預云斟灌斟尋夏同姓諸侯相失一國依於二斟爲澆所滅其子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遂滅過澆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旅謂一旅五百人也覆舟言夏后相已傾覆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問少康以一旅而興天何以獨厚之乎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桀代蒙山之國而獨得妹喜何也因此肆情而爲湯所殛放之南巢何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閔憂無妻曰鱞姚舜姓問舜孝加此父不爲之娶何也堯不告其父母而妻舜二女何也蓱翳何以能興雨神鹿何以其異體鼇何以能負山而舞奡何以能陸地行舟少康以虞之庖正何以能取澆與夏桀何以伐蒙山而爲湯所殛舜何爲不告而娶得堯之天下而爲帝皆不可解之事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萌芽初始言始興之時也論語曰德則廢中璜美玉成重也淮南云桀紂爲璇室瑤臺一極盡也言後之亡也問一代之始興何能預度乎一代之亡誰使之盡乎此四句總起下文女帝虞舜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世紀云炎帝母任姒有僑氏女名女登春秋元命苞云安登遊於華陽生神農焉登立爲帝言登之所立則爲帝也神農以前有氏號而不稱帝稱帝之自炎帝始何道尚之者問登之所立獨稱帝者以何遂而尊前之如此乎傳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問誰所制匠而圖之乎按周禮外史有掌五帝書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五帝之稱自少昊始史記亦云自黃帝始皆後於炎帝獨易大傳云自伏羲始若在炎帝先者但伏羲從無帝名則伏羲與炎帝雖有稱三皇者總之帝名則自炎始也若其並以女媧則女罔創帝然帝又創女故旣著也是登者帝之始媧者女帝之始也上古逆簡多本女氏如伏羲本華胥黃帝本附寶契本有娀后稷本有郃是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

服事也問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塗井然舜爲天子卒不誅象何也說見下眩弟章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終猶離騷所謂終古南嶽是止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斯此指南嶽也問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仲雍采藥南嶽故得去此南嶽而至荊蠻爲句吳耳孰能期料其伯仲去此南嶽而得此兩男子有句吳以終古乎是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長存也 按史記吳越春秋皆云泰伯至荊蠻自號句吳又史記索隱云吳名起於泰伯前此未有吳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后帝謂殷湯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爲相承用其謀而伐夏桀終以滅桀也問以調烹之人極其卑賤而能承謀滅桀何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帝謂湯桀伊尹名條鳴條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自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又云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注鳴條在安邑之西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犇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黎衆黎百姓問湯觀風俗而逢伊尹遂用其謀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以臣伐君古今大逆不遺而天下衆民乃大喜悅何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與

簡狄帝嚳之妃玄鳥燕貽遺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天使鳦下而生商者謂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而有功封之於商也問嚳何爲而與簡狄相宜女何爲喜遺卵而吞之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藏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該備秉持季主父謂嚳藏善也終弊者敝初有天下有扈首亂是竟爲所弊也有扈國名牧夫牛羊倒句猶云牛羊牧夫也蓋有扈初爲牧豎然後得國故下文又云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也問中多有不著名者如鰥鴟之飾王會遺盟不曾若伊尹武王也問名放備特禹之末德惟其父之舊共喜而竟弊於牛羊牧夫之有扈何也馮衍云訊夏破於甘澤公湯帝與之首領猶終弊之意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書云三旬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干盾協合時是言舜以干羽合舞於兩階而有苗格也平脅曼膚肥澤之貌帝王世紀舜長六尺孝經援神契舜龍顏重瞳大只維書靈準聽有人方而日衡重華握石椎懷神珠問舜舞干羽於兩階而何能格有苗乎舜陶河濱漁雷澤耕歷山不得於親常懷憂瘁瘦何反肥盛若斯乎補陳平傳云平何食而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豎童僕之未冠者有扈氏本牧豎之人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啟攻有扈之時親擊其牀而有扈已先出矣其命果何所從出乎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季德帝嚳之末德也越絕書曰湯獻牛荊之伯之伯者荊州之君也湯行仁義嘗鬼神天下未從乃飾犧牛以事荊伯荊伯乃愧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誠心往營班祿者謂分之荊伯也不但還來其獻牛非尋常往來之禮也問湯恆秉帝嚳之末德而自然當有天下而乃以朴牛營求往來遂滅夏而有天下何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昏微遵迹謂紂遵夏桀危亡之迹桀以妹嬉紂以妲己也有狄謂簡狄樂安也謂簡狄在天之靈亦不安也繁鳥二句言紂之肆情妲己加繁鳥之誅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矣列女傳晉大夫解居父聘宋過陳遇采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且舍女乃爲歌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繁當作鷙廣雅曰鷙鴞鳥也負婦古通用加許婦史記作許負是也此問商始以婦人而興終以婦人而亡何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眩惑亂之弟也問象欲殺舜變化作詐其罪直大而舜爲天子不正其罪反封象於有庳後嗣子孫得長爲諸侯何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有莘國名極至也小臣謂伊尹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古人與此吉妃同意謂湯東巡至於有莘本乞彼伊尹小臣而乃得吉善之妃何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小子謂伊尹送女從嫁曰媵伊尹母姙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顧居無幾何臼竈中生鼃母去東走顧觀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木水乾之後有小兒啼水涯人取養之既長大有殊才有莘惡其從木中出明以送女問生空桑得水神奇之甚乃惡而媵婦何也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太公金匱桀怒湯以諛臣趙梁計名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湯乃行賂桀遂釋之挑撥也伊尹說湯以至味曰天子然後可具以味挑也奔負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琬琰以謀挑也重泉地名前漢志左馮翊有重泉史記云夏桀不務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即重泉也言桀拘湯於此而復出之湯既得出本不勝心伐桀是誰使挑湯以伐之乎問伊尹以水濱之小子遂能挑湯亡夏何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踐履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爰會合也蒼鳥鷹也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問孟津之會八百諸侯不期而踐此期者何爲乎將士勇健如鷹鳥群飛乃誰使聚之乎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叔旦武王弟周公嘉善揆度也發武王名史記武王至紂死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

之戮此所謂列擊紂躬也咨嗟者周公難佐發宄命非其本心以臣伐君懸之太白古今大惡位天子之依我用成全也問周公既不喜列擊紂躬何爲又教武王使定周命乎文王既三以天下讓是以天下授殷矣又安用此天子之位乎武王乃反其父之成而滅亡之惡得無罪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爭遣伐器謂泰誓言舉后以師畢會也並驅擊翼謂六翰曰翼其兩旁夾擊其後言武王之單人人樂戰並驅而進之也問既云天與人歸又用兵征伐何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昭后成王孫昭王瑕成猶遂底至也昭王南遊至楚楚人鑿其船而沈之遂不還杜預云昭王南巡安涉漢艦壞而溺水按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荊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通害問昭之南遊本利白雉而迎之而卒以遇害何也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方言云挴貪賈生所謂品庶每生是也巧梅言巧於貪遊樂也事見竹書穆天子傳史記曰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環旋也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問穆王好遊樂何爲而周流無處不至乎其周流也果何所求乎

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曳牽引衒行且賣言夫婦相引行賣於市也按賣於市者卽今之叫呼而賣於市者褒姒周幽王之嬖妾昔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稽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

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乎紂惑一婦人何所可譏而爲武王與兵而滅之乎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西伯文王紂烹伯邑考以賜文王王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人者乎食其子而不知問紂賜茲醢西伯既上告天帝矣但西伯何能親見天帝而致罰殷之命遂以不救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師望太師呂望謂太公呂文王后亦謂文王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問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能識乎但聞其鼓刀之聲文王何爲而喜乎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尸謂木主悒憂不安也史記武王東觀兵至於盂津爲文王木主載以東記曰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尸神像以人爲之書序云康王既尸天子則尸亦主也問武王發欲誅殺紂何所偷悒而不欲久忍亟載文王之木主於軍中以合戰衆何所急而然乎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左傳晉太子申生爲後母所讒縊於新城國語雉經於新城之廟注頭搶而懸死也王充云申生雉經林木震賓丘中牛雉鑑林中也伯長謂太子也歲天柳地者能成動天地如左傳抵突與太天夫國巫者以見皆是也問太子縊經林中維何救乘中生之死而有寢如此而又謂甚懼乎此痛已之死而鰥盍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問皇天集祿命以與王者何不常有以戒之而使不敗爲惡乎王者既受天之罰命而王天下天又何爲任其爲惡而使他姓代之乎總枚上夏商周相代東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言湯初舉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乃反復之九臣耳後乃備承輔翼也官如宮天下之官終使湯爲天子尊其先人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於子孫也問伊尹反復之九臣乃能官湯而尊食宗緒何也此痛已之不能爲伊尹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勳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卒傳弟餘祭餘祭卒傳弟夷未夷未卒當傳弟札札不受夷未之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爲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爲吳王以伍子胥爲將破楚入郢是能壯其徭厲勇武而流其威也事見史記闔廬以少而離散在外之人乃能有吳國而流威嚴何也此痛楚君之不能爲闔廬也懷王見執於秦是散亡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彭鏗彭祖神仙傳姓錢名鏗帝顓頊之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饗之而封於彭城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莊子以爲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言堯非嗜味者饗其羹而封之何也命之永長至八百之多何也此痛已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宋祁曰欲正四方先定中央中央中國也問中土列國之君共治其民何故相怒而相爭乎蠭蛾之

命甚微何以能自固乎此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驚警也言夷齊初不知采薇之非聞女言而後警焉稱言警於是女也故曰警女萃止也北至以雷首在北也按譙周史攷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又文選劉峻辯命論五臣註夷齊采薇首陽一女子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毛也乃不食而死又康詩物忘夷齊餓於首陽白鹿乳之史額亦云夷齊葉薇有白鹿來乳回水河水回曲處也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屈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飢于歌所謂北渡同也又莊子北至於首陽之山問夷齊既警於女而不食鹿何為而祐之乎諫武王而不聽去之可也又何喜於首陽而就止乎此痛已之將為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兄謂秦伯噬大猶犬弟秦伯弟鍼也春秋昭公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晉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王逸注秦伯有噬犬弟鍼請之不與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也百兩蓋謂車也王以為金誤矣言兄有犬而弟欲之何也弟以百兩之車易之而不聽又奪其祿使奔他國何也此痛已之不肯適他國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薄暮雷電喻昏闇時之景也按三閭外傳云時阿而闇之天慘地悲白晝如夜正謂此也嚴君求責也闇此時不歸尚何所憂乎有君而不得奉上帝果何責於我乎意將死也此痛已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

伏匿穴處即既放江潭也爰何云言無可言說也作師猶興師荊楚勳功也史記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懷王復怒發國中兵深入擊秦戰於藍田是也因已之放棄江潭何所言說乎楚方以興師為功夫何能久長乎此痛楚之事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悟過改更猶言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若能一旦改悔則楚猶可存我又何言乎楚昭王十年吳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言吳於昔年早已勝余而況楚之今日能當秦之強乎楚未弱時尚不能當吳今日楚已弱極而秦之強非吳可比能不滅於秦乎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春秋昭二十三年吳人伐州來為吳王僚八年是時公子光帥右師定四年吳入郢為吳闔盧九年闔盧即公子光也周元王三年滅吳是時吳滅久矣追言往事也

何環穿自閭社邱陵爰出子文

子文楚令尹鬬穀於菟也左傳曰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夫子稱其忠事見論語環穿旋轉闔繫也內而閭社外而邱陵自中及外無所不窮故曰自閭社邱陵也言安得旋轉闔繫大閭社邱陵而復出子文其人者以與楚乎見楚之無人也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堵敖熊囏也楚文王子春秋莊十九年熊囏立二十年其弟熊惲弒之代立故曰堵敖則已成君矣楚人以不成君與無諡號者皆謂之敖前之若敖霄敖已不可攷若見於春秋者如麇被弒稱郟敖以無諡號子干被弒稱訾敖以未成君而[illegible]則堵敖之敖亦祇以無諡號耳非未成君也然則

此堵敖者、意謂懷王也、上言作師夫何長者、齊楚之享國日感、必滅於秦、此告以不長者、猶懷王之必客死於秦也、周赧王十六年、秦昭襄八年、懷王入秦、赧十九年、秦昭襄十一年、懷王卒於秦、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試者、用也、嘗也、予、我、上、君也、言自我以忠諫用於君上、而國將亡矣、國亡而令我彌彰忠名、何也、猶言使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使我得忠諫之虛名、痛憤極矣、

此篇九段、前八段、皆爲末一段作引、串之有無、理之是非、物之變怪、三閭豈眞昧昧哉、讒佞高張、忠賢菹醢、天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問帝王之興亡、讀者已心印懷襄、問后妃之貞邪、讀者已心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讀者已心印黨人、是三閭之言、祇在天地山川、商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江漢間也、至九段節節言不盡意、又爽然自失矣、

天問校正附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以上問溷沌之先天地初開之時也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以上問日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以上問月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第一段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鴻

鴟龜曳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鮌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

以上問鮌禹治水之事也第二段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

何氣通焉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以上問地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白蜺嬰茀何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類也第四段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為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

而後嗣逢長

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咸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

以上夏禹父子事三代皆稱賢而禹獨傳子意言禹之德既能得子而不能掩父之惡何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該秉
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豎
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胡䠶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䠶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
䠶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
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
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
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阻窮

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
以上皆夏一代事西征四句總結上文第六段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恒秉季德焉得
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
惡之媵有莘之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
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
大悅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何聖人之

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彼王紂之躬孰
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
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
婦子肆情
以上皆商事第七段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遷藏就
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
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
帝激切何逢長之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

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
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會鼂爭盟何
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
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
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
將之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昭后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衒何號
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
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以上周一代事也皇天四句總收上文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

中央共牧后何怒蠭蛾微命力何固

中央諸牧各君其國何爲相怒而戰爭乎蜂蛾之命甚微其力何爲能自固其巢穴乎此節總起末段兼痛楚之屢敗於秦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以上吳事言吳由楚而興猶能破楚痛懷王之不能爲闔廬也

彭鏗斟雉帝何饗壽命永多夫何長

此痛已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痛楚之忽霸忽亡也

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痛已之將爲夷齊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此痛已之不肯適他國也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痛已之死而無益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痛已之將死而不得再事君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

此痛楚之享國日蹙也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

此痛楚之必滅於秦也

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此痛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

吾告堵敖以不長

此痛懷王之客死於秦也

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此痛國家得敗亡之實禍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

第九段

楚辭卷四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汝州　宗姪　敬賢編
曾孫來泰錄
同邑　受業路光先校

九章

章、明也、書洪範、俊民用章、又表也、周語、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注表也、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三閭忠而被謗、國無知者、離騷經之作、以自表明其志、懷遷襄放、遠志彭咸、又作九章以

自表明也、故首章曰、重著以自明、末章曰、竊賦詩之所明、苦心眞切如此、而鄙夫迂儒猶有過論、余觀其次序、懷沙爲絶筆、乃以悲回風爲結、或編集人意在此耶、夫文之顯著者尚多謬說、又安論微妙者乎、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得意忘言、九泉知已、後世猶難、況當時哉、況其人哉、況其文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

惜者痛也誦言致極懲愛慎懲抒杷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謂不與勞氏同心所不與惟慶者之類也養天之色正乎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只則類著天平已之罪而降之罰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爲黨者太一之告折中謂事理有不同者教其兩端而折其中也若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大予是也六神尚壽禳於六宗一曰日月星求畢四時寒咎也六宗有數說蘇子由云捨祭法不用而以憲乞說未可信也罰針也服服罪之詞謂所謂五則有服者也俾使山川名山大川之神能待答鑑穷士飾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說之當直欲上天使先衆神明其是非也痛言以極其憂思發情以極其衷情總起通篇追迷往日進君之言如有非忠則歷指蒼天鬼神以平正而聽曲直也

右一節、質之天地鬼神、言外見國無人莫我知也、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贅肬肉外之餘肉也背棄贅熱肬是也假娃科媚丢依背違也所棄爲違忠顧爲情顏色爲貌變易相觀離驗也肯盡忠以事君反爲不盡忠者所擯棄觀之如肉介之餘肉然者實忠佞媚之佞以與衆擁其所昔若獨待明君之知耳人臣之言行既可躍踴內情外貌人難變隱人君日以觀接驗之不遠宜其能相臣也左傳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右二節、知臣莫若君、往日之忠、今猶可驗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誼與義同怨耦曰仇惟思念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不豫言衆決不可保謂必為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言衆人皆營私為家已獨先君後已其義相反故為所仇專心竭忠不與衆兆同趨故為所讎一心果決全無猶豫力於親君而無私交固有招禍之理也

右三節、背衆專君、有招禍之道、言見疏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

顛越顛隕咍笑紛亂貌尤過蹇詞釋解沈沒抑按白明辨鬱邑愁貌侘傺失志貌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曰嘖有煩言是也詒遺騷經曰解佩纕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為也號大呼中衷悶煩瞀亂也忳忳憂貌言我思君之諸臣莫有忠於我者故忘己之賤貧但知盡心事君不懷貳求寵是以親衆人之懷二求寵者心若迷惑不知其所從入之門而無罪見疏本非所望但以行不羣而至此遂為衆所笑耳尤謗不可釋沈抑不達蔽而莫白中情莫察煩言難遺陳志無路故進退惟有憂愁而已

右四節、言既疏之後、尚欲盡忠、因念忠而遇罰、衆之所咍、此情沈抑、自陳無路、進退維谷、惟有憂悶而已、

以上四節為一段、呼天明已之忠而得禍、遂至進退維谷也、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

杭方兩舟而並旁也通作航厲神殤鬼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觸君可思者信乎之義不可恃者明時不同也此乃亦占詞故有曰字衆口鑠金者衆口叢毀即堅金亦可銷鑠殆危韲者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韲階樓梯假極至援引也言昔余所夢登天而無緣者其占為但有心忘勞極而無輔助終至危獨離異我初以君為可恃故被衆毀而讒離危殆果如於者占夢之言然歎羹傷熱而吹冷韲懲而變志人情之常我今尚欲擇階登天則是不以責禍自懲

而舊有前日忠直之態、與人見已所為、皆驚駭、皇迹以誑心、則不與已為侶、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忠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塗、可見相援引而俱進者乎、

右五節、言得罪見疏、已有夢兆在先、明知得禍、此心業已、故到底不變、非是驚衆違俗、徼倖萬一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申生事見左傳禮記、鮌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忽者易而略之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言孝子離讒、婞直無功、自古如此、吾嘗聞作忠造怨、忽而不察、以為過言者、自信忠誠、可以感格、今日親身離殃、乃知為誠然也、左傳曰、三折肱為良醫、亦此意也、

右六節、言作忠造怨、自古皆然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

矰繳射鳥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罻羅掩鳥網、辟開也、與罾同、或六謂弩、背也、儃佪不進貌、干傺留求住也、重增、離遭、集鳥飛而下止、謂遠逝也、橫奔失路、妄行違道、背膺牉半分、禮傳曰、夫妻牉合也、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罹難、欲側身以避之、而

尤恐無其處、欲儃佪求住、恐增禍遭尤、欲高飛處、去、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乎、欲方行違道、又吾志已堅而不忍為、三者皆不可焉、如背膂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言者矣、

右七節、實發進退維谷、其痛有難言者、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

擣舂、矯揉、糳精細米、播種、滋蒔、糗糒、乾飯屑也、以蘭蕙中椒為糧、日前如此、又願春日種離蒔菊、以為永久之糗芳、言不變其素守也、本是願春日播江離與滋菊兮、以為糗芳、此參錯法也、

右八節、實發不變此志、猶有戀之態也、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質、猶交質之質、撟、舉、媚、愛、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害、遠身、所以避害、

右九節、恐情質不信、曾思遠害、有不能者、故重著此篇、以自表明、應起二句、倒敘法、

以上五節為二段、言已之得禍、有夢在先、明知如此、雖進退維谷、而此志不變也、

右惜誦

此篇即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

舍也之意、其寫作忠造怨、遭讒畏罪、更曲盡情狀、爲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通篇只兩段、首兩句總起、末四句總結、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奇服、奇偉之服、以喻高潔之行、下冠劍被服皆是、鋏、劍把、或曰、刀身劍鋒也、長鋏見史記、切雲、高冠之名、在背曰被、明月、珠名、以其夜光有似明月故以爲名、璐、美玉名、虬螭、龍屬、言秉靈物、從聖帝遊寶所、登崑崙皆見所至之高、食玉英、所養之潔、比壽齊光、能不朽也、

右一段、言已之志行、芳潔高遠、世莫余知、若從聖帝登崑崙、則能不朽、正與下獨處山中相反也、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

南夷謂楚國也、一句結上、一句起下、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

汰滯通韻

鄂渚地名、今鄂州、欸、歎也、方言云、南楚凡言然者爲欸、史漢亞父曰唉、及唐人欸乃、皆此字、緒、餘遺在衿者、而猶有秋冬之餘風、方記時也、邸、至也、一作低、舲、說見招魂、軒輬既低、下方林、地名、舲船、船有窓牖者、或曰、小船、上、謂泝流而上、齊、同時並舉、吳、謂吳國、榜、櫂也、蓋效吳人所爲之櫂、如云楚舲蜀艇也、汰、水波、船不進而凝滯、留落之意、亦戀故都也、枉陼、辰陽、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溆浦亦地名、霰、雨凍如珠、將爲雪者、宇、室簷、仲春山深猶有積雪也、當秋冬緒風涉江而去、鄂渚反顧、未濟時不忍便濟、沅水擊汰、容與凝滯、方濟時猶不忍竟濟、乃朝發枉渚、夕宿辰陽、既濟之後、自信端直放非其罪、僻遠何傷、及由溆浦入林入山、前與重華遊者、今與猨狖居矣、前與天地比壽日月齊光者、今幽晦雨雪、不知有天地日月矣、此見放之地也、

右二段、敘見放之時、搖落如此、所經之地、鄙遠如此、乃至江南見放之地、荒涼如此、正與首段相反、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

將董昏而終身。接輿楚狂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所謂子桑戶臝行謂赤體而行或疑論語所謂子桑伯子亦是此人蓋夫子稱其簡家語又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即此裸行之噬以赤用也伍子吳相伍員子胥諫夫差令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事見左傳史記比干事見歸經天聞四人總說二句下用忠不必用一句不之人所知也此卻將四人分寫兩頂中闕二句分應之忠不必用應下兩人賢不必以應上兩人董正也不窮見惜誦重昏董復暗昧終不復見光明也

右三段，幼好奇服，窮不變心，前世皆然，終身守正，暢發雖鄙遠何傷之意。

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露暴申也叢木曰林草木交錯曰薄腥臊臭惡御凡薄附也陰謂小人陽謂君子將行謂遠去鸞鳳日遠重華比去身見放也燕雀巢堂壇賢遠去遠佞見親也辛夷暴而重積之積於林間身獨處山中也汚賤並進芳潔不容也君子小人升流倒置前世皆然也遭時如此懷忠失志惟當遠去也

第四段，總結上文，一一照映。

右涉江

涉湘江而南也，湘江在長沙，過岳州洞庭而東行，又上沅水，發枉渚，宿辰陽，入溆浦，皆在辰州，則至江南之野，天地齊壽，日月齊光，初放時志氣不衰，及經歷荒凉，一無改悔，而數陰陽易位，忽乎將行，蓋既至放地所作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

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不純命即天命靡常之意為下文夏郢二句本根震動愆過仲春二月被放時人民離散二閔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國以自傷仲春東遷追記其時也遵循江大江夏水名黔痛甲日道且也自言其以甲日鼂旦而行追記其日也郢都在漢南郢江陵縣關里門登揚同舉容與能郢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已之戀戀於君不得而見也楸梓長楸所謂故國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

夏首夏水口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都南關二門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太息回望郢亦不得再見也嬋媛兩見前篇眇猶淹迴踐也洋洋無所歸貌凌乘也陽侯陵陽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爲大波氾濫波貌薄止結懸也蹇產詰曲貌波浪連天憂思方深來東上用詢遙二字甚難解猶俗言還無一寘好墻端而來此也言仲春東遷甲朝起行覩此人民離散因歎天命靡常如郢都之必亡今日一去君難再見回望長楸龍門嬋媛傷懷嚴風從流洋洋爲客氾濫焉薄心思不釋將運舟而上洞庭自楚受封之初終古所居一旦長別安得不哀

右一段、追敘去郢之時日、水路之經歷、以之放所也、

羗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

時未遠夏浦故背之而回首西鄉以思郢都也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界望郢都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介閒遺風謂故宜遺俗之善也陵陽楚地古和封陵陽侯焉至何能及也言古和之寬得白巳之寬莫白也森泥漾無渡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丘荒墟孰謂兩東門郢都東闕有二門蕪饑言靈魂欲歸須臾不忘夏浦西思故都日遠遠望舒憂而州土遺風念增悲哀怨憶凌陽之究得白我今森森南渡焉能及彼君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孰謂兩東門亦可蕪容耶哀州土二句下即當接曾不知二句郡以當陵陽二句一删氣方謝遺意方謝原

右二段、九年中未嘗須臾忘返、即未嘗須臾不哀夏屋東門、將爲姑蘇麋鹿之續、誠可哀矣、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

怡樂長久者賭爲九年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纏續無已也汋約好貌諶誠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墮心久不怡憂愁相接者郢路遼遠江夏難涉也至今九年不復時鬱含感去國之日忽若不信其如此之久而今究如此之久也彼小人外爲讒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而不能自特是以悵忠而願進者皆爲所嫉妬而集蔽不得進也是寄之行高遇於天尚有不慈之名而況其下者乎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讒惋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也

右三段、言讒人之毒、即堯舜不免、而況巳乎、君子日遠日疏、小人日近日親、永無還期矣、全爲下文還鄉首邱地、意在言外、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邱。詩 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遠意鳥飛返故鄉思舊巢也首邱謂以首枕邱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返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邱首仁也志謂忘其故都也

右四段、言信非吾罪而棄逐、乃今逍遥而來東之註脚、一返無時、狐鳥不如、然無罪放逐、有可還之理、故日夜不忘也、其詞似和、其心愈哀矣、

右哀郢

九年不復、追敘初放時日、及既到之後、無限悲痛、而結以無罪棄逐、皆爲夏邱門蕪耳、故不曰思郢而曰哀郢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産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四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遥赴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

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四極浮浮四方飄揺也爲怒字作引數計惟思慢慾尤過鎮止矯擧也憂思不釋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四極飄揺計而思之君多妄怒使我心傷我本欲從所居遑奔

君所陳此固結之微情覽民之難尤甚自止也例敘法

右一段、思君不寐、秋風增感、又思遥奔陳情、不可而止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兹歴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

咸言已成之約言淮南子曰薄於淵虞是謂黄昏喻晚節也畔田中路回畔喻君與己始親而後疏憍矜也莊子曰虛憍而蓋氣覽示姱好閒閒暇莊予曰今日晏閒際明但蕩從皆際安静速堅循列也詳詳狀明貌庸用三形謂三皇五帝備背其形象也儀式極盡至到虧欽也言言與已先親後昧者審憍之氣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爲我作怒也我欲承君之閒服以自明而不敢又不能自已故吏猶欲進而心復悲憐遠静默而不敢言怨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疾之蓋惡其傷已也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至今豈庸遂亡耶然吾非獨樂爲此謇謇而不樂爲順從也但以側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爲此耳以三五之至德望君彭咸之死諫

自則視彼陳餞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闊而難窮矣、

右二段、追思昔陳詞造怒之故、望君三五、自儀彭咸、惓惓無已之心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右三段、總結上文、見思之無益也、朱元晦云、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讀之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思慮、并日夜言且兼如一也、憍矜、無正無與平其是非、敖傲視也、

右四段出題、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

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自喩、南、郢、漢北、漢水之北、遷之於此、非所生之地、故曰異域、道

山、漢北之山、望之流涕、悲久居於此也、身在漢北心思南郢、就無良媒、日遠日忘、又不能自白、故望山臨水每思之而流涕太息也、

右五段、以鳥自喩、身處漢北、心懷郢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冀其易曉、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也、魂不識路、以月星而知、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其如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我歟、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罰啟而不變所守乎、

右六段、一夕九逝、南指月星、思之如此、而人心不同、終無媒而不能歸也、

漢北與上庸接壤、漢水出嶓冢山、在漢中府寧羌縣、上庸、即今石泉縣、按史記、止言三閭疏絀、不復在位、其作離騷、有放流而無漢北字、今讀此篇、始知懷王初遷三閭於漢北也、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

石嵗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瀨水淺處、湍急流、爾雅釋水、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潭、深、又與潯同、狂顧、憂懼而驚觀、自江入湖、自湖入江、皆泝流而南行也、軫方石、其願如方石、不可轉也、超回前出也、低佪欲行又止、隱進不覺前行而前行也、北姑地名、瞀容瞀亂之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也、靈盡魂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聊以自遣耳、思不可釋也、言泝游江潭南行自娛者、遠望當歸也、超回隱進者、欲止而不能止也、宿北姑者、不能再隱進也、又無行媒者、返無期也、斯言誰告者、思無已時也、

右七段、此篇之作、聊以自救、世無可語者也、

右抽思

思欲陳詞、覽民尤而止、望三五、儀彭咸、蓋爲國爲民、非爲一已見疏、此所以與美人之抽思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

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懷心、永長、汩、汩羅、徂南土、泝沅湘而向汨水也、沈在五月初、而曰孟夏者、初行時也、眴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靜寂、幽深、默無聲又黑也、二句正言汨水之氣色陰森黴然鬼景、紆屈軫痛、離遣愍痛、鞠窮撫循傲猶憂抑鬱也、言當孟夏草木陰森時南征汨羅傷心永哀再無還日、今觀汨水陰森自時痛長窮撫情憂志無有道失明屈志自抑而不懼也、孔靜幽默四宗背汨羅切絶妙絶非親視者不知也、余同未嘗至土者爲余言如此

右一段、記時記地、明自沈之寃抑也、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藏、

刓圜削器度法易變初始本根柢也書大禹謨惠迪吉註言順道則吉也鄙陋薄章典章畫卦畫志記與誌同積記其事也墨書異與章如所志記如墨甚分明也圖計度明也堯時巧工斲所不斲其巧未用也察知揆度之乘齒瞻也有脈于而無見曰矇無辨于曰瞍墨文更處晰地有目者猶不能明見兒察瞽離婁黄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毀小視古小視而見秋毫之微也轄即矇瞽龍落榛雜也方圓之常度末醫變易根低之道君子厭薄況章志分明我之簡圓豈能更改然忠厚正眞錢之於內必大人方誰明見如工並不斲其巧未用執察且橫正于若[illegible]尙之難見視微之精妙又何悟瞭皆之不如求[illegible][illegible]白上下臥鳥聖凡玉石貴賤皆賤易知者且不能知余之所藏

豈黨人鄙固者所知乎、

右二段言已之守道不變、忠正在內、人不能知、玄文微睇、在外者亦不能知、黑白以下、最易知者、且不能知、則余之深藏、宜黨人之不知也、黨人二句、收上起下、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彩、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大、盛多、陷沒、滯沉、濟度也、車任載重、多陷滯泥濘而不得濟、瑾瑜美玉、在衣爲懷、在手爲握、不知所示、無可示者也、怪怒也、異也、俊傑皆才過人者、非疑、皆毀謗、庸廝賤之人、態度、疏通、文質得中、疏通於內也、異彩、殊異之文彩、材木中用者、朴未斲之質、委積多有也、重累襲亦重、謹慎厚不薄、又重也、豐富、遌逢、從容舉動自得也、言車重則陷滯、玉美則無可示、衆犬則吠所怪、人之俊傑則爲所疑、所毀謗、世俗如此、故疏內之異彩、多有之材朴、衆莫余知、而仁義禮厚、重華不逢、世之所庸、又孰知余之舉動乎、

右三段、細發莫余知之故、言世俗如此之惡、自諒所藏、實非黨人所知、直言而深痛之也、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懲創、違過、忿恨、怨、抑按、慜憂、像法也、自古至今、聖君賢臣、生不並時、不知何故、是以湯禹既遠、慕亦無益、惟有懲改往日之過、忿自抑其心、强於爲善、不以憂患改前欲、其志之爲後世法也、

右四段、湯禹久遠、前不見古人也、願志有像、後不見來者也、痛古傷今、皆屬無益、惟一死而已、言外有我不見古人而慕古人、後人不見我而慕我、猶我之慕古人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次止、舍、限界、大故、死也、言北次汨水、日色已暮、舒往日之憂、娛往日之哀、者今夕不可少待之大故也、陰森之氣、直逼紙上、慘不可讀、

右五段、汨羅自沈之時景、總收上文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正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措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

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浩浩、廣大、汨、羅、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無正、與并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程、謂較量才力、錯、置、類、法也、言浩浩沅湘、分爲汨水、道路幽遠兮忽至此、獨抱情懷、雖正是非、世既無如伯樂能相馬之人、徒生何益、但民生稟命於天、壽天窮通、錯置各有遲數、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定心廣志、則余復何所畏懼乎、哀傷永歎、人心溷濁、無可謂者、死不可讓、捨生取義、知所惡有甚於死者、願勿愛此七尺之軀、明告君子、吾將以此言爲法也、

右六段、獨立汨上、自述之死靡他之素志、以告後人也、

右懷沙

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此三閭之絕筆、應在九章之末、文義最明、不待高明而後知也、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中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擥、猶收也、竚、久立、眙、直視、詒、遺也、陷滯不發、以陷淖爲物束、重、今日已暮、明日復旦、菀、積也、言擥淖直視、媒絕路阻、言不可貽、煩冤陷滯、中情莫達、思美人之懷如此、欲因雲致辭、則雲師不將、欲因鳥致詞、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値、承媒絕路阻而言也、

右一段、直敘思君之切如此、

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玄鳥致詒、事見天問、馮、憤懣、歷年離愍、遷之漢北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車覆馬顛、喻見疏遠遷也、異路人所不由、已獨由者、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逡次猶逡巡、假借、須待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纁、淺絳色、日將入時、纁且黃、爲期、猶言至死方休也、高辛有玄鳥意外之奇遇、我則無此、承上歸鳥難當來、言我雖無此奇遇、終不能變易其初心、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處、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遵、不肯同於衆人、乃更駕駿馬、吾御者執轡從容而徒、借日待時、指嶓冢之西隈、以日夕爲期、終不因車覆馬顛而改轍也、

右二段、思君而不能變節從俗、雖顛覆而不能改轍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菜兮、

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

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芳蘼宿莽皆芳草也、既不及與古人同時共褰芳草、雖與玩此萹、萹蓄似小梨亦並節、好生道旁、蒲蕒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繽紛繚轉、佩美[illegible]解、猶知也、言彼但知萹薄雜菜、自以為佩之美、不知適佩之而遠已萎絕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南人變態之惡狀、如蘭之委美、椒之專佞是也、竢待也、竊自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不暇更待芳澤雜糅、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勁不借美於外物、遂郁郁遠聞、皆由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則章也、承上假日須時而言、聞春娛憂思古人、既不可見今人、又不堪觀、排自已芳華莫擷、此中心之快也、然所謂快者、正痛極之反詞、忽而痛哭古人、忽而痛恨今人、忽而中心自快、正是寫思字奇妙處、

右二段、言已思君之心、終始不變、身雖遷謫、名聞益章也、

余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非媒不應、我之求、趾因介紹以為先容、而託以有惲也、貴計謀、服習也、發蒔緣木、入下濡足、此固我身素所不習、然此不習者、是耶非耶、狐疑之甚、思欲廣遂向者三五之謀畫耶、前度未改、必不行也、思欲安命而罷耶、心未能化也、四句正寫狐疑、下二句志決矣、白日未暮、時尚可為、故決以死諫也、總字直貫三句、以思結、

右三段、既不能求媒、又不能不思、兩端狐疑、終決之以死諫也、

右思美人

美人者懷王也、指嶓冢之西隈、觀南人之變態、嶓冢在郢北、郢在漢南、此亦遷漢北時作也、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

時、謂時之政治、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法度治國之典章、明則國興、背則國亡、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屬付、娭戲也、貞臣正固之臣、自謂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秘之密事、皆藏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右一段、述往日懷王知遇之厚、

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

不清澂其然否兮、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贓氣志而過之、尨、厚、泄、漏、謂不敢漏其密事、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清澂、稍審察、史記云、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屬草、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也、虛空、言惑讒疑而諛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聞矣、忠與讒弗參互而考其實、溷濁清澄之反、賊氣與悔吾美好意同、過之、稱所謂督過之也、遠遷弗思以此、

右二段、惜往日懷王之信讒不察、蔽晦而遠遷已也、

何貞臣之得辠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由、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絕名兮、惜廱君之不昭周、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讒、衆怨謗、人道其惡、誠信、質性純厚、光景、光華外著、備、先具以待用、以有備無患、猶言已辯、一死也、無度、弗察上、無檢柙以知下、泥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數幽藪澤之幽、悄悄安也、言無罪見、尤自慚誠信外著、至今日身寃幽隱、已自有備、我忍死沈流、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廱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所以忍死而有言也、人君不察芳草宜殖於階庭、而反使在藪澤幽晴之處、何以自明、惟有安於死亡、不肯苟生而已、獨是廱蔽之奸人在側、則有貞臣、無由使矣、

右三段、言已今日放流不足惜、惜頃襄之弗察、不能再用貞臣、難立國也、

開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由、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由、

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說、授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伊呂甯處見發經天問味、譬之食物、咀啻而審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子名推、文君、晉文公、當爲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及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無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優游、言其德之大也、親身、切於已身、爾割股也、縞素、白繒也、

右四段、引古之能用貞臣、不能用貞臣者、與報貞臣者、以惜君之弗察也、言外有他日思我已晚之

意、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列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妬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

得、得志、微霜降而芳草殀、倒句、前世、謂往日懷王時、若、杜若、冶、妖冶女態、嫫母、黃帝妻、貌甚醜[illegible]妬、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吳王、白明、自明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冤、情實與冤枉[illegible]言曲直也、列星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

右五段、惜往日之忠佞不分、最易察而不能察、為時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濟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流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祭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志

轡、馬韁、銜、馬勒、載、乘也、氾泭、編竹木以度水者、既無騏驥而乘駑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必際於陸、既無舟航而乘氾泭、又無維檝與舟人而自為備、必沈於水、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識、記也、敢若不盡其辭而瞑然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肆君之罪、雖當記之也、

右六段、背法度則國亡身虜、不死何待、猶冀君之感悟於萬一也、應轉首節明法度、以題中惜字結通篇、

右惜往日

此將沈汨羅時所作也、合懷襄兩朝、敘遷放無辜、讒諛得志、貞臣枉死、歷引古事、言易察而不能察、結歸廢法度、應到首段、知國之必忘、故忍死以記讒諛之害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

后皇、后土、嘉、美、服、荒服、言后皇有美樹、橘來生此荒服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在橘受后皇之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受命獨生南國、故其根深固、不遷者、以其壹志、釋不遷之故也、橘葉青華白、紛然盛而可喜悅也、

右一段、頌橘之性情也、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

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

曾重累剡利圓果橘之實摶與圓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先後雜糅文章爛然精色外色精明內白內懷潔白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修理姱美盛而宜修故有美而無惡也、

右二段頌橘之形狀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愼、終不過失試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消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去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具不遷之志不待結實之後而始然豈不可善好乎謂人好養其美實也人好橘之實人有求於橘何求人於人唐詩云花木有本心何勞美人折即此意蘇按本草註云舒暢橫縱橫言獨立無求舉世之人食其實而舒暢也圓者易流此圓果雖縱橫枝上而終不隨流也橘心閉皮中故無過失橘熟則黃秉中央之德故可參天地歲寒諸樹并謝惟橘不凋故願於歲寒并謝之時而長與爲友淑善離如離立言孤特也没字壽草木剌人爲梗橘有剌而不安剌人故云有理年歲雖少雖無松柏之壽而歲寒不凋可爲師長非但可友而已高潔之行可比伯夷宜立以爲像而放法之四句總結

右三段頌橘之才德功用也、

右橘頌

通篇皆自喻也、句句頌橘、句句非誦橘、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

回風旋轉之風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隕風雖無形而實先爲之倡也回風能搖蕙不能搖彭咸之思物有時變故可搖彭咸之思不變故不可搖良以情不可蓋而非虛僞也

右一段言回風不能搖彭咸之思、有可法之實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

苴若草葺聚治荼苦菜薺甘菜也言秋冬尚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枯不芳魚聚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荼薺甘苦不能同生蘭茝推處幽僻而自芳矣回風之能變物隕性如此而中有不變者存焉佳人自謂都美更歷先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自貺謂已得續其官職相羊浮遊之貌微志與浮雲齊高也佳人之志不變故感而賦詩以明之也

右二段賦詩自明之由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

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獨懷芳椒不寐至曙、永夜哀思也、寤而於邑不止晝日哀思也、糺戾纕已見縹綿、結膺胸、謂絡胸者也、光謂日光、仍因就之意、折若木以蔽之欲自晦而隨回風也、髣髴謂形以、蓋指國事而言、衽裳際、目雖不見、心不能忘、故自抑其志、惘惘隨風而去也、

右三段、明思無晝夜、乃隨風而去也、

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

聊愁本通、爾聊可讀曶愁亦可寄擡

時謂衰老之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驟類、幼而無父曰孤、放棄、迭隱痛、昭昭明也、言草枯芳歇、歲月易邁、老將至矣、與其生而愁苦、不如死而不思、孤子放子、莫不皆然乎、日所聞彭咸之事、昭然可見矣、

右四段、明所聞彭咸之事、不能更待也、惘惘而行之下、即當接登巒一段、郤插此段者、不惟嫌其文情太直、又見彭咸之思、定之有素、不待徧歷諸處而後定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君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山小而鋭曰巒、眇眇遠、默默黑也、景響無應、省想聞見所不能接、寂寞之極也、繚轉自締、謂繚戾固轉而自相結也、儀匹、或曰儀、猶像也、言已之愁思浩然廣大、無涯不可爲像、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物有純而不可爲、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爲如言不可爲之意、邈遠縹微細紆縈、翩疾飛、冥冥遠去、流猶隨也、漫漫綿綿無可托身、悄悄冥冥、有愁無娛、乃隨風波而託彭咸之所居也、

右五段、明至寂之境、不免愁思、何如凌波隨風而從彭咸之所居乎、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

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汶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喻峻嶘杪顛頂攢舒捫撫湛厚漱蕩口也雰雰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孔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嬋媛已見前悲咸流連之意馮據如馮軾之馮激霧去其發亂之氣隱依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岐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礚礚水石聲海洶風水聲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漂翻翻三句亦告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張施弓弦也弛弓解也比潮汐之起落也隨風而行上極於天下極於地惟見波浪洶洶芒無經紀上下左右惟伴潮汐之信期而已與已託彭咸之居同也

右六段致身無地惟與潮汐相伴而已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炎氣火氣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發而爲煙煙所積又凝而爲液潮海水以月加子下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觀寬悲聽承上伴信期而言內有無限愁思懷王二十五年入秦與昭王盟於黃棘後爲秦欺客死於秦今頃襄又兆婦於秦是欲復施黃棘之枉策也朔炭見騷鄉省立適主也愁愁憂懼貌子胥事見前篇適使安也莊子陷巾徒狄諫紂不遂負石自沈於河任預也文選[illegible]賦從云任石即懷沙也言正觀黃時怨思吾楚不能自預惟借此逝速之光景往來於秦陷黃棘枉策之前轍歲月如流將不再來以如此之日月而有虛度也我之所以不去者不爲介子之復國則爲伯夷之首陽其如往者懷王如此來者頃襄又如此復何所冀乖惟有從古之忠臣重石自沈以遂彭咸之思而已

右七段明兩世枉策不得不以彭咸爲法也

右悲回風

題是悲回風、心是思楚國、故以思起、以思結、中段又用數思字、又三用彭咸字、其意可知、雖有隨風濾風息風穴諸句、不過借以發論而已、其用大波潮汐等句乃正意也、

九章非一時作也、惜誦作於懷王既疏、又進言得罪之後、思美人抽思、作於懷王遷漢北時、篇中任顧南行、是以造都爲南行[illegible]南人之變態是以知

臣為南人有鳥自南來集漢北是已身在漢北也然則懷王見疏止遷漢北未嘗放逐此其證也餘六篇方是頃襄放江南作也初放時道途經歷作涉江既至後覩物典懷作橘頌秋風搖落感時明志作悲回風忠佞不分傷今追昔作惜往日若哀郢則知楚之必亡懷沙則絕命辭也九篇中或地或時或敘事文最顯著次第分明舊本錯亂予不敢輒改古書姑記之就正高明

楚辭卷五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錄
潼關 受業 楊鸞校

遠遊

遠遊寓言也自沈汨羅即是遠遊遠遊之樂即是自沈之樂篇中時俗迫阨鬱結誰語愁悽增悲高陽既遠免衆患軒轅不可攀嘉炎德寂寞無人皆是自沈之恨觀其全部若身死之後惟

恐有知恨無已者何長生之足樂乎茲兩寫水遊又極寫水遊之樂明是寫自沈之樂如以余言為不然仙道已成不以咸池承雲二女九韶極寫仙宮之樂何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迫窘逼阨限本作阸塞輕舉輕身高舉質資性焉何託憑依乘駕車沈濁昏暗汙穢不潔鬱結思慮

傾寛也耿耿猶儆儆不寐貌營營猶曰焭焭亦耿耿之意勤勞苦也言甚悲時俗與既欲遠遊而無因將何所憑駕而上浮乎遺逢濁穢無可告語不忽長悲無思慮營營乃可長生魂營營至曙頼達遊而不能也天地無窮人生勞苦只須臾耳往者不及求者不聞營結誰語惟有長生可以脫此迎既此遠遊為之所以作也言外見世之患迎而未盡言從遊而未盡尚者吾須臾而死權恨無窮如得長生庶目睹來者之究竟何如亦無恨也嗚呼遠矣

右一段、所以遠遊之故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

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

遠思思遠遊無因永懷懷登仙之道怊悵惝怳驚貌荒忽無依據流蕩無定攖痛也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清虛猶言清風則法延長也傳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若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羨念慕也列仙傳齊人韓終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

仙錄稱美也形設遠即上文與化去之義言遠思增悲不得遠遊之門不返獨留神去形衰何益之有悵當內省以端所操求天地之正氣此長生之門也虛靜則不悲恬愉則不悲無為則神不懼忽形不指樣此即亦然之清塵故聞風願承遺則休德而發仙其可貴可美者往世與人身與化去而聲名日無非虛聞也傳說之辰星韓衆之得一可美可奇者形術遠而難人羣遂能遺逸迎既也省端操求正氣究是聖賢學問以此學仙有何難哉仙人有聲名可見忠臣孝子義士烈女即是神仙矣

右二段、求正氣而得其門、古歷有其人、遠遊非虛聞也、

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髣髴猶依稀象昏弱之氣淑美郵遊與尤同猶言其淑善而絕光謂衆患時俗與既一切事也耀靈日暴閃光耀言行之速淪沉零落也言求正氣者氣能變化則形能高擧忽若鬼神明明往來天地聞而依稀見之不可端倪趣然淑善而絕尤永久不返故都時俗迎既不能加害我之所如世莫能知其衆如此但天時逝速恐一身將老所學無成然高陽以遠致君三五之志無可法程若不學仙臾無可者

右三段，正氣變化，仙成免患，雖慮無成，而高陽已遠，非學仙不可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軒轅黄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列仙傳曰好吹笙作鳳鳴過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黄氣也秋食淪陰日没以後赤黄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並天地玄黄之氣是爲六氣麤物不精修煉已久神明日清麤穢日除自已有可受教之地也南風曰凱風南巢舊説以爲南方鳳鳥之巢非湯歆禁之居巢也宿與肅道審究問曰者王子之言受心受傳言傳小無内大無根言無所不在北滑亂而汝一專孔甚也言春秋既不可淹故居既不可留軒轅既不可攀援惟有從王喬娛戲而已遠遊之志已決於是順風南遊南巢一息乃見王子審問道要王子曰道可心投不可言傳無内無外其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彼將日餘自然壹氣之甚神清中夜自存虛以待之一念勿樂無爲之先自然之滑也庶類自成萬化自出此和德之門也朱子曰此與廣成子之告黄帝不過如此賢神仙之要訣也王子之言止此

右四段，先修受教之地，後得受道之門也。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就羽人飛仙丹邱晝夜常明之處不死之鄉仙靈之所在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説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日入爲飛泉琬琰玉名頩美貌一曰微容貌脕澤醇厚粹不雜質銷鑠所謂形解變化也汋約柔弱貌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要眇深遠貌淫留也言聞王子至貴之言忽遠遊而行因飛仙留仙靈之宅湯谷九陽朝濯夕晞飛泉琬琰吸液懷英容色潤澤精神專一形解變化漸微妙而無所不之也

右五段，聞王子之至道，朝夕修鍊，形神俱妙，將無所不之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載猶加營猶熒熒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霞與遐通謂遠也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有托乘而上征也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言外見如此嘉處竟無人可語會之而仙也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排擯望予須我之來與驟經倚閶闔而望予者意不同豐隆雲師大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太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遊大儀天帝之居從此而適北方

市、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落水盛服衡下夾轅兩馬驂衡外挽靷兩馬連蜷句蹄驂驁馬行縱恣膠葛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漫行無極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此從北方而過東方也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

太皓即太皞、始結罔罟以佃以漁、制立庖厨、天下號之爲庖犧氏、飛廉見騷經、徑直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此從東方右轉而過西方也、

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

彗星形如掃帚、斗柄北斗之柄、所爲杓也、麾旗屬、叛離散之貌、曖曃眛暗日不明、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在斗魁前六星如匡形、奔屬奔走相從也、厲憑凌之意、從西方且遊流波、未遊北方、先召其神相從、蓋將遊也、

右六段、自南州上征而至天宮、至東至西、乃遊流波而稍息也、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恣睢放肆、担撟軒舉、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邊旁謂兩驂、直馳直趨而不留、往者去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言求仙之意未欲忘歸、受道舒仙遊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思望楚國、思念故舊、太息流涕、乃抑志違舉、直詣炎帝而去、不遊南疑而遊方外之流波也、

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還衡兮、

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

沛流貌、瀏瀁水盛貌、方遺易恒卦、君子以立不易方、註方猶道也、流波之遊在王子所受之道外、即意中之汨羅也、戒諭告還銜間車也、周禮有大咸堯樂、又樂記云咸池備矣、註黃帝所作樂名、堯增修而用之、咸皆池施言德無不施也、呂氏春秋云承雲顓頊之樂、無終極無已時也、二女娥皇女英御

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海若海神、覺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游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木之怪、龍罔象也、蟉虯盤曲貌、便娟輕麗貌、撓纏也、翥舉也、博衍寬平之之意、焉何也、以上皆言木中之樂也、逴遠絕垠天之邊際、寒門北極之門、軼從後出前、迅疾也、絕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言將遊南疑、忽覽近外、洞養之之流波、乃戒祝融還車不遊、遂自南疑而遊方外、中外之流波、逆虙妃奏雅樂、湘靈之瑟、馮夷之舞、水中諸物無不效順合奏之久、其樂如此、更欲何逝以排徊乎、流波之遊既遂、乃至北方也、

右七段、直過九疑極冰遊之樂、然後至北方而即還也、

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予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間維、李經辞曰、天有六間、北有四維、黔嬴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木神、反顧者、末遊北方、回視而還也、六漠謂六合、列缺天隙電照也、列子云、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崢嶸深遠貌、寥廓寬遠、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言方歷北方之提至忽乘閭維、遊顧、乃召造化之神、先道乎路上下罔六無見無聞、至超無爲、與太初爲鄰、眞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甕盎之間、千百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

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三閭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

右八段、仙道已成也、文是仙道已成之樂、意是汨羅自沈之樂也、求仙而云悲時俗之迫阨、則意不在仙可知、其曰聲名日延、是仙人惟有聲名而已、然則忠臣孝子、烈婦貞士、即仙人矣、故兩遊流波、極寫遊流波之樂、異日畢志汨羅、至今與日月爭光、其與往古所傳之白日飛升者、果何如哉、

楚辭屢用東西南北、文皆不同、此篇寫從帝居臨北方、却不遊而去、至東至西、而遊流波、又過南方

而去極寫水遊之樂末寫北遊四句而已作法之
變化如此

楚辭卷六

卜居

受業武進　劉綸校

三閭忠而見放彭咸自矢不疑何卜哉然默默而已其誰知乎其誰語乎其鬼神乎此卜居之所以作乎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

右一段求卜之故

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將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眞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

端正策者整正之將以蓍也龜龜底殼揲之將以卜也、四字見由禮梱款誠實頓盡之觀朴實之將來者勞之也、鋤去穢助苗也、游偏遇大人猶貴人究營以言求媚、果從朱說隨其從末者護傷也、乘是斯辭也、蟬卽儒兒强語笑貌、婦人益謂擲袖哭婦滑遊貌、滑稽圓轉貌、脂肥滑韋柔貌、絜謂韋束之也、楹屋柱、亦圓物、又以脂灌韋而絜之、是以哭梯滑稽而無所止也、駒馬之未壯者、鳧野鴨、亢舉軛車轅、滿衡黃鵠大鳥、一舉千里、駑鴨也、八將字八寧字只是耶正二字、此結上八條、正問卜之詞也、

右二段、求卜正文、

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

貞、

蟬翼言輕薄、黃鍾謂鍾之律中黃鍾者、器極大而聲最閎、瓦釜無聲之物、雷鳴反擊之作聲如雷鳴也、張自侈大、左傳曰、隨張必弃小國、七句寫時俗知此、吁嗟自嘆遺昕不偶也、若默然不言則世有何人知我乎、此句作卜居篇之本懷也、

右三段、遭時不偶也、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釋捨、謝辭、尺長於寸、然爲尺而不足、則有短者矣、寸短於尺、然爲寸而有餘、則有長者矣、物有所不足、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之類、智有所不明、若舜知不偏物、孔子不知農圃之類、數有所不逮、如言日月之行、雖有定數、然既是動物、不無贏縮之類是也、神有所不通、惠迪者未必吉、從逆者未必凶、伯夷餓死首陽、盜跖壽終牖下之類是也、

右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

此篇四段、一段求卜之故、二段應心煩意亂、三段應竭知盡忠二句、四段質諸鬼神而無疑也、知字起、知字應、知字結、章法井然、

漁父　　受業句容　程泗校

漁父、見舉世無可語之人也。寧赴湘流、聲情俱痛。志決矣。我與我周旋久。聊語我耳。太史公次懷沙於此篇之後、有以夫。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

右一段敘既放之由

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

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

餔食、歠飲、糟醨、皆酒滓也。以水爲糟曰醨。醨薄酒也。言何不隨時浮沉、而自取其放也。

右二段、設爲問詞、以起下文也。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右三段志不受汚、寧死不回也。一篇正意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莞微笑貌。鼓枻、扣船舷也。滄浪之水、即漢水之下流。見禹貢。纓冠系也。不復與三閭言、與前舉世字相應、結不能與世推移也。

右四段見舉世無可言者也。通篇之意、言我非不知與世推移、可以苟生、但志不受汚、寧葬江魚腹中耳。

通篇四段、前兩段兩何故字、兩皆字、兩獨字、兩何不字作呼應、後兩段兩必字、兩安能字、兩去字作呼應、章法井然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此後遂無完人。三閭若豫知後世之鄙夫迂儒、必有過論者。嗟乎、漢唐後論人嚴於仲尼、吾不知其自覗居何等也。

楚辭卷六

汝州 宗姪 啟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韓城 受業 薛澍校

九辯（此篇應在末卷、仍錄於此、存古也、）

太史公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皆祖屈子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今讀玉所作九辯、閔其師忠而見放、然三閭煥若神明矣、此亦清則寒潭千尺、峻則天外三峰、

九辯之後、豈復有九辯哉、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

（悲哉一讀、秋之爲氣至變衰一讀、言秋者一歲之陰氣、草木零落、百物凋悴、忠臣志士遭讒放逐者、感事興懷、尤切悲歎也、蕭瑟寒涼之意、憭慄猶悽愴也、若在遠行羈旅之中、而登高望遠、臨流歎逝、以送將歸之人、因離別之懷、動家鄉之念、可悲之甚也、若在者、非眞在也、言秋之悽愴如此之可悲也、二字直貫下句、）

一段、秋氣可悲如此、

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泬當作）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

（澄字書、水靜而清、謝靈運詩秋水共疊鮮、斷未有連句重韻理、泬寥曠蕩、空虛也、或曰蕭條無雲貌、清無垢穢、寂寥無人聲、寥空虛、收潦水清、川入夏至秋而清、憯悽悲痛貌、歎泣歎貌、薄寒、秋氣微寒、中、傷也、如中酒之中、愴怳懭悢、皆失意貌、去故就新、別離也、坎廩不平、廓落空寂、惆悵悲哀也、天水澄清而憯悽增欷者、乃薄寒之中人也、別離失職、羈旅獨處、而惆悵自憐、其悲何如、）

二段、言秋氣悲人如此、天高二句、秋也、中人以下、悲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鴈廱廱而南遊兮、鶤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翩翩飛貌、廱廱鴈鳴、鴈陰起則南、陽起則北、避寒煖也、鶤雞似鶴、黃白色、啁哳聲繁細貌、申致猶至旦也、亹亹進貌、過中謂漸衰暮、蹇語詞、燕既辭歸、蟬亦無聲、鴻鴈南遊、鶤雞悲鳴、物之悲秋如此、吾於時獨申旦不寐、聞蟋蟀而生哀者、常衰暮而無成也、）

三段、物情之悲秋如此、而我之悲秋更深也、

右一

首句以悲秋起、下分應之、一段合寫、二段分寫、

三段又合寫、然通章皆題前虛寫也、

悲憂窮戚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徠遠客、超逍遥兮今焉薄、

廓空、有美一人謂三閭、繹解、來遠客放江南、薄止也、

一段悲其師之見放也、

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柰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既駕兮朅而歸、不得見兮心傷悲、

此君字指楚王而言、食事食與事也、朅去也、思君之專、至不可化、蓄積而至忘食事、願一見申意而君心乖離、故車駕復歸者、因隔絕而傷悲也、

二段美人思君而不得見也、

倚結軨兮長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軾、忼慨絕兮不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軨車軾下從横木、軾所憑以為敬者、怦怦心急貌、太息涕下、忼慨之極、不得見、中懷迷亂、其怦怦者、諒直之心私自憐惜、無有窮時也、亦是倒句、

三段美人悲痛無已也、宋玉追述其師思君之心也、

古二

此章首節即出三閭、緊接上章言放逐之後、不得再見、心存諒直、無已時也、單寫悲字、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

廩秋、秋氣廩然而寒也、奄忽也、離披分散貌、梧桐楸梓、皆早凋、葉入、為繁茂、余、宋玉為三閭之自余也、凡言余及我者、皆放此、萎草木枯、約窮栝、楸喻三閭之放去、白日二句、喻將死也、四時平分、而秋獨堪悲者、百草萎落、梧楸離披、物之悲也、去白日而入長夜、離芳藹而即萎約、人之悲也、

一段遭時堪悲也、

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横、顏淫溢而將罷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擥騑轡而下節兮、聊逍遥以相佯、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將、

戒白露喻遠遷、嚴霜喻見放、申重也、恢台廣大貌、欿傺止也、言收斂長養之氣、使留止而沈藏也、菸邑傷壞、煩挐殺亂、淫溢積漸、罷疲也、萎枯死、萷木枝蕭條、櫹槮樹長貌、瘀血、惟思、紛糅衆雜、擥持、騑驂馬、下節按節、逍遥相佯、將長也、承上梧楸而言、白露嚴霜、[illegible]顏色萎黃銷鑠

推其紛揉如此、是將死矣、使死而有益、失時有當矣、今死而無益、失時而無當矣、豈巳之死而無益於國也、故遒逼相併、可以不死、忽念歲忽遒盡、恐余生亦有限也、

二段、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也、

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卬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俇攘狂走貌、澹容與徐步貌、倚立、盪搖動貌、方猶端、卬望也、余生不辰、所憂多方、一死不足以盡之、生不逢時、獨倚西堂、聽蟋蟀之鳴而憂心多方、是以卬月步星、永夜不寐也、

三段、自悼生不逢時、憂心不寐、秋夜獨倚也、

右三

首段以四時起秋、次段以木之搖落感巳之歲月、暗含秋字、三段以秋夜徙倚明點秋字結、通章合寫悲秋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為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於眾芳、

曾重、敷布、旖旎盛貌、都大、房北堂、詩所謂背、蓋古人植花草之處也、初不料蕙之無實飄揚、而竟至於此者、本以君獨服此蕙而竟不然也、

一段、歎君恩之不終也、

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

奇思謂忠信、通感通、惜忠信不能感君也、有明以自明、蓮深念王寵遇、故願一見自明、再放逐而有無怨也、別句三閔多此法、一曰無怨無罪也、言無罪而再放逐也、亦通、

二段、自歎其不能感通君心也、

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漧、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書云鬱陶乎予心、天子有九門、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門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猜犬爭吠聲、眾人皆蒙君澤而我獨不露、故仰望而長歎、淫溢紛濫、恩言非不思君、而九重深遠、猛犬吠而闗梁閉、不得至也、然秋霖淫溢、何時得乾、天恩之濫如此、而我獨不蒙其澤、故仰浮雲而長歎也、

三段、君臣隔絕也、

右四

蕙華飄揚、比中暗含秋字、中間單寫悲字、末段方明點秋字結、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措卻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兮、鳳愈飄翔而高舉、

昔繩收錯、而曰工巧者反詞、執轡者非善御之人騏驥兮有而王良今無也、唼喋鳧鴈食稅粱米名藻水草、言君小在位食禄也、鳳翔高舉、言賢者遯世窮山谷也、

一段、有賢而不能用也、

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

銜枚所以止言者、枚狀如箸、橫銜之、兩頭有繣結於項後、渥厚洽澤也、太公事見前篇、今日難入、昔日渥洽、安知他日不匹合乎、但恐已無太公之壽、不能待他日之匹合也、

二段、恐余壽弗將、難冀其復用也、

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

安歸安棲、即上文遠去高舉之意、相者謂相馬者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即舉肥之意、古俗已衰、故騏驥將安歸、而鳳將安棲、相者舉肥、故騏伏而鳳飛、夫鳥獸猶知懷德、何獨言賢士之不處乎、

三段、言有德則異物可懷、無德則同類莫致、賢士豈不及鳥獸乎、

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絕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寂漠絕端、謂絕其端緒、伏匿高飛、驥不求服、鳳不妄食、言既放賢士、而欲盡忠、臣安可得乎、如是則當伏匿高飛矣、而之所以不絕端者、不敢忘初之厚德也、故至於悲愁而無極耳、

四段、終不敢忘初德而遠去也、

右五

此章雖單寫悲字、而中間太公九十、却承三章

余壽弗將來、亦是暗承秋意也、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壄草同死、

晉語云、帝用師以相濟也、註濟當讀爲擠、字書、滅也、泊止、莽莽草盛、將至謂將死、與壄草同也、霜露下而霰雪加、紛衰亂之愈甚也、尚幸不至滅絕而今乃知遭命之將至、猶願幸而有待、而恐卒不能免與草莽同盡也、

一段、言楚之衰亂已極、已不能獨生也、

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

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固作固同窗

厭按皆抑止之意、言欲速則不達、欲緩則無門、故自抑而止也、學誦、九章有惜誦、誦言也、當謂學其言也、褊急也、狹也、從容、宛轉委曲之意、申包胥楚大夫、伍子胥得罪於楚、將適吳、見申包胥謂曰、我必亡郢、申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子胥奔吳爲吳王闔閭臣、與兵伐楚、破郢、昭王出奔、於是申包胥乃之秦請救兵、鶴立於秦庭、啼呼悲泣七日七夜不絕聲、勺飲不入於口、秦伯哀之、爲發兵救楚昭王復國、言願不待介紹而進君之所、則路已塞絕、無由而通、欲循正道乎行、又不知何所從入、故迷惑自抑止、而但學其誦言、著書明志也、然性甚愚淺、信未通達從容之道、已雖能爲包胥之事

但恐時世不同耳、

二段言楚亡而已不能如古人之能存也、

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造、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洛、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

時俗工巧、反言見意也、文最明、

三段、不能隨時俗、而慕先聖之守高也、

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

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餐飧餐三字同

媮即偷也、詩人言不素餐兮、見伐檀篇、素空、餐食、謂無功德而空食其祿也、充倔記作充詘、注謂喜失節貌、即止陽春喻治世、反應悲秋也、言衣食困欲其溫飽、但不可以非義而苟媮以得之耳、故寧不素餐、無衣裘而饑凍以死、而不得再見陽春也、

四段言困阨而死、不能再見陽春、知楚之必亡、不能復與也、

右六

此章起句明點秋字、中二段單寫悲字、末段又以冬春夾寫秋字、含而不露、無法不備、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

靚與靜同、杪末、繚繞、悷結、逴遠、遞更易、陰陽即春秋、儷偶也、不可偶而與之偕、言已不能與四時并去也、

一段遙夜自哀、四時易逝、而已不易逝也、

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

晩晩景昳入落、銷鑠減毀、謂缺也、弛放、搖動、冀望也、日月道盡、心之所以時搖蕩悅者、竊有冀也、今已無冀、故悽愴而増欷也、

二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心無可冀、爲可哀也、

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嵺廓空也、無可共處之人也、亹亹不倦意、易繫辭成天下之亹亹、覬幸希望也、言光無可處之人、而覬事之有進、故躊躇不已也、

三段總結上二段之日月易邁、痛楚國更無一人也、

右七

一段合寫悲秋、二段先寫秋、後寫悲、三段合寫悲秋結、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露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

猋速疾貌、露雲覆日、曀陰風、料量、黕點垢汙沾辱也、曀曀之忠、蓋曀莫達、猶浮雲之蔽月、盡忠而被君之汙辱、猶浮雲之蒙日也、

一段上下俱爲浮雲蒙蔽、而忠臣所以不用也、

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

險巇危險、黯黮雲黑貌、黯日月使有瑕也、膠加戾也、言聖如堯舜尚被惡名、何況於我、天下且然、何況一國哉、

二段承上段而言、上下之蒙蔽、不足怪也、

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而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

荷芙蕖、裯祇裯、晏晏盛貌、帶佩、借爲用、意潢洋浩蕩不著人也、驕美自矜其美、伐武自誇其武、負恃左右侍臣、耿介亦剛勇之意、慍惀忿恚也、踥蹀行貌、農夫輟耕而容與、言不恤國政而嬉遊也、緜緜不絕、多私狥己意、任女謁、聽讒言之類、雷同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以荷爲裯、有美名而無實用、人君矜驕自用、恃左右之剛勇、憎忠直慍惀之修美、而好夫人虛假之慷慨、猶言惡苦口直諫之良藥、而好諂媚也、於是讒諂日進、忠臣愈疏、不恤國政、譬農夫之輟耕、田野蕪穢、而又緜緜多私、吾竊悼後、此然衆之無救、而世方雷同、是以毀譽不核、而聰明塵蔽、國事膠加也、

三段小人之假忠信、人君之自矜不察也、

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修飾窺鏡、謂修德行、致而聽人言、考往事、以自鑑也、尚可竄藏、言尚可以潛伏而不至於滅亡也、寄言欲附此言以諷其君、而流星去速、既不可値、則卒爲壅蔽、而不可解矣、

四段欲諫而不可得也、

右八

一段、比賦相間、各以四句、二段八句中、以比間二句、三段比起二句、賦六句、比二句、賦四句末段皆賦、錯綜變化之甚、亦是單寫悲字、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

舉任用稷契禹皋、高枕安卧而國治、怵惕畏懼、強策喩威刑、瀏瀏如水之流、重介兩重甲也、言所任得人、無怨於天下、則不假威刑自成美化、不然則雖有城郭甲兵、不足恃矣、

一段言治國在任賢、不在甲兵城郭也、

遭翼翼而無終兮、忳惽惽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

遭、行不進、約、窮約、生天地、謂人生天地之間、若過言如行所經歷、不久留也、古詩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是也、怐愗愚也、言遭時窮約、百年旦暮、已不能立功、而尚欲布名天下、徒愚昧自苦耳、

二段、立功之志不由也、

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

音錄、忠鄣通韻、此兩句一韻也、功名且無論、洋洋無極、尚不知税駕何方、本國之人尚不能用、豈能求之他國乎、二句收上、二句起下、甯戚見前篇、著意猶言著乎心、言存於心而不釋也、桓公惟心常在於求賢、故聞甯戚之歌而知其非常人也、忳忳專一貌、

三段、不能求之他國、而本國之人、已被妬鄣也、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

既為讒妬所歆故願乞身而去也精氣謂日月摶
與閶同進湛厚集貌習習飛動貌豐豐言多也芟
芟飛陽之貌躍躍行貌闐闐鼓聲衙衙亦行貌輕
轅車之輕而有窗者招魂注云軒轅皆輕車名錯
錯從從皆驚聲委蛇盤紆容容宿列前後也轔轔
車前衣車後書以上極高放志雲中之適也推按
也按詩大雅旱既太甚則不可推蹤是遠離之
辭感潜匿之意說文恙憂也一曰虫入腹食人心
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辭乞身而去
載日月驂虹霓逐諸神周章靈朱雀蒼龍雷師飛
廉左右奔走放志雲遊其適如此遂遠離潛藏但
我尊一於君心不可化若以皇天之靈得及吾君
無恙之時而復還
馬是吾之深願也

四段願乞身遠去而終不忘君也言外欲早死於
楚君無恙之先也

右九

此章首言前聖之可法次言己志之不申次願
乞身以遠去而終不忘願天以正其君也
按禮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字書
云微辯[illegible]諭也辯與辨同九篇中悲秋二字感
分合長短比賦[illegible][illegible]而藕斷絲聯深得諷諭之
旨亦可謂善述其志者矣

楚辭卷七

汝州 宗姪 敵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曾孫來泰錄
江西 受業管之寀校

招魂

招魂者三閭之所作也魂魄離散自招於生前
也太史公傳贊讀招魂悲其志此篇首帝曰我
欲輔之助成其志也篇中欲召還而與楚國自
喻其志也若乃痛頃襄忘不共戴天之仇雖寫
篇末又隱躍言外有懷莫展生何如死究未明
出志字幽愁隱痛水霧烟霏嗚呼子長可謂善
讀矣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牽於
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
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
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
不能復用巫陽焉

朕我幼少自幼清廉不污言其性然也服行沫貞
昧同牽引蕪穢不清潔盛德則上廉潔義上君考

祭無所考，藏於讒佞也，離遺殃禍，愁苦遷放。帝，天帝。女曰巫陽，其名也。人，謂三閭。掌夢，上帝者為上帝掌生死者。謝，凋落謨开也，與莊子孔子其謝之已義同。言我自少清廉，不汙行義不沫，雖主光盛德，而為世俗弃，引蒙以蕪穢之名，上無所考，遂長遺殃禍而愁苦，至於魂魄離散，上帝惘之，乃告巫陽曰：有賢人在下，我欲輔助之，使得行其素志，微其魂魄離散，身將頹沛，汝其筮問所在，求而與之，使反其身也。巫陽對曰：死而招魂，掌夢者之事，令其人未死而生招焉，則帝命不可從也。如必使筮其所在而生招以與之，則恐其既死之後，且將不得復用巫陽之技矣。

一段，自明其為生招也。

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為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些娑去聲

恒，常。幹，體。些，說文云語詞，乃楚人舊俗，合置祥善也。總提四方，下歷詆其不善，而盛稱楚國之樂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隻些。

託，寄。八尺曰仞。索，求。鑠，銷。彼，謂其處居人。釋，解。習，服也。東方不可居，文自明。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為醢喜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雕，畫。題，額。雕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也。南方人常食蠃蚌，得人之肉則用以祭神，復以其骨為醬而食之，今湖南北有殺人祭鬼者，即其遺俗。蝮，大蛇。虺亦蛇，九首一身九頭。倏忽，疾急貌，說已見天問。淫，淹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流沙已見騷經。爢，碎。曠宇，無人之土。蟻，蚍蜉。壺，乾瓠。藂，叢生。菅，茅屬，高者至丈餘，可以食牛。倚，依也。西方之土，廣大遼遠，無所臻極，雖欲彷彿求所依止，不可得也。自遺賊，自予賊害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巳些。

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峨峨如山，飛雪千里，無地可居也。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然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眠些。歸來歸來，往恐危枏身些。

虎豹九關，言天門九重，虎豹守之，下人有欲上者，則嚙殺之也。又有丈夫，一身九頭，從朝至暮，拔大木九千數也。從，豎。侁侁，衆貌。投，擿。瞑，合也。死而不安，則目不合。言投人已訖，致其所受之命於天帝，

然後乃得合目而安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后土之侯伯約屈觺觺利角貌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也敦厚脄背拇手大指駓駓走貌參三也甘美言此物食人以爲甘美也

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修門郢城門巳見九章工巧男巫曰祝背倍也倍行以鄭魂先行以導之也篝落又曰籠也可熏衣

縷綫綿纏絡縛也秦齊鄭蓋其國工善爲此招具即謂此上三物禮所謂上服該亦備也嘯呼即所謂皐也

二段、言上下四方、皆不如故居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廈、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

天地二句總收上文賊害姦惡即上所言虎豹等也像蓋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四句結上起下邃深檻楯從曰檻橫曰楯軒樓版層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又曰此堂無

室曰榭臨高山言其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出網戶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月使如羅網之狀即漢所謂罘罳而桂泰之以爲今之亮隔是也朱綴者以朱丹飾其文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突深隱暗處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廈大屋謂溫宇也盛夏暑熱則有洞達陰堂其內寒涼流源爲川注谿爲谷徑過復反也言所居之食歃導川水往遊園庭四通反覆其流急疾又潔淨也光風謂雨止日出而風草木有光也轉搖沈猶汎汎摧動貌崇高也西南隅謂之奧朱塵朱塗承塵筵竹席縟陳曰筵蒻之曰席言風自蘭蕙之間經由室中以入於奧與塵筵之間也以故居之堂宇高邃華燁招之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砥礪石穀梁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注云以細石磨之翹鳥尾長毛挂懸曲瓊玉鉤青赤羽雀翠青羽雀蒻蒻席阿曲隅拂薄以蒻席著壁之曲也幬禪帳纂組綬類纂似組而赤綺文繒縞細繒言幬帳皆用綺縞又以纂組結束玉璜爲飾也以故居之砥室珠翠錦綺之[illegible]招之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

余玉爲珍詭異爲怪二句收上文言室中既有珍怪又有美人也蘭膏以蘭香煉膏華容謂美人

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厭遞更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九侯淑女設言高九侯之女入之討而不善淫者也迅衆奔走疾遠者衆也鬋幾俯法也盛飾理鬋其制不同皆來實充後宮也態恣比觀弥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弱顏固持貌柔弱而立緊定也寒語辭欲答口而若難甫領音而有意味也姱好覽修長絙竟洞涕也曼長而輕細之貌眼目脈謹也騰發靡致賦滑遺視切視瞷脈也方言雖睇之予謂之瞼注云聯遺也離刈修長幕大帳閒閒暇也以故居之美色衆多溫柔承奉招之也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翡翠已見上紅赤白色沙丹少循緣也春秋刻桓宮桷此蓋刻爲龍蛇而彩畫之所風水蒸即芬茶生水中莖紫色文緣波蒸之文采風起水動即綠波而生陂陀長陛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從遊陂陀之中軒曲物蕃車輬臥車皆輕車也低俯此指車之方低而求昂方輬而未軒時也從行爲步乘馬爲騶羅列官屬從衛者羅列而待發也草木叢生曰薄瓊木嘉木之美名蘭薄當戶而種又以嘉木爲籬落河竟爲言何以遠去爲哉以故居池塘遊賞之樂中宮結構之美招之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

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蠠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室家宗族宗尊也言君既歸來則室家之衆皆求宗族當爲設食其方法多端也稻今杭類二米粢稷亦名穄穱擇也穱麥稻處種麥而擇取其先熟者挐糅黃粱香美適於諸粱此數種之米相雜爲飯大苦豉鹹鹽酸酢辛謂椒薑甘謂飴蜜腱筋頭臑若熟爛也或曰若謂杜若用以煮肉去腥而香若苦之若則調及也吳羹吳人工作羹臑煮羔羊子炮合毛衆物而殘也柘藷蔗取藷蔗之汁爲漿飲也鵠鴻鶬酸以酢漿烹之爲羹臛臇少汁鳧野鴨鴻鴻鴈鶬鶬鶴露雞露棲之雞有菜曰羹無菜曰臛蠵大龜之屬厲列爽敗楚人名羹敗曰爽都粔環餅吳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麪煎熬作之餌擣黍爲之方言謂之餦餭錫餳以蘗熬米爲之亦謂之餳此則其乾者瓊漿漿色如玉者羅見禮經適作蘗以疏布蓋尊也勺把酒器實滿羽觴歡酌之器爲生齊形似有頭尾羽翼也古樂蠠用勺的酒而實爲齊也挫捉凍水斛酌酒盛夏則爲覆蹙乾釀提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前酒汁也言若魂歸反所居故室子孫承事恭敬長無禍害也以故居之宗族子孫敬禮飲食異味招之也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鍾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二八齊

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有骨體又亂也致滋味爲叢搢猶一也祠當作歷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酡欲而猪色若酌茨之發眇曉會重文謂綺縞細也不奇奇也鄭舞鄭國之舞衽衣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竽也撫案下者以手舞案其節而徐行也衽猶猛也搷急擊之按擲之勢者也或曰搷當是慎之誤激楚歌舞之名即漢祖所謂楚歌楚舞也此言狂會搷鼓震驚激楚即大合衆樂而爲高張急節之奏也吳蔡國名歈謳皆歌也大呂律名以故居美人歌舞之妙鍾鼓之樂招之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箟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鍾搖簴揳梓瑟些、

組綬纓冠系妖玩妖好可玩之物結頭髻激楚之結謂歌舞此曲者之飾秀先秀異而先進於衆也箟竹名箟字從竹箭管簡也投六箸行六棊故謂六簙言發樂既畢乃設六簙以箟簙作箸字不爲棊曹偶言道亦與投箸行棊博相遒迫使不得釋行也倍勝爲牟五白投箸南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白日言博者爭勝既著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搖動簴懸鍾格揳撫也以故居之玩好博戲招之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不廢猶言不已沈沈湎鉦鋏徐鉉曰鋏中置燭故謂之鐙華謂其刻飾華好錯置撰述繳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蓋人各傾倒盡極而同心陳之也先故舊事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嘗貴昱也以故居同心至思娛樂無已招之也

三段招魂正文、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汩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鶩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亂曰以下三閭自敘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汩去貌菉蘋白芷並見上貫穿過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倚依沼池畦瀛也沼中楚人名池澤日中日瀛道路依已成之沼而望爲博平春日南征道遠望所見惟儼容也言夜懸燈林四馬爲駟懸火延燒玄天蒸玄天赤色也步中其火延及於野澤上至天使天赤色也步及驟處行而及所至之處言走之疾誘爲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獵衆若儀禮對侯之有射也若順正發驚者使順通獵事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澤名楚有雲夢澤方八九百里跨江南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

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兕、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朱明日承、續淹久、日夜相承、四時不得淹止、皐澤被徑路漸沒、春深則草盛水生而路沒也、日夜相承時不可止、忽已春矣、楓木名、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香、厚葉弱枝善搖、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目極千里、湖澤博平、春時草短、望見千里、令人愁思、江南之地、可哀如此、不宜久留也、江上極目、惟有傷心、日月不淹、忽已春暮、所見者惟有江水青楓、魂歸江南、亦止有哀傷而已、

四段言項襄忘不共戴天之仇、而猶夜獵荒遊、此三闋之所以目極而傷春心也、

此篇入修門反故居、喻楚王召還大用也、豹飾之侍、步騎之羅、喻官屬侍衛以入朝也、室家遂宗、敬而無妨、同姓之卿君臣共樂也、女樂鐘鼓、喻賞與復楚國之功也、此帝曰我欲輔之意也、王叔師爲宋玉所作、但看起結之神妙、與騷經筆墨無異、九辯具在、渙然氷釋矣、

楚辭卷八

汝州　宗姪　故賢編
蒲城　屈復悔翁新集註　曾孫來泰錄
曲沃　受業裴允文校

大招

大招、三閭痛懷王之文也、不曰祭者、非體也、篇首無逃二字、已明點逃秦事實、後段用賢退不肖立三公九卿尚三王、豈人臣事哉、有如此之賢而客死於秦、良可痛也、文甚平淡意甚深微、愈平淡愈深微、讀者愈難解、而議論愈紛紛矣、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青、東方春位、其色青、謝、去、言玄冬謝去而青春受之也、白日昭在冬寒明日[illegible]光雖凜、春氣和暖、而後白日昭明也、只、語已詞、[illegible]猶乾也、言春氣奮發、而萬物忽遽起而生出也、冥[illegible]晴也、淩冰凍浹、洽也、言青帝用事、白日光明、萬物乘其春氣之發、皆欲滋茂、而南[illegible]冰凍之地、無不周浹而流行、魂於此時甚無盛物而逃亡也、故懷王亡走趙、而被追再入秦而病死、無逃二字承應甚明、

一段、春氣發生、及時而招、祝其無遠去而歸來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北叶西、古樂府魚戲蓮葉北、亦此叶法、總提四方、下分應之、

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溺沒也、浟浟水流貌、悠悠螭龍行貌、皓膠冰凍貌、皓然正白、皿錯膠戾也、湯谷日之所出、其地無人、視聽寂然、無所見聞也、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宮只、

蜒長貌、說文曰、蜮似鼈、三足、陸機曰、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之、或謂含沙射影、孫思邈云、亦名射工、其蟲無目而利耳、能聽聞人聲、便以口中毒射人、王虺大蛇也、騫舉頭貌、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鋸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漭水大貌、洋洋無涯貌、鬤[illegible]亂貌、鋸牙其牙如鋸、誒強笑、言西方有神、其貌如此、能傷害人也、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逴龍山名、赩赤色、無草木貌、顥顥光貌、凝凝冰凍貌、盈北極、言北水凍滿北極也、

二段、四方皆不可往、文自明、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兮歸徠、樂不可言只、

招魂言壽、不忍其君之死也、歸楚總起、下分應之、

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五穀稻稷麥豆麻也、仞伸臂一尋八尺、言積穀之多、設菰粱蔣實也、一名雕菰、臑熟、致酸芳、謂椒薑、內臭胸肥也、鶬即鶬鴿、似鳩而小、青白色、鴿有白鴿黃鴿、射似狗、人所同好、故曰嘗也、

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來、恣所擇只、

生潔為鮮、蠵大龜、酪乳漿、醢肉醬、苦以膽和漿、世所謂膽和者也、苴蓴一名蘘荷、本草云葉似初生

甘蔗根似薑牙、盡切以為香也、白蒿春生、秋乃香美可食、蒿蔞葉似艾、生水中、脆美可食、沾多汁、薄無味也、言吳人工調鹹酸、薾蒿蔞為虀、其味不醲不薄、適甘美也、以上諸味、有不盡好者、故曰擇也、

炙鴰烝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

炙燔肉、鴰麋鴰、煔燖、鶉鴽、鰿小魚、臛肉羹、遽急、爽清快也、老子道德經、五味令人口爽、則遽爽者、爽快之味也、麗類也、此味之美者、故曰先、以食味自恣招之也、

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櫱、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

酎二重醲酒、秦月令云、春釀之、孟夏始成、淡亦以春醲八月乃成、此云四酎、則是四重釀矣、并俱盛

不濇嗌咽喉言不噎人之咽喉也馨香之遠聞者涑猶寒也酒力薄不宜熱飲不歠役謂不以飲賤役之人、再宿為醴、蘗米麴、瀝清酒也、言使異人醲醲、和白麴以作楚瀝也、不遽傷無憂懼也、以飲之自恣招之也、

三段、以飲食招之也、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來、定空桑只、

代秦鄭衛當世之樂伏羲作瑟造駕辯之曲楚因之作勞商皆古曲名徒歌曰謳揚阿即陽阿趙簫趙國之簫以趙為秦揚而先倡而繼以和之也空桑琴瑟名見周禮古樂成曰空也

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譔只、

武賦二句叶下三句叶

接連、武迹、投合也、詩賦雅樂、閒雅鹿鳴之類、叩擊也、金曰鍾、石曰磬、亂理也、四上謂代秦鄭衛爭致其氣極聲音之之變、譔具也、

四段、以音樂之美、可以自恣招之也、

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

嫭姱好貌、比同也、衆女同德美好閑習於禮節容態都雅豐肌和調可舒展其心也、

姱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稚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

姱娉、曼長而輕細、則法、穉幼也、

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

修長、滂浩廣大、佳善、曾重、倚辟、規圓也、言面豐滿頰肉若重兩耳郭辟曲眉正圓綽約若鮮卑、猶言美若胡姬也、魏書曰鮮卑東胡別保鮮卑山、因號焉、移去也、言可以忘去怨思也、

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易中和心、皆敏慧之意、芳澤芳香之膏澤、昔夜也、

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青色謂眉也、媔美白貌、靨輔頰也、比車也、左傳輔車相依、嘕笑貌、便娟好貌、便猶安也、此德好閒易中和以心美人而有德性者、言外與鄭袖之專寵嫉妒敗國者不同也、美人多至五節、其意可見、

五段、以美人之自恣招之也、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櫚、宜擾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囿只、

沙丹沙、壇猶堂、觀樓、霤屋宇、曲屋周閣、步櫚長砌也、上林賦作步櫚、李善云長廊也、擾畜馴養獸、步遊行遊也、

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

恣志慮只、

跋大也、所乘之車、以玉飾轂、以金錯衡、英華照耀、大有光明也、聲畫生貌、彌充也、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鶤鴻羣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

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凰翔只、

鵾鷄鶤鴻鶤晨旦鳴也、書曰、北鷄無晨、鵝鶴鴰鶖、曼曼行也、鷫鷞長頸綠身似雁、鸞鳳凰之佐、故可畜、鳳神物、有道則見、故曰翔也、

六段、以離宮園圃可以自恣招之也、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

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

怡懌曉室家謂宗族盈庭滿朝廷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

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昆只、

接徑通路也、出若雲、人民衆多、其出如雲也、三圭謂公侯伯、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故曰三圭、重侯、子男也、聽類神者、精密如神明也、篤厚、天早死、隱痛也、孤幼而無父者、寡老而無夫者、察天隱者而孝之、則孤寡皆得其所矣、昆後也、正其始以及後人也、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

善美明只、魂乎歸來、賞罰當只、

田野邑居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畛田上道、阜盛昌熾、冒覆、章明、威武也、言先以威武嚴民、後以文德撫之、既善美而又光明也、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

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士只、

德譽配天、言楚王修德於內、榮譽外發、功德配天、又能理萬民之冤結也、幽陵幽州、交阯南夷、其人足大指開析、兩足並立、指則相交、羊腸山名、山形屈辟狀如羊腸、今在太原晉陽之西北、言魂急歸來、楚方尚進賢士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誅譏罷只、直贏在位、

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爲只、

獻行令、百官上其行治、如周禮令羣吏致事、奠法令郡國上計也、舉傑壓陛、謂登俊傑使在高位、以壓階陛也、誅責而退之也、譏罷駑也、衆所譏誚、欲不勝任之人也、直贏謂理直而才有餘者、近大禹之指麾也、國家爲、言如此則國家可爲也、

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

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

魂乎歸來、尚三王只、

雄雄赫赫、威勢盛也、天德光、天之德、明光明也、穆穆和美貌、畢極盡至也、諸侯立次三公、其班既絕、乃使九卿立其下也、昭質謂射侯所畫之地、如言白質赤質之類、大侯謂所射之布、如言虎侯豹侯之類、上手登曰揖、墜手退避爲讓、敘語以讓爲辭、古者大射、燕射、鄉射之禮、將射者皆執弓挾矢以相揖、又相辭讓而後升射、言欲其來歸而容齒隱、存孤寡、治田邑、阜人民、禁苛暴、流德澤、舉賢能

退還羞公侯九卿共行射禮而尚三王之道也、

七段皆帝王之政、以此招懷王、其心之悲痛為何如也、

此篇招懷王之魂、歸楚國、行仁政、朝諸侯、有天下、德美備於宮闕、鳳凰翔於園囿、化楚國之家、為三王之世、有可為之資、竟容死於秦而不還也、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並爭、屈原痛君不明、聽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不覺悟、信反閒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為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敘　王逸

敘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天生不羣、（一作羣王）定經術、刪詩書、（一云佛定經刪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八宗一作成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一云憂愁）

(以抗)獨倚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或作傳教)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贍慕、(一作仰)舒肆妙慮、(一云憤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顔師古讀如本字)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一作篇)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一作扶)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一作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八字一云精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扶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忠一作德)榮顯而名著、(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詳與佯同詐也)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婉娩一作悅娩一作俛俛)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耇、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一作班賈)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一作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一作恨怨)且詩人怨主刺上曰、(一作諫)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一有為字)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敶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一多作順)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

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世一作歲)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敘

洪興祖

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眞、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娀佚女、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爲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爲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同正)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爲詞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爲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屈原雖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比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爲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然不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況同姓兼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

放逐、猶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爭而强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爲難、處死爲難、屈原雖死、猶不死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爲賦以弔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覩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邱、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太初而爲隣、此遠游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游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心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爲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

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汚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己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爲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爲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以爲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不擬其

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歎以爲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詭異之辭也

康回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爲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爲歡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

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讚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錙毫煙一作雲

楚辭新註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屈復撰復字悔翁蒲城人是編採合楚辭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殊而果於師心亦往往臆爲變亂如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二句指爲衍又天問一篇臆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九歌末禮魂一章欲改爲禮成以爲九歌之亂詞大抵皆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

屈子章句七卷

〔清〕劉夢鵬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四年藜青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辭章句七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乃有劉君　正齋先生一見輸心與
味芝蘭同氣頻年集首笑談珠玉生
輝　父子則堂構傳心見余則花萼競
秀既立身以矯矯玉樹臨風乃並皆
之翩翩瓊枝苗美惟　正齋先生之
射　海峯先生庭推鯉對家有淵

業本雁行學從根柢老齡猶客解對
榻梅壯歲濡毫善題鸚鵡襟期灑落
皎然藐崔横江墨瀋淋漓驟爾巴船
出峽英年獻賦早飄柏殿之香弱歲
題名旗搴杏園之錦學竚杜庫猶復
潛心於聖經才務曹倉依然銳志于
賢傳慶潘君之作宰香滿花城念召
伯之仁民蔭留堂樹繫去思者三載
歌來暮者萬民行役餘閒淸吟不輟
簿書稍暇披討偏增自出性情絶不
規摹博士天然風韻何須依傍詞壇
沅芷湘蘭傳聞不朽錦心繡口採擷

非虛誠屈子之津梁實騷人之寶笈
典逢
鳳詔他年喜入芸臺價重雞林此日欣登
梨棗嗟乎紫菽有數修短無常運適
逢奇芳草惹王孫之夢才憐不偶幽
蘭洩騷客之愁僕學愧封胡名慚羯
末幸接　亚齋之丰采得披　海亭
之遺編不嫌鴉噪以弁言敢向龍文
而作序
旨
皇清乾隆己酉年小陽月東越若耶年家
眷弟謝錫位理堂拜題

屈子序

嗚呼屈子之志苦矣孟子曰以意逆志
又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不
逆其志與其人不可得而知也不論其世
其志不可得而遂也屈子以彼其材遊
諸侯何國不容卒不為此死而不以自

悔中有所不忍故也人生有命各有所
錯真可謂空心廣志者哉周之季世四
維既解大道衰息反覆傾危之徒踵
然不知君臣之義搖唇鼓舌類然表至
廉恥節義不稍之顧惜希榮名利祿
者比可勝數雖報復之私情解忠孝

之至性子胥申公子胥無所焉歸非歸
諸公子而圖報身可問哉亂臣賊子接
跡天下誰復思君愛國者夫禮服回
君不忍忌也比干剖心箕子髡首孔子
出狂孔子皆曰仁諫至遇而愈厲志窮必
同轍孟子曰小弁之怨仁也若小弁者可

以怨矣周幽不君申侯不臣妖姒倆夫姒
道乖嫡嗣逐父子倫廢五常汩斁倫
斁大戎之禍胎已成而幽不覺悟為小弁
者涕泣而道不怨則疏林懷傷同君
貧臣婦女戎內蠱虎狼外噬覆亡不旋
踵豈復淚彼為小弁者時哉容施於秦

竟禍最慘歸來〻曰國人哀郢較之閔
凶若一蹤焉呼傾襄〻不戴之仇而結昏
姻之好亦官而〻成申許者耳焉在其
能怨屈平敢不為官而傳耶遂蹤不
對放殺之謀晏嬰不死者光〻雖大雅
明哲誠不為過彼其所覆各不同等

未可相律 平反覆不忠〻曰有人焉悽〻
君國與存与亡至死不變此其意豈
尋常希榮名利祿所可偶攖哉壁立
萬仞而卓〻也寧分得從術茂浅窮
濟哉屈子豈〻須臾之頃稟乎若〻何桃
〻嗟乎只與〻才不可同年語久矣使武

平身全貿不殺諸而曰此其不可及也是舉
天下為馮道也不且害又傷數此歌成岩竟
遣醫手武子〻〻不為屈子者几而夫屈子
〻深仁篤摯〻〻性杼其幽貿塞產呼
郢不穩〻精者子仁人〻所以用以千載
下猶將見之今讀其書高陽苗裔皇

考伯庸毛裏〻思也長揪顧潮龍门不
見桑梓之敬也汎汎楫〻流遙翼左右舟
涌〻喻也鳥反故鄉狐死首丘雄鹿〻
方也朕时不當我辰其在也罪逐不容
我罪伊何也既夏丘门燕傷周道鞠
茂也痛朱芳菉絶疾壞木無枝也君

予信讀靡君不後子不能乃之於文臣不能乃之於天无遇小弁々通其志小弁之志又以聞然乎賈生痛哭激已他如東方朔劉向王逸諸人大都各有不得于當世之故借以自抒而又自豔无才者々所為然亦所為也哉及騷狂詠又無論已孤子唫而放浪放于去而不還屈子蓋萬不得已於中聊寄託以起興每反覆而抒情將才々稱未見一字々知也苟非脫於予塵氣垢汙營逐腥羶々外澄懷洗慮平情和氣以相遇於昭曠々原者誠恐未必遂覩其深甚哉讀古人書蓋若斯々

逮於漢武嗜古淮南多博雅々士表章詮釋子政孫卿章分句斷不為非功然以危慝深无反復留連識不求易端倪況語不經見互相承訛而子朱子蓋有未及盡取而證々然何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難乎哉夫子々學琴也習其曲矣未得其數得其數矣未得其志得其志矣未得其人至間穆然深思怡然高望遠志曰得其人矣嗚呼若此者德行茂而性情符也予於是若反復紬繹吟哦而性情相深歌泣與俱匪一朝々夕之故倘然潔乎執然乎耶佩玉玦行蹩蘖珥䰠纓然若枯朽神朗

然其秀澈耶屈子乎屈子乎吾乃而遇々
丈人々不同豈無屈同憂相同業日夕言
語相酬對當者未盡乃於隱微者乎乃不
至相知莫逆間阻關山十數年不得睹面
道路忽聞於人近所行事而以直斷於官
無不拘牽於時俗々訴經以曲合其人々

本末者則苟求於志又苟飽於覿面也予
於屈子亦若是已矣置書各本異同頗
多而序次亦復淩亂無紀竊不自揣考
正沿誤訂其編次務求於前雖于屈子之
素未敢自信臆合亦庶幾今後之讀此序
於所遇々不齊不復悵悒怨沉江露者

揚巳々疑則於屈子亦未必無一當也是
為序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八月綿川劉
夢鵬雲翼氏序於直隸滦州饒
陽官署

屈子章句卷之一

滃川劉夢鵬雲翼氏　男光纘 姪光絃 仝校

目録

按漢志屈賦二十五篇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卜居一篇天問一篇招魂一篇哀郢九篇懷沙一篇有剖懷沙引諸漁父辭別為一篇充二十五篇之數去招魂不収者謬又或竄入大招而疑漢志篇數不確者尤為失實今更定焉

屈子紀畧

屈子遠祖瑕楚武王熊通庶子也食邑於屈遂爲氏楚公姓大夫大族三屈氏其一故昭屈景爲楚三閭大凡自屈瑕垂二三百年歷十六七王至屈伯庸伯庸生平平生於楚宣王之四年甲寅歲正月庚寅日年方二十得事宣王年四十餘爲懷王左徒旋遭讒騷語詳史記本傳張儀來相時平年五十留楚者十餘年年六十餘矣作離騷諷諫冀王一悟卒不可得懷王受秦欺客死武關時平年六十有四子頃襄王立愈益疏絕十二年甲戌遂放平時平年七十有六屈平既放不忘反托比興賦道達已志作九歌放三年頃襄之十有五年也平年且八十中不自悔作卜居久不反不能淵也於是作天問頃襄二十一年癸未二月秦拔郢取洞庭五湖江南王東走陳城時平在放九年故國坵墟傷已無歸也作招魂痛悶又作哀郢九章是年四月賦懷沙則絕命之辭也五月五

日沉汨羅死時年八十有五海亭劉子曰嗟乎夫讒進色賤貨然乎哉懷王貪而信張儀儀之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尚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宜屈子之死也夫

屈子章句卷之一

滁川劉夢鵬雲翼氏訂　男姪光[illegible]仝校

離騷

屈子離於憂思而作者也屈子之憂不關屈子也楚懷疏屈子而不用有年矣欺於秦困於魏韓怒於齊屈子蓋早卜夏其無矣孤臣孽子心危慮深宜其多憂也夫楚懷不知憂而屈子獨憂之屈子憂之而楚懷復不信之於是幽愁憂思白志行之潔清傷讒妒之不意陳已往之明驗與將來之反亭不悲此身之廢辱猶望改求之得女周流上下淹留不可遽逝不可蹔焉悲婉而悵懷無益其見於反復曲折之中悲酸惻悱之言溫柔敦厚之意蓋兼之矣而要歸合道情發而能止則信乎怨誹不亂者也舊本一篇今分爲十二節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降叶音洪

楚祖高陽屈氏楚同姓譜詳紀略篇莫辞史曰皇考伯庸原父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爾雅正月爲陬庚寅日也降生也言已生於寅年寅月寅日也並詳紀略原之於楚有貴賤之誼無可去之道呼天疾帝號泣而隨宜矣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　覽一作鑒余下一無于字

皇皇考揆度也初度猶云初生時節則法也以正爲則平之義也靈善也均者善修廣治之意廣平曰原善修廣治原之義也原顧名思義而自釋[illegible]此下文所謂依道則傷靈修皆本此而言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爲佩　紛音憤下同重去聲能叶音尼扈音戶辟音僻紉音刃佩叶音皮

紛者不一之辭內美得於天修能盡於己扈被也江離蘼蕪苗芷蘭蕙根秋蘭葉大而澤皆芳草紉索也紉佩芳草寓言芳潔之意

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汨音聿搴音蹇阰音毗攬下一有中字莽叶音姆

汨急疾意搴攬皆取也水邊小山曰阰搴木蘭攬宿莽言取其芳而蓄數其芳也○木蘭一作木欄桂類即林蘭也莽通作莽莽即莽亦蘭屬經冬不凋故曰宿莽爾雅無宿莽孫炎注此以釋卷施草拔其

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唯靈脩之故也舍叶音敘一舍故下無二也字一故也下有曰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十二字非是蓋因九章之詞重出在此而改路二字偶異耳

謇謇忠言謂說忍舍忍舍置也謂捨而置之正之爲言証也質也靈修謂言善修言巳明之誓之爲身豈然寧忍受讒妒不能捨然舍置賦狀中情九天而質亦惟是善修自信之故不敢因爲患而舍美也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遁一作遯他叶音拖一無夫字數音朔化叶音訛

數屢也化變也靈修數化卽蘭芷不芳荃蕙化茅之意雖猶異也離別猶九章所謂離異巳與蘭芷荃蕙同志相約欺後變節秀美悔遁有他在余不難與彼離別但痛俗流從善修不力爲可傷耳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畝一作畮叶音每留夷一作留荑揭一作藒衡一作蘅

滋蒔也九畹百畮極言其多留夷未詳揭車一名乞輿杜衡俗名馬蹄香並芳草言巳先蒔眾善各本欲以人事若所謂三后純粹眾芳所在也○按後第十一節覽椒蘭其皆若兹兮又況揭車與江離鄭此所云滋之樹之畦之雜之者上文之謂荃蕙此節也離騷一篇於此三致意焉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穢一作薉

冀望峻長刈穫也收取衛同之意萎絕何傷巳不避患也眾芳蕪穢靈修數化也言巳初欲招眾芳冀其長盛俟時進用今靈修數化萎而棄之雖於巳無傷但哀眾芳委美自取蕪穢也

右第二節惜眾芳也巳育靈修之明今又眾有靈修變其守之方依時其將刈以爲當亦何傷時俗流從於淑底成其御松柏原恭深爲無機者惜哉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妒一作妬叶音朶一無巳字量平聲剌一作與非是

競爭也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滿也楚人謂滿曰憑言滿不知足求索無巳也量猶揆也言眾人恕巳而刻覈人與生也

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馳騖追逐并競求進也非余所急明志趣不同矣修德無修則名不稱故恐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英叶音央姱音誇要去聲顑音坎頷音敢

姱美也練簡也要道也顑頷飢困貌言巳恐修名不立朝夕自勵進務芳潔誠得簡練歸於道要雖窮困不害也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

索胡繩之纚纚纚音洒 葉音[illegible] 胡音例

掌擥持也木根當作木蘭凡香木之苗皆曰蘭[illegible]
蕊蔓生花其芳藹然[illegible]按韓之也胡繩香草名纚纚
索好[illegible]

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願依彭咸之遺則服叶音逼

吾仰前所謂前修前賢之修服佩服周合也
彭咸古賢人遺則謂志行可法靈修雖傷數化遺
則實可師承不周於今則惟古是依而已○按王
逸稱彭咸商賢大夫諫紂不用投淵而死諸簡而
本末不詳於他書彭咸諫紂不用出奔耳投淵
之說乃其後不得已者之所爲其殆有臣儀之戀

皆與彭咸之爲人雖不可詳然則是二說微以其辱
彭咸得死之所歸矣夫有咸之志可死可不死
無咸之志者死亦愈甚者烏足法乎屈子前後
備述彭咸之志凡六見之而非小諒之效乎政子水游
之[illegible]亦有[illegible]之說而非所以爲則矣吾觀屈
子騷[illegible]於[illegible]無[illegible]之語且若有不滿於申徒
於何[illegible]於[illegible]彭咸[illegible]爲[illegible]無謂耶且此篇作
於楚[illegible]之[illegible]未應便欲水遊可知依則自有
在

右第四節慕前修也修名欲立頌何傷遵我
約言之謂周今世稱乃於我老冉原跡不懈而進
者於右歟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

羈兮謇朝誶而夕替鞿叶音幾 羈叶音稽 誶音碎 替叶音[illegible]

尺猶人也蓋自指之辭[illegible]傚而馬韁在口曰
鞿革絡頭曰羈喻遭謗繫之意誶諫也替廢言晨進
諫而暮見黜也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
雖九死其猶未悔纕音襄 一無以字 悔非是 悔叶音止

纕佩帶也言己雖見替而芳修不變
以蕙爲纕又申攬乎茝也善猶喜也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
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蛾一作娥非是 諑音卓 以一作之

浩蕩失無守之貌怨浩蕩即傷數化意察知之
深也不察民心謂浩蕩數化者不吾知也衆女喻
衆人蛾眉好貌謠謂毀也忠信蔽鄣猶美女見
嫉故以爲比衆芳苟列既不相知羣喙謗淫又復
是姤原其
甚矣哉

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
競周容以爲度偭音面

偭背也錯置也追隨也
取容苟合以追之爲度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
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邑一作悒 時叶音誓 一無也字 亡一作而 態叶音替

忳心不遂也鬱邑氣不舒也侘傺失志獨立之貌自肆俗工巧至此本上怨靈修浩蕩而自言不忍數化也

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圜一作圓周一作同安叶音干

鷙鳥不羣喻小人不可與處也一方一圓必不能合夫豈殊道可以相安者乎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詬一作訽

抑按也攘者去而不存諸心之謂詬詈也人或詬已攘而去之不與校也伏隱存於中之謂死直以

直道死也厚重許忠自鷙鳥不羣至此本上衆女嫉余而自言其任彼謠諑也

右第五節語固窮也死而有所不悔也固而有所不忍也清白死直前聖其許我矣謠諑何傷

衆女焉能使余不善哉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相如字

相道猶道先路也相道不察則旋徑者誤之將者且然未然之辭反迴路也復路歸路行迷未遠猶

以入世爲迷出世爲悟者也

步余馬於蘭皐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離一作罹一無復字服叶音逼

蘭皐椒丘芳潔所作回車復路退息椒蘭進而不入可以無尤退而自潔可以遂初也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裳叶常

芰菱爲衣古其芙蓉爲裳言其終始初服也苟誠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惟昭質其猶未虧

岌岌高貌陸離散亂光輝貌澤潤也糅合也昭質本體之瑩也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延佇將反故反顧而又遊目也往觀四荒則遊目之所及佩繽紛芳菲菲指蘭椒初服而言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修一作脩豈一作非可一作何皆非是懲叶音長

懲創艾也承上文言雖反顧遊目可以遂初但已好修爲常禍殃不憚豈真離尤是懲遂生退心哉

回車之說蓋假設之辭耳

右第六節語畏遠也先假言以自放終決於義而知其雖體解吾猶未變寧真異離尤而不進

哉好修爲常所樂在是屈子所安之處

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亡身兮終

然殀乎羽之野 予叶音羽野叶音墅

嬃楚女相稱兄之稱嬋媛互相牽引之意原姊以兒朗士大夫不成夫也申申猶聒聒婞悻很也世習爲歎婚反訓非道諸行爲婞直也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

兮判獨離而不服 服一作異非是叶音即服叶音逼

汝女嬃謂原也博取也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皆惡草盈室多貌言汝何獨博取忠謇之名好爲修

修美節乎衆目皆識獨芳菲爲無怪離異而不爲俗服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 聽叶平聲

並衆好朋世皆然人何云者不自辨而自念之詞原因女嬃之言而嘆已之有懷莫訴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

就重華而陳詞 一作詞陳

依前聖之法則之謂節中也無過不及之謂中喟嘆聲憑滿也[illegible]嘆其信心自[illegible]名[illegible]楚人祀於沅湘之[illegible]此爲[illegible]云[illegible]

此女言雖異衆莫聽而有據欲白不得不望重華而陳詞原在楚懷之時未曾遷非如九章訴沅湘者之實有其事也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失乎家衖 衖一作巷叶去聲衖

九辯九歌皆樂章名啟賢能繼禹功德禮之全者也夏康太康也太康逸豫昏弟迷羿距之於河五子太康弟衍宮中而避羿距太康五子奔洛汭失家居也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

浞又貪夫厥家 固一作國非是鮮一作尠家叶音姑

羿既距太康立仲康而相之仲康崩子相立羿逐篡相自立日淫於獵其臣寒浞殺羿於射而娶之

婦門厥家羿妻也浞收羿室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

首用夫顛隕 隕一作於欲下亦有殺字非是而一作以夫一作以一無夫字亦作墮

澆浞因羿室所生者被服[illegible]圉猶云強圉[illegible]自縱[illegible]

爲夏后少康所誅

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

用之不長 用之一作用而

□直道行也遂進非不慢之意也逢殃謂敗亡后辛紂也梅伯諫紂紂殺梅伯醢之以賜諸侯故紂爲虐菹醢特其甚者耳宗宗祀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

循繩墨而不頗 儼一作嚴差叶音戈一無才字循一作修非是頗叶音波

儼莊嚴也祗敬也言三代之興皆由嚴敬小心任賢圖治也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 之一作以

民人也錯置也輔相也茂行盛德也苟誠也用猶有也言天無私阿其錯其輔亦視人之德何如耳茂行有德者故天輔之得有此下土也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

孰非善而可服 相去聲服叶音逼

上下古今觀其興亡而爲之計其終極未見有德不興敗德不亡者夫孰非義而可用非善而可服者乎以理言曰義以行言曰善以上皆陳辭之詞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

固前修以菹醢 死下一有節字正一作造量音良鑿音漕枘而銳切醢叶音此

鑿穿物而爲之空者枘削物而入於空者也不量所鑿之大小而正枘以入之必不得矣故前修已與世不合也劉學守也言已雖與世不合而則守其修不避菹醢也此因陳辭而極自念其如此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

霑余襟之浪浪 曾一作增歔一作噓浪叶音郎

歔欷哀歎也言已雖不避阽危不辭菹醢而生非其時又未嘗不念自傷也

右第七節明陳詞也興於在德天憶不違衆不可戶說將默而息乎我獨不聽余言於帝求正就前道則不覺其音之楚也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玉虬以乘鷖兮

溘埃風余上征 正叶音征虬一作虯鷖一作翳溘一作盍

耿著也虬龍類鷖鳳類溘疾埃塵也征上征至帝所也原蓋以前所寫言者側耳言已陳辭即欲上征必陳辭而後上者先通言而後進雖欲進之切仍守難進之義也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

日忽忽其將暮 縣音玄一作懸少一作息非是瑣一作璅

軔搘輪木也蒼梧山名在虞舜南縣圃神山名在崑崙第二重瑣鏤也靈圖之門靈瑣猶靈瑣崑崙三重最上一重是維上天是爲太帝之居原欲上征昔欲上至太帝之居下文所爲閶闔即其處也縣圃近帝閶而嚮求王者故不敢少留恐日暮不及上征也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脩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勿一作未非是迫一作洪索叶音式

羲和堯時賓日餞日之官世俗以爲日御崦嵫山名在鳥鼠同穴山西南下有虞泉爲日入處崦嵫延之也言令羲和弭節勿迫崦嵫恐日暮入也求索之力也言已在縣圃將欲上征不得修遠駟馬上下而求帝所在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

咸池扶桑日所出也若木在東海說者以爲日在其上拂擊也言已飲馬總轡早發而征折木拂日使速勝已得行也逍遙相羊皆從容求索之意

聊逍遙以相羊逍遙一作道遙羊作徉叶音

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余先戒兮

雷師告余以未具爲叶音樹皇一作鳳先一作我余一作我

望舒之稱月御亦猶羲和之稱日御皆時俗有此名耳飛廉風神戒備警也雷師喻有權力言已使望舒先驅飛廉奔屬鸞皇備駕將欲上征而雷師不欲以未具謝之耶其上征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

雲霓而來御霓一作蜺御叶音迓

屯聚也離麗也鳳鳥飛騰以鸞皇前戒而言之日夜以望舒先驅而言飄風雲霓御以飛廉奔屬而言原言雷師謝告未具而已仍欲上征也

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

倚閶闔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佇叶下

閽戶予叶音羽罷音皮

總總不定貌斑斑文貌曖曖日暮無光也閽在閶闔最上一重太帝之門帝閽太帝門官令者自此以言致役之謂望猶未定也言己在縣圃上求至帝所閽人吠言上征之難謂不得帝也而求已縣帝下也求索分其非關不可待至帝亦非一必選擇乎將無如待乎帝閽望之開故帝義絕望於予而發予而終不得乎帝所耳人君耳目蔽於近習上下猶而其所謂忠者不忠者不賢矣可不懼哉

右第八節思上征也邈矣閶闔遐哉幽閽須賤遇顛遺爲爲之彼倚望其徒勞我延佇將焉訴未嘗不爲原廢書而嘆

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

兮登閬風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妬叶音蠹一作姤閬音郎緤馬叶音母女叶音者

溷亂也白水出崑崙山閬風亦仙臺西爲縣圃北爲閬風登閬風而高丘是縣圃之遊又其地高丘帝之居緤繫也高丘即閬風之丘也女美女比賢臣二子事君者原所欲上征閬風而高丘之無女比賢者臣之事君女之事夫正士之入朝一見忌猶之美女入宮見妒溷蔽既深眷戀猶切故思而不得遂思上征矣北濟白水

繼馬閬風聊自娛戲無自淑見妒君側
無人每一反顧又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

相下女之可詒佩叶音皮相去聲詒如字

春宮仙苑之稱崙世懸圃閬風之類謂繼馬閬風遊
春宮也瓊枝繼佩以修飾也及榮華之未落節後
余節方壯之意下女即虛妃姝女之類封高丘而
言故曰下詒告也言高丘無女將爲下女告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虛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

吾令蹇脩以爲理虛一作宓在叶音紫

虛妃神女寓言高蹈之賢蹇脩佩帶也求虛妃而結
言者求同志而商出處之義蹇脩古賢媒理達其

情也原哀高丘無女欲令人爲虛妃作之合蓋不
以己之廢黜爲憂而以國之得人爲望可謂公而
忘私者矣

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於洧盤繣一作數盤叶音延

緯繣乖戾也遷轉也總結言虛妃方欲爲理而
離合乖違勢不可轉也窮石地名洧盤水名夕歸
朝濯則不
遑遊之意

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傲叶平聲一作驁一作敖非是

驕傲謂不受控制也淫遊逸遊不止也信
美自信其美無禮謂驕傲淫遊放於禮法也來違
致也違棄不合也言女貞不字嫉
亦徒勞於是又將改求他下女矣

覽相觀於四極兮周遊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娀之佚女相去聲下叶音戶佚一作妖

四極猶云四方春宮天仙之府故亦曰天偃蹇
高貌佚美也有娀佚女指簡狄亦下女之一虛妃
違棄於是又
求佚女也

吾令鴆爲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

惡其佻巧好如字惡一作巧叶音棄

改求佚女亦不可無媒以作之合於是爲求一可
爲佚女媒者鴆毒鳥比小人言已初不意其爲鴆
欲令鴆爲佚女媒而鴆告余以佚女不好不作之合
反毀之小人之不可托以事也雄鳩鳴逝比遠
引高蹈者佻巧輕薄意鳴逝實非佻巧原見其
然色舉不爲女媒故責其佻巧而若棄之也云爾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

高辛之先我詒一作貽非是

言鴆既不可爲媒又不肯爲媒狐疑無策欲自
往爲佚女作合而自分言不見信終於義不可也
鳳皇寓言薦賢爲國者高辛寓言求賢圖國者言
有此佚女而我命鴆人詒鳳皇鶴恐佚女不爲
我有矣諷王不及時用賢將早爲
他人用也不敢斥言王故曰先我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遥及少康之未家

兮留有虞之二姚（集一作進非是）

（雖違集既難爲理要語又恐先我高辛將終於無女矣故已不忍自疏聊自逍遥也因爲廹切之詞曰及少康之未家留此有虞之二姚妻無再爲他人得也二姚亦下女之一）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

蔽美而稱惡（惡叶去聲）

（理即蹇脩爲理之理弱謂尔力也拙術不善也）

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懷朕情而不發兮余

焉能忍而與此終古

（閨中猶言宮中君門萬里天聽難聰懷情鬱邑無所控告不能長與處也）

（右第九節哀無女也衆芳穢矣蔽美其苦之何數佗者昏亂流從媒拙者怨乎理弱宜爲高辛惜哉鴆毒鴆巧有因而至溷濁不分又於蹇脩乎何尤）

索藑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爲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

兮孰信修而慕之（藑一作瓊　筳音廷　篿音專　二之字叶）

（藑茅靈草筳小折竹也楚人結草折竹以卜曰篿靈氛古者理弱媒拙導言不固計無所施求古以決疑也曰者託爲靈氛之言靈氛言兩美必合兮誰信之慕之無怪原之懷情不發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

兮孰求美而釋女（一無曰字二女如字一說釋女之女作汝非是）

（是指此處而言九州博大美女尚多不獨此妃佚女二姚而已後加曰字者既答後言也釋舍也）

（又言原當勉而往求孰是有意求美者明知有女願合而留耶）

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宇一作宅者一作芸字如字惡去聲善惡一作中情非是）

（此所謂爾原自謂也原因靈氛之言猛然自省曰何所無芳爾何不勉遊求之而兀兀與此終古乎）

（眩曰無主也善惡猶云好惡因言余之好惡自有持鑒世未必我察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

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要同腰　其一作之　一作兮　佩叶音備）

（承上文而言余之好惡人所不察人之好惡余尤不解艾不芳而好之者衆蘭芳而惡不爲佩何所無芳無怪从爲世溷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

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一無覽字　猶一作獨非是　自古門字）

（珵美玉草木香臭尚不能知豈復能辨美玉乎蘇取也幃囊也蘇糞壤而惡申椒幽昧眩曜大都如此）

右第十節易勞求也生才實難晨望柎望思多事哉雖然何所無芳幽昧眩曜者自覺少耳郎
二姚之不留幸九州之有女無爲凡守故宇悵美子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要平聲

巫咸神巫降神椒糈精米日也假以芳故懷以要神蓋欲從靈氛而疑不能決又將質之於神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皇剡剡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疑一作嶷迎叶音御

騶御翳言百神乘翳而下也九疑山名山九峯皆各有神衆神紛然來視迎見其來而迎之也皇皇神

剡剡光貌揚靈靈氣發揚之精言百神既降剡剡靈光以吉來告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

摯咎繇而能調調叶音逵

曰巫咸之詞勉陞降以上下卽靈氛勉遠逝之意榘矱所謂其守遺則者也摯伊尹名調猶合也

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

武丁用而不疑一無兮字

言中情好脩精誠感格足於已而信於人何用行媒乎甚固前輩修嫮嫮之言以寬其意而勉之者也傳說武丁臣好脩而不行媒者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

聞以該輔

呂望屠鼓刀而鬻西釣渭濱文王舉之甯戚飯牛叩角商歌桓公聞之用爲客卿該備也此二子亦好修而不行媒者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

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其一作而鴂一作鵙非一無夫字一無爲字

央盡也鵜鴂也秋分鳴則衆芳歇言原宜及時往求不可狐疑失時也託爲巫咸述神之言止此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

兮恐嫉妒而折之折叶音逝

以下設爲封神之語也薆蒙蔽意折摧殘意蔽之則已阻折之患斯至矣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

荃蕙化而爲茅以一作其茅音矛

繽紛變易說言時事變易習俗移人中材以下多不自持卽前所云靈脩數化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

莫好修之害也一無兮字一無也字

蘭蕙屬莫無也言此羣芳中變實由近日好尚倒置而然

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
苟得列乎衆芳

言已先以蘭與已同類豈知無蘭之實而徒有其貌今且自棄厥美以從俗則與先所爲蘭者不過苟且列於衆芳而非真能芳者又何可恃乎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祗 慢一作謾一作慢慆一作韜祗一作振夫一作其非是而一作以

樧椒屬言椒變爲專佞慢慆而其屬以希求亦苟合既乎椒樧干進務入雖欲自復其芳其能祗敬者乎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
又況揭車與江離 化叶音毁離叶音羅

揭車江離其芳本不及椒蘭今椒蘭且變若此矣又況其下者乎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
芬至今猶未沫 之一作其菲下而一作其芬下一有復出芬字沫音枚

言昏意言芳佩可貴衆棄其美已至如此幸已服質不朽至今未沫美可自信耳自珍似假變至此因有時不芳之愈嘆蕙修之化也

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
周流觀乎上下 下叶音戶

和調猶言調和度法也調和法度聊以自娛雖庶幾用守正修飭浮游徘徊相羊之意聊浮游以求女原亦爲高近耳及余飾之方壯榮華未落周流觀乎上下下女可語哀之切故理之急匝匝之誠衡非得已此答何用行媒之言也

右第十一節嘆媒勞也靈修花矣美女女在不合媒乎如高近何欲爲媒乎如鶻鴂何余備方壯周流上下求嘗一日忘之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爲羞兮精瓊爢以爲粻 一無吉字行叶音杭

歷擇也將行者往求女也爢屑通米屑也

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
將遠逝以自疏

瑤玉象齒車飾也駕飛龍雜瑤象備此車馬往求也方欲往求因嘆彼此離心離以爲同求之難宜猶九歌所謂心不同兮媒勞也遠逝自疏即前欲遠集之意言求而不來已亦將從此逝矣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
鳴玉鸞之啾啾 揚下一有忠字非是

邅轉也道由也已將遠逝自疏而心實繫念故仍轉而之崑崙也稱崑崙者則前高丘嶢嵲而言

所甚豈赴惰
冶之胡歟

終

屈子章句卷之二

潞川劉夢鵬雲翼氏訂　男光[illegible]　姪光[illegible]　仝校

九歌

原既遭放廢西浮運舟漢北南折泝流沅湘勝憤楚國不忘欲返於是託於歌咏賦比興以道達已志東皇太一表忠愛之情也東君致必[illegible]之舍也雲中君思賢達之遇也湘君告語同志待時後圖也司命[illegible]朝賢[illegible]之不聊或冀倖於萬一也河伯傷寥寂也山鬼遺所思也國殤痛楚兵挫哀死事靖戎也禮魂諷臣禮祀和神人也其詞婉其意曲怨而不怒思而不淫二雅之變音乎

東皇太一

比也東皇東方之帝太皥也太一天帝別名東皇者五帝之首太一者天神之尊比人君也臣之事君猶人之奉帝其尊無對故以二尊神名

篇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鏘一作鎗 琅音郎

吉日辰良卜日齋戒敬其事而不敢忽也穆淵穆愉悅也上皇東皇太一之總稱珥劍飾也璆琳玉聲言上皇容淵穆而意愉悅劍佩從容也

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

瑱一作鎮 蒸一作烝 一作蒸 枹一作桴 倡通作唱叶音昌

布席而壓之以玉曰瑱盍合也將進也把持也蒸芳氣遠邈也藉猶藉也肴備致豐芳以迓神也既迓神至於是作樂以康之拊擊也鼓所以節歌疏希也鼓疏緩故歌得安而大也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姣一作妖

此總結上文之意靈神靈也偃蹇姣服猶離騷所謂瓊佩偃蹇也此則指神而言靜芳芳氣動之後蹇姣服以飾耳珥璆鏘言也芳菲滿堂以總蘭桂椒言也五音繁會以指鼓陳竽吉也君上皇也於是爲之祝曰君欣欣其樂康乎蓋願望之情深矣

右歌一

東君

此也前篇既以臣之事君猶人之奉帝而以東皇太一爲比矣此篇復申其未盡之旨而致屬望之情以見已之期於上者賒矣曰若君象記曰大明生於東故以東君名篇○此與前篇大旨畧同而情更苦前篇之末曰君欣欣兮樂康猶須禱而詞舒此篇之末曰杳冥冥兮以東行則自怜而節益促矣舊本此篇在司命之下今

次第二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明叶音芒

暾日始出煦物貌撫余馬原將往迎東君也皎皎既明東君出也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雷叶音纍

言東君之出以龍爲輈以雷爲乘以雲爲旗而又委蛇舒徐也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低一作徘 佪一作徊 懷叶音規 聲色一作色聲

太息者思其切而感慨生也顧懷東君而懷思聲劍佩鸞和之聲色光輝宜著之色皆指東君而言猶前歌所謂璆鏘琳琅者也觀者原白謂憺悅也

縆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迺一作□ 號通作簴 叶音戶 會叶音同

縆急張絃也瑟樂器有絃者鍾與簫簴鍾架以瑤飾之篪竽皆樂器管吹之屬靈保巫保也翾飛翠曾皆舞狀展詩歌也會舞合舞也言鍾歌舞以迎神也與前揚枹拊鼓數句同意然彼以康神而此以迎神也

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節叶音卽

應律歌之善也合節舞之善也靈之來兮蔽日言東君來君輿從盛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降叶平聲

長矢天矢也天狼星在西宮咸池盛寓言秦也弧天弓淪沒也降下也言天狼應弦而沒不留天也酌桂漿寓言飲至策勳之意此言東君來而已屬望之詩如是也嗚呼報怨雪恥原何日忘之哉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一無駝字 行叶音杭

此遙接篇首撫馬安驅而結言之言已偏望東君雖是如此又未知此行遇合何如杳杳冥冥不能自定也

右歌二

雲中君

比而興也雲中君謂雲神易曰雲從龍比賢達從王得時有爲者而因以興已之勞思也故以雲中君名篇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英叶音央

浴蘭沐芳比賢者被濯芳潔也采衣若英比賢者道德光華也皆指神而言連蜷變動屈曲貌留言神降而留於此爛爛神降有光也未央猶言未已

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蹇一作謇非是

蹇不行貌憺安也壽宮神所留之處服乘也周章猶言徘徊言神留昭昭其光直可與日月相比一旦能駕帝服神則從之翺翔遊徘徊周歷不復在壽宮矣

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承上文而言方降留壽宮而得與翺翔忽然遠舉雲中流覽九州四海大而光華也獨言冀州者因

言九州莫大焉首夫君實中君猶記所謂大夫也嘆息憂心勞苦念賢達之得時而嘆己身之勤勞也

右歌二

湘君

比而興也以湘君比賢者也原必嘗薦賢於王而王不能用原放在沅湘故即近地之神爲比而興之以諷曉王ㄱ按湘君洞庭山神亦稱湘夫人乃天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所識江妃二女也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耳鄭康成劉向璞據秦博士對謂二女爲堯女舜妃郭璞曾非之矣帝后不應降稱夫人湘川無秩於命祀帝后配靈祇又不當下爲小水之神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也博物志洞庭君山帝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則二女皆可稱夫人湘州圖經洞庭湘君所遊故曰君山則二女又皆稱君稱君稱帝子

皆統稱之詞乃一歌前後二篇耳王逸正妃次妃尊卑之說非是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要一作幼

眇與妙同宜上一有又字

君湘君夷猶舒徐貌蹇不行貌要眇好貌宜之爲言稱也修飾也宜修言其修飾停稱皆極言湘君之美以比賢人也

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

沛發動舟往迎湘君也無波安流則已得鼓櫂往迎矣以喻己求賢爲國欲致之于王所也

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參一作篸差叶音腮

夫語辭君湘君參差洞簫也其形參差不齊故名言己方沛舟往迎尚未即來沿途過望而吹參差思湘君之至也誰思云者甚思結於中而爲自明之詞也鬲

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邅上聲拍一作柏旌音搏

綢音叨蓀一作荃旌一作旍此句之上或有乘字或有承字或有采字皆或作旍皆非是

言已迎湘君而湘君果來也飛龍湘君所乘之舟湘水在洞庭西北蓋湘君駕舟照北所湘沅及見已之迎逆轉向洞庭來也邅轉也柏搏也綢縛也言已薜荔拍龍舟之壁板而又用蕙纏於舟所建

之桂首致其芳也橈楫也涔陽浦在江陵郢中言湘君轉舟洞庭將來郢而先望也欲振涔陽浦故由洞庭入江揚芬也靈靈爽揄揚者欲揚光輝之意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音側叶音）

極盡也誠忠未極而忽生悲誠者蓋必有不合而思去如下文所謂心不同恩不甚者也女湘君下女不言湘君而言女者猶不直稱其人而稱其左右之意嬋媛女態君湘君陫側逼迫難安之貌為余太息湘君不自悲而悲我思君陫側已不自悲而悲湘君怜落之戲彼此同之者也

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

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枻叶音世 末叶音蔑）

桂櫂蘭枻往迎之舟斲冰積雪謂陰寒水凍舟不得前斫斷層冰紛如積雪往迎之難也薜荔本緣生木石而欲采於水芙蓉即芙蕖本水草而偏欲搴於木無怪迎湘君而不能得也甚至也心不同故恩不甚媒勞自謂媒勞輕絕傷已迎致之徒勞而湘君終於不偶也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淺音箋 閒叶音賢）

淺淺水疾流貌翩翩舟疾逝貌言湘君去也湘君既去反怨我之迎為相欺且責其所要之不信而謝以有故不得聞在此也

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鼂與朝同騁音 下叶音戶）

馳騖弭節湘君去而游息自休之處鳥次屋上水周堂下則江皋北渚闃寂無人之景也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遺一作貽）

捐謂投而棄之也玦下佩澧浦即北渚君將江皋我將投玦君所北渚我將遺佩惜其別而贈之也芳洲衆芳叢生之所杜若芳草下女湘君侍女既贈湘君又遺下女欲致其情且寄語時難再得聊自逍遙可已

右湘君前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予叶音與 下叶音戶）

帝子湘君也眇眇目微眺貌承前篇言湘君弭節北渚若迥顧而愁予也嫋嫋微搖木貌言帝子既去已捐玦遺佩江皋凄凄徘徊逍遙而秋風木葉寒濤觸岸滿目凄其不能為懷之甚

登白薠兮騁望與佳人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一無登字薠一作蘋非是佳下一無人字罾叶音[illegible]一作朝夕張一無二何字）

非是萃中之蘋一作蘋與上蘋字互訛耳

鵷鸂類古人用以祭者喻望遠望也夕暮示張設祭品也承上文言帝子既去而愁念已而已亦無日不思帝子於是登蘋於妞陳祭於夕夜與帝子為期者當蘋生湖澤雁所食也罾魚網有機者凡以罾取魚必架機於木上而搜之鳥集蘋中罾引木上則鳥望所見盡木望帝子而森森北者但見堂下之水鳥子揭罾舉上之鳥翔嶺自咏則帝子不來之祭也無聊相詰鳥望徒勞而已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芷一作茝澧一作醴一作惚非慌惚一作荒忽

芷蘭比德也公子指所思賢者蓋原必有所思之人故上方以湘君為言而於此又質言之曰思公子也未敢言懷情不敢發也既不敢言惟有躊躇遠眺觀水潺湲而已

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為一作食

麋鹿類蛟在庭中比小人在朝蛟龍類當水邊際也蛟有水則飾立失水則麋蛟在水裔比君子失所朝馳夕濟開行吟澤畔之意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葺上一有以字蓋叶音既

佳人謂湘君也言已行吟澤畔忽聞佳人相召將往從築室以居荷蓋以荷為蓋取其潔也

蓀壁兮紫壇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

蓀一作荃壇叶音寒匊台

擗字一作擗戚一作甓罔與網同擗一作辟一作擘櫋音綿玉兮蘭兮下皆有以字鎮一作填葺下一有之字衡叶音杭

紫紫貝匊布也橑椽也辛夷芳草楣棟下橫木杓白芷葉網結也帷帳擗析也櫋屋聯也以玉壓席曰疏陳也石蘭亦芳草繚縛也杜衡即杜若以上皆言水中之室備極鮮潔復蕭葺芳也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百草謂諸芳腞堂下屋此二句總上蓀壁十句而言如雲言諸神至也自佳人召予至此皆言已往從湘君築室建芳並迎羣神相聚一堂以自娛憂也皆設為無聊之詞耳原蓋以羣神比高賢之賢騰逝為偕哭之喻嗚呼豈原之所敢出哉故終不往而仍望若勸其俟時如下文云云也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搴叶音虎

褋襜襦也捐棄也遺褋謂投贈衣物以誌相依之意也遠者指湘君以其遠去故稱遠者蓋以賜召獻往而義終不可反不得而問遺湘君魂其從容俟時也

右湘君後篇

右歌四

司命

興而比也湘君皆在野者也司命皆在朝者也原雖在放而一時舊人猶有未盡廢替者故託於司命起興猶華秋蘭爲比以諷朝賢焉○按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指此風俗通曰今民間獨祀司命大尊重之或

謂虛北司空星兩兩相比者即司命與史記不合鄭疏引星傳謂上臺爲司命是又以上臺星近文昌而誤者也司命亦一歌二篇與湘君同舊失司命少司命一屬上臺星一屬文昌宮者謬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乘去聲塵叶音塡

紛多貌吾乘猶詩所謂我車我馬我旗之類指司命車乘而言涷風先驅涷雨灑塵言司命命駕辟除也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下叶音戶女汝通予叶音與

君謂司命空桑山名先驅灑塵於是司命出矣迴翔與帝時從容顧盼之狀下謂帝所來雲際也從女謂己欲從司命至帝所也且言已若得從與司命總總九州何壽何夭在予而已此原自任之重也陰集予曰司命益年而民不夭故以壽夭爲言

高飛兮安翔乘淸氣兮御陰陽[illegible]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齊一作精齋一作遬非是坑叶音岡

乘淸氣以淸氣爲乘御陰陽以陰陽爲御皆指司命而言與猶從也即上文所謂從女已從司命趣帝疾速奉引天帝往以壽民與乎予內所謂壽夭在予者也九坑九州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被叶音披

被被長貌靈衣被被謂司命也玉佩陸離原自謂皆齊速導帝時衣佩然也一陰一陽闕疑和同使鬼神忽伏物天札不作其壽世之事其功微妙故衆莫知已所爲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疏叶音數寖一作浸愈一作踰

所以神麻瑤華玉英餌離騷捌瓊莖折瓊枝之言遺持贈之謂言已志潔行芳將欲持贈而放廢離居年既老而不得近也因上文借從司命爲言而忽自嘆其如此

乘龍兮轔轔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 轔一作轔冲一作衝人叶音汀一

此承上文離居愈疏之意復借司命爲言而歎其不能也轔轔車聲乘龍冲天司命夫也結桂延佇則已不得從矣能無愁乎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可一作何可上一有不字皆非是

當猶受也言已雖愁苦其奈之何哉惟自守其常無虧其素而已至遇合與否乃壽夭所關天下民命皆受之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安之而已又何怨乎此則質言以結之

右司命前篇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 蓀古孫字奚或從草下叶音戶 予叶音與夫音扶

秋蘭麋蕪皆以芳草比在野諸同志也夫人乾指揶人美子猶云美人承前篇愁思而言天下民命宜有賢達者任其事凡我同志何自愁苦爲他然則結桂延佇不獨已然而同志亦恐之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目成謂注目視之上言不獨已愁而同志亦愁此言不獨已欲從往而同志亦與已同注目於司命也

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

辭亦言也出入無言司命亦何視我哉落寞乎乘風載雲司命之高飛安翔則得矣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別離指放流而言上句原自謂下句謂在朝者

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帶叶音帝

荷衣蕙帶指秋蘭之屬言也倏來忽逝言此章高潔自潤致之甚難一不得當即去之矣與湘君若石瀨淺淺數句同意夕宿帝郊謂司命月夕在帝所也君指司命誰須云者謂之之詞言君日夕帝郊正可及時翻然憶我乃不言不辭具此翱翔意欲何待乎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徠臨風怳兮浩歌 女汝通咸下一有之字池一作沱並叶音陀

女謂司命也此承前篇吾與君兮齊速而言沐咸也晞陽阿者將至帝所而致潔齋敬盡禁回邪也

言巳能司命與沐與嫋方欲導帝而同願滿堂美人來紛嫋風懷思浩歌相抑揚皆至也

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正 旍一作旌孔上有揚字蓀一作慫正叶音征

孔蓋以孔雀翅為蓋翠旍以翡翠羽為旍皆美人車飾也彗除舊布新之象滿堂美人齊登九天將以除舊布新與衆改觀也竦長劍雜衆幼艾美人少好也謂眷美人同至劍舞相擁之意為民正謂美人可為人取法詩世者之大助也

右司命後篇

右歌五

河伯

舉也原泝流上下思歸未得窮途寂寥故託於與河伯遊以起興○按四瀆河為長故水神河伯為尊原在沅湘而稱與河伯遊借尊者以為辭也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女汝通衝一作沖橫一作水揚二字螭叶音羅

女河伯也原人放沅湘退逐溫溫無可與語故呼河伯而告之曰吾與女遊也九河河之下流橫波風起水湧也水車軒也巳與河伯並駕故曰兩龍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

崑崙河源也飛揚散亂飄忽之意浩蕩廣遠貌也原言巳與河伯下遊九河上窮河源遂登崑崙之虛縱目四顧心神飄忽寥乎不可以留說離騷陟陞皇而睨舊鄉同意蓋言巳不能以與河伯遊以為悵懷思歸起興也

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懷叶音規

極浦即湘君欲勞鶡極浦蓋小水別通人所之處也忘失記也在傲日以失記歸路而小水通川時切寤懷不忘欲返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靈何為兮水中 堂叶音同

珠一作朱一

魚鱗屋謂魚鱗之族在其屋龍堂謂龍螭之屬列其堂紫貝闕以紫貝為外闕以美珠飾內宮皆言河伯水中之居如是盖河伯也何為云者迎河伯而告之問何為以此水中不與余遊乎

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一無文字魚叶音渝下叶音戶

乘原乘之逐追隨也文魚則河伯之侍列所謂魚鱗在屋者也渚水渚澌水流有聲也子指河伯交手作別也美人亦稱河伯之辭接河則為我鄉夫人廬謂河伯是為馮夷是河伯不有夫人之據

故原又稱之為美人也原言河伯不來已往追隨遵至河渚而水流有聲河伯作別蓋言河伯不能人與己遊只為亦流孤棲起興也

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迎叶音御予叶音與

鱗鱗次難遣媵件送意波迎媵極言已在沉湘寥寂無偶之象

右歌六

山鬼

賦而興也辰沅洞庭之間其地多山故賦其所在以起興山鬼山神也如山海經所載諸山神之類神通謂之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蘿一作羅

阿山曲隅也鬼神難以名狀故曰若有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善一作諸窕叶音眺

含睇微視宜笑微笑意子謂山鬼窈窕即指含睇宜笑與而言也子原自謂原遭讒妒舉世無知故於此借山鬼之辭以起興

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來叶音[illegible]

赤豹原自乘文貍山鬼所乘原意山鬼藥已故乘赤豹以從之車旗被帶皆草芳原自比芳潔也所思即上文所云公子原必有所指然不知誰何原從山鬼遙路折芳馨以遺所思欲告以情也余處幽篁二句即遺芳所指之辭言天以寓言於上獨後者不得達來而謂其道也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下叶音戶一無東字再有飄字予叶音與

容容雲布貌山勢高峻故已立於上而見雲布於下也雲布故晝晦而雨多山中神靈出入雲霧雨

兩亦靈之故曰神靈皆極狀山中寥寂之境也留猶存留數化之反覆修辭見難繼憺悅樂也華猶美也言己雖處彩辭而美修不皆亦可樂此忘歸常此歲晏芳歇孰是以己為美而必異返乎思之之至而故為絕望之詞云然耳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蔓莫干反閒叶音閑

三秀芝草采三秀本前折芳馨而言磊磊多石貌蔓蔓草糾結貌本前路險難而言公子即所思者君即指公子言已在山中采芳相遺不磊葛蔓險難為狀已亦人情豈直憺而忘歸哉亦怨公子之不我憐而悵而忘歸耳伍吾窮極者不為埤兮顛自謂思我乎我正在此不得閒也甚思切微若為

怨靈脩豈真不聞哉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音凝

山中人原自謂也言山中之人飲石泉蔭松柏覆有何事不聞特忠君未必思我耳君果思我乎令

我將信將疑若不敢強皆心切思歸猶疑不決之情

雷塡塡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

思公子兮徒離憂靁一作雷狖一作又蕭叶音搜

抗援顯言山中風風雨雨啾啾猨狖蕭蕭木落祇增切怛嫌君之思我或不敢必而已身事日不暇

公子豈真怨公子哉亦徒益離憂而已矣○此章纏綿悱惻屈曲盤旋更爲婉摯讀者尤宜深玩

右歌七

國殤

賦也自原放後貪忿速禍連年用兵戰士野死暴骨横屍原誠痛之故賦其事以弔嗚呼無主之鬼謂之殤兮吊不至精魂何依人命至重兵凶戰危可不愼歟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操一作操吳一作吾利觸也

接叶音匝

吳人善爲戈故曰吳戈犀甲以犀皮爲甲援戈被甲往戰也車錯兵接初戰也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先叶音論

大戰也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陣當作陳行叶音杭

凌犯也躐踐也躐踐行列也驂駕車馬也右車右主擊刺者凡乘戰車者在中主者射右者御人擊刺

戰就陣而遂凌陣躐行將敗也驂殪右傷大敗也

埋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埋一作霾馬叶音母

輪埋馬縶勢不利戰而鼓猶不絕猶欲決戰死而無悔者也

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懟一作墜一作　壄古野字叶

音措

言好戰實干天怒故天假手於敵盡殺乃已以上言戰士之所由以死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超一作迢路一作路兮超

出多不還迢遠征發戰士之苦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弓叶音經

秦人甚爲巧故曰秦弓懲戒也心不懲所謂不怠夫其元者也勇以氣言武以技言剛在心彊在力實戰士之勇也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雄叶音形

此追接上嚴殺句而嘆息之詞言其人死亦當爲鬼之雄也○蓋戰者服上刑余何罪無罪之民而速之死乎讀屈子此篇其亦可以惻然矣天慰神怨蓋皆之也

右歌八

禮魂

賦也國之大務惟祀與戎國殤悼戎戰也禮魂語敦祀典也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鞠菊同

禮如陳詩薦幣之類禮備而後樂作故會鼓所以節歌舞者也芭通作葩華萼也即下文蘭菊之類巫持之以舞者也代者彼此更迭舞之謂代舞故芭傳女女現容與歌舞合節也四時皆祭稱春秋舉之詞春蘭秋菊祀事孔明則神和民福國祚靈長無絕終古矣

右歌九

卷二終

屈子章句卷之三

淯川劉夢鵬雲翼氏 男光□ 孫光□ 全校

卜居

居者何心之所安事之所處者也屈子賦性忠貞操履純固自持已定寧待決蓍龜哉爲此詞者蓋痛嫉於讒忠信無以自白因託於與詹尹問答而終借詹尹之口以自道己意耳非眞疑而求決也然深昧其詞意則可謂貞於遇者甯武子愚不可及屈子亦若是焉已矣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

一無而字慮一作意一無乃字一無將字

稱屈原者原將設爲問答先自稱己姓字古人詞賦有此體也太卜掌卜筮之官鄭姓詹尹名詹所以蓍龜所以卜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釋字下疑脫龜字 明叶音芒 通叶音

光知下一無此字

此章託爲詹尹之言以自信而自勉者也尺有所短長材受屈誳之者以爲不足也寸有所長小善中意悅之者以爲有餘也凡物不無缺智者不能知其故時勢亦有偶窮鬼神不能解其緣窮達遭際何容心乎亦惟自達初心無慚始志而可已卜以决疑此不必卜也原其安命樂天者哉

卷之三終

屈子章句卷之四

潞川劉夢鵬雲翼氏訂 男光昺 姪光縉 仝校

天問

天人之故微乎哉余讀洪範休咎徵未嘗不嘆消息相與不爽毛髮呼之若響隨聲何其近也及觀孤臣放子涕淚號旻昊者彷彿不之應則幾疑天積氣耳何與人世善不善嘗天人果遠乎哉人即天也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屈子以忠貞之性洞達之胸頗能近道而闊見當然孰復世變悲厭狂愚爰跡已事用申質訊凡夫參差不齊之故事理違合之端無可解實無不可解乃引而不發令人自悟不質言而若疑雜焉天者理而已呼天問之且據理問之而已舊本一篇今分爲八章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曰發端辭也遂古往古上下謂天地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冥昭瞢闇天地未闢昏明相雜之意極猶窮也馮翼氤氳浮動之貌像對形而言形實而像虛淮南子所謂未有天地惟像無形亦此意

明明闇闇惟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化叶音歸

有明有闇昏明漸判之景誰爲爲之設者予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天即太極六極其本二氣其化何之爲言盡深味其故而若不敢質言之辭

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三合而化行化行而象著圜天體也則語辭九重者日月五星高下次第之數也月距地最近爲下一重而水而金而日而火而木而土而列宿最上爲宗動歷家推測益猶有祖此法者原承上文何本何化而以成象之故問也

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斡音管一作筦加叶音基

斡旋運也維天四維極南北極加著也八柱八方山氣當猶值也虧不足也素問曰地不滿東南盡天闢於子地闢於丑天依地地附天陰陽既化象形斯著故問天旋及地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

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隈角也天闢地闢而地在天中天氣舉之氣之旋轉無復有涯誰知其數

乎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敶 分叶音紛敶叶音田

因天地而問及日月星辰也沓猶湔後相覆合貌十二自子至亥十二辰爲紀也敶布也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自然之氣運旋不息非有處合連疊之形而十二分之日月繫之列星布之界何故也

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湯音陽一作暘汜音似上聲

湯谷即暘谷日所出也蒙汜即爾雅所謂大蒙日所入也天文家以周天赤道一百七萬四千里日一晝夜一周此亦測之者如是云耳恐天未可以道里求也 此專以日問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 菟與兎同

夜光月也德猶之也育生也月明盡爲死明生爲育明者陽也魄者陰也陰陽消長故有生死大約五晝夜不足月光纔當一陽之數歷十五日不足而三陽備明大圓望後陰生陽死亦歷十五日不足而陽盡死有魄無明月之有明猶人之有魂之聚散明之生死理氣自然之故太極之妙原有見於此故問其當何所德也利猶功也月之照臨功莫大矣而或者顧謂其中爲兎乎顧反語辭此專以月問也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夫音扶在叶音

棨○女神女無夫而生九子朱子疑以爲若婁氏簡狄生稷契之類理或有之蓋人類之始也皆然厲氣之神塞順也和也此及下文以生死晝夜之故問也蓋乾坤既定而化育行焉故神女無台而生子絪縕之妙神於無方也厲氣至則百物札瘥和氣至則孳生阜昌二氣鼓鑄又孰能明其故哉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明叶音芒藏叶同

闔闢也角東方宿名日之所出曜靈日也易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寒暑者一歲之闔闢也晝夜者一日之闔闢也陰陽闔闢是成晝夜而一闔一闢有其然必有所以然方其闔也明於何往其闢也明於何來故問其安藏也陰生於陽陽伏乎陰一陰一陽互爲其根其曜靈之藏乎○人之魂陽也魄陰也晦明之故通於夢覺人方寐未覺瞑然若蔑其時若無魂然非無魂也魂藏魄中耳如乎此可以語曜靈之藏

右第一章古今如此其多故也耳目及者勘焉原其初無物也無物有物則造物之爲乎造物者造大物大物造百物百物各自造物而大物於是乎不寧豈朝夕之故哉碩然巢畝怒焉破矣吉凶禍福所爲多也人事有得失即氣數有盛衰迭消迭長權輿有自屈子因溯大始以本人事而見夫天地之所以生日月之所以明陰陽化育晝夜生死之所以運旋而不息者來也以漸成焉不毀萬古訣蕩百族紫興於是神者位育其中凡者蠕息於內惠迪從逆勞彼聽視乃可得而言矣故下文遂言人事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汨音骨

骨鴻一作鴻非是或曰不字上有鯀字尚叶音常曰一作僉行叶音杭

開闢之後神聖迭興至乎唐已莫或詳焉近而稽者斷自唐虞始當堯之時洚水昏墊堯得舜之於是咨岳數又而四岳薦鯀不任不足任其事也汨水盡鴻洪通水大也師四岳及群臣僉舉也言鯀本不足任治水之事師何爲而舉之乎僉衆也課試也下二句述四岳舉鯀之辭即書所謂試可乃已者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聽叶平聲

鴟龜鴟如鵰蓋鶚龜之類銜馬銜馬首龍身而一角二物皆水怪也曳舞動貌順猶遂也欲謂堯欲之言神好水怪鯀何從之而不能制乎若遂其欲而成厥功當不至有羽淵之刑矣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鯀夫何以變化

一無山字施叶音施一作弛愎一作腹化叶音呼何下有一故字

弛釋其業也言放羽山三年而死復修其業也鯀日既修太原鯀傳以爲因鯀之功而修之者也變

化猶云舜謂易鮌堙而禹疏是爲變易其術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此承變化復鮌之意而言也

洪泉極深何以窴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朱子曰泉當作淵窴與填同叶音坎則一作刑墳一作僨非是

則如咸則之則九則謂品節其壤之上中下成九等也墳高起言禹順水性之自然決川距海而氾濫者去平土可居昔之深洿可宮可田若或窴而墳之者然蓋極形容之辭云爾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一作河海應龍何畫何歷朱子曰失韻非是畫叶音獲

黃帝時有應龍應龍禹治水時亦有應龍蓋古者以龍紀官應龍疑古治水之官後或遂以爲氏彼以神物視之者妄也畫策也歷至也言應龍佐禹不知有何畫策而八年於外胼胝骨不毛明德之建雖不棄羅策而實獨任艱勤爲已至矣

解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墬叶

作地一無以字

鯀之所營惟在於堙禹之所成實錄於疏一順不順之也康回共工名憑猶盛也康回恃其悍塞以遏百川觸高闘平率方興而湍激之而東南之傾歸物於下則自然之故不能反易禹之成功因而順之行所無事者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錯一作厝洿音戶

言今日九州何以錯川源何以深疾其安流東下而無氾溢之虞者亦誰知其厥度之勤乎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墮音妥一作隋一作

修長也墮狹而長也衍寬也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禹跡所履無遠弗屆肉別四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水眾象百物墨志神奸原故於此總結之下文又歷舉而詳焉

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縣音玄一作玄非是

凥古居字書集韻通作凥

崑崙縣圃崑崙之庭縣圃增城蓋山名皆近荒者者荒山者蓋虛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啓何氣通焉辟通闢作闢

崑崙四方氣出入處曰門增城西北開門以納不周之風以上八句舉山鎮之異聞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鍾山有神曰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揚一作陽

羲和解見離騷揚如揚蛾之揚建木西有若木華日未出時其光燭地大明如晝

何所冬煖何所夏寒煖音暄寒叶音渲

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氷謂極南
極北之地以上六句舉晦明寒暑之異問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林叶音連 言音延
石林若闕明玉樹之闕 獸言若猩猩鳥言之鄉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熊疑作能
能三足鱉洄流之野 神龍負熊翔翼而翔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首叶音始 在叶音紫
相柳九首其泥 化爲九首虺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死一作老非是守叶音矢

交頸國東有不死之民海外有大
人之國人長十餘丈守猶在也
靡萍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九衢枝九出也靡萍蓏異草若連錢荇倒枝藻之
類枲麻之有子者枲華若通明麻雲氷麻有光華
肥人之類安居猶云何在南海有巴
蛇身長百尋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在叶音紫
幽都之山黑水出焉有大玄之山有玄丘之民卽
玄趾也三危山名在樂民仁食黑河之旅可以千
歲猷三危之
壽可以終身
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鯪音陵一作陵鬿音

鴉雌當作雀
鳥鐫作鳥
鯪魚人面人手魚身出西海鬿雀狀如雞白首鼠
足食人出北號山羿堯臣彃射禮之日義伯益之
于羲和君生十子以日名名之史稱堯時十日九
嬰鑿齒之屬皆堯所殺項羽言堯命羿彃之其之
山海經所謂龍鬿堆東羿射百矢解羽之鳥
輸海積羽千里鳥稱鳥之所飛鳥所解其羽
指此以上二十句舉人物之異問也自荒誕
至此後陳修所備搜物怪張騫蹟之說耳因不必詰
一一尋常
耳目總也
右第二章嗚呼古兩無聖何以有今日食毛踐
土於萬斯年誰之賜乎當其之時天下未平聖

人憂之求賢子於側陋咨佛父於岳旦九載弗
績帝徹在予皇乎恤矣幸而四嶽有子鯀河引
痛蓋萬世福也君聞之鯀子曰禹之治水也二
后有命三子爰從瀛長風沐其雨斬高喬下東
至榑木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櫕樹之所搭天之
山鳥谷青山之鄉窮髮帶方之地南至交趾孫
濮積樹之域丹粟沸水之際雨妖黃支之堵不
死之望西過三危之隨巫山之下奇股三面北

至天並之谷夏海之窮秕栗之界内湖之里積
氷積石之山明德遠矣禹問揆地飭侯鎮流之
圭復帝遹哉世裒於是稱歎曰稱之爲朝登益
騙之版於厲豈不甚盛矣哉蠻閩關以來至見
始成世宙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𡵨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功叶音光上下或有四字或並無方字皆非是焉一作安一之字在山字下𡵨音塗

取上章而遂問禹事也言禹勤勞天下思成厥功本篤首乘下民之覗何因得涂山氏之女而通夫婚也遂於台桑乎惟天作之合禹聞有夏非苟而已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閔通 作鼂

妃音配 嗜下一有欲字快下一有一字 爲一作維 朝一作鼂飽叶音備

言禹憂不逮之意纍爲其事曰繼同味猶云備味快朝飽甘淡飲也男女飲食生人大欲存焉禹於妃匹之合急遽不寧辛壬癸甲四日復往治水盡力溝洫至其說自見勤可衰是報胡爲歆食自菲克儉於衣若此合而觀之純德無間者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離罹通 蠥一作孽 達叶音絕

禹薦益於天禹崩天下歸啓謂吾君之子於是啓代益爲君蠥害也時有扈叛啓不奉正朔益以代益爲口實啓不引小嫌舊家討扈是能憂天下而達節也

皆歸躬篛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篛同鞠 降叶音洪

歸從也孟子所謂不之益而之啓者是也古人謂殺曰躬鞠治也言天下歸啓討有扈不從而治其罪革除播布降下也啓討有扈世緒其業革益之命而大布禹德於下方益自失之爲而爲者矣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母當作父

竟與境通 地叶音拖

棘賓商謂以客禮之而不臣商商均禹受舜禪封舜子義均於商故既嗣禹而首賓禮之崇先代之後也九辯九歌禹功而播之樂舞以昭明德之遂也所謂啓賢能繼者以此勤勞也屠裂也分竟地猶云相去天淵此因啓之賢而又思及禹與鯀也八年於外其子則勤三年不施其父受殛其父而虞其子不亦懸殊之甚乎非天之有私於禹亦禹之祗台有以克承天眷故耳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胡下一有

羿字非見 妻去聲

孽妖也言后羿纂竊是天生以革夏命而以爲民孽也河伯見時諸侯見竹書妻雒之爲其妻也雒嬪有雒氏亦夏時諸侯見路史言羿既革夏何故殺河伯而婚有雒氏即伏自戕之機乎

是○向阻窮西征至此以鮮功弗成而修文業之故問也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戶當作通

澆與浞子嫂婦老通稱之辭孔疏兄妻假以歸寢之名是兄妻假以嫂稱非凡稱嫂必兄妻也此所謂嫂指后緡也舊以為澆兄妻者沒其說矣澆逃歸有仍生少康及浞殺澆滅過處之後具臣椒求后緡所在后逃出少康逐歸有虞若喪家之犬無所依故曰逐犬顛倒隕墜厥首澆首謂少康誅澆左氏所謂能除其害是也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易上

一有憯字殆叶音以上一有天字一有大字

女二歧也歧猶通與也縫裳謂為之妻少康既歸有虞於是康使女艾以二姚館同爰止即左氏所謂邑諸綸也顛易猶顛隕易者首墜落而易其本處也逢殆謂澆有虞之時而言原聞少康才能誅澆兒復夏務先何危殆若此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朱子曰湯康之誤厚叶音姓

康少康易治旅師也少康有師一旅厚謂厚集其衆斟尋夏同姓之國覆舟事敗也取謂取而還之后相嘗依斟尋浞使澆滅之原問既覆之餘何以能收二國之燼而取有天下乎○自惟澆在戶至此以羿浞不終少康勃後之故問也按此事本末俱與左氏合舊註澆在戶淫嫂之說不知何據恐

汝□舊註謂浞娶純狐有子早死其婦曰女歧寡居澆淫之故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今考純狐即羿妻左氏載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未聞澆有兄也說約蓋本此註竹書不考其謬遂相沿訛耳

代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得叶音力嬉音喜殛

一作伐非是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進美女以謝罪是曰妹嬉桀得妹嬉日益荒淫湯於是放於南巢○此以夏桀亡滅之故問也

右第三章爭竊放厥古聞之乎不問也闔自夏始爭於有扈竊據窮寒至於滅湯受章夏正止

厥嚴門多敵矣哉然則傳子果之弊非也傳子始將以為坊竊爾禹益同心變往跡以養人倫恤恤乎有為世之慮而卒不免則聖人亦無可如何也今夫見可欲而心易動者情也上古之世天地未平民利未開方貢未達其時為天子者居不異茅茨衣不加袘緩食不異監門而非有大神智者不能居此位以周萬物而滌理其者患於是人見為天子之難而不見有為天子

之樂追乎二后俾乂六子授衍潩瀉沉菑敘盡盐當是時球琳進於上府玄纁奉以至隹貝材任棟總秸承餘三圭重侯之屬五服弼成之域稽顙拜舞錫錯殊方兼之蒙業易安而材能治至此則人見爲天子之樂而不見有爲天子之難矣白璧南金明珠瑤玉多不過萬鎰耳家襲之則人無異念道置之則衆有盜心徒手而與人辦舉焉目之何者所樂在是故也知樂則貪知貪則死必然之勢焉於是以堯舜以來之公物而若私其子孫於是以巳分應得之重器而不有於身其圖爲世一甚成軌凡以止爭殺禍而已異日者啓雖雖鬭不忘吾君之子相節中顛終收二國之燼則傳子之效也若夫桀弗若天驕浮自覆用殄厥宗則自作之孽而已將誰咎乎嗚呼以祖宗心劇形瘵勤勞究度之天下而竟喪一婦人之手可畏也夫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鰥叶音矜

閔憂通竭力耕田自罷勉也鰥謂不爲舜娶姚腰舜不姚告謂不告舜父而娶以二女也○承上章而言夏之天下受於舜舜之天下則傳自堯故遂問舜事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意叶音益

璜臺十成極言皇居壯麗之意推而千所謂人君之有天下璜臺九層是也言舜初意本不及此而卒有天下莫之爲而爲者○此四句舊解無著

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匠一作匹非是

道由也尚上通女媧上古始爲媒制婚姻之禮者體亂也匠者不易舊法之謂原言舜受堯禪以匹夫而立爲天子其初何由得上見帝堯乎蓋必有媒爲之者若夫二女下嬪夫亦猶行古之亂也豈堯創爲以寵與夫舜哉○此四句舊以爲問女媧爲帝之事者非是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何一作得

肆其犬豕家一作体非是服馴服之也犬豕齒噬之意言舜馴服傲弟而弟日思殺之肆其狂悖舜卒不爲所殺則自天有命者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去一作夫

吳舜旅封國也平陸吳山虞城國本號吳見路史國名記迄古猶言自古舜上世出於虞幕國於中

無徑可紹封蹤也畝畝舊業出世其有七曰昔然立有嶽刑之鎮鎮山也舜巡南狄崩於蒼梧止而不逐去斯謂不有天下以讓禹而不私其子也得國兩男子舜二子竹鈞季叔也義鈞封商季叔封於原言舜之封國其來已久既成帝位南巡而崩遂葬於有夏而子孫保之亦未嘗遽廢迄古之祀也○此四句舊以為問泰伯虞仲事者非是

右第四章人倫之變聖人其有憂患乎羽能已化郊夏配天竟亦虛文耳斧破東山亦姬旦終天之恨哉誰得不謂之過若舜者處之抑何泰然也當是之時蒸蒸二老之讒源源愛弟之歡

覩夏周居何等夫子稱舜其大孝也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嗟乎烟横層原之階石下静泉之窟變栗未改愛我何年綦喜皆誠怨衛不宿可謂至矣宜其受命長世哉

緑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一無喪字喪去聲○鵠射之的也緑鵠以命中飾玉以象德殷人序射其教然也饗猶子也承承天意以興謂滅喪之○承上二章言舜既禪禹而卒夏者湯放逐間商之事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乃一作力一作之力並非是摯叶昔哲說音悅摯伊尹名條鳴條地名湯放桀始於鳴條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喜下或有而字喜叶音始簡狄有娀女帝嚳妃也簡狄浴於川玄鳥貽之以卵簡狄吞之遂孕契○自此至後嗣逢長以為先世周也該秉以下二十四句舊註所指多誤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或疑該為啓字之誤此稱不有扈啟事與啟涉故云然今以下考之該乃亥字之誤有扈當作有易有易有

扈並夏時諸侯傳寫訛耳下扈字並做此亥契八世孫上甲微之子也秉持也季猶周禮山虞服耜之季季材之季季德謂少時之德厥父上甲微也臧善之也弊敗也牧牛羊者有易拘留子亥囚辱之使為牧豎也原言亥少時秉德其父善之何終敗於有易見辱殊方乎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懷叶音規協从心从劦○干犯也協挾制也舞變弄意言有易干犯上國挾制衆使舞巧變幻其將何以懷之乎曼膚說平脅曼膚貴介豐腴之態肥者德似之謂吉子亥以貴國公子棄羈旅之尊困辱窮蹙其又何以肥之乎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命一作所
子亥斃於有易牧夫牛羊故直謂之牧豎逢謂遇
其害言子亥先爲牧豎猶是狗孱云何又逢術謂逆
蓋因上甲微討而殺以洩怨耳牀安身之逢擊牀
怨而自擊其牀猶言先出猶云逢起
皆爽怒親命微師之命從從之討有易上甲以了
故興師河伯本與有易交善何以逆從毀命亦其
出有名不得不從耳按竹書山海經載夏帝泄之
十二歲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殺
亥取僕牛上甲微假師
河伯討有易卽其事也
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樸僕並蒲
狀切音相混疑作僕
牛叶音怡來叶音釐

屈子章句　卷之四　天問　丰　聚奎堂

僕牛氏之女亥之所淫而爲綿臣之所取者往營
班祿謂往使藩國班賜祿命所謂賓於有易是也
但語辭言亥若能常持少德
何至淫於有易而不得還乎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遵一作循
昏微猶云昏昧迹猶路也遙方曰狄卽有易繁鳥
萃棘借爲聚處之喻負子謂殺亥肆情謂取
僕牛害有易昧於
遵路不自安寧也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一音
作眞兄叶音光而
字一在嗣字之下
按竹書載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而山海經又稱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

蓋河伯實與有易交善殷侯假師以義河伯不得
不助而哀念有易故使得潛化而出此則潛出
何綿臣之弟也眩者迷惑於道之稱敗而與
兄何惡相濟何兄伏殺而豪斫以肆得賊乎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得叶音方
爰惡也湯爲方伯有莘惡之湯聞伊摯賢求伊摯
於有莘之野有莘之君留而不與湯乃求婚於有
莘氏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吉妃卽有莘氏
女有賢德傳稱湯妃有莘能亂九嬪後宮有序
無娼媢逆理之人卒致王功是
湯本爲求摯而適得此賢妃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一無彼字婦叶
音米

屈子章句　卷之四　天問　圭　聚奎堂

小子小兒也摯爲兒時爲水所
漂附於漂木得不死餘見前
湯出重泉夫何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辠古罪字
尤叶
音搖
重泉湯囚處也桀聽諛臣趙梁計召湯囚之均臺
罪之重泉罪之也尤過之也心衆心勝强而抑
止之意帝桀也言湯出重泉未嘗敢有懟桀之意
乃不能強抑衆心卒有南巢之役亦誰挑衆怒如
是乎桀自作
之孽而已
右第五章兵天下正乎曰正也家天下者權而
已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已而王可必已而王

不可予而世可必子而世不可方禹之傳啓也益避不受與衆則爭於是乎不得已而斷假其事於子以待能者而授焉累世循常幾四百餘年之久非禹志矣禹之望湯救其子孫之敗也久湯武者能爲舜禹之受者也天天之生此民也聚族而居什之者師百之者長千之者君萬之者王以智治愚以賢治不肖安之而已愚臨哲狂治聖倒亂天常是上踵而下頂也天下生

之實雖天豈忍以億萬蠕動喙息之倫供一人邪心而不爲救止哉亭山殘魂任昏乃庶可也若夫玄鳥兆將王之瑞明倫有德賞之功則後世符驗讖緯之談亦且視天命爲紀錄功過小兒矣嘻悖矣乎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爭一作請

期謂甲子之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者八百人心之歸也史記武王既渡有大白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今文泰誓作流爲鵰赫然鵰而色烏所謂蒼鳥也孰使萃之亦天兆與王之瑞耳○代商

君臨祚哉 謂周事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一列作到躬一作射非是一無何字定一作成屬上句非是一無之以二字

列古作例誅也擊猶討也嘉喜也既誅首惡公猶未喜於是親揆百務發政施仁定周之命申以文告而後所安也○以上八句兼武周取天下之事問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施叶音施

持以與人曰授施猶加也成謂成王管蔡以武庚叛周名爲奉殷其意實欲自爲之故爵其位安施也言何謀卒自斃禍其罪當何等乎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行叶音杭

爭謂管蔡借殷爲名以爭大位也遣謂發兵伐猶取器也器猶神器擊翼御六軸攀其後翼其旁之謂將事也言管蔡爲亂思取大物何以逆天而行事也及王師並出擊翼齊驅又何以奉天而定亂也○以上八句舉管蔡亂周之事問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底叶音止

成猶遂也謂遂其遊自錯越裳氏所貢據此則昭王必有征越裳之事而史失之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梅上一有爲字

梅貪也環理天下猶云環治之內史稱穆王得盜驪騏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illegible]

妖夫指言檿弧箕服者曳衒也誅責也周宣王時有童謠云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時有夫婦賣是器者使執之夫婦逃如褒幽王立責褒人褒人請納美女贖罪是爲褒姒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殺叶音救

殺之爲言死也周室既衰齊桓督合諸侯共尊王室卒之未有大績而遂身死豈非天不篤周哉○自胎后成難至此以開後衰之故問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服叶音弼

[illegible]也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何一作巧非是封叶音欣一作金

抑沈使不得伸其諫也雷開紂佞臣紂賞之以寶田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 詳通作佯

聖人謂梅伯箕子一猶同也方猶術也梅伯以死諫甘受菹醢箕子以奴諫佯狂受辱其忠愛之忱雖無不同而用諫之道則未嘗一轍也○自王紂之躬至此因備問武周取天下之事而於此又由詰紂之所以亡也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 燠音郁

帝嚳竺一求子[illegible]八祝子之祝衆也事詳生民篇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挾一作接

非是馮彈作驚一作激切一作功直非是長上聲

殊能異能勸勤也言紂以文王爲殊能而錫之彤弓盧矢以與勸之也帝謂紂指紂按史記殷乃稱帝也驚帝切激若祖伊奔告之類遂長猶言順承言紂若順承天意而使文得集成事者然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國叶音[illegible]

昌文王名號猶號召之號徹通也言文王號召衰亂之時秉鞭作牧何以遂受天命通岐社於天下而代有殷之國乎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藏蓄藏岐岐山周自太王始遷岐譏誅也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告叶音穀何親上帝五字爲句

紂商書作受下受辭天下之受做此受醢梅伯以賜諸侯西伯上告於天天主罰以賜就上帝而罰殷之命至於不可救乎○自稷維元子至此歷以周先世問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識音志喜叶音戲

太公隱於屠肆文王與之語見離騷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發武王名悒不安也尸木主言奉天伐紂何所不安救民水火安得不急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一感字上有何字

抑同

伯長林君謂紂也雉經自縊也據此則紂乃縊死或曰二女縊紂自燔非也或曰武王斧紂而殺之亦非也抑謂紂原言紂之敗亡乃其自取周之深仁修於上下坦然行義有何所悒而畏懼乎此四句舊以爲問晉太子申生事者非是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言天命無常其所集命之人不知若何戒一不儆戒卽失之矣禮通作履卽履帝位之履代更易也商受不知自戒故天以周易之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卒一作率非是

官猶臣也官湯謂爲湯臣周之先世臣服於湯也原言湯求賢相以輔後嗣擧世世子孫永保天命而何以臣服商家之人竟得尊食宗緒而爲天子乎天使代之者然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闔羅通嚴叶音莊

闔合也猶集也勳闔卽書所謂集大勳者也事生卽周書所謂告夢少離散亡謂武王失年兄死孜四方散亡之禍也流播也嚴[illegible]也原言武王之興實天所命大勳用集豈[illegible]年[illegible]遺聖發

而終能克商一怒安民大撫厥成也○自師望在肆以下此皆反復以勝殷之故問也此四句舊以爲問太王翦商事者非是

右第六章問誅一夫紂奚于湯有光或者曰武王非聖人武王勝殷當立微子而奉之已論湯臣明示天下以不利商家係天命之所屬道天下不能挾商令於已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則三聖授受不是過噫此妄人之談耳何敢於誹聖聖人之行也無莽何嘗避方剝之將生民之禍亂矣聖人爲生民計耳何必爲天子何必不爲天子光明正大代而効職於天斯已矣烏有所云故遜後取曖昧委曲也哉且夫微子諾其德性情純篤則有餘語其才識亂濟艱或不及又適荒从天下未聞其澤不必戴也益之相禹歷山藪歷歷年功茂猷章章如是猶以施澤未久暴而不受劾任微子豈其不足繫天下望武王安得而強令之嗟乎恢復者後世不勝其

屈子章句卷之五

沛川劉夢鵬雲翼氏訂　姪男光綬校

招魂

招魂者皋復者也古者人死猶冀其生於是乎皋復升屋號告以其衣招魂而覆其尸此招魂所由名也朱子曰楚俗蓋有用於生者按此亦假托於情耳又爲問俗之然否耳之有無也故原之言曰魂一夕而九逝又曰魂識路之營營又曰何靈魂之信直又曰魂營營而至曙嗚呼孤臣孽子燒卵洒血君門萬里一日九廻魂魄不守有自來矣今讀其詞昆侖縣圃赤水流沙非魂所之境乎虛妃佚女高辛重華非魂迴之人乎飛鸞翔鶴則魂食飲也瓊枝瑤華則魂佩帶也龍螭虬象則魂輿爲也星飭飛廉則魂侍從也下有大壑上有帝閽若枝東指虞淵西流魂乎魂乎離原亦不自知伊飄風於何所矣豈

其招之也子長讀而悲之以此也大唐乎故國丘墟入念禾黍孤臣投竄而探其音非大宗室遊觀之娛飲食侍御歌舞之美不過假託以鳴之曰備述南州之樂耳蒿樹瀕江翦宅新主撫今思昔地是人非課後先之何時倚遙望而增嘆徑薇路漸江介風凄哀猿不在己而在國矣故結之曰哀江南其哀郢之引言乎王逸謂是篇爲宋玉招師大招爲原自撰招詞謬矣大招情致靡謾氣體庸弱與離騷諸篇深婉悱惻全不相似必非原乎朱子以爲景差所作其或然歟此篇開端亂語皆原自言非出代招之口在玉不應有是語逸固不如遷之確也學者於此識察於性情浮沉之際音節舒慘之間則淸濁與號泣不可同年而語而後知予之非敢臆斷也夫

朕幼淸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

蝮色如綬文鼻上有針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
南稷澤山多有封狐大狐長九尺狐也出南

青丘山雄虺九首相柳之所化相柳也
其精不散化爲九首虺往來不已也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
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蜂若
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
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
些

淵一作泉井是倖幸同字玄
叶音虎蟻一作螘藂叢同

此言西方之不祥流沙而鳴沙界一名沙角山沙
如乾糒天氣清朗時沙常鳴聲般般如雷遇陷處人

馬駝車應時皆沒去西海纔二日程所謂范河卓
沙也以其沙鳴如雷而多溥陷故曰雷淵有以雷

夏澤當雷淵若謬靈夏澤在濟陰風雪邪旋人風旋
而陷入也爢靡同爢散言沙隨風飄散漸漸滑沼

之狀不可止言不可處也赤蟻朱蟻也若象言蟻
其大近有人自瓊州來言其有黑螞大如象者又言

後魏時交州有赤蟻與黑蟻鬬長六七步可知天
地之大無物不有殆未可以常情度也玄蜂即大

蜂出崑崙長大似壺蜂謂蜂形如壺也若有大
蜂出崑崙山林大如巨壺其毒螫人也螫人見大

炙人也求水無所得言烈海六七百里無水泉皆
也海外西經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言其處

歆賊
傷也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增通作層
久叶音已

此言北方之不祥也北方地寒如
小歲然桑狂山等處皆冬夏有雪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
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
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
危身些

人叶音然豺與娭同娭叶淵
叶音瞑叶音眠身叶音先

此言上之不祥也虎豹天神使守九天之門故
曰九關山海經崑崙之墟是爲帝都其上有神名

曰陸吾虎首人面虎爪是神也實司天之九部一
夫九首拔木九千細木夫也山海經開明北三神九首

者相鄰之外九關九首木夫九首是也豺狼從目
謂守闞者從目直目視也侁侁衆貌致命於帝然

後得瞑言守關之神先懸人而投之不
使上復命於帝然後安寢無所不守也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
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
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一無此字都叶音支觺
音疑脄音梅拇音母牛

叶音
叶音尼災

此言下之不祥也北海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所
謂不門之山幽都之門也土伯后土之侯伯其卒

同也厚臣不臣女媧伯九有而劇同刻其死爲后
土敢稱土伯九約言其爲九州約長延而爲神也

屈子章句卷之六

涪川劉夢鵬雲翼氏司撰　男兆[illegible]　姪兆[illegible]　仝校

哀郢九章

太史公嘗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懷沙又其絕命之詞乎固知此篇作於江南之野者洵不誣惜乎編次凌亂僅以九章之一當哀郢又入懷沙而出遼逝遂不無沿訛耳余觀九章皆哀郢之詞也甲朝始行九年不復自起一篇南郢焦土時原已老矣痛國故之黍黍念龍興之遺楸死者何辜生者已憊於是哀郢而作九章以叙憂思玩其辭逆其志考其山川道里所閱歷要皆反復自明次第相串頻而不殺而哲新之情一日九迴迄今猶將見之摧肢之離騷諸篇而音愈微楚矣其首章傷郢析之哲也次章慨張修之化也三章道芬芳之未沫四章陳道則之廟依五章吒無益於任石六章言不當之

廢時七章罪辭以自著八章曾思而遠乎九章死而不容以自疏夫人窮則思思苦則哀哀而不能自解於是往往託於詭假幻諞之詞乘雲羽化之說以絕於世豈得已哉若屈子者其亦可以諒之矣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

純之爲言篤也震怒之也愆罪之也離散相失民流離失所之意東遷遷陳也頃襄二十一年秦與荊人戰大敗荊襄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荊王亡走東北保於陳城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行叶音杭

故鄉郢也遠謂江南指遷所而言遵循也江大江夏水名自荊州江陵東南首受江水縱監利縣稱陽州界入漢齊謂夏流故謂之夏眾之初故曰挹入江而南也軫痛也甲之鼂追憶被放之年也原放在頃襄十二年甲戌至遷陳之年方九年歲故云然原感社稷之墟而因念放流之久也

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

一無都字一無怊字一無其字得作之一

江與夏之不可涉

怊悵也相接憂思無已也東門既蕪郢路方遐江夏滔滔不可而涉矣

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

蹇侘傺而含感 一無兮字感叶音有

忽若猶云忽爾去不信言去國而不見信用也侘傺失志貌原放之年至東遷之日九年有餘言九年舉大數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

妬被離而鄣之 汋音綽荏音稔諶上聲被音披一作披鄣音章

汋約柔弱軟媚之狀諶猶信也荏亦弱也湛湛深摯意鄣蔽也

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

被以不慈之偽名 一無彼字瞭音了一無瞭字而作杳冥冥薄音博天叶音汀

抗高也瞭明見也杳杳高遠意薄迫近意薄天謂高行峻極也讒人害正何患無辭堯舜高行且有以爲不慈者夫亦何不可倒置哉

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

美超遠而愈邁 夫音扶忼一作慷慨一作嘅

慍惀志悃貌忼慨假意氣任事者也踥蹀雜遝貌邁逝也言人君惡忠直而喜忼慨故讒佞日進而忠直日

遠矣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曼音萬丘叶音欺

曼引也流觀反覆觀也記曰鳥獸戎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丘狐所藏之地生而樂于此及死猶必正首向之不忘本也

右第一章九年不復壹反何期宗社丘墟風景

蕭條曠西浮之不見將運舟其焉如望達邇

凄其在目此九章之首也下八章皆承此章之

意而申言之舊列第三章今次第一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 一無心字曼漫通

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

傷余心之懮懮 悲下一有夫字回極一作回極非是數音朔蓀一作荃懮音憂

秋風動容感時而悲日暮也回極四方之極浮浮飄搖靡定之意數屢也惟思也蓀寓言猶為美人猶離騷所謂荃也懮痛也

願遥赴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

矯以遺夫美人 鎮音珍

遥赴自遠歸闕也横奔怨蹶趣趣之意尤過之也民尤卽所謂蕙多怒者鎮止也將欲遥趣又因多怒而自止不敢前也矯舉也遺者以言相致之詞不敢遽前於是結情陳詞以遺夫美人美人寓言同志之賢卽下尊所屬者也

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 成一作誠曰一作日志叶音之

此所謂君指美人而言古人相謂有此通稱也言美人與已曩曾嚮者背約有成言而背棄之也

回邪也畔去也既既而轉念也大意與離騷謂羌變而不芳蕙化而爲茅略同歎離芳之不絶也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

蓋爲余而造怒 憍與驕同覽一作鑒姱叶音戸蓋一作盍爲去聲

憍矜也覽示也言蓀自謂美好而誇示於已信實也矜已誇人而所言不信離騷所謂無實容長者也造怒猶離騷所云嫉怒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

心怛傷之憺憺 怛一作怕非是憺叶音膽

察自也憺憺傷意蓀言既多不信恐怒日復相望於是欲承閒自察而訴說方張日衆共疾以滋悖

而不敢悲日夜倘發進憺憺自傷而已

玆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

衆果以我爲患 玆歷一作歷玆詳音佯與佯同患叶音還

玆此歷盡也切人切急之人原自謂言當此媒路阻之時歷情陳說付之罔聞此亦陳情急切不耐善嫉妬故衆遂果以我爲病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

謇兮願蓀美之可完 一豈下有不字非是亡當作忘古字通也獨一作孤非是謇通作蹇古字通也完叶音方

耿著大白也我陳耿著豈蓀竟忘之耶我何樂爲是謇謇忠告哉亦望衆無委美無爲靈修之化而已

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

故遠聞而難虧 一作挛三五一作堅前聖今從前聖開前則

像儀法則意虧缺也此承上願蓀美可完之意而言也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

不實而有穫 實一作貨穫一作獲非是穫叶音霍

不由外來不由虛作豈橋而覽之所[illegible]後報人之情也實而後穫物之理[illegible]

之爲數化者甚至矣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並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

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少一作小一無之字並一作亦日下一有憾字夜下一無而字之字以下皆非是正叶音徵敖與傲同讀平聲非放一作警少歌樂章音節之名抽思復思也正定也言已與美人忠孫美不完日夜抽思彷皇莫定而菽之驕若敖謾如故無可如何也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

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

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

太息 倡猶曰唱牉音判不一作未北山一作南山非是流一作深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鳥原自喻南江南沅湘之間上章所謂南渡也漢北漢水之北上庸諸郢皆是頃襄十九年割漢北上庸與秦及秦拔郢此南藏非盡屬秦有原因南渡無少事集漢北又復南遭自傷哀流太息也北山即漢北之山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

魂一夕而九逝 來東之舟集于漢北卑逝無媒夢魂俱逝原之哀郢至矣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illegible]

兮魂識路之營營 一本南指至得兮十三字在營營之下非是營一作熒熒不知曲直謂遼遠也自漢北指郢則郢在其南營營回旋貌不知曲直徑逝不得而既指月星故營營之路魂猶識之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

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信直猷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爲靈修數化者言也從容者容與躊進不爲倉猝之意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叶[illegible]

音尋 瀨湍水淺而疾也逆流曰泝潭水深貌自漢北面南由漢涉江泝回而上也狂顧憂懼驚視之貌南行赴郢也時郢都已失猶狂顧南行者即首章鳥返故鄉狐死首丘之意原心在郢故謂南行爲娛心

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 崴音隈進叶音焉 軫大貌崴嵬險貌蹇難紆不得伸故曰蹇超侘傺失志之人而又歷此艱難之境愈增困頓也超越也回邪也志謂志之度法度已雖困頓而猶守不變超越回邪心存法度行謹不敢驕縱自守而已

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illegible]

言已惟念美人德珍芳修潔伏思慮身放流而心希國也

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

掩此哀而不去 一本下有流字

思之至曙而哀涕掩抑止之也

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

氣於邑而不可止 容下以字一作而恃一作情特情一作嘆止叶音底

自持自須其情無令過傷之意言長夜之哀至於逍遙膠戾號竊而從容逍遙自持而又卒不可止於邑不伸也

亂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 亂音計仍一作壤

亂思編愁愁思紛糾纏結不解之意不敢愈疏之情也折木蔽光狀痛之速也長夜不眠則早曙潮流於邑則思蔽光及愁嫌晝永懷哀畏纏遙者也仍隨也隨也者安不遇之謂

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

超惘惘而遂行 踊躍一作涌 遂行叶音杭

髣髴不見思君之至髣髴其儀容而終不得見也若湯懇思濡懷也案考也超急遽貌惘惘思切急而神思惘悵也惘惘遂行猶上章竊賞而行之意自惟往人之[illegible]

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

兮芳已歇而不比 曶音忽旹古時字蘅亦作蘅已一作以比音畀

歲曶曶將暮也時至年將老也蘅蕪枯落芳草而節離言零落也不比謂不與衆人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

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 聊叶音留一作憀此心一作爲此

懲禁也此言指所賦之詩聊賴也

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

昭彭咸之所聞 唫古吟字抆音勿一作收還叶音旋聞叶音昏照一作昭非是

唫呻吟也隱痛也此篇思必竊彭咸所我遭則不變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

聞省想而不可得 響一作嚮

山小而銳曰巒望遠也眇眇遠也默默黑也望遠而觀遠曰省之境也影響無應卓遠阻絕消息不通之意省想思也去國既遠遂闊者思反已無聊可想望而不可得見也

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

兮氣繚轉而自締 之一作而快一作決可字叶音已開一作形

鞿羈心結也氣繚轉言氣紆戾締而固結也[illegible]

陽氣寬舒弛也寒暑往來按候不爽故曰信期伴信期者言已在放翻閱寒暑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

聽潮水之相擊 擊激音

觀炎氣夏也炎氣積爲烟雲雲出爲雨悲霜雪冬也相擊潮汐聲激雅潮聲春與秋也潮水平於冬夏擊於春秋言歷四時伴信期也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

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 弗一作不

借光景猶云假時日施陳也枉策之不爵黃棘地名楚懷王迎婦於秦會于黃棘即其處也按楚懷與秦和親客死武關頃襄與秦和親於陳城遷都相尋驟義逐冠屈原被放九年西遷東下漢北南指往來流觀目擊心傷故欲陳其黃棘之枉不言宛郢而僅擧黃棘者蓋以成宛郢之會實作俑黃棘之盟故問往事爲言也介子不求晉祿隱于綿山伯夷恥食周粟隱于首陽原欲陳枉策而以二子自方首言但願一陳其枉不復求仕雖如二子逃終身所甘心也調度辭見離騷刻結期也著明適之也言已調和志度不能違去如介子伯夷者急欲陳說明白而沒無由也

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悠悠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一無昔字悠音惕一作逆

曰光弼於上文而更舉之謂怨恐其不逆也往昔所冀即冀反其進也悠悠憂懼貌子胥諫吳王夫差不聽殺之盛以鴟夷而浮之江原言已欲浮從之也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原言其行高而遇窮重可悲也此四句相爲抑揚言方欲從之又乘悲之刺言人臣事君數諫不聽一死奚裨已然有不敢遽效二子之所爲者故長此絓結蹇產不能自釋雖讒謗原益忠懇身試惑王不得已而後死耳

右第五章因上章思彭咸之意而反復言之蓋

名其章曰悲回風列第九章今次第五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冠去聲崔一作巍並叶音危

奇服猶奇志行也長鋏劍名切雲冠名崔嵬高貌皆奇服也

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兮駕青虬兮驂白螭 知下一有兮字顧下一無兮字非是

明月美珠寶璐美玉高馳不顧抗志屏行不顧時好也

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

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

濟乎江湘 光叶音央比一作同一無將字乎一作於

遊瑤圃登崑崙即所謂高馳也瑤瑛瓊瑤之類食玉英吸精也天地比壽言不朽日月齊光言有耀而爽如适于東夷西夷之稱謂郢也南八蠻慭以夷責其誰與玩芳乎將濟江湘矣江猶下流辰叙諸水而言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

余車兮方林 欸音哀風叶音分邸一作低非是

鄂渚名在今岳州北鍩傑也方林地名邸止車也

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

淹回水而凝滯 凝一作疑非滯叶音帶

舲船船有窗牖者齊並舉也榜櫂也吳榜榜落櫂做吳人之制為之者若云越舲蜀艇之類汰水波也

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

何傷 之一作其僻一作辟其一作之

枉陼辰陽並水名水經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

乃猨狖之所居 吾下一有之字杳下一有復出杳字居一作睢冥冥一作冥窅一無乃字字以下皆非是狖同貁音又

漵亦水名深林杳冥言地僻多山也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

雲霏霏而承宇 高下以一作而

霰雨凍如珠將為雪者也宇屋簷承宇者雲氣迷漫接簷宇也皆極言深林杳冥之境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

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自嘆已不從俗以致窮困也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

逢殃兮比干菹醢 臝同裸當作桑扈臝行兮接輿髡首髡音坤首叶音始醢叶音喜

接輿佯狂自髡桑扈不衣冠而處二子凝然若終諫謀自放廢者也以亦用也伍子事辭見上章比干事見離騷天問忠不必用賢不必以言遇合難期也逢殃菹醢則又不但不用不以而已

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

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董正也豫疑也忠誠信疑古人有然我亦何怨亦惟守正道而不疑雖長此昏昏沒世不能自明亦

剸削所亢乃頁不無益之意言己若遂耐沈流則黨人競或已忠不明爲可惜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

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繇叶喻

音流貞一作忠而一作爲

度所以度物而知長短者也君無度以爲度則忠佞不分即有芳芳亦棄爲藪幽而已舒發也抽者

取而示之之意信中心之誠也言何日得一舒情抽信陳白己志乎苟得如此則亦安於死亡不爲

苟生乃卒遭鄣蔽欲陳無由其奈之何也

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

廚叶音稠武當作文之叶音周

伯里伊尹事並見孟子甯戚圖轉多爲此辭者傑並見離騷天問

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

文君寤而追求

味者審而啓之之意言吳信伯嚭讒言弗味子胥忠諫亡遊滅亡也介子推從晉文出亡晉文反國

賞從亡者不及推推逃隱綿山文後悔使人求推推必不出遂自焚死二子皆忠而死各不同故

下文遂申言之

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

兮因縞素而哭之山下一無而字之叶音周

推既死文公因祀以綿上之田名其所隱之山曰介山禁民不得樵採以報其德推從亡一十九年

故曰久故親身謂忠難相親依未嘗離也此言推遇賢君雖死而君猶思之如此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詞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illegible]

謾一作施

或之者有所指之辭也但言忠信之或訑謾或之雜糅申旦並離騷見前四章芳澤雜糅忠信之義

也罪無妄而死者則皆昧味而已子胥子推死芳無異爲一則擁求一則弗味則已與恬死亦

所爲推不廢爲胥也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明而蔽壅

兮使讒諛而日得殀一作夭戒叶音亟不聰一作聽不或一作無不聰亦明下而字一作之

芳草之殀霜戒之也忠賢之死讒張故也既不聰剡君遭蔽壅申旦亦徒然耳蓋國上文方論子胥

而歎之如此

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

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

有志極而無旁旁一作杭

杭猶渡也不得其死魂無所歸若其神曰爲是時原在衆已久知無輔助故獨使厲神占也日者原託爲厲神之詞極天也旁輔也神言原志欲登天而無輔故中道無杭也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殆音怡叶施

危獨無偶也離異不合也神言就是夢而推之行事必多不悅於俗危獨離異也又言再就是夢而推之故有登天之志心不怨君情無中道之杭恐不可恃也厲神之言止此下二句原因厲神之言恍然於當年被放之故如有悲金在此衆口交歎煩加詆謗必至銷鑠已之致禍亦猶是也

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一本熱作於而羹下有者字一作於熱者皆非是一作懲熱於羹而無者字曩一作亟此下一有之字一無二也字態叶音替

羹常熱整常冷懲羹之熱雖整亦吹此人有監于前思變於後而已猶不變蓋思君之忱久而愈篤雖知無旁而志極如故不改其態度也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一無衆字援叶音院一無二也字

驚駭遽皇也離心志趣不合各一心也言已與衆同事君而志趣不合猶之與人同登天而取道各殊不可挽以爲輔無禮志極無旁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就叶音阜

申生晉獻公世子事見左傳然事見親驗天鬪申生原自比雖比將小才自悼者言申生之孝行反爲讒間無伴無援父卒不察而殺之伯鮌之剛婞反得衆讒者伴有援竟殺不察而用之終申生雖護死終只孝其特留伯鮌雖擯用仍以不就見殺則又何必無旁見疑也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然一作爲焉下有冥字一無信字

作爲也造諂也忽者偶起輕忽之詞過言謂作忠遺怨本言出於過激非平情之論也承上文言己自嘅見道然正惟如此而用心彌苦矢志彌篤益以成其忠如醫者九折臂而益真孤臣孽子孰危慮深所以達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下叶音戶所叶音暑

增短矢弋繳射機張機以待發也罻羅掩鳥網設辟以用向之意張施弓弩也辟背逼切柄曰臂蜂取捉之謂言當人機險中傷甚至以罹叢使己畏懼遠害側身無所也

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

君罔謂女何之離騷通之叶音則女音汝

干求也際往也罔者昏而不審之意言欲直側於此求稍顯是則恐觸彼有再欲高飛遠集君又不察謂我何往也

欲横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介以交痛

兮心鬱結而紆軫一無盍字堅志一作志堅胖下一無兮字膺下一有牧字胖一作尚

横奔急欲求進之意失路則迷不由道故堅志不忍蓋急欲進而又止身總也膺胸也膺所以向者也

背背膺之反背膺猶云背向胖分判云離合側身無所欲向而不得遂集何之欲背而不敢下際惟

尤不欲背而嚮對及失路不忍叛思前而志不許揚抑鬱兮交傷真求故鬱結紆軫覺不自解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

願春日以爲糗芳糗一作糒

擣舂也矯糅也糳精鑿米也糒糧也糗糒也承上文言擣糳胖合背向交傷於是備諸芳以爲糧糗

遠逝計與離騷理故爲蓄芳何備意

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

願曾思而遠身質一作志重平聲明叶言曾讀作層身叶音商

情質猶云情實而反復也重著自明所謂發憤抒情者也矯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而守之節也私之爲言獨也曾思曾舉之思願曾思而遠身則下章所云願輕舉而遠遊者也[illegible]

文傷激而託於遠身以自解下章遂詳言之

右第八章承上章以起下章也舊名其章曰惜誦列第一章今次第八章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

焉託乘而上浮阨一作隘因一作緣乘去聲

迫逼側也阨險難也輕舉遠遊即曾思遠身也因猶緣也菲薄謂與世無緣焉託謂[illegible]使倚之之焉原言已菲薄無緣不知託乘上浮庶幾避世思不傷道也

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

魂營營而至曙濁下而一作以語去聲耿一作炯營一作焭

營營魂飄忽回旋之貌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

者吾不聞勤叶音云吾不一作余弗

言天地本寬而我生迫阨長此憂勤往者三王五帝也不及見來者指所明君今又未聞也傷已生之已晚恨明王之不作主之不明[illegible]日得與臣羅尤其爲此語蓋嫉時[illegible]而指章雍之難期耳吁不能得於此其將[illegible]於求茲神仙度世皆舞脚離脫之鄉并其欲學道延年也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無成言非徊徨及九年於茲而志不得就無所
歸也高陽楚之先祖屈原所自出者人窮則反本
故念及高陽
程猶往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娛一作遊戲叶音虛

重亦歌節也留留連也之意始於放都也久已失已去故居長留連此歲時軒轅黃帝名黃帝少典之子上天黃帝攀龍而昇也黃帝引以爲娛樂絕緣而君不可援之喻王喬亦得道化去者軒轅不可攀曰喬其將從王喬亦當得道而可見無期不如化去之爲愈耳

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霞叶音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

六氣春朝霞夏正陽秋淪陰冬沆瀣並天玄地黃爲六氣六氣不及淪陰玄黃者錯舉之詞耳精氣六氣之精精氣從身貴氣戕形故謂形爲麤穢精氣入而粗穢除即其身棄貧養脂虛宅朐氣絕篇之意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南巢山名蓋王子學道處壹息猶云一暫稍同審究問也言已餐六氣便可御風而游至南巢見王子宿之其壹氣之方請和之德也

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受一作授非是一無而字垠叶音毋一作無滑一作淈一滑上別有淈字

曰者託爲王喬之言也可受不可傳解脫者解脫括囊之妙在人自爲而已無內莫破無垠莫載滑亂也言大無所能與也滑亂也而魂是解脫之說毋取於此其是不解脫人身爲解脫之說蓋仙之說取於此其餐氣和德皆爲滑魂挫進而下文又不過發明無滑之旨只極道其妙者也

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先叶音銑

孔甚也神神明不測之謂言魂不滑亂則氣專壹而甚神明也中夜存者夜氣靜而魂守魄不營營也虛以待之者不爲思慮與耿耿不寐者異矣思在爲先無思在無爲之先庶類猶言衆務此德和德也門所由入能之方言無滑之極則衆務可成而和德之方即在於此極言其妙也原託爲王喬之言止此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行叶音杭

至貴道術也言已聞王喬之言而遂欲往就之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丹穴之山不死之鄉仙人

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

吾將過乎句芒膠葛一作轇轕以一作其曼一作漫行叶音杭句一作鉤

騎從騎也膠葛雜亂言多也班斑謂從人斑列曼衍寬衍容與之象句芒木正東方之神自屯車至此言東遊

歷太皞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

凌天地以徑度皞一作浩啟一作闢其一作亦地當作池徑一作逕度當作渡

太皞東方之帝右轉西旋也杲杲日出光也凌歷也天通衢也日出於東衢故乘其杲杲之光以徑渡也

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

遇蓐收乎西皇先一作前氛埃闢一作辟氛氳

風伯先驅即飛廉啟路也辟如辟人之辟承接也戒翳而飛翼若接旂也蓐收金正西方之神西皇西方之帝少皞也自歷太皞至此言自東而西遊

舉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

遊驚霧之流波舉一作臨以古以字旍即旌字叛判通波叶音披

彗星有芒孛以為旌北斗有杓舉以為麾叛分也陸離上下像旌旗散布前後也驚霧霧重驚人者驚霧流波盡攘散沙而言也

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

選署衆神以並轂曖曃一作晻曖曃一作曭曭音儻

曖曃曭莽日色無光也玄武北方七宿龜蛇也欲自西而北故召之文昌星在北斗魁前掌行謂掌領從行者選署衆轂而署其名並轂而連行也

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而為衛修一作脩徐一作俆而一作以

弭節緩行也厲以衣涉水遠流波也徑待解見離騷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

聊媮娛以淫樂欲上一有遂字欲下一有遠字一有遂字而一作以淫一作自樂叶音撈

度世皆云度年歸南歸恣睢放恣不羈之意担撟軒舉之狀淫樂樂之深也自彗星至此言北遊也

涉青雲以汎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

兮邊馬顧而不行一無以字一無遊字行叶音杭

承上文言南州上征遊歷四方而臨睨舊鄉悲懷結不能行也

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

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以

之極思也恭

右第九章蓋承前三章之意而結言之以終哀郢之思也蓋諫君而不聽負重石之無益原豈不思一死無俾哉死非難處死爲難雖君不識亦旣惜之重者自明聊爲收淚之念耳原曾思而遠身荷死不似王爺亦松其影感化身乎至望大壑則在此羽入爲不化之精衛之仍勤負石之計從茲而決矣厚有益無益聊書名其意

日遠遊列九章之後而以懷沙足九章之數今按此章與離騷末節結意大同而懷沙賦前有與漁父問答作引舊誤分漁父辭爲一篇而割其賦於此兩失之矣今並更定焉

卷之六哀郢終

屈子章句卷之七

澣川劉夢鵬雲翼氏訂 男光 姪光 仝校

懷沙賦

原九年不復作老矣國危矣遇窮望絕矣懷臣僕之哀而抉眼之忿原得死所哉嗚呼比干猶得哭於象魏原獨號泣於江湘其兄殺人其弟竟不得一垂涕而道原又安得不死乎變設爲問答以發其端而作懷沙之賦○舊誤分爲二

以前爲漁父辭後爲懷沙賦今依史更正

屈原旣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注而此一作至於斯

漁父非必有其人若相如所謂烏有先生無是公之類古人賦體多設難以引伸其志而賦之

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舉世一作世人混一作皆一無兩而字放下一有一爾字

濁溷於利欲也醉昏亂無知覩

原缺第三、四葉

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

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曰下一無夫字人下一無

一無者字衆世混一作世人皆隨其流一作淈其泥波叶音波揚叶音揚瑜一作深思高舉一無而字

一無見字

釃酒也言皆濁何必獨清皆醉何必獨醒處濁之中而仍不害於清於醉之中而仍不失爲醒和光同塵所謂推移而不凝滯者也懷瑾握瑜忠行殊也自異於衆所以見放

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

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長流而葬

於江漁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

埃乎一安作誰無人又字汶叶音悲長一作湘流下一無而字於一作乎一魚下有之字一無中耳

字皓一作皎皎塵埃叶音依温蠖當從一作塵埃中作

察察明潔意原言明潔其體者尚必彈冠振衣不受物之汶汶豈以明潔之行而受世俗之塵垢乎

獨清獨醒志已決矣○舊本此下有漁父歌滄浪語然按世所以爲識大旨與原殊趣史又不載當是廣贊無疑今從史刪之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此九字依史增入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傑兮固庸態也一無上也字

之字誹俊一作非俊一無二也字

誹謗毀疑猜忌邪正自不兩立庸態之常不足異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

之所有內齊訥音異采叶音菜材一作余與一作僕一作

文謂德之華質謂忠信之實疏猶遠也內猶訥也有此因者由中發外彬彬可觀故曰異采材材具也朴樸也大也委積備具多也文質疏內以從言材朴委積以才言

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

從容重平聲遌一作遻一作逆

重襲皆加累也積德謹厚爲豐實而尤稀也重華比聖明君遌遇也從容舉見九章之二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

也一故上有何字邈下一有而字一無二也字

不並言已不得並世而生湯禹卽所謂不並者既不得並惡慕亦無益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

像違一作連一作愆一作懟湣上一離罹通用像一作象

懲違謂以違禮法度者爲戒改忿不敢忿懟也原未嘗忿其曰改忿者亦自省嫌中有可忿之也

云爾抑猶降也强勉持也離湣不遷言雖遭閔阨而不變操守淑志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大故

舍一作舒虞一作娛

沅湘在大江南郢都在大江北此次謂歸郢也昧昧將暮傷衰晚不得歸也舍之憂以娛哀不懟從言舜也大故謂死亡言己舍憂不欲虞哀不懟從容俟命而死生之故又若謂之不能復待也口原以憂爲死既曰懲違改忿又曰限之大故者又所命而無所怨原可謂知命者哉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

一湘拂下無兮字自此至篇末並同兮一作紛拂一作蔽

沅水出牂牁湘水出零陵皆入洞庭者分流二水分流處也沅湘二水首分流末合流入洞庭原泝江湘而上至二水分流始合之處獨由湘至汨羅也汨水流疾貌幽拂境暗也遠忽道長也

曾唫恒悲兮永嘆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

諸本無此二十一字

曾增通唫函閉意謂猶辨說也

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

情一作質質作情也當作正叶音征一無將字

懷情抱質即所謂文質兼內材朴秀資者也正伯九方皐正之正程量也謂品別羣別其材也

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

人一作民有一作禀一作萬民之生

錯猶安也言生死有命而心各有安不可强也定心不爲奪也廣志不爲惱也安其所安視死如歸又何懼乎

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

喟下一有嘆字心上一有人字一無心字有念字

爰恚也楚人謂恚曰爰此即曾唫恒悲四句之意而反復嘆之者也

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

愛叶若耐讀

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殺身成仁不敢讓也君子古之殺身成仁者若彭咸之類將以爲類竊附古人也彼爲徒也屈子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此語可以想屈子矣以非大雅明哲譏之者無乃不諒已甚乎

屈子章句懷沙賦卷七終

楚辭章句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註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至於篇章次第竄亂尤多如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小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抽思橘頌之目統爲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敘事之文爲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爲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九字尤以意爲之也

楚辭章句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註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至於篇章次第竄亂尤多如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少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抽思橘頌之目統爲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敘事之文爲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爲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九字尤以意爲之也

楚辭章句七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註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至於篇章次第竄亂尤多如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小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抽思橘頌之目統為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叙事之文為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為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九字尤以意為之也

楚辭章句七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有春秋義解已著錄是書就諸本字句異同參互考訂亦頗詳悉然不註某字出某本未足依據至於篇章次第竄亂尤多加二卷九歌內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本各自標題而刪除湘夫人小司命之名稱湘君前後篇司命前後篇六卷九章內刪抽思橘頌之目統爲哀郢又移置其先後均不知何據又誤以史記敘事之文爲屈平之語遂合漁父懷沙爲一篇刪去漁父歌而增入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九字尤以意爲之也